

香山何天柱編

三星使書牘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訂正初版

三星使書牘(全一册)

【每部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編輯者 香山何天柱

印刷者 廣智書局

發行者 廣智書局

印刷所 上海廣智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廣智書局

北京  
天津

漢口  
沙州

世界書局

# 三星使書牘目錄

郭侍郎書牘 共四十一首

復易笏山

復張竹汀

上陳尙書

再與笏山

復方子聽

上沈尙書

致毛寄雲中丞

復毛中丞

與周壽山

與吳南屏

復李眉生

復潘伯寅

與羅研生

復王綸霞

復羅小溪

致曾中堂

致曾中堂

與曾中堂

與劉霞仙

致曾沅浦

致笙陔叔

倫敦致李伯相

致沈幼丹制軍

謝李玉階中丞

復姚彥嘉

致李傅相

復曾沅甫宮保

致李伯相

致李傅相

再致李傅相

寄李傅相

致彭宮保

復李傅相

致曾宮保

再致曾宮保

致曾劼剛

致李傅相

致李傅相

致霍子玖

致黎純齋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曾惠敏書牘 共五十三首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七條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巴黎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巴黎致譯署總辦再啓

倫敦復譯署各堂

倫敦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籌越事七條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巴黎稟復九叔父

倫敦復李丹崖星使

倫敦致劉康侯太守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復重伯

巴黎復郭筠仙丈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

倫敦復左中堂

巴黎致總署總辦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

巴黎復郭飴孫兩甥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倫敦復邵筱村

倫敦復李香嶺

倫敦稟九叔父

倫敦再復許竹筠星使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

倫敦致李傅相

倫敦再致李傅相

倫敦復許星使

倫敦復許星使

倫敦復許星使

倫敦復許星使

倫敦復李傅相

薛中丞書牘 共四十五首

上李伯相論西人傳教書

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

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答張幼樵副都御史書

上閻尙書書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

代李伯相復郤荻舟觀察書

代李伯相復劉峴莊制軍書

代李伯相復盛杏蓀觀察書

代李伯相復豐漢文將軍書

代李伯相復馮卓如觀察書

代李伯相致劉制軍書

代李伯相復沈品蓮觀察書

代李伯相復張海帆觀察書

代李伯相復劉制軍書

代李伯相復馮觀察書

代李伯相復劉制軍書

代李伯相復劉毅齋爵京堂書

代李伯相復沈穀成太史書

代李伯相復何子義星使書

代李伯相致李丹崖署星使書

代李伯相復出使日本大臣何子峨侍講書

代李伯相復何星使書

代李伯相復何侍講書

代李伯相復何星使書

代李伯相復李星使書

代李伯相復徐鑄菴部郎書

代李伯相復曾沅甫宮保書

代李伯相致總理衙門書

答伯兄書

論大東北電報兩公司訂立合同書

致王制軍再啓

答袁爽秋戶部書

致許竹簣大臣書

上曾侯相書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答友人書

上李伯相與英使議約事宜書

答某觀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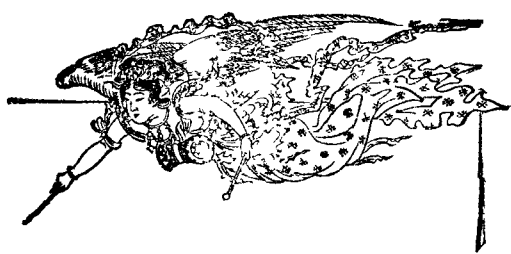
上李伯相論接救越南事宜書

與張副都御史書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代李伯相再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代李伯相三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 三星使書牘卷一

郭侍郎嵩燾書牘 共四十一首

復易笏山

奉書喜慰。前聞奉檄南歸。召募論者。謂足下議論伏一世而少諳練。當留幕府。不當任爲將帥。兄意不然。兵者用人之新氣而已。士苟才與志足。以有爲。則遂爲之。幕府治文。書透迤。議論何足以羈天下士也。故於足下之募勇。私竊慶幸。既可以觀足下之發摠。亦念時事艱危。人才難得。身雖隱退。而固願同志者之聯翩而起也。來書所論。辦事非難。得人爲難。及化吟域爲最要之說。精確明澈。洞中窾要。足下識解超卓。銳於任事。亦略知其底蘊矣。獨於主用蜀人之說。疑其志疏言輕。而視事太易。不可不一發明之。來書所謂用蜀人而收其人心。資其嚮導者。是也。知勇豪傑之士。急收而用之。所至與其人民士紳聯絡。凡道途之險夷。賊蹤之聚散。非居其地者莫能悉也。開誠布公。招徠俊傑。此之謂用蜀人。未聞行數千里之地。畧無憑藉。隨所至。召募而可。創立一軍。恃以轉。

戰者。韓信。驅市人。使戰。亦未聞度井陘。召募而自詡。爲能用趙人者也。足下之言曰。善用楚人者多矣。而皆不願用蜀人。若故以此示異者。此又非也。楚人。蜀人一也。此自在用之者。而召募之勇。與營伍異。非有所繫屬。與之久習。不足恃也。廉頗曰。我思用趙人。頗趙人也。與楚人自不相習。不得於楚。而思用趙。頗言固非虛也。自頗猶難之。足下何易言哉。方今召募之勇。盈數十萬。武夫無藉者。奉尺一之符。發兵自名。勇敢作氣勢。所在皆是也。吾輩旣已爲之。則幹旋世運。宏濟艱難之責。分任於此身。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吾輩不得已而身親之。沈謀密慮。去矜與名。持之以貞固。而行之以惻怛。君子之道。所由異於武夫之爲也。李次青再起視師。通城賊退。次青與劉鎮軍各以克復馳報。吾甚惜次青自待之薄。慮其終不足以立事。願足下勉之。正月一書。不復能記憶。其時方勸足下詣皖。謂蜀亂且甚於皖。是不以爲輕也。足下方從一縣令。問關入蜀。無事可辦。難易更非所較。要之。川陝天下根本。所關甚重。乘賊之方起。急撲滅之。速則所辦較易。遲則所處倍難。此時蜀事尙較江皖爲甚易。足下所述前書之言。乃適相反。或有之。亦義各有所取耳。



復張竹汀

奉書具論刑部事宜。所陳三弊。精確明暢。深中機要。善哉足下之言。能及此者罕矣。僕常以謂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自漢崔寔荀悅龔申韓之論。以嚴爲尙。論治者多主其說。肅尙書因之以求起積弊。於衰靡之世。於是一變爲操切之政。而其是非得失。與古今所以救弊扶衰之宜。士大夫莫能辨也。任司寇者承風揚波。效指搗。供奔走求如漢時持廷尉之平者。無有人焉。相習久而亦遂視爲固然。去歲東撫動以小故連章舉劾。王壬秋因咎我曰。朝廷望君爲鷹鷂。而君海上不効一人。所以敗也。予曰。此乃所以爲筠仙也。壬秋何足以知之。凡仁與勇。生於識。故三達德以知爲先。足下之言。庶幾近之。芝生尙書尙爲近情理。有何疑懼。即阻於上台。力爭之可也。雖然。足下之言及此。則吾恐功名富貴之塗。難乎其言通利也。可歎可歎。上陳尙書一緘。畧論此事。試取觀之。必於足下之意有合也。

上陳尙書

奉賜書。恭悉回鑿之請。已有轉機。閣下造膝之言。所以啓沃聖心者至矣。某竊冀朝廷

之意。論知內憂外訌艱難之狀。而兼爲廷臣議論所持。塞外之行。觀望遷延。用心至隱。閣下一言而稍釋聖心之疑。乃使人君舉動得有所據依。以解於天下後世。大臣謀國之忠。通古今理勢之大。而運重於一心。非持一端之議論者所能及也。時事至今。日轉移。非易肅尙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飭。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顛預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飭也。於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勢罔利。以凌藉晉紳。明世之裨政見矣。某竊獨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顛預一也。顛預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爲維繫人心之本。顛預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毋以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寔效。天下事。其猶可爲乎。故某以爲省繁刑而崇寔政。爲今日之急務。閣下儻謂然否。自古豪傑有爲之才。所以運量天下者。豈有他術哉。以誠應物。以寔行政而已。竊觀今日司農之理財。每創一制。多類誣罔百姓。而誘取其財者。數變章程。以相眩惑。以此經國未敢信。謂善策也。因閣下

之言。略論及之。不自知其愚陋。伏增惶悚。

### 再與笏山

昨復一書。頗有陳說。蓋足下所患。信心太過。視事太易。任人太輕。而新進喜事之言。太易入也。僕心寔隱慮之。近得玉班書。言與足下形跡甚疏。而其遇事用人。皆用以爲疑。壬秋蓋嘗主是說矣。意者有中於壬秋之言。而思一試之戰陣耶。往在京師。嘗以壬秋學識過人。語諸足下。意不謂然也。以壬秋之才。之學。與之往返談論。爲益甚多。其有偏頗處。擇而從焉。非爲害也。至於軍旅大事。當擇老成諳練。深悉機宜者。就而求益。而足下之於壬秋。論學則遠之。論事則反親而信之。稱此而求。則吾弟所以取法於人。與其所以用人者。吾慮其背道而馳也。君子之學。必遠乎流俗。而必不可遠道。壬秋力求絕俗。而無一不與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見。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論文章。友之可也。師之可也。至與辨人才之優絀。語事理之是非。其言一人。如飲狂藥。將使東西迷方。元黃異色。顛沛蹉失。而不可追悔。獨奈何反用其言。以自求迷亂哉。吾之望於足下大矣。恐一任事而先失衆人之坐。故剴切言之。嚴陵之告君房。猶有懷仁輔義阿諛取容之

戒。僕局外人。於足下鯁鯁不倦如此。亦竊比古人之義。寔恃足下好善取友。樂聞盡言。一肆其狂瞽之論。不罪不罪。

復方子聽

奉書美哉文也。其識趣之高遠。當於古人求之。非復今人所有。卽僕亦不料足下所詣精進如是也。西夷本末。粵人多能知之。以久習而知其情僞耳。僕則衡之以理。審之以天下之大勢。而其情亦莫能遁焉。所由與粵人異也。來書論西夷之禍。原本好利。至精至當。豈惟萬歷之裨政。鈎求珍異。以有澳門之留哉。非李督之污縱。亦豈敢輕視中國。非琦者。二相之貪私。夷禍猶少戢也。利者合公私。上下而奔趨之。良可悼歎。然是說也。根本之論。而非救時之策也。譬諸病痞者。曰食積然也。由是而禁其食。而病益烈。至於交關互市。徧於中土。其爲病也大矣。不必其亡人國也。逼處相陵。以擠人之。哉。庸有瘳乎。夷人初至天津。中國之體。外夷之情。事機之成敗得失。理勢之強弱。所關甚大。君子之所從容審量。精思秘運。以綏定天下於無形者。至前歲而幹旋之略。已無所施。託之語言。以求挽回。二大者不效。則相與畫定章程。以要之久遠。此僕之所見及也。京師論

者。咎僕以議和。笑應之曰。宋金和也。有遣使朝聘之煩。有歲幣之擾。諸君亦知戰爲何事。和爲何名乎。世人所見大都如此。可笑也。足下所見偉矣。其論漢唐之事。則多未允。自古夷狄盛彊。未有不爲中國患者。因時審勢以應之可矣。班孟堅匈奴傳贊論此甚詳。後世無能易此者也。武帝用王恢計。伏兵馬邑。以要匈奴。而謀泄。匈奴侵暴益甚。此爲失矣。而因是以城朔方。取河南地爲障塞。歲出兵擊匈奴。使之遠遯。則亦若天之啓之。至宣帝時。而呼韓邪以降。終漢之世無邊患。以文帝之每飯不忘匈奴。使處武帝之後。規模必更遠。則使光武當武帝之時。起隴西上郡雲中至右北平。侵掠無已。亦豈能閉關絕約。從容養息以安保無事哉。北單于求和親。臧宮馬武上書請誅光武。却是也。而猶博考廷臣議酬答之宜。以光武之明聖。處就款之虜。詳慎如此。此則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唐氏初起。臣事突厥。史多諱言之。便橋之盟。群臣皆欲進戰。太宗以爲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彼或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陷以玉帛。凶頑驕恣。必自此始。破之必矣。其後四年。遂滅突厥。帝王之神略。操在一心。此爲難及。太宗之失。乃在北滅薛延陀。西定高昌。吐谷渾。東征高句麗。專務窮兵威遠耳。然貞觀之世。吐

蕃服順終爲唐患得失亦可見矣因足下論述四君優劣聊一言之嘗論中國之控御

夷狄太上以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其次以畧漢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漢武帝於匈奴唐太宗於突厥諸國是也其次以恩

漢之於西域唐之於回紇吐蕃北宋之於契丹是也而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光武之爲君三代後無能及

者其撫單于却西域都護之請則亦時會之適然耳舉武以爲後世法可也而遂以

爲籌邊之全策則猶經生之論而非通達古今時勢之言也秦皇之北築長城功莫偉

焉彼所以亂天下者多矣豈蒙恬之爲罪哉賈山莊忌小儒之言君子不取也所著綏

邊徵寔以砭南宋以來士大夫習爲虛憍之詞而數千年是非得失利病治亂之寔蹟

遂無知者物窮則變變則通朝廷無人則草野著書者之事事有成敗理有得失不相

掩也今天下能辨此者舍我而誰哉亭林大儒豈能方比要以一事之特見卽爲大儒

之言不必盡從處極弱之勢無可據之理又於外夷情形曹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詐勝

僕再三陳辨則懷憾而力傾之僧邸所爲延夷禍於無窮豈徒曰羈縻之而得邀擊之

而遂失哉君子立身處世以識爲本司馬德操之言曰儒生俗吏不諳時務俗吏無論

也讀書而不爲儒生之見所囿則識遠矣願足下勉之以勞生回粵之便取來書所言

一復論之。恃相知深。不我笑耳。

上沈尙書

去臘賜書。六月始由詠之宮保遞到。纏綿悱惻。讀之感喟。兼蒙賜寄五言長篇。沈鬱而有超邁之氣。起法在李翰林猶爲高唱。不多得也。中間叙次感慨。波蘭壯闊。與書中所言相表裏。閣下所見之精卓。人無及者。往在京師。值夷務之初起。辨論至二三年。惟閣下言之獨允也。天下事一理而已。理得而後揣之。以情揆之。以勢乃以平天下之險阻。而無難。漢唐以來。控御夷狄之規模。有得有失。而理勢情三者必稍能辨。其大概然後可以制一時之勝。而圖數十年之安。南宋以後。議論勝而士大夫之氣。囂此道。遂絕於天下。數百年天下大勢之功效。亦畧可覩矣。閣下之言曰。一誠可使豚魚格。根本之言也。而大略出其中。豈惟制夷然哉。以宰天下。以育群生。胥是道耳。昔賢謂天下解事人少。天津之役。山東之行。傷心久矣。君子之所謂解事者。是非得失之幾。世俗之所謂解事者。禍福榮辱之末。與世俗人相處。足以消弭道心。錮蔽知識。某之於此。不可一日居也久矣。因閣下之言。聊敢一發其略耳。某於滌生詠之兩公。舊交至誼。值所處艱難險

阻。義當一往視。而窺宮保之意。必欲以仕進相強。遂忍不一往。比宮保之病方劇。時事益艱。深憂天下憂之。南楚偏隅。乃爲今日四戰之衝。人才銷於外。財力耗於內。比年。派交至。殆哉岌岌。而在東南猶爲四境安全。江廣搢紳之家。避兵者紛集。閣下必遣子姪輩謀一家居。附省百里倚山處。儘可爲謀。其果爲安土。則所不敢知也。澄懷諸公牢落可念。王丞相新亭之言。正須爲諸公進一解耳。

致毛寄雲中丞

洋稅一節。湖南但能注定茶釐照舊徵收一語。餘非所能與議。出奏之說。思之未見其宜。一切章程。似須由江督酌定。鄂中自不敢參差。承示總理洋務衙門所覆。揆帥一咨。含混支離。於地勢商情事理。都無通曉。彼寔無主見。聽外間之自爲處理而已。如咨中。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一語。至於三四見。又云。不與和約條例相背。語言閃爍。莫能得其要領。與揆帥原咨。如盲者相遇。於塗指東畫西。互相廢和。而俱無所見也。和約條例。但載明正稅子稅二條。稅之彼稅之此。則惟中國於通商之處。設關徵之。洋人不代爲謀也。此當由江楚兩督行之。有何條例之背與不背乎。所不背者。正稅子稅以外。不復再



徵而已。至於逢關納稅。過卡抽釐。則祇可行之於內地商民。施之洋人。於理不順。於勢亦不能。此事須與洋人畫分清晰。以防其包庇。咨中屢據此爲言。洋人之狎侮中國。亦宜矣。滌公於洋務素非通曉。見其兩奏。兩咨。光明正大。情理兼到。此非別有神妙過人之識。亦明其理而已。鄙意此事終當由滌公處之。前與揆帥辨論一節。似當委曲以告滌公。及與洋人交接之始。一畫定之。

### 復毛中丞

承諭悉上海近耗。思之茫然。時事潰決至此。豈復能有幹旋補救之術耶。薛君一身不足塞責。卽如通商條欵所載。道光二十一年五口通商之始。添設子口稅一條。進口子稅歸海口完納。出口子稅歸第一口完納。據今總理衙門咨稱。則第一口發給運照而已。最後子口乃得徵稅。所謂最後子口。據長江而言。則上海也。盡長江之利。網而歸之上海。此其爲薛君之謀。不問可知。所定報單。運照。欵式。委曲煩重。皆緣之以爲利。歸併上海。不能不多設防維。以使之有所趨重。不知利源統歸上海。而以報單。運照。責之各卡。於勢既有不順。於情亦所不甘。從前九江蕪湖例設鈔關。尙可以虛文相爲粉飾。今

之卡、同官紳會辦。較爲認真。虛文所不屑也。必求其寔。則夷人之橫肆。內地商民之互相偷漏。能勝詰乎。薛君但顧目前之利。而不知其害。嵩燾前擬一疏。稍發其覆。其意則尤以皖鄂兩省軍餉之艱難。徵收洋稅。利源稍厚。兩省大吏義當引嫌。老前輩以公義言之。事行則皖鄂無窮之利也。不行亦不失己。兩省與吾楚相爲唇齒。利害共之。亦未嘗非自謀之道。至今昔事體微有不同。立言亦當稍異。前疏無存稿。不甚能記憶。別以片發明之。呈求酌畫。大端不能越前疏所言。其宜斟酌修飾之處。敬候偉識裁定之。嵩燾亦得私承教益。爲尤幸也。

## 與周壽山

去臘榮行時。奉上兩緘。計蒙賜鑒。亦得賜留一緘。讀之尤拳拳也。桂午回益後。音問契闊。無從探公近狀。惟就希帥節麾所歷。以臆度公之賢勞而已。廬園方急。穎壽之防。尤關大局。公志在總統諸軍。爲一面之寄。而聞抵鄂之初。卽移居節署。然則仍受幕府之任耳。日來部署機宜。緩急輕重。以何爲先。深山伏處。訖無見聞。念想寔深。希帥去鄂。鄙心固有歎焉。謂舍鄂。固無以爲圖皖之資也。詠之宮保經營締造之艱難。尤爲可念。朝

廷新政煥然。尤加意求賢。直是從大處落墨。百餘年所未有也。獨慮其操之太迫。求之太驟。左右大臣。又未能有學識。知大體。沈毅堅忍。足以相濟。補所不逮。恐有不效。而無以持其後。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憂。往者滌生節。相次師九江。喟然於忠烈之逝。謂忠烈在則全皖之勢振。而事機可乘。念此而悲痛益深。今日人心思治之迫。任賢之專。而詠之官。保不留。及此時。以發攄其志事。此又天下所同悲者也。時事艱危。凡百爲憂。事機之衰旺。不足論也。所憂多在根本。寄帥誠篤開朗。君子人也。方伯以精細廉明佐之。去冬至省。常引以爲慶幸。今春再至。則人心多致乖異。推求其故。由江味根王若農兩參。蔽於忌者之一言。而陰行之。遠則高叟爲之憤怒。近則諸公多不謂可。吾謂此兩君者。本非純德。而一以勇聞。方恃以禦外侮。一能管理軍裝。勤儉有濟。寔同人所稱誦。罪狀未明。而持之過急。遂足以失人心。嘗論天下事。祇坐一幾字。非徒大政之行。大變之生。知幾之君子所必爭也。一事之成。毀一言之從。違與夫人心一日之向背。皆有幾焉。幾一滯而百端爲之壅塞。周子屢言幾。誠哉。其知天人之變。而妙理勢之通者也。叔向之語齊嬰。雖在公室。今亦季世耳。得不危且懼乎。與公久別。昨冬數日讌談。見公志趣之

雄邁。持守之嚴毅。明足以斷事。而剛足以折物。私竊服膺。謂公數年精進。又若是區區。猶有慮者。氣太銳。力太果。而於幾有未暇審焉。周易憂患之書也。而動必以幾。公所從事。皆賢者。無有憂患而致然歟。然而世亂日棘。兵興日繁。則亦君子憂患之時矣。願公更深思鄙言。僕閉關兩載。有終焉之志。以中丞編纂忠義錄。屬其與議。以是時一至省垣。稍涉酬應。非其好也。忠義採訪尙無端倪。欲先彙集各營奏疏。以爲底本。曾託果臣函致閩丹初廉使。借鈔宮保疏稿。至今無信。懇公催取寄鈔。期以一月歲事。卽奉還。去冬見交宮保尺牘五本。以眼疾未能卒業。其刪削盈帙。起宮保九原定當心肯。世人或有輕議。當存此以待後世之審定。又省城建立宮保專祠。屢與南老商酌。意欲鄙人謀之。節相希帥籌備建祠之費。鄙意二公於箴言書院已有資助。不欲重煩之。宮保所部各軍。數皆楚人。每營派費若干。尙易集事。湖北專祠。官紳當併力興建。湖南則取之宮保舊部。能少有所寄。卽可據以興工。乞公速以此說問之丹初廉使。能早定局爲佳。此尤公義所不能辭者。前商卜居之說。由公見好深厚。鄙人亦有樂於其山水之環互。姑一謀之。公出則亦無贊是議者。此時移居之力亦乏。俟之異日可也。宮保家事非難處。

者。公求之過深。失之反遠。別後兩書微言及之。頃果臣言。斯千里當家者。迭用舊人。而益損其工價。蒙竊惑焉。宮保親族。懷利心而不相親附。然無能侵奪爲惡。得一當家者。即處之裕如。相彼舊人。能勝此乎。當家者。非其人。而益疏遠親族。日與其骨月。至戚樹怨。以相難。慮非所以計長久也。宮保親屬數人。不當憂貧。而蹙蹙無餘思。見小利而忘遠慮。舍本務而多爲外防。公以一人才力之所及。毅然行之。不疑。此僕所以疑公於審幾之義。多未講也。辱公於斯千里家事。強留與議。微窺見其節要。聞宋臣之言。有歎於心。故終一言之。作梅有母喪。未知其行蹤所至。反覆爲之計。亦窮於思慮。冒險歸視。似未爲宜。宮保惠欸。此時有所需用。乞留意應付之。

### 與吳南屏

省垣相見。所懷多未盡。而語言文字之間。干冒已多。尤乖親賢服善樂求教益之鄙心。至今念之悚然。別後惟道體清嘉爲祝。忠義錄成書體例。言者互異。鄙見所及。約有二端。一則表章湖南人物。爲後代史氏之徵也。募兵討賊。肇始孫堅。南宋有兩河義旅。而李顯忠之流。起爲將帥。功績所被。無足甄者。中葉多故。以一省之人。才物力經營數千。

里技挂天下。寔今日。剏舉求之。史冊蓋所未聞。著錄是編。存其梗概。用備國史採擇。亦使湖南忠義之風。流被天下。傳示無窮。此其所見一也。一則著書必求徵寔。湖南事蹟。近而易徵。博考約取。證以所知。以求徵寔。而不敢旁及也。古今人事各有是非。至於軍旅。專論功過。是非亦在所畧。而施之奏牘者。其辭異焉。得之傳聞者。其辭又異焉。鄙人見聞所及。方成之。譔徐觀、察、傳。以田鎮之。失蔽罪。唐方伯王子壽、譔唐方伯、傳。以方伯死。事蔽罪。豫章沈廣、策、譔江忠烈、傳。以廬州之陷。蔽罪。吳文節、此皆名能古文。有傳後之資。所傳故交。所叙近事。而其辭失寔。如此。向軍門貽誤楚粵事機。而楚粵之人。歌誦至今。曾節相水師。功在東南數省。前古所未有。而知者寥寥。至於論人才。則顛倒於愛憎。語戰功。則參差於始末。編輯是錄。有懼心焉。而鄉里之考核。其事猶詳。奏報之稽查。其文猶具。欲別纂湖南名宦功忠錄一書。已慮搜羅之無術。是用不敢旁及他省。廣述戰功。所守涇涇。志卑道隘。以爲無當考證。則無取乎鋪陳。此其所見二也。去歲與公辨論此事。而鄙志所存。尙未及宣述。別後私自循省。甚愧以行潦之量。阻江河之流。故敢敬及之。設局之初。專主採訪。爲時既久。益知其難。頃始謀彙集各家奏疏錄存副本。以

備檢查。敬乞台從賁臨。商定採訪簡明之法。俾同事得所依循。不勝感禱。意誠前述尊旨。謂不樂居省垣。果爾則岳州一府。採訪編纂。專屬之公。一切歸併府城。釐局所隸四屬。均求函商辦理。無庸移知省局。或來省主持調度。或專任岳州一府。惟公擇而從焉。鄙心猶望時時一親教益。以開茅塞。瞻仰如何。

復李眉生

奉賜書。詳哉其言之。讀之感慰。往得尊札。多不過十二行。今乃至五十餘行。其少也簡括。其多也恢闕。施之鄙人。不簡傲如此。足見近者之習勤而樂繁劇也。喜慰何可言。軍事近益佳。所聞皆喜耗也。節相常言。此時事局。一二城之克復。不足爲喜。一二戰之獲勝。不足爲功。今所喜者。非徒謂戰勝之威。喜軍勢漸強。賊勢日漸消靡。此蓋世運轉移之機。天心仁愛之寄。賢聖豪傑。躬際其時。承天之佑。以起而有功。在軍者皆當寅畏小心以持之。老弟以謂何如。申甫精覈之才。堅忍之力。兄所心服。誠如尊示。前書以夷務相礙。深遭其憤怒。再過一二年。而又必心折吾言之誠如是也。少荃中丞以海道假我。其意蓋以夷務爲憂。此無足憂也。少荃才學識力。自足了之。兄之不願海道。非謂海道

之煩難也。如弟所陳。固不足爲畏。今時天下之煩難。有逾此百倍者。使兄欲以功名自見。就之可也。如兄所處。雖非海道。豈可就哉。生平之志。不在申韓。而出言行事。終不越。是以今仕宦。欲求多於申韓。而亦不可得。故不願也。竹浯前相見長沙。欲俟院試後始行。將謀束修之脯。以豐居者之積倉。以備行者之裹糧。兄無以奪之。頃意誠來言。竹浯近有書寄我。渠歸時遺之。惟聞其將赴營而已。何時啓程。是否一道長沙。未見其書。不能悉也。三數日內。當赴省探之。作梅聞丁母憂。壽珊赴左營。頃尙在皖耶。心泉守安慶。偲老在軍。宜可常見。桐雲信言當告歸。節相能留之否。安慶一城。德星聚是。健羨何如。弢甫昨信言。當由淮安北行。便道安慶。未知已定計否。聞淮安方有兵警。往亦當暫留耳。餘詳節相函者不贅及。

再所示粵釐當派本地大紳。此事寔不然。彼商民之出資。豈以私其鄉人哉。如羅椒老。儒者。坐論有餘。其識見亦不能遠出乎丁伊老之上。此皆可爲地方矜式。於此事亦無所用之。伍紫聯。福山第一商戶。斷不可不引用。非徒以爲粵中大紳而已。粵中釐務。十餘年。官紳商民相與罔利。去冬忽令巨商先納資若干包徵。散商聽從。開報諸散商亦



無有心願者。然而官商相與力持。非有大力量者。莫能奪之。又廣東鹽釐。是大宗巨商。孔廣榮等。於制府爲門人。遂力庇之。故鹽利動歸商人。而鹽釐迄今未一舉。行欽派大臣辦理。不獨爲東餉。卽爲國家經費計。亦未有以易此也。此時正一好機會。民氣雖強。而所收者商賈之利。與窮民無與不軌之頑民。一誅便了。不足深慮。惟以事勢揆之。決非晏公之所能勝任耳。節相奏派各員。惟取與晏公水乳。此雖順人情處。平常之事。猶慮非宜。以晏公原無甚遠識。以水濟水。古人所戒。況欲以一二人識力。厭服官商之囂囂者乎。舉事必須量才。黃南老足以當此矣。爲節相論此甚詳。並附呈一稿。老弟試熟思之。必有以愚言爲然者。恐節相不欲反復陳請。仍求較量得失之計。以此說上陳之。

復潘伯寅

頃唐義渠方伯遞到賜書。蓋由江蓉舫中翰帶至武昌者。循誦往復。蔚矣其文。繾綣綢繆。循循善誘。感愧何已。嵩燾節行志事。兩無所成。槁木其形。支離其德。謂宜賢達所見。屏棄。迺蒙盛誼勤勤。若閔其愚而獎進其所不及。嵩燾豈敢自匿於知己之前哉。漢世重高行。至宋而猶有隱士之徵。近數百年。無聞斯舉。廉潔退讓。世守高節者。世亦不甚。

貴之。嵩燾仕效一官。名聞於朝。固非隱者。居京師三年。默察當世之事勢。深求古人之行誼。常用懔然。內自循省。古人成一事。立一名。摧之折之。困之辱之。艱難持久。而後效氣挫。而志愈堅。道誦而心愈隱。勞不成績。忠不見錄。而行愈安。凡此者。皆非淺薄所能及也。往者亦信君子之道。志乎古。必戾乎今。苟行之而心安。斯可矣。成敗毀譽。在所不計。然既當事。則事有所不可擇。名有所不可居。爲大臣者。躬自任之。無所於悔。嵩燾區區一官。進而在位。無益於邱山。退而野處。無損於培塿。何爲俯仰。逶迤。叢詢納。尤以不得自適哉。先皇於小臣。知遇至深。苟被召命。義無可辭。今此願畢矣。湘鄉相國視師久。嵩燾常在戎幕。而不一奏請。知非鄙意之所存也。江忠烈羅忠節。皆生平至交。令與武夫游客營營。求進。何遽不富貴。必俟垂老退休。起而應人之求。知者之所笑。抑亦愚者之所訾也。來書較論所從之優劣。君子之出處。內斷之心。而外揆之義。姜肱。袁闕。避陳蕃之辟。楊龜山。應蔡京之徵。君子不以爲忤。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僧邱負時譽。爲流俗人所趨仰。居幕府未爲屈辱。而得失之大者。數有諫爭。於道未有貶也。其終也。不得於僧邱。而懷去志。胡文忠病時。自憂不起。遂欲以鄂事相屬。隨同辦理。皖鄂軍務。

一疏其引也。嵩燾謀往一視其疾。聞此中止。蓋自揣才力不足以繼文忠。又望淺名微。人所不服。要之此數者皆末也。我固不得而往也。未有豪傑自愛。誘之以美利而遽冀非分之獲。舍己以從人者也。自念生平去就或毀之。或譽之。而皆無當於鄙心。旣已通籍爲人臣子。艱苦患難。豈得辭哉。值其時處其地。惟所自致而已矣。老病侵尋。精力日減。環視天下。達官顯仕。接踵相望。奚所不足。而欲以鄙人附益之。天下之亂。積成於無識。故爲才者有矣。而學難。學矣而識難。且欲養吾志焉。爲仕爲隱。惟天之所命。魏桓申屠。蟠林。逋之所得於心。吾不知其際也。然且不欲以是爲程。因賜書之意。諄諄一發其所志。王定甫嘗疑鄙人輕有所就。鄙人所謂薦之不起。招之不至者。烏有是哉。時相見。求並告之。

### 與羅研生

書局探訪。茫無端倪。僕心煩且雜。不能專一斯事。欲乞先生主持局務。以全神運量之。有可搜羅。不厭詢求之數。書牘之煩。人知先生之心勤勤也。則將有不憚遠阻而來告者。故欲以探訪事屬之先生。以惟先生能勤勤耳。其戰功大畧。必徵寔於奏報。頃謀彙

集各家奏稿錄存副本。已足盡其大概。營中採訪。無以逾此。伯宜赴營留意搜求可也。隨帶書手。無所取斯。前書謂南老以爭論體例之故。憤然長往。南老不如是之褊也。然由斯言以思。則鄙人之藥石也。莊生之言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我之不見。南老之用心。而相爲是非也。南老亦不見我之用心。而相爲是非也。故曰。大辯不言。履乎其域。而自知也。應乎其節。而自定也。吾與南老皆外也。然且乘人而鬪。其捷則道之靡也。無尊崇有道之心。而以語言求勝。則心之累也。反覆先生之言。以悚以懼。請得一以書局之事屬之先生。不參末議。比諸衛武公之悔過。鄧君相吾當壽九十有二。或卽以此徵之。

## 復王綸霞

一別二十六年。世事浮雲。變幻百端。奉賜書。如見長爪仙人。談五百餘年故事也。而其憂時閔亂之旨。感事述情之言。尤見賢者所以用心。與其制行之表表。非復流俗所能庶幾。欽服何已。永郡釐務。得長才經理。必有成效。世亂軍繁。窮極搜括。無古今一也。今之釐務。與漢之算緡。唐之除官錢。宋之經制頭子錢。異名而同。寔而自漢唐之末。所以

取之民者。名目繁多。而常苦不給。載之史冊。可考也。今一總其成於釐務。無擾於民。無害於農。而並無損於商。亂世不得已之裨政。斯爲稍愈。而湖南行之較優於他省者。爲得劉晏引用士人之意。寔收寔報。除去煩苛。爲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俗儒不考古。不知今。影響訾警。蒙竊悼之。老病閒廢。宜爲高論。而所言如是者。所以嫉世儒之好議論。而無學識。爲姦商莠民設淫辭而導之。逞也。其有闕者。乃在任事不盡得人。閣下言之是也。其將有闕鄙言。而神王者乎。忠義錄一書。中丞強起相屬。故不敢辭。此事編纂非難。而採訪爲難。尙懇閣下督催同郡諸公。不厭網羅散佚。搜討幽微。先任其難。近歲常苦目疾。去冬患此尤劇。廢酬應者數月。台暉咫尺。有闕音敏。枉勞惠問。又未獲以時裁答。略陳前狀。冀荷鑒原。臨書惟有惶悚。

### 復羅小溪

奉正月十三日書。所言精微透關。深中機要。讀之寶貴。默數天下人才。見見聞聞。識力能及此者。殆無多人。循誦往復。傾服無已。承垂念賤狀。渥頒盛惠。冲情摯誼。敢不欽承。惟念閣下方在行間。非甚優裕。時事艱危。鄙人衣食天地間。無所裨益。尤不宜以有用

之資。瞻及頹朽。是以承命惶悚。而不敢以區區冒閣下之大惠也。來書論王薛諸公直探本原。可謂名論。江浙之禍。久在意中。所恃江南一軍而已。相持十年。勝敗之數。必有所歸。一軍敗而二省數千里之地土崩瓦解。然且處堂而嬉。般樂怠傲。無挾自恃論者。訝其禍之速。自蒙觀之。相持十年。禍已遲矣。自江浙歸者。多言事棘。時民團之氣。轉憤兵勇潰者。官吏逃者。所在截殺之。蓋吏治民心之與爲彫喪久矣。賢者不能堪。王薛何論焉。薛尤猥下。江浙乃謂之能。此鄙人所以憂江浙之陷溺。將無已時也。小園中丞所守一郡。無當輕重。次青代其位。而名以裂。中丞之生乃幸全。此天也。以是歸咎江浙之全局。豈通論哉。天下之事。尙非無可爲之。而必非無效。而人才之生。寔乏滌生節。相再出事。日難而人才日絀。季高中丞奏調各軍。姑取其一來。以壯軍勢。沈毅戡亂之才。固知其不易致也。蔭渠艱難可念。此深有得於黃老之術。寔爲體。而以堅忍爲用。文景以治承平之天下。蔭渠以處亂國。無子房之大用。而平陽之清靜固庶幾焉。蔭渠之學。爲與黃老默契。未易幾也。糝糠一切。若何晏王衍。而謂之黃老鄙人。固弗知之矣。九峯作守。頗有名節。相亦屢疏薦之。周子論人善惡有二。曰剛善。曰柔善。曰剛惡。曰柔

惡。九峯兼之。而才寔陋。所在足以誤人家國。其得志以逞。節相與有過焉。亦國家之運爲之也。吾楚籛公去後。岌岌不可終日。寄雲中丞稍振發昭蘇之。其人誠篤君子也。近有一二事蔽於忌者之言。頗用憂之。吾楚士紳有強名。然自滌公季公外。無敢與官抗者。一則奉旨。辦理團防。一則主謀幕府。非紳士也。餘則籛公能用之一二能者。辦事持正。有氣力。非若江浙以勢力把持。顧私不顧公也。而自倉廉使以下。久懷不平。以此一二事者。陰嫉之。以兆之朕。於事無害。而幾固微矣。鄙人近數年。頗有悟於周易言幾之旨。以爲道非誠不立。非幾不行。事之大小。天下之治亂。皆有幾者。行其間。天也。固人也。來書言吏治之敝。豈惟一省然哉。亂天下之源。在此撥亂而反之正。舍此固無可圖。功將如羅李十數輩。餉盈巨萬。以治盜可也。而吏治不修。長亂終無已時。故求將急矣。而求吏尤遲。以全神治盜急矣。而治吏必舉爲先務。程子言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養之恤之教化之。整齊之。寬而假之。誘而進之。賢者十年之功。庶有裨乎。楚粵猶可爲也。江皖則已不可爲矣。霞公之治蜀。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者也。兩賢相與。蜀當無憂。僕更涉世故。本乏材用。默念道消道長之機。以審其進退去就。決然無可疑者。人事之

是非事機之得失。悠悠今古。誰與論之。君子研幾於心。觀事於理。以俟千古之有知者。讀書躬耕。吾事也。中丞以忠義錄相屬。而不樂久居省垣。以與酬應。年逾四十。一事無成。精神不足以自運其才。學問不足以自調其氣。無能有爲審矣。閣下精神識量。遠出塵表。必能建立大猷。以光時譽。願幸勉之。久不談時事。與朋友書。尤用戒愆。以來書議論高偉。私竊服膺。稍一宣暢其說。亦以仰荅論問。非閣下亦烏足與論此者哉。笏存廉使。耳其名久矣。而無由一見。京師與元卿侍御交好。文章氣節。獨出冠時。有云前後兩趙者。嘗以想見其節概。人才寔難。見聞所及。輒心奉之。因閣下言。聊一述平昔所聞。以見心知之有素也。手肅奉謝。盛賜所以不敢承之意。度蒙俯諒。

致會中堂

奉三月十三日賜書。敬領一切。意誠旋。獲悉巢含以下。東達維揚。次第肅清。沅老之力。幾於開闢洪荒。使斯民再睹天日。慶忭何已。近事之佳者。北則捻勢漸衰。楚軍之援。穎者。威聲漸遠。可以徐斂。方張之氣。而沃盪之。南則左軍所向克捷。日憂其深入無援。而幼丹中丞能以一軍爲之後勁。少荃赴滬後。亦可由松江。以通湖州之氣。鮑軍與季公



專意規復甯國。北出蕪湖。以通江路。南出廣德。扼浙江之衝。事勢日益艱難。而自軍興以來。氣機之團聚。蓋未有逾於是時。區區愚慮。但念兵力之分布過遠。而策應頗難。城池之恢復日多。而留防匪易。擒匪屯聚南陽信陽。其勢必闖入楚境。以掣諸軍之力。鄂省所以自衛者。蒙有歎焉。一以爲喜。又一以爲懼。議覆朱御史一疏。委曲詳盡。尤得體要。計已上。邀俞允。韶陽、鹽、河、總、匯、課、之、榔、桂、四、散、之、地、勢、逆、而、難、課、之、韶、陽、事、易、而、順、非、獨、以、籌、粵、餉。卽湖、南、鹽、課。亦舍此無辦法。此疏行。湖、南、東、征、一、局。自可增餉。凡事。剋始、爲、最、要、關、鍵。稗政急行。後難補救。幸預籌之。南老欣然任此。如以屬之。必使會同辦理。乃爲有濟。前年文藩司幫辦夷務。與督臣會銜。卽其例也。承諭忠義錄事例。適如鄙心所欲言。中丞初爲是議。往復商辦。以謂事無終訖而多煩費。今但當網羅搜討。不當設局尊諭所及。尤徵遠量。鄙人初意。則楚人忠義之風。流被天下。當稍存其事蹟。以備他日國史取證。去夏編輯江、忠、烈、行、狀。羅、忠、節、年、譜。所、校、正、增、加、蓋、十、之、五、六。以、彼、子、姓、門、人。傳之。尙不及詳。知史氏之失徵者多也。欲及吾身。錄所見聞。以存信史。或亦窮而在下者之事。中堂肇基楚軍。南陽父老。以爲言之謙也。至謂是書早計。則傳者忠義。

非傳綏寇方畧。南山可移。忠義不可毀。無憂詒笑也。以先後爲次第。用備遺忘。奉此二語。爲是書事例。固足息紛紛者之辯矣。惠甫論洋稅事。閱之慙然。此難以口舌爭也。彼所據爲事要。皆聖賢豪傑所爲。發憤而慨歎者。前書之辨。蓋慮朝廷下督撫議。所見不宜參差。既不交議。則是辨爭皆贅也。歐陽公云。且須放此人出一頭地。苦雨數日。山中拾薪。尙待披裘。積悶不可言狀。本意入夏稍暖。趁餉船一詣營。而久爲雨梗。至今尙未獲赴省。積年霪潦。傷農事。念之悻心。少荃中丞奏調之議。萬求諭止之。頑鈍褊迫如鄙人。豈復能堪世用。而繁爲之詞。以虛名相耀。祇益惡耳。先皇於小臣。眷顧特厚。觀我生進退。猶以俟其時焉。今此志畢矣。且言固各有當。古人云。覲面不如聞名。以言世人逐聲影者。衆也。恭邸於鄙人。相習久。其相視語。言容貌無異人者。強譽之。以爲賢。哲不足取。聽或疑薦者之有私。是於中丞尤爲累也。康節語富鄭公。公招未必來。不招或自至。聞雲蹤跡。謀一就視中丞。無不可者。卽有薦達。是直阻山人之行。而速其遜耳。因書敬及之。

致會中堂

三日八日奉塵一函。計蒙賜鑒。時方歸家。至今未獲旋省。爛廢可知。意城遞示各件。敬承大軍肅清江淮。遠近知威。國家資其保乂。生民賴其福庇。非祇一邦之榮。一時之慶而已。朝廷清明。人心思治。幹旋世運。需之元老。或者戡亂之有期耶。粵釐特舉也。而寔正。辦形公廉謹。然無任事之力。無審機之才。又氣局稍褊。不能用人。廣東釐務。積弊太深。會城黃霧。四塞。自非豪傑特識。則良其限。列其資。而危在薰心。蒙竊慮之。原疏派員會辦。當謂主謀贊畫。豈謂差委者耶。璞山循廉之吏。責之理財。非所能任。玉班小心事友生。方任軍旅。中丞必乞留之。筱泉差強人意。然江西釐務。皆所經理。令其舍贛南而趨粵東。頗謂韓愈可惜。蒙前慮南老之憚於遠行。以書詢之。慨然自許。而大營訖未聞。知此意誠之過也。湖南非此老一行。無可任者。近年粵私浸灌。全楚而釐課轉遜。蓋樂昌爲粵東地。游民轉運。四散繞越。莫可阻遏。宜章、武所設陸卡。十防其三而已。屢牛事端。此所謂窮於地勢者也。當謀歸併韶關。彙徵郴州。所設各卡。皆可裁撤。故粵釐行而湖南鹽釐首承其利。所必任之南老者。此其一要略矣。且如晏公者。豈能倚之以集事哉。粵中總局委員曰。華廷傑。曰。梁山谷。攬事已久。去冬又令各商包徵。先納貲爲質。

相與綱利。有歸商者。有歸員紳者。福山釐務。一聚衆而即停廢。晏公處此。其不至眩惑惶亂。未可知也。紳商之盤詰。如四川臬司俞文詔。亦包徵之一戶。此當一切停罷。其強者以法繩之。慮非溫良濡潤。可以微相感孚者也。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恥言。漢武用孔。僅桑宏羊。皆賈人。斯爲英雄之大略。君子雖爲利。不能不軌於正。要取其才。足以集事。鄙人所訪悉三人。一曰伍崇曜。廣東大紳。必得引用一人。羅椒老龍南老。非其選也。蘇更老。不爲商民所服。伍君亦在總局。與椒老齊列。福山大鎮。可以取決一言。其人亦知事體。此必當援引者也。一曰吳昌壽。聞頗清廉。持正帶勇有名。人尙憚之。任廣州府。亦有惠愛。可資坐鎮。一曰羅勳。聲名頗下。任廣東都轉。鹽課曠越前後。而已亦取盈焉。人皆訾議之。然自道員以下。才具尙未有能及此君者。資其計畫。亦必有益。謹擬一疏。通盤辦法。與創始事端。皆略及之。言官之失。其職久矣。攸縣釐務。爲余梅臣所持。去冬鄒公讓甫往辦理。余君倡議罷市。中丞曾密捕之。乃爲道長所糾。以鄒公爲殃。民粵東之富饒。百倍余君者。有之。而罔利尤甚。或賄言官。壞其事。有如鄙人。在山東。發二百年之錮。斃平情審處。歲爲國家籌課百餘萬。敝衣徒步。嚴寒海上。手足皸裂。艱苦釐

定。一李、湘、蔡、足、以、傾、毀、之。後、雖、能、者、亦、無、所、施、其、力。劉、晏、之、言、利、身、死、而、人、以、爲、宜。大、臣、如、壽、陽、常、熟、諸、公、不、考、古、不、知、今。哆、口、張、目、爲、商、賈、爭、錙、銖、之、利、以、相、詆、毀、使、不、得、申、其、氣。鄙、心、竊、慮、之。竊、揆、晏、公、之、才、智、未、必、及、鄙、人。粵、中、官、紳、之、阻、難、不、止、一、文、煜、自、非、南、老、之、精、疆、誰、與、任、此、者、乎。鄙、人、所、嘗、任、咎、者、故、念、之、獨、深。僧、邱、以、不、候、山、東、巡、撫、商、議、停、妥、爲、擅、專。王、壬、秋、比、附、文、煜、奉、此、一、語、爲、罪、狀。煌、煌、詔、旨、亦、隱、巖、之、人、心、安、得、有、是、非。是、否、有、可、採、處。伏、乞、鈞、裁。少、荃、中、丞、以、夷、務、爲、憂、求、助、鄙、人。其、第、二、函、與、何、伯、曾、談、頗、自、快、幸。固、知、少、荃、識、力、過、人。自、能、知、其、竅、要、無、憂、此、也。然、中、丞、自、守、大、帥、軍、令、憤、然、作、氣、巧、中、機、會。此、有、天、也。何、曾、以、禮、相、接、諸、夷、知、之、不、敢、相、凌、侮、矣。其、所、以、然、者、何、曾、至、上、海、未、一、與、當、事、相、見。以、中、丞、之、能、自、守、也。即、邀、與、議、大、計、可、兒、可、兒、自、念、生、平、周、旋、應、接、有、愧、此、公、多、也。必、謂、夷、人、所、行、惟、當、順、從、以、求、其、安。豈、通、論、哉。特、事、有、理、有、勢、而、行、之、必、以、其、幾。此、則、衆、人、之、所、忽、而、豪、傑、有、爲、者、之、所、爭、也。周、子、言、誠、神、幾、謂、之、聖、人。誠、者、本、也。神、者、用、也。幾、者、介、乎、動、靜、之、間、大、而、治、國、平、天、下、小、而、處、置、一、事、皆、有、幾、者。存、其、間、順、之、而、得、逆、之、而、失、其、初、甚、微、其、流、而、爲、功、効、相、去、判、然。近、年、見、此、

理。差。明。故。曰。幾。善。惡。判。之。以。幾。而。已。慶。公。去。閩。繼。之。者。必。耆。公。惡。固。有。二。有。剛。有。柔。者。公。兼。之。在。江。西。屈。折。幼。丹。中。丞。聞。吳。壽。昌。又。其。在。粵。所。屈。折。者。以。是。知。其。賢。南。老。寄。示。鈞。書。微。有。所。見。不。敢。自。闕。謹。具。言。之。粵。鹽。改。歸。淮。引。此。必。不。行。徒。費。筆。墨。何。爲。者。少。荃。中。丞。信。言。定。海。岱。山。鹽。已。運。至。安。慶。此。時。江。路。漸。通。但。用。火。輪。船。七。八。隻。南。運。岱。山。鹽。北。運。淮。鹽。開。官。局。湖。南。招。商。領。運。天。下。之。利。孰。有。逾。於。此。者。正。以。總。攬。利。權。不。拘。成。例。輕。重。在。心。行。之。無。忤。第。五。琦。劉。晏。所。以。能。盡。利。者。唐。世。制。度。視。今。日。爲。寬。也。據。粵。鹽。引。地。而。舉。淮。鹽。爲。科。則。目。前。之。利。不。可。知。將。來。之。累。必。無。窮。尊。旨。謂。爲。不。便。偉。矣。君。子。之。道。協。人。情。未。有。非。人。情。而。可。強。行。者。也。沅。甫。所。謂。劉。晏。轉。運。之。法。得。岱。山。鹽。而。可。行。之。裕。如。乞。速。籌。之。商。城。相。國。自。陳。衰。老。無。能。乞。簡。料。鹽。課。以。裕。國。燮。理。陰。陽。之。大。臣。不。越。乎。此。空。山。一。老。無。求。於。世。智。謀。計。術。亦。復。同。之。國。家。人。才。如。此。中。堂。笑。之。乎。亦。許。之。乎。手。肅。敬。啟。鈞。安。

與曾中堂

六月十六日連奉鈞札。由長沙還家。稍稍料檢。以便啟程。自惟精力短乏。無可成就。此

由天限之。不可以人力扶掖。近年以來。尤畏官人。在長沙惟時與中丞往返。餘多不相見。強顏以事官人。其不相習明矣。少荃中丞豈能度外容此野逸。與其共事而有參差。何如先期而自審量。此官之不可就。前緘已畧陳其梗概。俟到皖時。再候鈞示。以取進止。昨在長沙聞江西拆毀西洋教堂一案。幼丹中丞挺身任之。至謂此二百年養士之報。蒙心惑焉。國家辦理夷務。二十餘年。大抵始以欺謾而終反受其陵踐。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藉藉相爲氣憤。皆出南宋後議。論歷漢唐千餘年。以及南宋事寔無能。一加強。究此其蔽也。傳曰。惟禮可以已亂。奈何自處於無禮。以長亂而助之。披猖乎。至於寇亂之生。由一二姦頑煽誘。愚民無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毀教堂者。無識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則愚民乘勢鈔掠。爲利民數聚。則氣囂氣囂。則法廢造意不同。而其足以致亂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譽。故法常伸而民氣以肅。欲以此意告之幼丹中丞。而觀其舉國如醒。非疏賤之言所能發其覆也。中堂轄有全吳。措置有未善。他日上煩調處。恐徒損威重。而終無善法以相折服。夷人之與中國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異其用。羅馬教主地屬法蘭西。凡行教者皆法

蘭西人也。其人甚卑微。無足齒數。然至屈抑其教。必求以兵脅之。兵不得商人之助。其費不敢擅發也。既發兵。則教與商俱退聽焉。故夷人之兵。亦不易發。醞釀之久。激使一逞。必出兵。費求和而後已。世人憤憤不加察耳。中丞辦理湘潭衡陽兩案。直令各縣賠修。人頗以爲疑。嵩燾謂充類至此而盡發之。中丞兩縣猶可以情自求解脫。發之夷人則中丞亦且俯受而無可置辯。此豈不爲光明正大乎。有示稿一通。錄呈鈞鑒。江西發端已誤。勢難轉圜。要使幼丹中丞通知夷人之情。與約束吾民之法。輕重緩急。洞然於心。庶不至激成事端。以增國家之憂。傳所謂度德量力。易知也。所謂徵辭察有罪。則不專論勢之強弱。而論理之是非。願熟籌之。衡陽吏敝民囂。伏莽充斥。言者痲心。吾省蘊禍方深。若此類尙多。私心之憂。又有甚者。朗亭尙書奏徵解江西湖廣漕糧。體察湖南情形。寔有難行者。而不能不爲國家一籌其畧。湖北據民情爲言。已覺其偏。江西乃力陳洋船之不宜借。則於事爲遠矣。主憂臣辱。非臣子氣矜爲名之時。幼丹中丞敦慤嚴毅。君子人也。而不能不蔽於所不知。爲中丞代撰一疏。所謂臣子之心。發於不能已者。未知有當事理否。並呈鈞覽。蒙賜遞少荃中丞一書。復緘當由輪船轉達。附呈上。嵩燾



雖有官。未敢就也。又同年舊好。私緘問遺。故仍啟而不稟。如以爲失官人之體。即懇屬眉生弟爲更定之。沅公進軍過勇。適多將軍有陝西之役。未知以何軍助攻金陵。深用系念。

### 與劉霞仙

今歲在長沙。凡三奉書。想蒙賜鑒。自蜀來信者。言大小之政。一決之諸葛公。甄綜人物。修理法度。斐然成章。然賢勞亦至矣。想念何如。嵩燾初意。謀以春和一詣安慶。便沂江爲成都之游。夏秋長日。足以了此夙願。以入春苦雨。空山兀坐。至不能出門。節相屬以信。邀令李竹浯偕往。復謀以五月啟行。而李少荃中丞忽有簡放寔缺之請。聖恩遂以蘇松道缺畀之。欲勉就官。則乖本志。以枉其身。而無裨時用。於心爲忤。欲遂辭之。則蘇松無土地。無人。民人知其艱難也。徒以爲避難辭險。而無可託以爲名。於義亦爲歎焉。使符紛下。敦迫就道。且赴安慶一行。徐圖免此官。以歸鄙人。非無意於世者。而不能委曲以事人。涉世數年。譽者或過其寔。毀者亦損其真。得失頗自知之。可以爲知縣。而斷不可以爲府道。史稱王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及知制誥。遂不復辭。近沈幼丹中丞亦略

似之。士亦各行其志耳。幼丹被命爲道而不起。豈非至光明磊落者哉。安石之辭館職。以有所挾而要也。則君子所必不屑爲。幼丹決然以辭。無他。望也。後人效之。則斷不可。內揆之心。外度之義。無可言者。君子之立身成名。固各有命存焉。少荃買焉。有此一薦。用之以取笑樂。則亦吾命之爲之。使此十年中精力稍足自給。能任軍旅。效奔走。亦奚似今日耶。廢吾讀書。有用之日。月以俯仰。從人名業。無成心跡。交屈。此所不能甘耳。老兄謂吾進退之際。宜何以自處。幸一教之。忠義錄一書。不難於編纂。而難於採訪。在局數月。規模畧定。而頗苦於採訪之難。其人頃已屬之羅研究生。將來不作官。亦決不可就館。與聞人事。境地所置。隨時異宜。吾心自然之義。不可誣也。有復懿叔一書。求轉交。此老精神尙如昔。而廣專渺矣。古來才大難爲用。今猶惜之。恩恩奉報。一切時事不能詳。亦不暇問也。

致曾沅甫

奉書諷味噓唏。豈惟公所處之難。以俟相功崇德度。宜無間然。朝廷眷顧稍疏。羣下遽從而擲揄之。此可悟。任事之難。而君子之於仕宦。悴心爲已多也。始聞侯相議守沙河。

賈魯、河。因取輿圖視之。以七百里之地。遮蔽東北兩面。饒沃完善之區。使不得馳騁。而令公與鮑公。從容與淮、皖各軍收撻伐之效。賊勢方急。而以緩應之。賊情苦散。而以整御之。唐宋以來。主兵事者。無此規模氣象。曾、卨引運河之水。以灌馮官屯。計工數百里。其時李、開方殘賊數百人。無敢議其迂遠者。則文宗初基東南糜爛天下岌岌。朝廷懷恐懼之意。而出之以端簡。百官懾於大難之驟興。瞻顧卻立。而益不敢肆其囂囂。金陵之功甫成。士大夫謂自是可以長享無事。而議論囂然。言路之氣日張。時事亦愈棘矣。常論宋儒發明聖學。至精至密。獨有一事與聖道大反。數百年無能省悟。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詘。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寔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堯舜之授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內自忖於一心。而不敢及於天下之得失。而即繼之曰。無稽之言弗聽。是自聖賢之治天下。與其所以自治者。無不以言爲大戒。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歐陽公。劾富鄭公文。潞公皆謂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探宮禁之傳聞。陳鄙夫之猥陋。皆謂之善諫矣。歷觀言路得失。其間賢愚錯出人牙。勿論也。較其功過。與其利病。敢直斷之曰。自宋以來。亂天下者。言官也。廢言官而後。

可與言治。頗有源流考證數十條。竊譬之一家。有家督。有百執事。有役耕之農。有書記教讀。而爲之家主者。一切漫無考究。而專責一二人以言。其家必亂。一家之微。猶足以亂。况天下乎。諫臣之有專官。隋唐不得已之政也。其以諫爲名。猶曰所匡正者。君德也。爲之名。曰通言路。所通者。主德之蔽也。民情之隱也。豈若自宋以來。縱言官之。鬻賄賂。恩怨惟其所陳。既有罪矣。猶羣相與力護之。以是爲通言路。人心之蔽。豈有窮哉。故曰。知德者鮮矣。自有宋。大儒不能辨。故曰。民鮮能久矣。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西夷之專求寔用。由中國虛文無寔。相推相激以贊成之。亦豈非天道然哉。又鄒衍五德相嬗之說。上古以來。一姓代興。各有崇尚。以成風俗。蓋亦自然之理。區區假五行之說。索之於幽微。此鄒衍之陋也。自漢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爲勝。吾總其要。曰名利。西漢務利。東漢務名。唐人務利。宋人務名。元人務利。明人務名。二者不可偏廢也。要各有其專。勝好名。勝者氣必彊。其流也。攬權怙黨而終歸於無忌。憚好利。勝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勢營私而終。

歸於不知。恥是說也。吾於數年前及見之。曾以告胡文忠公。自謂篤論。故明人以氣勝。得志則生殺予奪。泰然任之。無敢議其非。本朝以度勝。得志則利弊賢否。泛然聽之。亦無敢議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終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負彊使氣。傑魁人也。本朝則賢者優容。不肖詭隨。非是則羣以爲怪愕。而天亦常假手不肖以傾去之。使不得發。據稍能持正。議務名寔。振厲紀綱。考攬人才。輒曰是無度量。吾抑不知所謂度量者。將用以何爲也。司馬德操之言曰。識時務者爲俊傑。吾則以不爲風氣所染爲俊傑。雖講學治經亦然。宋明之語錄。本朝之經說。皆風氣之爲也。君子未嘗不爲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識特立之君子。介然無與於風氣之會。烏足與論時務哉。二百年督撫同城之大患。發其覆者。惟公與我兩人。而公正言直色以陳之。封疆之責。臣子之義。兩協其宜。其申明義利之辨。以正人禽之界。發揮公私之分。以存是非之公。燭九幽之迷惑。立人道之大防。沛然任之而無疑。進退利病更無足論。前書所以相戒者。望公忍辱負重。爲國家任艱鉅。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鄙人之於粵。所謂莫之與而傷之者。至也。是亦一義也。是道也。胡文忠以之值主少國疑之際。樞府無可倚。毘之大臣。

舉朝無可主張之。公論豈惟無同志之援，亦並無氣類之應。君子於此懷忠而無可與訴，裨益豈國生民而無可與協心以求共濟，則亦勉自效焉。姑使此道自我而粗明，大亂自我而粗定。莊生之言曰：汝慎無撓人心處末世者之所同哀也。是又一義也。是道也相侯以之。若以言乎道之貞，則君子之於小人苟可潛移默化以使之軌於正固，宜勸誘而匡正之不爾，則劾去之。其援繫已深，顯正其事以告之君父而求自靖焉。一身之得失勿之計也。即所糾所斥之去留顯晦亦勿之計焉。可也。所默證者吾心所共信者斯理又何疑乎。使言官醉飽以嬉，條論人才之賢否。如令盲者居越而辨楚水之清濁，聾者居蜀而察秦曲之抑揚。朝廷既曲從之，士大夫亦允譽之。同官切身之利害，一有所陳，朝廷既深疑之，士大夫亦交毀之。莊生之言曰：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於俗言勝也。非鄙人無與發，公之深微者歷事久而知古今之是非，曲直蔽於聞見者多矣。或身受其利病疾首蹙額而莫知其所由，其源流本末無能推知而辨論者，輒因公書一推論及之，幸恕其狂愚。

致笙陔叔

奉書謔然有道之言。伏讀欽感。而於情事容有未詳者。不敢不一竭其愚。在粵三年。所得。惟養廉及韶關經費。外無別款。歲用萬餘金。取給經費。養廉數千。所餘無多。至於僕從。規費已多。裁革餽遺。一無所受。此人所共知。姪之節省。由於性生。見客公服。間有添補。居常衣服。一襲家居之舊。未嘗更製。日食上下。一例。玩好什物。除置買書籍外。未嘗浪費一文。以故所存。尚二萬金。黃莘翁言粵撫萬不敷用。彼用度自豐。不可爲訓。去歲費至萬餘金。歲租已過一千。可以傳遺子孫。住屋亦儘。而地勢迫隘。架屋山脣。若巢然。當前雨水。一瀉數十丈。萬不可久居。意城爲置饒姓一莊。原爲屋基。而憚於營造。吾甚怨之。議合三四年之力。籌備二千金。置一住屋。及吾身爲之。其地基直十丈。橫不過十餘丈。較之意城。見住屋合塘。基計之。橫直皆短數丈。試問從何起造大屋。身爲督撫。歲支養廉。良亦不薄。何嫌何疑。而畏人訾議。一身服食起居。而多懷顧忌。罔道干譽。此吾所素恥。居官居鄉。一以直道行之。所信此心。此理而已。不顧人喜怨。非敢爲崛強也。性自定爾。往在軍中。數年未嘗添置升斗之田。而人動曰所獲盈萬。吾弗辨也。每歲資助親友較多。於昔日不以人議吾之富。遂懷顧忌也。近年勞李居室。吾傾囊置備其地基。力亦弗給。彼尙無所瞻顧。

而吾十丈之屋。乃反懷瞻顧乎。必自謝曰。吾無一錢。左季高。在軍日以沈幼丹。江撫歸裝四萬金而以賣皆爲此語。吾弗屑也。老叔之意美矣。而情事則非他日來鄉當自悉耳。義學之設。字爲良亦美舉。然約以千金。則斷不敷用。取效於一蒙師之力。則斷無此易事。蓋設學必建立學館。創始已難。而子弟所取法者。父兄之德藝耳。吾族身列膠庠者多矣。果何一爲足取法者哉。先生所訓者。空言。父兄所行者。寔事。其不足相勝明矣。吾家所守。經。經。亦恃諸弟皆賢耳。子姪輩已兢兢不敢保其往。自計三四年後。無所效用於世。當遂博求後進賢者教育之。貧者資以衣食。富者亦取其修金焉。庶幾有興起者。環顧族人。尙未敢有振興之望也。捐宗祠銀一千。尙無所交納。年來田屋絕昂。未易置買莊業。欲置一試館亦不可得。若用以設義學。則此一欸預備久矣。惟所以命之。姪意求一經理此費者。尙無其人。敢遂望有濟耶。

倫敦致李伯相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塵鈞鑒。此間政教風俗氣象。日新推求。其立國本末。其始君民爭政。交相屠戮。大亂數十百年。至若爾日而後。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積之久也。



百餘年。來其官民相與講求國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於上理。至今君主以賢明稱。人心風俗進而益善。計其富彊之業。寔始自乾隆。以後火輪船創始。乾隆初未甚。以爲利也。至嘉慶六年始用以行海。後又因其法創爲火輪車。起自嘉慶十八年。其後益講求電氣之學。製吸鉄機器轉遞書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設電報於國都。漸推而及遠。同治四年乃達印度。自道光二十年與中國構兵。火輪船遂至粵東。咸豐十年再構兵。而電報徑由印度至上海矣。其開創纔數十年。乘中國之衰敝。七萬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見天地之氣機一發不可遏。中國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機。未有能勝者也。來此數月。寔見火輪車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僅及半日。其地士紳力以中國宜修造火輪車相就勸勉。且謂英國富彊寔基於此。其始亦相與疑阻。即以初抵倫敦。蘇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來車運用馬三萬餘匹。慮妨其生計也。迨車路開通用馬乃至六七萬匹。蓋以道途便利貿易日繁。火輪車止出一道相距數十里以下。來就火輪車者。用馬逾多也。去冬道上海見格致書院藏一火輪車道圖。由印度直通雲南。一出臨安。以東趨廣州。一出楚雄。以北趨四川。而達漢口。又由廣州循嶺。以出湖南。而會於漢。

口。乃由南京至鎮江，東出上海，又東出寧波，北出天津，以達京師。見之怪，咋謂雲南、南通商，即籌及火輪車路也。及來倫敦，得此圖，知己來自廿餘年前。凡其蓄意之所，至無不至也。印度、火輪車、纜及阿薩密，其通中國分山、南、北兩道。北道由阿薩密直抵依拉襪底河，南道繞出緬甸，折而東北，以會於依拉襪底河，而達蠻允。十率雲南通商一二年後，兩處鐵路所必興修者。日本公使見語云：天地自然之利，西人能發出之，彼爲其難，吾爲其易。豈宜更自坐廢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各國所心羨也。聞至今一無振作，極爲可惜。嵩燾赧然無以爲答。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煙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偪。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條具其所以致富彊之寔，而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爲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自有其遠者大者，當使臣民諱知之，以爲此義明，卽國家億世之長基，可操券而定也。道天津，亦嘗爲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議論，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爲害之烈，莫甚。

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爲構釁中國之具也。力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爲悔。數十年國家之恥。耗竭財力。毒害生民。無一人引爲疚心。鐘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徧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價。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曾劫剛以家諱乘坐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譁。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腴吾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辦理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而獎飾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其鴟張無識之氣。鼓動游民。以求一逞。官吏又從而導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囂張無識者爲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歷考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寶身七萬里之外。未及兩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有陳論。而見聞所及。有必應陳之中堂者。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倫敦。

者九十人。嵩燾所見二十餘人。皆能英語。有名長岡良芝。助者故諸侯也。自治一國。今降爲爵。亦在此。學習律法。其戶部尙書恩婁。葉歐。奉至奉使。講求經制。出入謀畫。仿效行之。所立電報信局。亦在倫敦。學習有成。即設局辦理。而學兵法者甚少。蓋兵者。末也。各種創制。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慮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西洋此數十年中。無憂構兵。直可以理勢決者。考求倫敦募兵之法。皆先使讀書。通知兵法。而後入選。遣醫士相其血脉。膽氣。筋骨。堅強。而後教之。跳躍。次第。盡槍礮技藝之能事。乃編入伍。其根柢厚矣。此豈中國所能行者。一身之技。無能及遠。正慮殫千金以學屠龍技。成無所用之。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及練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寔用。仍飭各省督撫。多選少年才俊。資其費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機器局。考求儀式。通知語言文字。而後遣赴外洋。各就才質所近。分途研習。各機器局亦當添設教師。二三人以待來者。但須一引其端。庶冀人心之知所趨向也。此間有斯諦文森者。亦言各國鐵路。多其所創造。尤勤勤焉。勸中國之急爲之。謹將所擬節略上呈。抑嵩燾之意。以爲事事須洋人爲之。必

不可常也。當先令中國人通曉其法。埃及國隸阿非利加。其修造鐵路。先遣人赴英國練習。而後依仿行之。此最可法。伏乞鈞示。以憑與李丹崖會商辦理。竊以爲方今治國之要。其應行者。多端而莫切於急圖內治。以立富彊之基。如此二者。可以立國千年。而不敵其爲利之遠。且大者。不具論也。其淺而易見者。有二利。中國幅員逾萬里。郵傳遠者。數十日。乃達。聲氣常苦隔絕。二者行。萬里猶庭戶也。驟有水旱盜賊。朝發夕聞。則無慮有姦民竊發。稱亂者。此一利也。中國官民之勢。懸隔太甚。又益相與掩蔽。朝廷耳目。以便其私。是以民氣常鬱結。不得上達。二者行。富民皆得自效。以供國家之用。即羣懷踴躍之心。而道路所經。如人身血脈。自然流通。政治美惡。無能自掩。則無慮有貪吏遏抑民氣。爲姦利者。此又一利也。三代盛時。不過曰吏效其職。民輸其情而已。其道固無以加此也。論者徒謂洋人機器所至。有害地方風水。其說大謬。修造鐵路電報。必於驛道。皆在平地。面爲之。無所鑿毀。至於機器開煤吸水。以求深也。煤質愈深愈佳。中國開煤。務旁通。洋人開煤。務深入。同一開採。淺深一也。有何妨礙。即以湖地礦產言之。鐵礦多在寶慶。煤礦多在衡州。而科名人物。以此二郡爲猶盛。湘潭石潭產煤。世家巨族。多

出。其。地。湘。鄉。產。煤。無。處。無。之。功。名。爵。祿。尤。稱。極。盛。世。人。一。闕。之。議。論。無。與。發。其。蒙。者。何。不。近。據。事。寔。徵。之。中。國。百。姓。自。爲。之。而。自。利。之。無。故。羣。起。而。相。阻。難。數。十。年。後。洋。人。所。至。逐。漸。興。修。其。勢。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瞰。姦。豪。滋。事。者。役。使。之。以。爲。用。則。使。權。利。一。歸。於。洋。人。而。中。國。無。以。自。立。傳。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先。知。先。覺。之。任。必。朝。廷。大。臣。任。之。是。以。政。教。明。則。士。大。夫。之。議。論。自。息。亦。在。朝。廷。斷。行。之。而。已。至。於。國。家。根。本。大。計。度。今。之。時。量。今。之。力。有。難。以。一。一。舉。行。者。而。切。要。者。數。端。無。關。根。本。大。計。而。要。爲。諸。政。之。所。從。出。不。先。務。此。雖。有。良。法。美。意。日。起。以。圖。功。亦。終。歸。於。無。濟。一。曰。禁。止。鴉。片。煙。原。鴉。片。煙。之。禁。寔。自。雍。正。時。其。始。供。藥。品。而。已。賴。政。教。修。明。官。吏。奉。法。民。間。無。敢。吸。食。者。至。道。光。中。其。風。始。熾。嵩。燾。少。時。尙。未。聞。此。於。時。物。力。豐。厚。家。給。人。足。百。姓。守。法。惟。謹。迨。後。鴉。片。煙。之。害。興。而。世。風。日。變。水。旱。盜。賊。相。承。以。起。卽。今。日。洋。禍。之。烈。寔。始。自。禁。鴉。片。烟。而。金。田。賊。首。亦。因。海。防。散。勇。嘯。聚。山。谷。馴。至。大。亂。是。此。鴉。片。煙。不。獨。戕。賊。民。生。耗。竭。財。力。寔。亦。爲。導。亂。之。原。洋。人。至。今。引。爲。大。咎。中。國。反。習。而。安。之。竊。以。爲。鴉。片。煙。之。害。不。除。諸。事。一。無。可。爲。而。求。其。禁。止。之。方。有。至。簡。而。易。行。者。其。法。

在。先。官。而。後。民。先。士。子。而。後。及。於。百。姓。一。用。勸。導。之。術。而。以。刑。罰。濟。其。窮。其。用。法。亦。惟。動。其。廉。恥。之。心。而。激。使。自。立。寬。以。二。十。年。之。期。必。可。保。其。禁。絕。不。至。稍。有。貽。患。嵩。燾。前。摺。已。詳。言。之。無。可。易。者。此。一。事。也。一。曰。開。墾。江。浙。荒。土。初。聞。洋。人。惟。務。商。賈。之。利。於。農。田。不。甚。經。營。也。至。是。始。知。其。不。然。其。通。商。專。務。富。民。所。稅。茶。酒。及。煙。數。者。而。已。餘。皆。無。稅。歲。計。商。賈。贏。餘。而。估。其。所。獲。之。利。約。八。十。分。取。一。住。房。器。物。計。租。取。稅。略。如。中。國。之。戶。稅。歲。入。三。百。磅。以。下。者。不。稅。其。所。得。寶。星。及。他。表。記。勸。之。用。器。有。稅。畜。犬。以。上。有。稅。並。出。常。稅。之。外。國。家。經。制。所。入。一。取。之。地。稅。其。勤。地。力。至。矣。往。見。陳。文。恭。巡。撫。陝。西。河。南。專。意。農。事。興。修。水。利。溉。田。在。湖。南。教。民。耕。種。諸。法。悉。備。可。爲。知。本。計。者。江。浙。經。亂。後。距。今。十。二。三。年。荒。蕪。之。田。未。墾。者。仍。多。百。姓。憚。於。疏。闢。之。勤。而。自。惜。其。力。州。縣。苦。於。奏。錯。之。累。而。並。其。名。荒。者。聽。其。蕪。萊。已。墾。者。亦。相。爲。隱。匿。宜。亦。戶。部。所。應。經。營。督。撫。所。應。勸。導。者。此。又。一。事。也。一。曰。喀。什。噶。爾。之。地。宜。割。與。雅。谷。刊。氏。羌。數。叛。酒。泉。光。武。仍。其。君。長。賜。以。印。綬。吐。谷。渾。徙。浩。魯。河。郭。元。振。請。即。其。所。至。之。邊。要。密。邇。義。取。羈。縻。無。所。顧。惜。至。於。漢。建。校。尉。唐。置。都。護。遠。逾。萬。里。近。或。數。千。降。胡。雜。虜。因。叛。襲。封。以。爲。故。事。無。足。比。

論。惟喀、什、噶、爾、之、地。逼近安、集、延。其勢不能築、蔥、嶺、爲、長、城、以、遮、遏、之。浩罕、諸、部、併、於、俄、羅、斯。回、部、餘、民。乘、喀、什、噶、爾、之、亂。襲、據、其、地。猶、懾、中、國、之、威。而、思、託、爲、附、庸。去、歲、威、妥、瑪、代、爲、之、請。當、謂、當、俯、順、其、心。與、爲、約、誓。今、繳、還、各、城。但、得、一、鎮、守、烏、魯、木、齊、之、大、臣。信、義、威、望。足、以、相、服。可、保、百、年、無、事。若、徒、恃、兵、力、攻、取。曠、日、持、久。耗、費、無、已。幸、而、克、捷。而、回、部、餘、民。必、走、投、俄、羅、斯。以、相、比、附。搆、兵、縱、掠。終、歲、騷、動。徒、使、俄、人、乘、間、坐、享、其、利。而、中、國、承、其、敝。未、知、所、以、善、其、後、也。夫、經、國、者、務、籌、久、遠。主、兵、者、惟、取、進、攻。是、以、棄、地、之、議。不、能、出、之、將、帥、也。惟、恃、朝、廷、權、衡、緩、急、輕、重。秉、成、算、以、宣、示、機、宜。而、後、將、帥、之、威、伸。而、朝、廷、之、恩。乃、深、入、遠、人、之、心。使、之、俯、首、而、聽、約、束。故、以、謂、威、妥、瑪、之、代、請。寔、機、會、之、不、可、失、者。此、又、一、事、也。一、曰、伊、犁、一、城。宜、與、俄、人、定、約、以、垂、久、遠。英、俄、兩、國。勢、足、相、敵。而、英、人、務、拓、地、以、興、利。俄、人、務、襲、國、以、開、疆。無、端、乘、亂、襲、據、伊、犁。此、其、志、在、掠、地、而、己。竊、度、新、疆、事、定。令、俄、人、交、附、伊、犁、一、城。必、尙、多、煩、議、論。西、洋、公、法。無、乘、亂、據、人、土、地、之、例。勢、且、要、求、兵、費。責、以、收、贖。而、非、有、巨、款、足、厭、其、心。知、其、必、不、能、允、也。故、莫、如、反、其、道、而、行、之。不、責、其、減、價、而、贖、之、我。而、責、其、準、所、贖、價、交、易、而、贖、之、彼。如、日、本、庫、頁、



一、荒島猶欲全據之。必不肯輕易退還伊犁。明矣。與其含胡懸宕。以生其戎心。莫如明與定約。畫疆分界。可保數十年之安。必不得已。收回黑龍江以西地。與之互易。亦尙有名可據。此又一事也。一曰。停止各省釐捐。嵩燾於釐捐籌餉。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開辦釐捐。寔一力贊成之。在粵東陳履釐捐情形。援古證今。自謂能得其要領。然凡爲籌捐以籌餉也。原非國家經制軍務。告竣十餘年。迄今不議停止。則非事矣。且法久則弊生。各省本無急需。相與視爲閒欸。不甚措意。是以辦理日久。收數日微。驟有軍務籌畫餉糈。踵事循章。習爲故常。將更無可施力。尤兩敝之道也。前歲因滇案議停租界釐捐。是專爲洋人免釐。何異鰲魚而致之淵。歐雀而納之叢。不獨有失民商之心。其傷國體寔甚。意謂宜及時停免各省釐捐。租界免釐一節。自應刪除。並與之約。因事籌餉。不在此例。而如福建之茶。浙江之絲。及凡物產之在其地者。應收土稅。以備地方之用。不與釐捐同免。此皆可據理以求勝者。舊時茶稅每箱八兩五口。通商驟減至二兩五錢。曾與赫總稅司言之。渠意亦謂如此。各省自有之利。尙可設法另議。無併土稅不準完納之理。中國自有之利。操縱宜出之朝廷。蒙於此事極有不安於心者。此又一事也。嵩

燾奉使海外。凡中外交涉事件。稍有所見。例得上聞。懷欲陳之久矣。徒念京師蒙被口語。側身天地。至無所容。朝廷亦不能不採納人言。加之賤簡。又甫出洋。屢見參案。更不敢有所陳論。自取愆尤。獨念中堂爲國重臣。中外得失利病所關。宜厪盛慮。區區所陳。準時度勢。略舉其切要者。措之而得。行之又至簡而易。非徒爲高遠難行之言。以自快其議論者。往與寶相論。今時洋務。中堂能見其大。丁禹生能致其精。沈幼丹能盡其寔。其餘在位諸公。竟無知者。寶相笑謂。嵩燾既精且大。嵩燾荅言。豈惟不敢望精且大。生平學問。皆在虛處。無致寔之功。其距幼丹尙遠。雖然。考古證今。知其大要。由漢唐推之。三代經國。懷遠之略。與今日所以異同。損益之宜。獨有以知其深。竊以爲南宋以來。此義絕於天下者。七百餘年。此則區區所獨自信而無敢多讓者也。惟中堂採擇上陳。推而行之。所以裨益國家必多矣。

致沈幼丹制軍

書緘往復。思仰無窮。敬諭福躬。近益康和。東南保障。天意寔呵護之。冬寒日臻。諸想佳善。騰祝無量。嵩燾此行。有類懸的。以資彈射。於心亦無咎悔。獨於辦理洋務機宜。頗謂

粗有所見。而終一不能自達。且至援引無賴。偪處憑陵。挾戈矛以求逞。非獨薄德無能。以自貽戚。人心之變幻。不足生其廉恥。而發其蒙塞。然且曰。是固可以邀一時之名。以希無窮之獲也。然則人世尙可與共居。而艱難尙可與求共濟耶。用是毅然求退。謹引避之而已。竊論今時辦理洋務。一曰求制勝之術。其大本大原處。不敢遽言也。稍清理其節目。以求所以自立塗飾。一時耳目固亦有乘機立斷之方。有循序漸進之畧。期之三年五年。以達數十年之久。吾曹心力猶及爲之。然非有力求振興之資。震盪昭蘇。擴充積累。終亦無濟。二曰了事。一切政教風俗。皆不敢言變更。而苟幸一時之無事。則所以了事之方。熟思而審處之。勤求而力行之。亦殆不容緩矣。其大要亦有三分別。功過以爲用。人之程討論得失。以爲制事之準。熟覽中外情勢。以爲應付之方。如是而後可與言了事。三曰敷衍。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物來而不及逆制其萌。幾於坐困矣。如是則且隨宜敷衍。然而情僞利病之閒。緩急輕重之勢。稍有不明。則愈敷衍而愈至。坐困所謂敷衍者。審事以處之。度情以應之。使無求逞而已。非待召釁。啓侮。陵躐。要挾。而後與言敷衍也。嵩燾於是三者亦常勉行之。而勉言之。自謂有效矣。而擠排緣於所囑。詎

學積於盈廷。必使其志事傾毀無餘而後已。古禮廢亡。學術不明。其所由來者久矣。嵩燾讀書。涉世垂四十年。寔見人才國勢。關繫本原大計。莫急於學。而自秦漢以來。學校之不修。二千餘年。流極敗壞。以至今日。周官成均教國子之法。統於大司樂。所陳之物象。所肄之儀法。由本朝上推。至歷代旁及四夷。校其升降。殺其於禮樂二者。明其體而達其用。窮其源而析其流。盡古今之變。而備人事之宜。此其大經矣。而其爲教本之於心。曰六德。被之於身。曰六行。施之於事。曰六藝。又皆有其淺深次第之用。而一要之於成。漢武帝廣厲學官。著爲功令。一以利誘進之。於是三代學校之制蕩焉。無存其高者。務爲虛文。而於本之心。被之身者。既有所不暇及其下者。於古人游於藝之文。又一皆薄視之。以爲無與於大道。而不屑爲。是以終日讀書爲學。而不知其何事。意以爲苟習爲虛文。以取科名富貴。卽學之事畢矣。至泰西而見三代學校之制。猶有一二存者。大抵規模整肅。討論精詳。而一皆致之寔用。不爲虛文。今宜先就通商口岸。開設學館。求爲徵寔致用之學。畧舉其義。一曰分堂。以立爲學之程。二曰計時。以示用功之準。三曰明定規則。以使有依循。四曰分別去留。以使知勸戒。行之有效。漸次推廣至各省以

達縣鄉期以廣益學校之制。通其變而濟其窮。體察天下大勢。與西洋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彼方一切取成於學。偪處環伺。以相詰難。而我貿貿焉。無以應之。寔亦吾輩之大恥。往與何願船部郎論洋務。深中肯綮。問以曾涉歷洋務乎。曰未也。經史傳記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燦列。奚待涉歷而知之。嵩燾驚歎其言。以爲極古今之變。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萬事萬物無弗通者。其後周旋士大夫。見所言能徵之寔。其於讀書觀理。所得必多矣。是以辦理洋務四十年。知者絕少。無他不學故也。此寔今時之要務。而未可一日視爲緩圖者也。至於嵩燾之遭詬謗。尤以兩湖爲甚。惟其所見愈狹。而所持之論。乃愈堅。曾文正在天津。誠有過者。乃在不明立科條。分別從教者之良莠。以使百姓與教民兩無猜嫌。至其辦理教案。則亦天理人情之至矣。而津人毀之。湖南人尤相與毀之。詢以津事始末。無能知者。道之不明。而意氣之激。以不得其平。則亦何詞不可逞。何罪不可誣哉。如曾文正功德在天下。立身制行卓卓如是。而猶爲議論所集。於嵩燾何有。雖然。文正公爲天下了事。聲名之美惡。不當復顧。嵩燾並無了事之權。徒欲發明其義。爲天下任。謗以使在事者有所藉手。以行其意。而終以不相諒。悠悠終古。誰與

明之。文正公處於不能退之勢。則以進爲義。嵩薰處於不能進之處。則以退爲義。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病體益衰。精力短乏。尤不堪事任。外度之世。內度之身。自計已審。若徒以人言而已。生世不過百年。百年以後。此身與言者之口俱盡。功名無顯於時。道德無聞於身。誰復能舉其名。姓者。區區一時之毀譽。其猶飄風。須臾變滅。良亦無足計耳。致李玉階中丞

聞新政整頓保甲及禁煙二節。引手加額。以謂深謀碩畫。於當務之急。能究察其本原。而推行以漸。可云盛舉。適黃杭生銓部枉過。述及鄉里盜風日熾。乃稍推論其節要。屬晉謁時。陳達頃晤銓部。似於所言有未能詳者。軍興以來。節次舉辦團練保甲。利害常參半。其見之公牘。敷陳推衍。不必皆寔。論者遂謂團練保甲皆具文。於事無所裨益。蒙意不然。國家設官與民興利除弊。一責之官。而團練保甲必另設局經理。無他在官例。案繁多。牽制百端。非一新其耳目。無由推行盡利也。是以團練保甲之設。其大端在通民氣而已。其爲益百姓。則在行之直捷。無中梗者。凡立法一視其意志所嚮。駱文忠舉辦團練。現在清土匪。其時土匪竊發之案四出。應時撲滅。而團練亦稍爲累。或時假練

總之勢。苛擾鄉民。黃蘭丞承辦保甲。定立章程數十款。鄙人告言。章程愈密。恐爲擾愈甚。其後常見近邑小吏。借所立章程。增加規費。則以章程繁密已失立法直捷之旨。所慮多端。反成具文。遂使志意所嚮亦多不能自達者。蒙以爲今舉辦保甲。在防禁盜賊。請一以治盜爲義。見盜卽辦。以是督率州縣。疏通民氣。凡有盜案。皆得上聞。凡有盜犯。皆得捕治。懲辦一二人。卽各縣之仰望。如天日之照臨。其誰不響應。曾文正在長沙。誅戮不過數十人。而遠近爲之震懾。風聲所樹。其效立見。竊度今日事勢。與咸豐初稍異。承平日久。官民之勢相距懸絕。駱文忠常俯就之。以能周知民隱。考求吏治。軍興以來。官紳並當事。任非復往時懸隔。所以鬱結阻遏。以成乎否塞者。則吏治爲之也。近十年來。士紳稍賢。能自給羣懷。引避之心。而風氣旣成。無業失志者。率希圖一差。使以游食爲生。無復往時振發有爲之氣。誠以保甲爲名。刊發章程。塗飾耳目。士紳多能爲之。必欲整齊風俗。除盜安民。則所關鄉里禍福。動須詰責州縣。使之從令。決非士紳之所敢任也。賢者利國不一其用。務在求治。制事不變。其法務在因時。故今日舉辦保甲。因其舊制而通利之。因其所用之人。委任而責成功。台端一言之轉移。而固有餘裕矣。盛錫

吾太守。精明強幹。經理保甲。一循黃蘭丞舊章。而以坐辦爲名。所頒關防。存之臬署。則具文而已。應添派道員督辦。專責以捕治盜賊。而於長善兩縣爲尤急。稍因舊章。聯絡各鄉紳士。以保甲之法部勒之。其外府州縣。但一責以捕盜。使自督率其紳民。不更爲之立法。以長善兩縣差務殷繁。無暇與紳民相接。省會要區。非力加整飾。不足以資表。示。是以保甲一局。可以專任其事。反覆籌思。無踰裴樾岑觀察者。爲其耐勞喫苦。一切能加體察。而其品望又足孚信於人。各鄉紳民聞其專主治盜也。必爭歸之。蓋盜賊之橫行。差役之擾累。鄉民疚心久矣。凡此皆官能任之。士紳雖賢。必所不能任。卽曰求通民情而已。宗族鄉里之言。容有毀譽愛憎。未盡可據。以裴觀察之勤懇。重之以委任。其收效必百倍於紳士。鄉間鴉片烟館。尤爲盜賊之源。治盜亦必自治烟館始。度裴觀察之力。皆優爲之。謹據所見。以上贊高深。竊以爲台端求治勤勤。軍情吏事。詢之營務處。求通民情之大略。詢之保甲局。裨益必多矣。

復姚彥嘉

奉手示。知已由家而金陵。而又返家。幼帥所論。皆在意中。而非鄙心之所存也。鄙人區



區之愚。與閣下所守。寔遠不同。閣下無官守。無職司。泛然同於流俗。於國家之休戚。固無與也。所知洋務。亦但得之見聞。而非有深識遠慮。通知古今之變。而究觀其始終。鄙人常論。辦理洋務之節。要三上焉者。力求富強之術。殫思竭慮。與之馳騁。行之一日。而可收效數年。數十年之後。當事者不樂爲也。其勢亦必不能何也。凡爲富強。必有其本。人心風俗。政教之積。其本也。以今日之人心風俗。而求富強。果有當焉。否耶。賢如幼帥。於此亦未能深察也。其次則用今之法。行今之政。苟取循分自盡而已。則亦必求知所以循分自盡者。爲何事。而行之。以何爲先。如今日吏治之。奢亂。欲無整飭。得乎。民生之凋弊。欲無存卹。得乎。吏事固必求理矣。民氣固必求通矣。朝廷持是以課之。疆吏疆吏持是以課之。所司欽欽焉。求所以治國而理民。雖洋務一切廢罷不講。而洋務自理。何也。吾之所爲。誠有以服其心也。洋人之與吾民。亦類也。未有能自理其民。而不能理洋務者也。苟求富強。其用有大於是者矣。而亦必以是爲之程。此則盡吾人之才智。而皆可希冀者也。其下則並此不能爲吏治之儉。敵如故也。民氣之壅塞。如故也。而彼耽耽環視之。洋人亦必求所以應之。應之維何。曰理而已矣。審吾所據之理。必有道以通之。

審彼所據之理。必有辭以折之。常使理足於已。而後感之。以誠守之。以信明之。以公竭一人之力。控制指麾。而無不如意。則亦可以求數百年之安。能是三者。淺深各有所得。而其效立見。不能是三者。則萬無以自立。鄙人知之。明守之。定而憫士大夫之狂惑。昏迷日趨於危。亂而莫之恤也。正辭而明諭之意曰。苟令在位者知之。則所以安民弭亂之術。舉而措之。裕如也。吾心所據之理。有餘安坐。以應人之變。而必無有困辱折撓。若以前之爲者。此可以理決也。蓋如今人所持茫昧之公義。一變而五口。再變而十二口。又再變而浸淫二十餘口。深入長江三千餘里。置官四川雲南環中國。而據其要害。閣下試思之。能堪此公義之三辱四辱乎。閣下相從海外。日見吾所辨爭。而幸有當者。何嘗稍有假借。以不得申其志。而從未敢懷輕視之心。以吾心寔見其不可輕視。而考覽其學校風俗。益愼然內自懷愧。身爲大臣。讀書觀理。且六十年。事任所屬。智慮所及於國家。安危利害所關。尤劇。南宋以來。無知此義者。由北宋以前。上推至唐。至漢。議論奚若。事功奚若。與今日所以爲異同。又奚若在位者不知考求。無論士民鄙心。常引以爲大咎。閣下乃欲使我嘖嘖。佞苟順士大夫之意。以訾詬洋人。爲容悅。疑誤天下。非

惟不屑爲也。寔亦不忍。疾病歸家。閉門卻掃。不見一人。即來書所示。抑揚反覆。規合時論。以免疑謗。亦並無所用之。湖南又有毆擊洋人之案。自辦理洋務四十年。每一阻拒洋人。則開一釁端。至於廣東禁使入城。而洋禍乃烈。雲南禁使入關。因而狙擊之。而中外遣使之局。乃成。抑思洋人之遊歷。也有條約。其指名遊歷。也有照會。一切假朝命行之。而至今。相承不悟。是以義憤阻拒洋人。而先已違背詔旨。夫且無以自解。又何辭以解於洋人。則亦在官者積慣成習。不明事理之過也。如昨歲洋人至湖南。以鬻書爲名。書非貨也。而既云鬻書。則亦與通商爲例。湖南非通商口岸。當據條約。禁使不得停留。鬻書遊歷。非所禁也。京師重地。駐紮各國公使。雲南通商後。環中國萬餘里之地。來往出入。若坦途然。湖南何所據。以爲名而禁之。不使至。洋人行教者徧天下。一著中國衣冠。便無禁阻。德國里士叨分礦學書。盡湖南六十三州縣礦產。皆詳著之。是不惟遊歷。且到處推求考驗。無人知禁阻之者。是何足以當一笑。但使在位者稍明此理。即民心帖然矣。惟其毅然無所統一也。是以相與譁然。卒莫辨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來書謂常郡人聞西洋好處。則大怒。一聞詬訶。則喜。謂夷狄慝爾。引此爲喻。是將使天下之人長

此終古一無省悟。試即今時局思之。果有益乎。無益乎。三代盛時。聖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蠻夷也。至漢而南達交趾。東徑樂浪。皆爲郡縣。而匈奴烏桓西羌爲戎狄。歷元至本朝。匈奴西羌故地。盡隸版圖。而朝鮮安南。又爲要荒屬國。是所謂戎狄者。但據禮樂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國禮樂政教。而以寇鈔爲事。謂之夷狄。爲其條盛條衰。環起以立國者。宜以中國爲宗也。非謂盡地球縱橫九萬里。皆爲夷狄。獨中土一隅不問其政教風俗。何若可以陵駕而出其上。也。今人與奴隸盜賊同席坐。則慙且怒。審知其非奴隸盜賊也。即慙與怒立釋。故於此辨之。必明乃得。所以自處與處人之道。閣下據此爲俯順人心之證。蒙不敢謂然也。西洋爲禍之烈。莫如洋煙。而相與以行教爲事。二者迥異。而固中國人心所深惡者。蒙以爲泰西之教。其精微處遠不逮中國聖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能以惑上智。士大夫誠惡之。惟當禁吾民使不從教。爲家長者約束其家。爲鄉長者約束其鄉。其權在我。於彼傳教之人。不足校也。至於洋煙之爲害。其宜禁也決矣。不獨民俗之窮。人心風俗之敝。始於洋煙。自西洋通商中國千餘年。其國勢日益強。通商之國亦日益多。從未嘗以無理求逞。道光之季。與中國構難。

其禍實原於此。此所謂亂本也。士大夫語及洋人，則大憾。見洋人機器，所以致富強者，則益憾。獨於洋煙甘心吸嗜，豈盡民之無良哉？在官者狃於所習，蔽於所聞，全無開導督禁之方故也。曩在京師，吳江相國相戒不談洋務，而鄙人之談如故。至於謗讟刺譏，徧於士大夫，洵洵然不可嚮邇。鄙人之談如故，誠見洋禍已成，與中國交接往來，亦遂爲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曉洋務，卽少生一覺端，聖躬冲齡，政在大臣瞻顧，尤多遇有洋務，亦可少一喧囂爭鬪，以滋朝廷之游移。在我之理常伸，即在彼之氣自餒。宋明之季，之議論在當時已爲不揣情勢施之。今日尤爲不倫，誠當引以爲鑒，戒不當反據以相崇獎，誤國貽羞而不知悟也。身當其任，不能不慮及大局，以求所以自效。一日去位，與耕牧爲伍，亦直無足與談。請閣下勿疑，劉錫鴻一壽張爲幻之小人，何足與校。然其中消息絕大，以於鄙人戕賊太甚，所營求者聲名富貴也。至於貽誤大局而始終有以自立，卽鄙人萬無可以自立之勢。疾病衰頹，尙復何求。冷煖痛癢，雖至戚關念，勤不能盡相喻也。

致李傅相

十月中領奉鈞緘。慰諭殷拳。伏讀增感。以方閉門養疴。謝免人事。未敢以鄉里瑣屑之言。上塵聽覽。數月不一通報。跂仰滋深。頃田倫敦錄示使俄條約。並知英法各國日相與譏嘲訾笑。地山於洋務本無知曉。京師就詢使法情形。無能一言其竅要。巴黎相見一意矜張。龐然自大。詢及往使方畧。漫無籌畫。但云伊犁重地。豈能不收回。頗心訝其言之易。朝廷乃以之當艱煩之任。而收折衝尊俎之效。早度其無所成。而固不料其昏誕。一至於此。通觀十六條。中山勉強相持者四字。曰官不代賠。此語亦具有原委。地山所見。故止此也。餘則一聽俄人之恣肆。直舉天下全勢。傾而與之。並捐及蒙古地方。聽俄商貿易。不與收稅。爲所欲得者。伊犁一城。其他利病。非所計也。而霍爾果斯河。近距伊犁城。其西屯卡相望。伊犁河北流。割三之二。又南繞出特克斯河。橫截天山之北。其南廣庫拜城。皆得反臨而拊其背。南北兩路。爲之中梗。又北侵塔爾巴哈臺之境。伊犁一城孤懸而屬之中國。試問地山何以爲守。且不但此也。伊犁人民聽入俄籍。是不有其人也。俄人聽置房產。是不有其地也。即所收伊犁一城。亦全操之俄人掌握。以坐受其制。嘉峪關以西。非復中國所能撫御。又開南北兩道。盡踞中國形勝。扼塞以攘取。

商民之利。恣其縱橫出入。地山何所急迫。而傾瀉爲之。四十年辦理洋務。同此一軌。而地山之自取辱貽害國家。尤甚。嘗論使臣之職。在保護人民。及所屬土地。辨論維持。尤在國體。何子莪之駐紮日本。反至廢琉球爲縣。鄙心深用爲疑。此其於輕重緩急之機。必有乖違失其理者。或高而抗。或卑而俯。其失均也。嵩燾在上海聞日本之耗。即上言總署。請先明諭使臣。至其外部辨論。使有以自處。蓋琉球廢使臣進退兩窮。無可自立之勢。得此始有名可居。然後加派使臣專理琉球一事。準照萬國公法。存立小國之義。會同各國駐日公使議之。必能使之折服。即有抗拒中國。亦足以自解說。以無疚於心。而申大義於天下。前後兩上書言之。計無加於是者。望輕言微。不蒙採錄。頃復有愚見私貢之中堂。請以尊旨商之總署。或幸一邀聽納。歐洲四大國。英法爲鄰。德俄爲鄰。應以兩公使兼攝。記在倫敦。曾爲中堂言之。使臣專主兩國交涉事宜。事端大小輕重。但以常道處之。無庸震矜於其間。西洋治行學問。必務求寔。非可以虛名假借。朝廷一以了事爲義。則人才自見。竊度今日使才。尙無能及李丹崖者。使當時幸用此言。必無今日之辱。仍當及此時。迅派李丹崖兼充駐俄公使。諭以中國注意收回伊犁。而頃議訂。

條約諸未妥善不能照準伊犁地方應暫聽俄兵駐紮從緩計議近來喀什噶爾曾經通商自應變通辦理應由甘督與俄國督兵大臣會商勘覈具奏並諭左相以南北兩路新復各城善後章程均未定議應暫歸甘肅節制以一事權竊以爲收回伊犁事宜必應與左相深籌熟計俾無遺悔定慮於事前則易爲言補救於事後則難爲力其與俄人計議一責之使臣李丹崖隨機應變亦尙有餘伊犁或棄或否朝廷內斷之於心俾使臣資之以爲準則此時挽回補救視未經訂約以前難易懸絕然尙非無可措手者在朝廷權衡處置而已往在倫敦論使臣赴俄當徑取道伊犁覽察山川形勝以知其節要乃能置議南北兩路邊界屯卡經亂以來毀棄殆盡無藩籬之隔疆界遠近尙待推察自非通知古今之變熟籌控制之宜且有深心學識良未易當此任卽不然亦當一赴甘肅與左相計議以爲應付之準斷非可貿然一行取決茫昧之中者又英法兩國皆值換約之期而相與坐視不一置議其意竢俄人定約後踵起以行其要挾之術尤非中國所能勝也是不獨爲辱而已且至貽禍無窮聞左相意主用兵並請駐紮哈密以資調度左相彊臣主兵正不可無此議京師言者據之以爲名東征日本西拒



俄人馳騁議論。藉助聲勢。嵩燾以爲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苟可以已。用兵何爲。自古用兵。先審曲直。無故授人口寔。遂激其怒以求逞。在我已屬無名。雖極於用兵。亦當竭情盡慮。先爲之程。以蓄積其勢。審求事變。堅持一意。以理自處。聖賢之當事。任無以易此。近復聞廷旨議處。而飭九卿翰詹科道會議。嵩燾乞病以來。於時事無所省問。未知究竟何如。或亦周諮博採之一義。然竊以此宜斷自朝廷。無所資於人言之喧闐。今時士大夫知洋務者絕少。紛紛無據之言。徒足眩惑聽聞。以資外人非笑於事。毫無裨益。生平於洋務不敢及其大者遠者。所以存之於心。宣之於言。惟在了事。衰病日深。氣索心灰。近患目疾尤劇。並讀書之功亦廢。何敢妄及時事。以炫其愚。耿耿愚忱。不自揆度。夙蒙中堂謬許爲知言。如古井波瀾。有攪其中。輒激而動。亦幸中堂維持啟道。垂鑒鄙言。採擇陳之。無任瞻跂。

復曾沅甫宮保

日前見申報。聆悉督師山海關之命。旁皇顧望。以爲所處有甚難者。蓋以義言之。君父之憂。臣子所不容避。如公至性耿耿。聞召則必赴。而以事言之。則此次用兵。全失機要。

理與勢二者。兩無可居。而以守山海關爲名。則視關外爲甌脫也。京師諸公。僥倖一戰。馳騁議論。以爲戲耳。頃由玉階中丞遞到賜書。並摺片各件。部署一切。詳審精密。具見老臣謀國之忠。而審時度勢。語皆徵寔。無一字虛假。知其練事之深。循誦書辭。溫厚謙抑。藹然有道之言。挹之而無窮。味之而彌深。公於軍務。高矣顯矣。臨望遠矣。非游夏所能贊辭。垂詢芻蕘。惟有悚惕。謹畧就目前洋務。貢其所知之一二。上備省覽。俄人於中國情勢。知之稔矣。一戰而獲利無窮。一日不戰。必不能定議。是以調集水陸各軍。幾於竭蹶爲之。往時天津會集各國之師。汽輪不踰十艘。今據申報。已至三四十艘。瑋春俄兵至者萬人。厚集其勢。以求一逞。而立言且以保全和好爲義。託之各國。求免崇地山之罪。反若出於恭順者。此所謂兵機也。中國不能辨。而藉助廷臣。譁之。辭謂可以虛聲懾之。徵兵轉餉。取辦臨時。有識者皆知憂之。而廷臣竟無一知者。曹劌之策。齊也。先問何以戰。而聞魯君察獄。以情之言。乃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於是而知左氏之知兵也。知兵必知學。悲哉。士大夫之無學也。嵩燾謹獻呈四策。無當公之高深也。而亦可備一說。往在倫敦。聞西洋構兵中國。皆先經畫遼河口。即所謂大孤港也。德使巴蘭德屢

請通商於此。據謂中國泊船第一海口。其外即旅順港。寔爲渤海之門戶。扼截南北要衝。一、二、大汽輪船據守有餘。嵩燾兩爲合肥相陳之。而不敢獻議據守。審知輪船兵力之不足也。應先期會商英法兩國。託以保護中國民商。先據此口。再聲明中國萬不樂與俄人構釁。不忍民商之受害也。如各國幸從。則中國隨同各國與俄人分據其要害。而使南北兩路海道。不至阻截。或有萬一之幸。此一說也。吉林、黑龍江、並設將軍。爲遼東藩蔽所屬。城皆關繫緊要。豈能不規畫防守。政府諸公不遑計也。試問俄兵至山海關。天下事尙堪問乎。應先與合肥相會奏。遼東國家根本重地。三姓、甯古塔、並吉林、外蔽。須先相度地勢輕重。所以籌防之策。與交兵後。或勝或負。應付之方。豫計其利病得失。明示機宜。俾知所以自處。免至臨事周章。貽誤日深。此又一說也。山海關誠爲京師門戶。然邊牆處處可毀而入。水陸之防又繁。奉天之籌及金州、廳、熊岳、蓋平是矣。而錦州之大小凌河及甯遠河。尤關形勝。自關以西。永平、天津、海口、鱗次。北塘一口。則庚申之變。英人所從取道也。竊度俄人大勢。必扼遼河以阻截。南北海道。而駐兵、彈、春、侵擾松花江。或至挫、衅、而後擾及各海口。蓋平、熊岳、良非今日要防。以逼近通商口岸。

與各國同其利害者。俄人不敢違也。嵩燾意謂宜多求通悉俄國語言文字及其情勢。近則求之天津上海。遠則求之哈克圖庫倫。仍須兼通漢文者。俄兵所至。必遣使詰其來意。兼備相機轉圜之用。此一說也。節次與西洋定立條約。皆一交兵即增加數倍。元氣因之大傷。謂更涉四十餘年。當知所鑒戒矣。政府諸公亦多能辨之。徒劫於紛囂之議論。張皇四顧。變而加厲。嵩燾所以獨排羣議而不顧者。非能勇也。生平讀書觀理頗能窺知三代政教源流本末。漢唐以後規模局勢得失。安在所以終能自立者。安在下視南宋以下諸賢之議論。猶蚊蚋之集於汙渠。不屑較量也。是以屢次上言洋務。咸以了事爲義。不敢以生釁搆兵爲名。公與合肥伯相。元功宿將。爲時柱石。與袞袞諸公。無事鬻爭。有警則捲席而逃者。所處不同。不與俄人相接。則亦非力所及也。或竟與對壘。當延致各國領事。明與之約。決不交兵。崇地山所定條約。斟酌可與者。毅然與之。以一身爲天下任謗。而所保全絕大。天下萬世之聲名。任諸悠悠者取之。無足措意。此又一說也。此四說皆人所不敢言。而顧言之無忌者。蹇蹇老臣常有取於張江陵之言。願身化爲藁薦。任人溲溺。其上終教人。憑以安寢而已。抑嵩燾尤有慮者。近年竭天下全

力以供左軍。俄釁一開。四處徵調。左軍餉源遂斷。而合肥、伯相一軍。取給江、南、釐、餉。既交兵。各國必停互市。釐餉亦缺。鮑軍無指定之餉。一意向前。不顧後慮。新募市井游民。無復紀律。尤懼無以善其後。此次回家。所見風俗人心。已成江河日下之勢。十餘年醜釀功效。乃見於今日。吏治罷敝。盜賊橫行。士民犯上無等。官吏一切縱之。專意苛害良民。玉帥稍求整飭。而積習已深。不能驟變也。稍有知者。羣懷憂亂之心。卽各省大勢。亦皆略同。公試念今時事局。可更開邊釁乎。無故遣使往議。而遽憤然以兵相臨。自處已屬無名。頃見鈔傳劄剛電報云。俄國外部言。據萬國公法。條約儘容改訂。而遽重罪使臣。增兵設防。寔所未聞。不能不懷憾。嵩燾春間一疏。已前陳之。其時俄船尙無至者。急發電報往諭。猶可遏其狡謀。而苦爲政府所格。不特此也。往在倫敦。函訴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當共一公使。誠令李、丹、崖出使俄國。何至有此辱。亦使劉、錫、鴻之凶悖。譯署稍能裁之以正。不過相假借。嵩燾老病餘生。捐棄海外。亦不至乞歸。使俄一役。劄剛則任之有餘。凡此皆關俄事機要。無知辨者矣。京師極口詬訾崇地山。所言良是。劄剛則竟謂無錯處。彼誠能知其甘苦。然竟謂崇地山無過則不可也。在西洋兩年。每因事詣外。

部。具一公牘。繙譯動踰數日。仍須由所識英人斟酌。訂其譌缺。所議事必先與繙譯反復申論。使其領悟。猶時有誤傳者。崇地山之精細。自不能及鄙人。俄人據伊犁後。歲常遣十餘輩。探道里形勢。筆之於書。舉國傳誦之。婦人孺子皆能言其山川險要。地山茫然未有知也。俄人又蓄意甚堅。持論甚強。以地山輩當之。其氣先折。其言亦餒。取辱固宜。竊度今時。能不爲崇地山者。劄剛及李丹崖外。尙無其人。陳儷秋與西班牙在京師定立古巴條約。已爲洋人所笑。出洋年餘。尙未能一赴西班牙都城。何子莪出使日本。坐使其廢滅琉球。兩君名知洋務。而剛柔輕重。一失其理。遂至辱國。皆與地山爲類。今亦無能辨此者。地山貿焉任之。士大夫貿焉譏之。其謬同也。必欲追究其由來。則左相之宜任咎也決矣。收還伊犁。與從前繳還定海。繳還寧波。及廣東省城。情形絕異。彼所據一城。與其國土懸絕不相屬。一繳還而無餘事矣。伊犁直西一路。北徑塔爾巴哈臺。南極天山。約長千五百里。而距所設屯卡約五百里。哈薩克布魯特屬部轄地。又約數百里。今皆併入於俄。是此千五百里分界之地。畫疆定壤。頭緒紛煩。非左相無能任者。俄人在京師。但以給還兵費爲言。所持獨此而已。並不能他有所求。左相旣欲取還伊、

犁、以爲功。又不樂居贖取之名。乃以諉之朝廷。而不復考求情勢之當否。事理之順逆。方且侈然主戰。用其驕溢之氣。鼓動一時。議論以攘取天下之大名。朝廷亦遂深恃之。以爲砥柱。西土有餘也。竊慮俄兵一動。喀什噶爾三面當兵。左軍已不能支。遑論其他。一念務名之私。貽害天下國家。泰然不以爲悔。以是爲忠。吾決不取。言者集矢合肥伯相。而歌誦左相弗衰。歷代史冊。毀譽失寔者多矣。能辨知其是非得失。尤難其人。無古今一也。周子之言幾微矣。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也。洩事之初。有審幾之明。及事變之歧出。又有赴幾之智。一得其幾。而萬險胥平。一失其幾。叢脛百出。咫尺皆荆棘也。天下萬事。盡然。西洋相逼。日深不容稍。有虛假。是以爲禍。尤烈。易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往嘗讀易而疑之。幾者動之微。不諂與瀆。奚以云知幾也。及今閱歷世故。而後知聖人立言之精也。就上交言之。莫尊於朝廷。就下交言之。莫遠於海外。惟無諂與瀆。而後曠觀極覽。超然富貴聲名之外。而深究其機宜。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幾者。無他。知此而已矣。王荆公用兵西夏。伊川言之痛切。至謂今日卽取人一城一國。有何功名。蓋當北宋盛時。竭韓范之力。猶不足取勝西夏一隅。兵力之敝。乏久矣。伊

川不忍直言。惟務息事安民。而以無端動兵爲大戒。此所謂知幾也。西洋遼遠。本無窮兵之心。而因事求利。日構日深。幹旋之機。允宜夙豫。視公與合肥相審量出之而已。嵩燾老病頹唐。眷念時事。私憂竊歎。未嘗稍釋。因書一竭其愚忱。亦以發明中外相接事宜。其理不能越此。至於此身艱難屈抑。浩然有以自得。求勿疑其有所怨鬱也。

致李伯相

二月遞呈一緘。諒蒙鈞鑒。前聞有督辦滇粵三省軍務之命。知越南事必益棘。而不能測其詳。申報屢及法兵調發情形。似挾全力注之。蓋越南在其掌握久矣。西法凡用兵交涉各國利病。必先期定議。或相助或否。權度其宜。無敢擅發。其利病專屬一國。諸國不得與聞。越南交涉。專在中國。而始終未一考求萬國公法。以籌自處之方。凡駐紮各國公使。以通好而已。有小議論。例得參決。至所關大故。必遣專使議之。不以煩公使。蓋所議有成與否。從違去就之機。取決一時。不使公使爲其難。所以全交也。嵩燾於日本及法夷。皆請遣使往議。蓋亦西法然也。法人之欲通商雲南。蓄意已深。而謀開通越南之東京。以取捷徑。其意又不欲明言藉事生端。以與越南構釁。越南不達其本旨。貿然



應之。其告急。中國之辭。法人能探其詳。中國又無以應也。法人自度其力足以兼併越南。而無後患。先收其東京。開鐵路。以逼雲南。不待交兵。會議而通商之局已成。法人籌之熟矣。往時西人滋擾中國。用兵不滿萬人。其侵據越南西貢。纔及千人。而聞此次調兵萬五千人之多。非但規取東京而已。從富良江而西。以至保勝。爲越南一巨鎮。久爲劉永福所據。皆將襲而有之。以收其利。而留爲屯防之兵。以與中國相持。至是而中國之大患乃成。嵩燾十餘年來。干冒衆人議論。以求處置西人之方。誠知二十年后。必有承其累者。及早爲之。或可豫消其萌。而殺其勢。以彼上下一心。揣摩天下大勢。而覷其利。誠無意於中國土地。而因利乘便。或更激而成之。以恣其毒。亦人人意中所共窺及者也。竊以爲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彼其意在通商。即以通商應之。暫緩越南之議。先與駐京公使明言通商章程。使電報本國。仍由朝廷遣專使巴黎。定雲南通商之局。而由中堂發使西貢。調停解說。平越法之爭。事經數變。而所慮愈難。及今與議方之去秋。疏陳時其難不啻百倍。然與其徵兵轉餉。以從危曷若豫探其情。而發其覆。以理持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故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又曰知己知彼。法人

之意在通商。而我必迫之使出於戰。是無算也。彼發兵萬五千人。軍伍器械。備具於平日。而用兵之費。動至數百千萬。取給不窮。今欲悉索。餉。賦。召募。無業。游食之民。以與相持。是不知彼也。用兵三十餘年。聚而爲勇。散而爲盜。蔓延天下。隱患方深。重以水旱頻仍。吏治偷敝。盜賊滿野。民不聊生。而於是時急開邊釁。募勇以資防堵。曠日踰時。而耗敝不可支矣。幸而得解。旋募而旋散之。所募之勇。游蕩無所歸。乘飢困之民以逞。是導亂也。其弊又坐不知己。其精微者不敢言。略言其粗者。則亦岌岌無自立之勢矣。中堂國家柱石。受命不辭。義之正也。然其職在主戰。責成疆吏有餘。奈何以一將之任。使奔走萬里之外。一以兵戎相見。一切議論。舉無可施。西法爲將者。任戰而已。進退機宜。主之國家。權衡緩急。輕重。以顧全大局。主之公使。竊窺法人之意。未必遽犯雲南。中堂擁此數萬之衆。安所施其力。而用其謀。兼滇粵三省情形。迥不相同。雲南通商。蒙自。去歲正月。已見文報。是其心意久注。所必爭者。粵西土薄民浮。西洋固不措意。至於粵東沿海通商。即與諸國會議。准其封口。亦決不至率爾相侵。沉甫宮保宿將知兵。留意民生國計。於洋務尤能觀其深。自議海防經年。絕未一鋪張入告。嵩燾以是服其量。而聞諸

人言樞府以滇督擢甲厲兵而粵督處之泰然。數有訾議。是以屬中堂以專征之任。又述京師議論。所以屬之中堂。仍以議和。非求戰也。其意若以爲中堂專主和者。天下大事壞敗。決裂皆坐無識。誠不意辦理洋務五十年。士大夫所見終止於是可慨也。要知天下大計。豈能聽諸無識之一二人顛倒迷惑。而不一疏理其節目。條議其得失。耶。務定諸任。事之初以求無悔。於後審量樞府之意。非必樂出於戰。正坐南宋以來以戰爲名。高有所蔽。而不悟耳。伏乞中堂定計於事先。無蒞其敝。而始求補救之術。以滇事任之滇督。檄粵兵且無出關。專務保疆自固。揭法人之隱。正名通商。先爲朝廷解其惑。函告法國公使。俾相就會議。達觀昭曠之外。坦然以誠相喻。外間知洋務者。稍優於京師。皆知以戰爲不宜。較南宋時議論固稍異矣。正不必樞府主戰者之果爲名高也。然聞雲南又有戕斃教主之案。高陽必援引岑公爲取快一時之計。則亦終無如何矣。故曰天也。人力且安施哉。嵩燾屢懷欲陳。而計中堂所見。寔已知其深。無待鄙言之亦祇以爲罪。洎旬踰月。終不能自默。寔以所憂者大。故言之愈切。惟有惶悚。

致李傅相

去臘二十六日接奉鈞緘。知前兩緘並蒙賜鑒。所以屢瀆尊嚴。誠知中堂所處之難。而羣言淆亂。終恃中堂一語折衷。區區愚忱。深望排羣議而障狂瀾。使天下蒙其幃蔭。利賴無窮。繼見申報。僂計法兵調至越南二萬餘人。彼其所費侈矣。未易與平議也。自是不敢復有言。往在京師。陳說恭邸。洋患至今日。無可補救。急求應付之方。可以尊國體。安邊圉。爲中國之利。其大要在知所務而已。是故與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誦。可以情遣。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竊論中國之大患二。一曰寇亂。一曰水旱災荒。自粵逆蕩平。水陸防兵。氣勢完固。應變有餘。則無憂盜賊之竊發也。威毅曾公倡賑山西。天下響應。救災卹鄰之義。遠及西洋。轉輸絡繹。去歲直東水災。相承爲例。互相扶持。則無憂水旱之頻仍也。今時所患。獨在西洋。而西洋行事。其發謀常在數年。數十年前。而後乘釁以求。逞猶不遽言兵也。挾其所爭之勢。曲折比附。以爲名。常使其氣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欲。是以先事有豫籌之略。臨變有必審之幾。以彼之強。每一用兵。遲回審顧。久而後發。則知其志之猶有所懾。而名足與相維也。故可以理喻也。漢書西域傳。稱其利賈市。爭分銖。商賈車船行旁國。歷今二千餘年。諸國疆域日廓。兵力日強。而一

以買市爲利。未嘗稱亂。中國自唐防邊之費。惟收西域胡商之稅。以供四鎮。至宋迄明。因有市舶司之設。中國亦歲收其利。互市之久。遂以廣開口岸。聲息畢通。頃數十年。汽輪車船。奪天地造化之奇。橫行江海。無與爲敵。而究其意之所極。買市爲利而已。其陰謀。廣慮。囊括四海。而其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機。而利導之。即禍有所止。而所得之奇巧。轉而爲我用。故可以情遣也。嵩燾寔見辦理洋務。無可開釁之理。國勢之盈詘。兵力之強弱。非所論也。但無洋禍。寇亂飢荒。皆不足懼。一有西洋之釁。則此二者之憂。乃倍於平時。兵竭於外。財殫於中。未有能善其後者。其中苛索。兵費。以求通商。仍不越初議。而國體所傷。寔多相持過久。則必有失地之虞。凡此事理之顯見。苦言者不能知耳。近有二事。稍心通其意。當爲中堂一陳之。見劄剛上。總署書力詆。李丹崖之言。讓出北甯。興化。二城。其持議甚正。丹崖於此。誠未瞭然。然法人何以爲此言。假令中國竟允其請。法人將遂捲甲以退乎。抑更端以求逞乎。其必求開通。蒙自決矣。是徒自爲反覆也。蓋法人之心。逆知中國之必不能見允。而姑試言之。以觀其釁。劄剛與丹崖皆在其玩弄計數之中。未易以得失論也。上海英領事上言江督。請代守舟山。恪靖置不答。或曰。此英

人之詭謀。不荅宜也。或曰。此意在保護商民。中國又與國也。西法有相代守之義。不荅非宜。然中國外海三島。以瓊州台灣爲最要。舟山距法兵甚遠。英人何爲慮及之。彼其意。蓋曰。滇粵之兵。相持久。瓊州孤懸海外。法人將謀襲奪之。日本蓄志臺灣久矣。亦必乘勢以動。用以相警覺云爾。使二國而果出此。英人亦將挾有舟山以爭勝。凡彼之言。皆通籌熟計。以豫爲之程者也。與洋人相處。無推誠之心。則扞格必多。無審幾之明。則迷惑滋甚。此不必其意之果然。然能知此。乃得所以相處之義。劫剛又上中堂書。發八難。以推明主戰之說。其言足以歆動今時士大夫。而於中外情勢。蓋全失之。今不暇究論其他。其云法人議論參差。怠於持久。反復申說。所言皆是也。法人君黨凡三。民黨亦三。議論視他國尤繁。然至於用兵。先由議院定議。盡一國之臣民。皆無異言。而後籌定兵費。以爲調兵之數。或增調。或曠日遲久。則又再籌。申報所載始籌八百萬法郎。繼又籌二千萬法郎。皆國人公定之。無所謂參差也。且凡所言。絜短量長。皆以勢論。其視今日固優於道光盛時。今之將帥。果優於楊果勇僧忠武乎。劫剛侈然言之。一二主兵者。亦泰然任之。斯亦足以廉頑立懦矣。然而洋務之興。且五十年。其情之所由起。與其力。

之。所。終。極。一。斷。以。理。而。折。衝。有。餘。奚。以。勢。論。哉。劫。剛。意。在。規。合。時。人。之。論。以。求。一。日。之。名。耳。出。使。通。好。於。職。司。不。當。主。戰。而。其。言。如。此。南。洋。同。主。洋。務。其。立。異。又。如。此。於。是。中。堂。之。心。乃。愈。隱。而。所。處。亦。愈。窮。矣。然。劫。剛。亦。有。懇。切。之。言。而。樞。府。不。能。辨。見。其。電。報。類。編。去。歲。四。月。電。寄。總。署。言。自。前。歲。四。月。陳。辦。公。牘。無。一。復。者。燕。會。諸。公。使。亦。不。知。會。其。意。以。爲。諸。所。議。論。出。自。公。使。之。意。非。朝。廷。本。旨。而。峻。拒。之。請。另。遣。使。與。議。此。則。法。人。初。發。議。時。所。必。應。調。處。者。萬。國。公。法。發。明。其。義。甚。詳。所。爭。中。朝。屬。國。彼。猶。專。使。就。中。國。辨。議。而。漠。不。爲。應。即。此。已。足。激。成。其。怒。西。洋。相。交。有。春。秋。列。國。之。風。使。命。所。繫。尤。重。國。家。一。切。簡。視。之。苟。取。應。付。而。已。此。所。以。失。也。自。有。洋。務。以。來。士。大。夫。高。視。闊。論。以。考。求。洋。情。爲。恥。見。有。知。洋。務。者。又。虛。爲。之。名。曰。此。足。應。時。須。矣。陽。譽。之。而。心。益。薄。視。之。然。就。嵩。燾。所。見。名。爲。知。洋。務。者。粗。知。其。情。勢。而。已。無。通。知。其。本。末。者。由。三。代。遞。推。至。秦。漢。以。下。利。病。奚。若。所。以。爲。異。同。奚。若。經。史。傳。記。之。言。具。在。觀。其。會。通。以。辨。其。得。失。而。後。知。二。漢。承。三。代。以。後。之。規。模。一。變。唐。宋。規。模。又。一。變。元。明。以。來。規。模。又。一。變。而。外。人。所。以。憑。陵。中。國。局。勢。亦。變。而。日。奇。嵩。燾。請。爲。之。說。曰。夷。狄。之。民。與。吾。民。同。也。趨。利。趨。害。同。喜。諛。惡。

直。同。舍。逆。取。順。同。求。達。其。志。而。不。樂。阻。遏。其。氣。同。賢。者。以。理。折。衷。可。以。利。之。順。之。亦。未。嘗。不。可。直。言。之。因。而。阻。遏。之。取。足。於。理。強。者。亦。可。使。退。聽。吾。民。之。於。官。吏。父。兄。也。即。有。屈。抑。忍。受。而。已。不。能。忍。受。謂。之。亂。民。夷。狄。弱。者。奴。隸。也。鞭。之。撻。之。可。也。強。者。義。視。友。朋。但。能。以。理。相。處。一。有。藐。屈。憤。然。而。起。禍。福。榮。辱。立。見。是。故。洋。務。者。治。國。平。天。下。之。一。端。也。其。所。以。爲。用。各。異。而。其。用。同。能。教。化。整。齊。其。民。以。控。御。夷。狄。固。沛。然。有。餘。矣。嵩。燾。非。能。知。洋。務。者。獨。知。其。理。耳。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蒙。自。誠。使。用。兵。而。遂。止。其。通。商。爲。之。可。也。用。兵。而。耗。敵。國。家。多。償。兵。費。終。以。通。商。爲。何。也。哉。此。非。勢。也。理。也。抑。使。用。兵。而。能。保。全。越。南。爲。之。可。也。用。兵。以。速。其。亡。有。可。持。之。議。論。而。不。肯。宣。也。有。可。乘。之。事。機。而。不。能。赴。也。貿。然。搆。釁。以。爲。名。高。而。不。復。顧。其。後。何。爲。也。哉。此。非。勢。也。亦。理。也。嵩。燾。所。以。謂。無。可。開。釁。之。理。是。也。尤。以。謂。今。日。之。大。患。不。在。西。洋。而。在。募。勇。之。太。多。彼。其。注。意。在。雲。南。嚴。雲。南。邊。防。以。粵。西。輔。之。而。調。集。水。陸。之。師。扼。守。瓊。州。以。防。意。外。之。變。此。所。不。可。緩。者。耗。敵。財。力。以。窮。海。防。適。足。資。洋。人。之。一。矚。聞。鄂。督。急。治。江。防。增。修。礮。台。爲。戲。而。已。矣。如。信。以。爲。宜。防。非。獨。不。明。洋。情。也。亦。未。達。兵。畧。知。其。無。益。而。用。以。相。塗。飾。亦。豈。大。臣。



之用心哉。鹽法至今日。壞亂極矣。增引愈多。私銷愈充。官鹽愈滯。於此增加鹽價。以事江防。又兩敵之術也。是未用兵而民商先困。兩年以來。富商大賈。傾毀無餘。利害之及民者如此。即國家可知。苦言者皆不能知耳。至今越南大局全壞。人心亦漸知悔禍矣。急以此時。歛兵滇境。發使詰問。傾覆越南之意。滇督任之。埃相往復而後。上聞。專使議之。幸不終出於戰。然非滇督所能任也。要其義固不越此。嵩燾堅持此義三十餘年。無有掩飾瞻顧。所言本末。皆得之讀書觀理。與今之談洋務者異也。罵譏笑侮。一切聽之。惟中堂爲能垂諒。竊獨以爲洋務當通籌全局。非可枝枝節節。苟倖目前。即有勝負。不足爲憂喜。用敢竭盡其底蘊言之。但能知此亦足息羣言之囂。而不至貽事後之悔矣。再致李傅相

前遞呈一緘。暢論洋務本末。計當上達鈞鑒。頃龐省三中丞宣述尊旨。以洋患日棘。命嵩燾以所知備陳方略。承命惶悚。如嵩燾之愚直。無所知曉。何足以上塞明問。晉臣卞壺之言。諸公高語宏通。而壺專執鄙吝。今中外諸公。力張撻伐之威。銷沮惶懼。嵩燾一人而已。宜爲時論所不容。中堂獨有意乎其言。俯賜垂問。謹彙次前後情事。期解一時

之紛。而不必遂見施行。略相發明。以備一義。去臘奉鈞諭。桑台既失。議撤北甯之防。於體勢全失。此不可之甚者。然用中國之兵。以守北甯。果何以善其後。均之失體也。宜擇其輕者。就之。求所以自處。謂當斂兵。滇粵邊境。固守疆圉。無勤遠略。詣商潘琴軒中丞。並錄呈寄復彭雪芹宮保。李次青。二書。專言粵防者。互證其得失。琴軒中丞以爲將來歸宿應如此。此時非所宜言。會見申報。法兵調至者二萬餘人。度其所費已多。尤未易置議也。遂亦不敢復有言。迨及北甯失守。粵軍全潰。遠近惶然。鈞諭慮其乘勝苛索兵費。此豈待深計哉。極法人兵力之所及。徵求兵費。擇地通商而已。急與料處。賠費必多。不及此時。爲之。將恐有失地之憂。而賠費彌甚。嵩燾前書陳論其要。略謂當斂兵保境。發使詰問法酉。所以傾毀越南之意。中朝使臣在法都。極力幹旋。未蒙宣示本旨。今當一與核議。以全兩國大局。俟相往復而後上聞。簡派專使議之。軍事百變。緩急輕重。相距懸絕。而遣使與議。始終止此一義。至於今日而索賠兵費決矣。然自我發之。猶可據理以相爭。其氣或可稍殺。自彼發之。則一言出而已。無可改移。使滇督能明此義。力與維持。尙足稍存國體。於既毀之後。而固知其不能也。朝廷一取虛憍之氣。以與經營洋。

務不務。揀求人才。辦理洋務。五十年。誠不宜有此。往與左相書。辨其一勞永逸之說。以爲值水旱頻仍。民窮財竭之時。而倡爲此論。以急開邊釁。歆動朝廷。西洋積強。已數百年。而慎言戰。釁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每一用兵。或數年。或十數年。必分勝負。乃已。故可以理折。而不可以力爭也。御之得其道。足與共享其逸。一勞則恐永不能逸。左相老臣。在軍借用洋款。千餘萬。辦設船局及機器。糜之洋人者。亦數百萬。於洋務爲最習。而有此言。非其智之不足也。趨時之念。勝也。謗謗老臣。但知據理爲言而已。不知有趨時也。其戒左相。位高望崇。爲國柱石。總攬天下全局。與言官不當事。任有別。則亦懇切之至矣。惟其知之明。是以憂之深。而言之切。耿耿私憂。尤以爲此次與法人構釁。各國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各國以中國挫衄爲快。又見中國兵力如此。國體全失。各國環伺。生心所憂。方大。而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勇太多。糜費太劇。耗竭已窮之財力。以供喜事邀功者一言之快。自營辦海防。西商提取存款。名都巨賈。傾毀無餘。東南困敝尤甚。吏治不修。盜賊滿野。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夙昔在官。議論以爲二十年後。必有洋禍。幸及中堂元功。碩德主持。大計猶足息人言之囂。深憂此後邊釁一開。禍必。

烈於往昔。誠不意當。中堂之身。而使衰病餘生。料及二十年後者。竟親見之。濫居總署數月。而知洋務決不宜與聞。誠憂所處之難也。伏處窮荒。每一念及時事。發憤太息。四顧茫然。荷承中堂下問。聊一發其所懷。無任悚息。

寄李傅相

海軍之設。恪靖發其端。李次青寔助成之。觀其立言之旨。徒欲見威於敵。魏相所謂驕兵也。竊以爲北南兩洋兼綜防務。控制有餘。而凡沿海要害之地。有形勢所必爭。有一時憤怒所專及。其必爭者。固將度其力可以求逞。而乘我之敝。以便利爭之。非其時亦必不敢輕發。其專及者。因釁構難。無有常主。大抵西洋負強爭勝。懷樂戰之心。而用兵具有節度。非若前明倭寇。豕突狼奔。宜備爲之防也。且中國情形。與西洋大異。西洋民氣定而用法簡。久練愈精。中國用兵。用其剽悍。方新之氣而已。設防於不相應之敵。耀兵於無可用武之時。徒爲戲耳。恪靖所謂重臣。誰能當之。北南兩洋居其位而任其責。威望誠無及者。將假重臣之名。去官守而領一軍。則益無所憑恃。樞廷定議爲居中馭外之計。簡調多員。以寔京師。又諸一二求富貴者。蒙蔽阿比爲之。並與原議乖異。甚爲

我國家惜此經費也。至於裁兵之說。凡有識者莫不謂然。然自江浙亂後。兵藉已無存。然且不能多裁。二十年來。有爲以勇補兵之說者。有爲加餉練兵之說者。議論紛紛。各格不行。其行者。成效亦略可觀矣。近乃爲汰勇用兵之說。爲省現軍之餉。以厚旗兵之說。其終兵勇並議裁減。以今時勢論之。殆速亂之術也。國家設兵。以衛民而已。往時長江盜賊充斥。自剗立水師。小河支港。所在戒嚴。長江劫案反少。日頃沿海散歸之勇。遊集爲患。近省城鄉劫案四出。視若固然。江行必有師船駐紮。乃敢停泊。曾文正初設水師之意。在防洋船得入。洋船不能敵也。而用以緝盜。以保長江之險。使寇亂不敢生。東南大勢。恃以無恐。爲功甚大。恪靖議裁兵而不敢議。及長江水師。彼誠知之稔也。次青並請長江盡改輪船。豈謂此數輪船者。遂可抵拒洋人耶。洋船並無擾及長江之時。而先委棄數千里之地。以聽盜賊出沒。儒生一隅之見。妄議更張。貽誤國家。蒙尤惜之。陸放翁記青城山上有道人。年九十。自稱病暗。見人笑而不言。一日見之。丈人觀道院。忽自言養生之術云。爲天下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放翁大喜。就

而叩之。又自承暗不能言矣。彼其所見。寔遠出南宋諸君子之上。庶幾知本者。宜其不樂有言也。富強者。秦漢以來所稱太平之盛軌也。行之固有本矣。漸而積之。固有基矣。振厲朝綱。勤求吏治。其本也。和輯人民。需以歲月。汲汲求得。賢人用之。其基也。未聞處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強者。嚴北洋之防。以拱衛神京。中堂之事也。以次增置兵艦。廣求人才。以應天下之變。亦自裕如。而多爲之名。分其權勢。又設海軍。署京師。以遙制之。徒資紛擾。終無裨益。其甚可憂者。以節餉爲名。盡取天下額兵。與其留防之勇。一律裁減。使相與斂手。以趨寒餓。歷朝盛時所不能行。而行之。今日人心岌岌。然且曰。將以是求富強也。自古至今。未之或聞。蹇蹇老臣。旁皇四顧。私憂竊歎。欲遂伏闕痛切陳之。天高路遠。衰病餘生。無由自達。欲乞中堂急先保全。長江水師。爲東南留一線之生機。其有餘力。能造輪船。爲之可也。必先毀棄數十年之成效。營求茫無蹤影之富強。以爲名高。此不可之甚者也。程子云。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竊觀今之言事者。皆不明理。不識體者也。蓋亦人才衰敝之徵。萬不能不及此時一圖補救耳。

致彭宮保

臘月二十五日。接奉冬月二十八日賜書。籌畫精詳。神謀獨運。而其憂深思遠。力求寔濟。尤徵平昔蘊蓄之闕深。非復今人所能庶幾。然嵩燾獨有深憂者。法人滋擾越南。以求通商濱境。當事不務探求其情。以理開諭之。貿焉與之構兵。而於地勢軍情又多不能考究。不獨急沿海之防。且更督及江防。聞鄂省亦議建築礮臺。徒成霸上之兒戲而已。以勢度之。雲南邊境。必不能免侵擾。其餘各省海防。皆爲虛設。獨瓊州一島。孤懸海外。極可危懼。爲其徑一面數百里。與越南僅隔一海。港。法人輪船出入安陽口。東距儋州。隔海相望。其南由昌化感恩以達崖州。竝界越南。南定既爲法人所踞。自神符海口以。北輪船肆行無阻。粵東無一輪船之可恃。孤守瓊州海口。其勢已難持久。又况兵力分守各海口。尙虞不給。法人踞有越南。必謀及瓊州。以爲輔車相依之勢。粵東邊事乃大壞。嵩燾以爲方今要務。在嚴守瓊州。宜急咨北洋大臣。添派鉄甲兵船防護。而厚集兵力以應之。尊示據探報。宜秦之役。有日本兵數千人。疑所傳之非寔。嵩燾於此尤懷深懼。盖日本蓄意台灣久矣。與法人合謀。資之兵力。心知法人踞有越南。與中國相持。其患必及瓊州。於時日本亦必乘法人之求逞。經營台灣。去臘英領事照會江督。請以

兵助守舟山。恪靖置不答。英人之心。猶日本之心也。恪靖於洋務。全不一考求。應付之方。似此關鍵。所爭非細。麾下居省調度。各海口均有責成。似以瓊州爲尤急。而其地瘴氣爲人所畏。儋耳以南。瘴氣更甚。萬非老年所堪。惟宜遣將命師。未宜自恃忠勇。親臨前敵。虎門礮台向稱天險。既經用兵。增礮設防。勢不容緩。然香港數十里港路。兩岸皆屬英人。英人不與合謀。法人必不能越香港以犯虎門。似虎門以內之重重設防。尙可從緩。值民窮財乏之時。開此釁端。本謂非宜。滇粵三省。增加新募之勇。各數十營。沿海皆奉旨設防。乃至內江增築礮臺。上及鄂省之田家鎮。竊疑樞府諸公。非獨不知洋情也。寔亦未覩行軍之要。略嵩薰區區日夜憂懼。揣度洋禍。必及滇境。若更有牴牾瓊州。台。灣。定。海。必。承。其。害。各。國。環。起。相。陵。且。至。無。以。自。立。尤。以。爲。內。地。切。近。之。患。不。在。洋。人。而。在。招。勇。之。太。多。誠。憂。餉。項。之。無。從。取。給。也。法。人。尙。在。遲。回。能。稍。委。曲。以。求。紓。近。禍。猶。可。稍。養。滇。南。之。威。導。使。通。商。以。饜。其。欲。竊。論。洋。患。已。成。聖。人。生。於。今。日。亦。無。能。攘。而。去。之。其。機。要。全。在。應。付。之。當。否。誠。得。其。要。可。保。數。百。年。無。事。否。則。其。禍。亦。立。見。辦。理。洋。務。五。十。年。僅。見。前。歲。用。兵。朝。鮮。最。得。機。要。餘。皆。失。之。以。爲。振。帥。必。能。深。明。此。義。而。於。法。人。



之。擾。越。南。迷。亂。已。甚。鄙。心。尤。用。茫。然。默。察。樞。府。之。心。必。不。肯。遣。使。一。與。平。議。既。蓄。意。求。決。一。戰。亦。必。考。求。洋。情。以。審。量。戰。事。之。始。終。非。可。憤。然。傾。天。下。以。圖。一。逞。也。嵩。燾。於。此。亦。有。數。說。一。曰。歛。兵。保。勝。以。固。滇。南。門。戶。以。法。夷。深。忌。劉。永。福。保。勝。爲。所。舊。據。之。地。藉。其。力。以。遮。遏。法。人。而。駐。重。兵。蒙。自。爲。與。議。通。商。善。後。之。計。一。曰。固。守。滇。粵。邊。界。鎮。南。保。勝。兩。關。以。北。皆。中。國。邊。境。所。應。設。防。慎。無。輕。言。出。關。即。粵。東。虎。門。亦。然。所。用。以。拒。敵。者。必。在。第。一。層。關。溢。也。一。曰。嚴。守。瓊。州。台。灣。以。防。意。外。之。變。西。洋。用。兵。不。輕。涉。險。劉。永。福。不。能。固。守。其。患。專。在。滇。南。劉。永。福。能。固。守。則。患。必。旁。及。此。亦。必。然。之。勢。一。曰。揀。練。精。兵。以。濟。寔。用。西。洋。侵。擾。中。國。凡。數。用。兵。其。終。皆。索。賠。兵。費。通。商。而。止。今。亦。猶。是。也。而。情。勢。則。遠。不。同。能。力。扼。邊。要。一。關。足。以。制。其。深。入。卽。自。守。有。餘。不。能。則。急。與。議。息。兵。是。以。虎。門。設。防。用。兵。貴。合。不。貴。分。若。枝。枝。節。節。爲。之。終。至。退。守。一。城。則。必。有。失。地。之。患。蓋。中。國。通。商。口。岸。已。無。可。再。增。而。乘。積。敝。之。餘。用。其。積。輕。之。勢。可。以。無。所。顧。忌。此。又。必。然。之。勢。也。孫。武。之。言。戰。也。曰。知。己。知。彼。所。謂。知。彼。者。知。其。國。勢。之。強。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勢。之。所。極。與。其。計。畫。之。所。從。出。而。後。可。以。總。攬。全。局。以。決。勝。負。之。機。韓。信。攻。趙。知。廣。武。

君之計用與不用。魏武知袁紹之不能襲許。又知劉表之不能襲鄴。則可謂知其深矣。知敵之深。乃益有餘地。以自處。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諸公。懵焉莫測其所由。先無以自處。主戰愈力。自處愈窮。一將之能。而偃然恃以爲安。一戰之勝。而嘎然據以爲喜。以當小敵。不足。況若西洋之氣。方盛而勢方強者乎。彼固無求傾中國之心。何爲激之使狂逞也。今時獨合肥伯相能知洋務。而以位高望重。不敢與樞府異同。遂爲議論所持。嵩燾自問讀書觀理。稍能窺知三代聖人控制夷狄之大用。伏處田野。無所顧畏。於此屢具疏言之。亦以直陳之麾下。幸冀有所採納。不敢自外。誠無任惶悚激切之至。

## 復李傅相

領奉十月十四日鈞諭。所以訓誨而開啓之者。甚至。經偉光華。全局在心。所言皆中。窾要。抑嵩燾區區之意。尙有應須發明者。河決鄭州。不東趨歸。陳而南出。汝潁足徵。祥符。蘭儀之交。屢經河決。地勢增高。然以較之河身。高下之勢。又迥別。賈魯河。近接中牟。尉氏。可以引河使東行。蒙澤以下。河道距蘭儀。遠至百餘里。申報言自決口東望。盡成山阜。是開濬舊河。工費寔爲增劇。賈魯所以別開一河。正惟地勢稍下。易於引流也。歷古

治河。或役民夫。或調旁郡軍校。原可參用。而尤莫便於今之勇營。蓋隊伍相連。則人數有準。哨弁相習。則董率有程。而又無徵發之煩。資遣之費。因其月餉。量給米鹽之需。工費可省數倍。近年湖南一應大工役。皆用營勇。費省而成功亦速。河工所以爲國家漏卮。直以塵涌。莫可端倪。易資侵牟。調用營勇。尤爲救弊之術。至嚴施諸善士積年捐賑。累數十百萬。畧無憑藉。所恃勤廉足資倚信而已。河勢南趨。江南必承其害。裏下河爲江南完善之區。財賦所匯。聞嚴施諸善士力任工役。可以分洩水勢。奮起助工。救菑紓難。宜有同心。使當鄭口初決之時。急切爲之。早一日有一日之效。及今則已遲矣。誠知濬河之工。糜費過甚。然黃河北決。且四十年。南北兩道。河身均已淤塞。水勢至無所歸。卽令泛溢入江。終須開通一河。引使歸海。此亦理勢之無可易者也。及今爲之。糜費一萬。有一萬之工。糜費百萬。有百萬之工。徒以堵塞決口爲義。所估六百萬之帑。金一擲。無餘。果何術以善其後。抑嵩燾之意。尤以今時辦事。如鑿牛。鉄。處處抵滯。事事虛誣。最服膺。濂溪。周子之言。幾一轉。而全局皆活。曾文正公之用兵。橫行絕迹。中堂承之以成中興之業。皆善用幾者也。河員積習濡染太深。河工捐例。開相與指發。河。

南。豫。蓄。其。攘。奪。之。勢。此。豈。足。與。整。理。者。但。幸。一。見。諭。旨。愷。惻。詳。明。通。籌。全。局。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獎。勸。而。振。興。之。即。機。勢。爲。之。一。轉。大。抵。積。重。者。難。反。禍。不。亟。時。不。迫。即。欲。反。無。由。禍。亟。時。迫。而。猶。踵。常。蹈。故。爲。之。斯。所。可。憂。者。大。矣。初。聞。河。決。奪。淮。南。趨。以。爲。河。南。之。患。爲。輕。江。南。之。患。爲。重。謂。朝。廷。當。先。飭。兩。洋。大。臣。東。豫。兩。撫。通。籌。會。議。而。樞。府。無。能。見。及。此。其。意。專。注。決。口。謂。幸。苟。且。成。一。日。之。功。自。漢。以。來。治。河。隨。其。流。徙。而。爲。隄。堡。潰。決。而。加。修。築。才。力。相。懸。功。效。畧。等。一。壑。決。口。而。無。餘。義。矣。是。以。禹。功。歷。千。年。至。戰。國。之。季。隄。防。興。言。治。河。者。但。能。爲。苟。且。賢。者。爲。之。足。保。數。十。百。年。無。潰。決。之。患。其。要。終。不。過。識。水。性。而。道。使。暢。行。準。之。禹。功。一。皆。苟。且。而。已。誠。令。苟。且。成。功。尙。復。何。求。今。自。銅。瓦。廂。決。後。黃。河。失。修。二。十。餘。年。恣。使。汎。濫。游。衍。欲。苟。且。邀。一。日。之。功。而。不。得。鈞。論。借。洋。款。延。西。士。要。言。不。煩。日。爲。友。人。言。河。患。遂。成。必。展。轉。丐。之。洋。人。以。求。疏。洩。推。盪。之。術。此。時。尙。不。敢。著。之。私。論。况。敢。昌。言。於。朝。乎。鄙。論。借。用。西。洋。機。器。即。隱。寓。此。義。今。方。治。海。防。修。戰。艦。謀。所。以。攘。斥。之。誰。與。任。此。者。西。人。目。笑。存。之。久。矣。苦。知。者。少。耳。無。已。惟。有。目。前。救。急。之。一。法。就。南。運。河。東。隄。各。壩。順。其。趨。下。之。勢。測。量。地。勢。窪。下。處。多。開。引。河。以。殺。

水勢而引洪澤湖之水。注之射陽湖。徑直入海。兩岸排椿。各爲遙隄。以資捍禦。勸民徙避。多爲餘地。聽其流衍。其害終歸裏下。河而固。當早爲之所。以求保全善地。即此辦法。非得外餉二三百萬。不足以集事。沅帥懇以是重朝廷之憂。不敢上請。中堂儻能一與籌畫乎。嵩燾則勢河務都無考覽。意有所迫。憚焉上陳。不自知其翮縷。

康熙中。命于清端公開下河海口以疏水。時靳文襄公爲河道總督。疏陳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引潮內侵。已而治下河竟無功。是下河不足以洩洪澤湖之水。況重之以河水乎。因中外持論。並以舊河故道已淤。淮水之出清口者。即開通碎石河。已難爲力。萬不能坐聽春來雨水之漫溢。僅能出此下策。頃聞洪湖加漲。迫不得已。仍開碎石河。不敢望能疏洩洪澤之水。然固勝於出下河也。然及入春桃汎。是否不至汎濫。固所不敢知矣。

致曾宮保

前承節麾北發。入覲京師。適以尊府有宜奉慰者。握筆躊躇。不敢陳達。旋奉鈞緘。則啟節已多日矣。忽聞揚州接奉諭旨。卽時返旆。相與疑訝。會見申報。河南鄭州河決。關繫

江淮大局。度必倚公營辦。十餘日來。僅見兩次蠲賑諭旨。不一及河事。心疑朝廷視等黃河北決。委山東數郡。聽其決蕩。則恐復有堯時懷山襄陵之患。徑思具疏陳論。頃復奉到諭示河決情形。並飭淮徐兩道。分疏支河。引漫水出揚莊。復黃河故道。具見蓋謀碩畫。規畫兩淮大勢。舍此更無他法。漢唐千餘年。黃河與濟相出入。河決不越山東之境。至宋而南趨。與淮合。歷元而遂。以全淮受河。而別引淮入洪澤湖。開清口以濟運。自是河決多在開封數百里間。漫地益廣。大勢亦日益南趨。誠憂南匯入江。將至不可施救。竊計此次河災之羨溢。治河之難。百倍往時。堵塞決口。逼河歸故道。其功專。今黃河故道已淤。所決之口。距故道絕遠。其決而北。汎濫直隸山東數百里。入大清河。日久漫口積淤。堵使北趨。正恐未易施功。當遂因其勢導使復故道。是堵口與疏濬故河。一役而兼有二者之工。又值國家艱難之日。經費從何取給。嵩燾所欲陳奏者三端。與宮保所籌。正相符合。而微有引申。凡治河決。先殺水勢。必多開支河。而淮南北皆鹽場地。僅雲梯關入海一道。可以引流。嵩燾以爲從下游道。淮入揚莊。不如從上游多開引河道。河復故道。此當循求賈魯河遺迹。引河出鄭州南。仍由蘭儀下游。歸舊黃河。其行河徑。

流不能遠出。買魯之故蹟。治法亦畧相等。黃河大工。煩費爲多。而事勢所逼。不能不審量全局。以希數十年之底定。此治河之正義也。自漢治河。嘗博求能知河者。詳考其利病。非能專望之在官者也。役夫堡民。或能知之。令更相推舉。湘淮各軍之在防者。發以治河。可得一二萬人。稍省工費。卽擇遣偏裨督工。河員故習。視隄工爲利藪。惟當以此汰治之。而會南北兩洋大臣董理節制。歷代治河。嘗發旁郡軍校爲之。動至十餘萬人。左文襄亦屢用所部營勇開濬河道。其明效也。此一義也。伏讀諭旨。兩次頒發帑金四十萬。賑濟災民。江南諸善士亦爭爲之。其用心至勤。然黃河之爲患。與他水旱絕異。爲其一瀉千里。惟所馳突。決口不塞。卽成災之區。一日百變。故當以河爲急。而招集被災之民。以工代賑。亦以此次疏濬舊黃河。開通引河。所在皆有工役。不比前時專力堵塞一口也。嚴佑之陳竹坪諸君。力大願宏。罕能及者。當並使助辦開河各工。令隨所在分別男婦工作賑濟。亦可收一舉兩得之效。此一義也。二者又治河之餘義也。嵩燾尤以爲比年水旱頻仍。民窮財殫。所在四民皆失其業。司農經國計者。惟務操切苛斂。知有度支一庫而已。不知其他。京師營造方煩。糜費百端。言事諸臣。亦務爲富強之說。潤飾

太平增水軍。復制錢。誣罔朝廷。倍增經費。而天亦即應之以奇變。淮水之壅。爲洪澤湖。原僅可資一時之利。決非經久之計。豈能復令黃流漫入。使當道光盛時。竭人力爲之。經費猶可營措也。今更非其時矣。嵩燾以爲宮保當至誠惻怛。宣示在事各官。誓心自勵。視漢武臨宣防故事。將軍以下。皆自負土填河。爲民請命。以荅天變。迂拙之論。知亦無當時宜耳。再重伯自金陵回。言黃流全注安徽淮潁以南。伯寅叔平兩尙書。疏請道河流出巢湖。及開灌口宣洩入江。意在稍紓水勢。使不至全力注淮揚。以免裡下河專承其害。河勢泛入安徽。淮潁各水。皆爲所奪。其南入淝水。亦勢所必至。所急應籌畫者。正在力遏其入江之勢。決無引而道之。使急入江之理。且亦不足阻使不入。洪澤湖。淮揚之難。終不能紓。五代周顯德中。畧唐淮南。謀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因鑿淮城西老鶴河以通其道。由鶴河出山陽瀆以入江。謂之灌口。蓋北神堰以障江入淮。是時黃河故道。猶爲淮水。故可引淮從鶴河出山陽瀆以通江。又意主濟帥。原不計水勢利害。今水道地勢。亦屢有變更。以大勢論之。引淮入江。未爲甚害也。引黃河挾淮以入江。則害不可勝言矣。邢溝一水。何以堪之。其害亦必先及裡下河。此尤不可之甚。



者也。西洋疏河機器。皆資水爲用。其無水處用何機器。未能考求。竊意此等當求西人之善治水者。一與計議。蘇爾士河到處有刮沙船。歲一周巡推沙入海。使黃河得此。亦可稍省堵築之力。西人長處在始煩費。而後一切便利省約。開河濬深。萬不能外機器。此亦今時工役之急應講求者也。

### 再致曾宮保

前呈一緘。論河工事宜。想蒙鈞鑒。竊意朝廷當明諭南北兩督。豫東兩撫。及河督。通籌全局。審量地勢高下。工役繁省。或仍道使北流。或引歸舊河故道。先定大計。而後可施堵築之功。河流漫溢。山東本無河道。積久加淤。河身高出平地。以丈計。決而南趨。就下之勢。遏塞已難。又並無故道之可復。是直激水而挽。使逆行深慮。頒發帑金二百萬。責成堵塞。決口萬無可以收功之理。若議道使北流。必先開一引河。而河流已漫。及淮。額山東引河。勢不能旦夕。歲功。遂恐漲入洪澤湖。江南北受害必劇。仍須從決口開一引河。引歸黃河故道。稍殺其入淮之勢。以今日大勢計之。非令南北分疏。一河竟無可以施治。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尤不易也。漢平當言考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

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其時賈讓三策。以蠲地與河爲上策。多穿漕渠分殺水怒爲中策。繕治故隄爲最下策。而亦不能爲疏濬河身之議。蓋自戰國趙魏及齊。瀕河自保。各爲障蔽。而隄防以興。禹時疏濬之功。全失。河身日益增高。隄防隨而加增。是以有激蕩遷徙之患。每徙一口。積久皆淤。即欲決開一河。工力苦無所施。歷代名臣多爲濬河之論。而亦終無有能行者。孟子謂水由地中行。黃河一水。積三千年。橫行地上。嵩燾前書尋求賈魯河遺蹟。以自漢治河。但有堵塞。獨賈魯之疏白茅。以通劉莊村。寔爲創舉。追論當日情形。與今事勢正同。其時河決白茅北行。賈魯陳二議。北塞決口。以制橫潰。其功省。疏塞並舉。挽河東行復故道。其功費甚大。丞相托克托躡其後議。因自北茅開通一河。行四百六十四里。至凹里入舊黃河。計四百六十餘里。中因舊水故道疏通之者十之九。別開一河相接引十之一。謂之生地。生地深約二丈餘。舊水故道不過數尺。生地有事於疏者也。舊河故道仍專用隄防而已。是時河決未久。故道猶可循也。據史所載。至正十一年四月開工。十一月工竣。其工僅七月耳。今河已南決。無力挽使北行。不急引其流。將使挾淮併江。以成滔天之患。殆難爲善後計也。故以事局論之。全局

注淮。無從挽救。則窮於勢。國家糜敝。民窮財殫。則困於力。天時人事之交相厄。極可危之局也。而以時勢論之。往時河決。苦於疏濬之力。無所施。今日河決。更苦於堵塞之功。無所用。大勢所迫。不能不先籌開決之方。而緩計堵塞之術。蓋用人力以疏河。非神禹莫能爲。而用機器以疏河。西洋能知水性者。皆能任之。其功費亦略相等。而其勢較順。爲功亦足以持久。伏乞宮保博訪西人之能者。一與計議。國家之力。萬不足以勝此。必藉民力以分任之。論者徒曰開捐而已。此用術以誘民財者也。非藉民力者也。江南善士嚴佑之。施少卿陳竹坪等七八人。力籌捐賑。十餘年不倦。爲能有堅識定力。不避艱阻。宮保以一紙書召之。與籌商大計。施一方之賑。能救活幾何。黃河之流徙。又非他水旱比也。今日注於此。越日又注而之他。流注無常所。則施賑之力。必有時而窮。宜較量地勢分段。以開引河。因即以工代賑。約給開工之費。而聽從募捐代賑。仍按照所捐之數。準依河工例給與獎叙。如此較之河工各員。必能迅速取效。其用費亦必稍有寔際。可以少助國家之急。而濟經費之窮。河勢以伏汎爲最劇。自今至明年五月。猶及賈魯治河之期。及今施工。下游用營勇。而於開封蘭儀一帶。開引河以歸舊河故道。即募被

災之民。以工代賑。勤日夜爲之。期使刻期底定。東南大局。庶可無虞。

致曾劄剛

連奉兩緘。詳論河事。想塵台覽。自度生平於河務茫如也。又非職司所屬。誠不宜越位遠憂。然於古今運會之所趨。事變之相因而成。與夫國家得失。病之數。頗謂能窺見其大要。竊覩近時行政處。抵窒事事。虛誣在事者。承迎觀望。仰窺朝廷意之所嚮。以求免過。無敢異同。鄭州決口之不能遽塞。人皆知之。而無能建言。疏濬以爲朝廷之意。在堵塞決口而已。經費又苦不給。恐言出而將任過。以大勢言之。河趨而南。直灌洪澤湖。寔成入江之勢。非急開通一河。使水有歸。無從道使入海。即決口亦必不能堵塞。縱令泛濫入江。終須引使別流歸海。及今爲之。幸而有成。使河身有所歸。爲功甚大。不幸而至泛濫。終須竭數年之力爲之。非能徒以堵塞決口爲義。虛糜國帑。一擲無餘。此鄙心所爲。長顧遠慮。懷憂而不能釋也。河決以來。距今四月。河南七八縣。黃水一過。全注淮潁。安徽漫地。視河南數倍。將來患害所及。尤以江南爲最重。朝廷應先飭南北洋兩督。及東豫兩撫。通籌合辦。急求引河入海之路。目前大勢。尤在江南。乃至議開成子碎

石二河亦苦於經費無從籌畫。竟至中輟。疆吏不敢以請。樞府亦並不一籌及之。頒發賑款。調撥帑項。全注河南。竊以爲今日治河之法。但能急籌出路。其撫卹災民。但能以工代賑。而全局所繫。尤在朝廷通籌熟計。合數省官民之力。以圖補救。未宜專恃河南支銷經費。挽使逆流。僥倖以求一效。而置大局不問也。日夕引領以望。未聞有通籌全局之善策。鄙心之憂。其何能已。湖南釐捐。較之各省。最爲覈寔。但少邨觀察辦理。尤有計畫。以一成二分之支銷。爲部議所持。此數月內。裁併節省。畧符部議。因請之中丞。立一定規。以釐捐收數有贏絀。而用款一成不易。俾不至任意高下。亦力求覈寔之一義。仍乞台端俯賜鑒別。力持公議。庶使辦事者不至驚憂畏顧。側足而立。所以保全釐務。爲惠甚大。想亦台端所樂爲主持者也。竊論國家財賦所入。積弊環生。獨釐捐一項。收數爲鉅。弊亦較輕。所用一二士紳稽查估勘。錙銖取之民商。其勢非多得數人不能任。一局之事。亦惟人多耳。目昭彰。可以杜弊。局員董率之。總局主之。公行乾沒者。數十年無有也。湖南所以優於他省。正以創立章程。多出自賤兄弟。法周密。流弊爲最少也。各省外用款。不入報銷。湖南一概列入。一爲部議所持。惟知裁減士紳。以求節省。人

數愈少。收數愈絀。亦勢所必至也。十餘年來。御史言事。專注釐務。防侵牟省費用。章疏至數十。上一二士紳爲地方效奔走。經營餉糈。月得數金之薪食。此何關國計。毫末而侍御史痛心疾首言之。部臣亦遂據爲要義。至計而湖南報銷。反視他省爲多。天下事顛倒紛紜。一無寔際。大率如此。此寔心任事者之所尤爲寒心者也。但公以嵩燾爲能。究知其本末。屬爲一言。以冀台端之鑒諒。誠不勝區區禱祝之意。並乞一爲閣相言之。致李傅相

去。賸領奉鈞緘。仰窺經國之遠謨。受成於心。無與發明。而後知大臣經緯天地。具有本末。訾議之與鋪張傳會之。均無當於高深之旨。鄂中新政。稍聞其畧。於湘事專主開採煤鐵。購置機器。而急行輪船。鑿通寶慶灘河。以資轉運。又欲兩湖總建書院。依仿廣雅規模。其發揚厲爲能有豪傑之風。而所行亦寔切要。便民獨其爲富強之計。則固未嘗就中外情勢參稽互證。以辨其緩急輕重之宜也。泰西富強之業。資之民商。而其治國之經。務用其技巧。通致數萬里貨物。徧及南洋諸島嶼。權衡出入之數。期使其國所出之產。銷路多而及遠。其人民趨事興工。日增富寔。無有窮困不自存者。國家用其全

力護持之。歲計其所需。以爲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於議政院。其國家與其人民交相維繫。并心一力。以利爲程。所以爲富強者。民商厚積其勢。以拱衛國家。國家大者數千里。小者一二百里。莫不皆然。中國官民之氣。隔閼太甚。言富強者。視以爲國家之本。計與百姓無涉。百姓又各懷挾私意。觀其利而侵冒之。其持議論者。又各訟言其不利。而阻撓之一聞。集股開辦。遠近聞風者。皆得挾一說以起。而與爲難矣。數十年來。舉行礦務。訖無成效。蓋由此也。要之國家大計。必先立其本。其見爲富強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綱紀法度。人心風俗是也。無其本而言富強。祇益其侵耗而已。賢者於此。固當慎之。湖南山地。本無官業。尺寸皆有主者。果爲利所在。百姓盡能經營。無待官與。開採其開採而復得佳礦。兼須吸水。則必用機器。凡用機器。必西人爲之。中人多不能盡其法。此時宜廣開西學館。使稍服習其業。知其所以爲利。庶冀人心所趨。自求之而自通之。日久必能收其效。蓋所用機器。亦須各就地勢。利用何等機器。層累以求。買焉。而以機器往。愚者驚擾。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爲用。遂恐虛糜無寔。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其本存焉。而百姓之爲利。與所以求利。國家又自有本末次第。今將盡天。

下。礦。產。而。開。通。之。如。明。萬。歷。時。遣。使。四。出。其。利。病。得。失。誠。有。不。同。而。爲。擾。民。一。也。自。公。家。爲。之。徒。資。煩。費。自。商。人。集。股。爲。之。則。亦。商。人。之。利。而。己。富。強。之。說。果。遂。得。乎。且。以。西。法。爲。名。一。切。務。爲。泰。侈。士。民。失。業。者。亦。皆。引。領。以。望。環。集。以。求。薪。食。爲。利。多。少。不。能。計。而。所。用。常。數。倍。又。不。能。如。泰。西。人。之。持。久。也。山。數。自。然。之。利。皆。王。政。所。先。漢。唐。盛。時。亦。嘗。究。心。於。此。其。後。聽。民。爲。之。如。泰。西。製。法。之。新。奇。國。家。用。以。興。修。水。利。創。置。器。械。推。行。之。各。省。俟。民。之。擇。而。從。焉。可。也。不。足。上。煩。大。府。之。經。畫。抑。又。有。甚。異。者。輪。船。之。爲。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涂。公。一。阻。之。卞。公。再。阻。之。前。歲。以。中。堂。傳。示。夔。帥。之。意。嵩。燾。始。一。任。之。聞。者。皆。各。欣。然。甫。一。集。議。集。貲。至。二。萬。餘。李。黼。堂。以。一。書。阻。難。其。言。絕。迂。夔。帥。不。謂。然。也。嵩。燾。惡。其。爲。鴞。音。急。避。之。亦。以。每。歲。行。輪。不。過。七。八。月。湖。路。上。下。灘。水。率。深。四。五。尺。水。落。則。一。二。尺。夏。秋。水。漲。亦。或。數。丈。而。未。可。常。恃。內。湖。行。輪。祇。能。以。吃。水。四。五。尺。爲。度。其。勢。不。能。運。貨。卽。人。數。亦。不。能。多。即。無。異。議。良。亦。不。樂。任。此。去。臘。以。朝。命。又。一。議。及。之。具。呈。重。申。前。議。在。事。者。猶。據。李。黼。堂。之。言。爲。定。論。力。持。之。亦。不。悟。行。否。當。察。



看民情地勢不能以臆斷也。嘗笑輪船至內湖。府道以上凡有行。必調取輪船。獨不準百姓置造。然且曰。將以順民情也。問何以知民情。所據者獨一不達時務之李黼堂。豈具呈之數十人。皆非民耶。亦皆非其情耶。五十年辦理洋務。在官所見如此。而謂西法可行。富強可期。殆非所敢知也。內湖輪船終須開辦。固亦不得阻禁矣。獨惜嵩燾之力不能任此耳。

### 致李傅相

前奉五月賜緘。以孫本謀日謀北行。帶呈一書。而事局屢變。凡三易書。致所急待上陳者。反更濡延。伏處荒山。見聞疏陋。獨於天時人事。深觀默相。粗能辨知其因革緩急之宜。竊獨以爲中堂創興鐵路。試行之津通數百里。爲深得機要。蓋泰西富強之業。非中國所能驟期也。而固不可不通其義。而引其端。所興造者數百里之地。經費猶可取給也。行旅往來。日無停軌。計尙可得一二釐之息。庶冀遠近知其便利。仿而行之。漸次推廣。泰西鐵路公司。通及十餘國。皆漸積以成。而行之一段。即收一段之利。公司皆得爲之分任其功。而總計其息所收貨稅。各國自有經理。而鐵路通任之公司。未聞一舉營。

治數千里。估費數千萬。示期八年。爲此無端。厓之計畫者。然且曰。是將以求富強也。烏在其爲富強哉。自取窮困而已矣。數千里之遠。宜開鐵路幾道。車幾輛。添設棧行幾所。均未暇計。北道諸水湍疾。泥沙俱下。水漲則車路盡沒。又浮沙不受杵。按里估費。參差百出。勢難畫一。均所弗論。獨就規修經費論之。惟借貸洋欸爲最可恃。而泰西計息。以六釐爲率。千萬之息。月須六萬。三千萬之數。計息八年。已逾千萬。泰西集股之法。按股品息而已。然在本國。至五六釐已爲厚息。今且未知所收利息幾何。而先坐耗千餘萬之息。從何取贏。以求善其後乎。數千里之地。百貨之轉輸。商賈之貿遷。可俛指計也。造端宏大。浮費百出。重以委員薪水之糜費。任事者之中飽。所借洋欸。無從籌給。勢將以所修之鐵路。準折之洋人爲累。將至無窮。香帥大言炎炎。讀者爲之心折。嵩燾視其文。無一語可爲據。依橫渠論學。分別聞見之知。心性之知。雖聖人何嘗不假聞見以益其知。而聞見之知。終是隔膜。香帥於聞見之知。粗爲近之。惜其於事理未達者多也。京師士大夫於津通鐵路。訾議甚力。而於香帥一疏。折而服之。無敢議及者。且勿論其他。四十里之通州。曰密邇神京。盧溝橋距京尤近。反不爲逼乎。天津通商口岸。漢口之通商。

獨無慮乎。見小而忘大。慮近而失遠。人言潰潰如此。良可笑歎。要知其可慮者。固皆無足慮者也。嵩燾所慮者。獨謂國家物力未足以堪之。將謀爲富強之計。所費過鉅。收效尤難。非經國之義也。泰西富強。具有本末。所置一切機器。恃以利用。致遠則末中之末也。今將習其末而徐探其本。但宜小試而決不宜大舉。故謂津通鐵路。惟中堂能斷行之。亦惟中堂能知其妙用。非沿海言洋務者所能辨也。香帥鐵路之議。以三千餘里爲程。籌備經費。勘估道路。事前之煩費。已不可勝計。其勢亦決不能行。幸而八年之久。鐵路告成。事變且益繁多。未覩其利而見其害。又可豫計而決知其然也。中堂於此宜熟思審處。未宜傳會成之。陸務觀在蜀。於丈人觀道院。見青城山道人言。爲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老。皆不易言。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不待異術。惟謹而已。每思此言。而知有宋人才。皆未能見及此。竊論富強者。三代以下。太平之盛軌也。今時風俗頹敝。盜賊肆行。水旱頻仍。官民交困。岌岌憂亂之不遑。而輕言富強乎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西人以通商爲義。本無仇害中國之心。五六十年来。樞府諸公不一。研求事理。考覽人才。懸

一防堵之名莫辨其緩急輕重一責以防剿虛求之而虛應之一轉盼間又懸一富強之名索之杳茫冥昧之中以意揣其然何爲者也前書論吳清卿一疏自謂有見而多未達其旨竊以爲天下大政總之樞府樞府得其人卽萬事理如不得其人各以所存之志所處之時與地求自靖焉可也讀海軍衙門奏駁香帥各條至爲精透亦見香帥所言之多失寔也如此可云考求西法而顧未能考求中國之情勢知其利而不知其所以利嵩燾以爲輪船電報必宜通行鐵路暫必不能行無已則小試之徐徐推廣之庶無大失也故深以謂香帥此疏爲亂天下之本苦京師諸公眇知此義者顛倒惶惑議論紛歧貽誤國家心竊悼之曾重伯告知薛叔芸曾以嵩燾使西記程入告仰蒙聖人垂詢頗用爲疑此書略載海道情形於洋務得失無所發明未知叔芸何取於是徐思之書中論處置洋務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聞叔芸用是以相啓沃於此益知叔芸有心人也其書進呈與否於嵩燾無所加損初議至西洋每月當成日記一冊呈達總署可以討論西洋事宜竭所知爲之得何金壽一參一切蠲棄不復編錄此卻可惜耳

## 致霍子玖

自古言經國之計能盡古今之變述明哲之規而不能審量當時事勢與其才力能行與否言之愈精其去事理愈遠曩讀船山書闢申韓之說極論諸葛公不當用此爲治竊疑諸葛公生擾攘之世值羣雄並起爭逐之時倉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樂而其量固遠矣豈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後從政粵東稍求自試辨知其輕重緩急涉歷二十餘年以來見諸言事者毛舉多端爲綜覈名寔之說而後慨然歎息思船山之言蓋親見萬歷以後頭會箕歛用操切之術以求挽虛誣錮蔽之習繁刑峻法愆益不當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國計消磨以迄於亂是以言之痛切如此處末流之世紀綱法度廢弛久矣人心變幻百出日益不可窮詰於此當益勤求吏治培養國脈靜以俟之寬以容之力求保國安民使不至困亂無告則猶可庶幾也襲世俗之見剽竊一二古人之言日擊時事之日非立言陳計謂可稍圖補救尤君子之所慎也家居却掃不聞時政得失惟自數年前廣開言路窮極釐捐之弊屢煩詔旨督責竊獨以爲國家人才之乏一至於此良可浩歎國家經費所入自初盛時常留有餘以示寬假取足以養欲給求

承平日久。侵冒日多。各關課稅及錢糧正供所入。浮收常倍於經制。至有數倍而不止者。通計國家取民之經。惟釐捐侵耗最少。如四川之夔州。江南之五河。委員所得常一、二萬。爲釐差之至優者。然歲收至三、四、十萬。是猶二十分之一也。其間貪黷虧挪。由督撫用人之失。當。豈章程之咎哉。要之釐捐之虧挪。準校經制。常入之侵耗。相距甚遠。而收數固爲至多。國家豈患少此歲入二十分之贏餘。以資人之生計。而使各效其力。且釐捐之起。本由乾隆以後。商人營建會館。籌畫公款。取之甚約。而不勞積之甚厚。而有繼。自頃軍興。遂用其法。以籌餉。寔爲歷古未有之創舉。唐劉士安轉運江淮。所任使多求人士有幹能者。史稱其通壅滯。任才能。富國而不勞於民。夫苟以常法行之。所在皆壅滯也。劉士安縮利權。惟在引用士人。廣儲耳目。使遠近之氣常通。是以獲美利而人無厭苦。彼其所職在轉運。猶國家經制也。而不惜煩費以求舉所職。國家終以享其利。釐捐爲軍興以來一時權宜之計。不領於經費。又皆親見其倚辦軍需。收蕩平克復之功。裨益國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所忤忌。悉力攻毀之。每下一苛求督責之令。則弊端日增。而收數亦日減。當事者羣懷苛刻。以繩其下。人心懍懍。自危。相與粉飾掩護。以求。

寡。過。所。在。巡。丁。役。夫。橫。行。而。無。忌。此。區。區。十。餘。年。所。目。悉。而。心。傷。者。樞。部。大。臣。生。長。承。平。之。世。積。資。以。至。高。位。本。末。得。失。宜。所。不。能。知。部。書。利。用。報。銷。之。名。爲。罔。利。之。資。言。事。者。從。而。助。之。將。悉。人。士。月。得。數。緡。數。十。緡。之。薪。食。攘。而。奪。之。以。求。快。於。心。使。天。下。側。足。而。立。故。嘗。以。謂。發。此。議。者。非。言。官。之。罪。吾。輩。不。明。學。術。不。達。事。理。持。議。論。者。之。罪。也。王。壬。秋。博。學。多。能。每。與。言。此。輒。爲。舉。司。馬。德。操。之。言。儒。生。俗。吏。不。達。時。務。俗。吏。一。時。在。官。者。儒。生。則。君。輩。也。究。其。旨。多。出。於。伎。忌。之。私。以。爲。吾。不。屑。爲。此。天。下。亦。安。用。此。曹。爲。也。甚。或。因。其。親。戚。子。弟。營。謀。未。遂。憤。嫉。而。爲。此。言。也。試。思。以。釐。捐。歸。藩。司。以。保。甲。歸。臬。司。以。督。銷。歸。鹽。道。所。省。局。員。薪。俸。而。已。此。其。支。銷。皆。可。數。紀。歸。併。各。署。勢。將。假。手。書。役。其。爲。侵。冒。豈。可。勝。言。自。古。治。天。下。大。計。在。急。通。民。情。至。於。籌。餉。下。及。民。商。尤。須。體。重。商。情。使。人。信。從。而。後。欺。蒙。偷。漏。之。弊。少。局。員。專。司。其。事。研。求。體。察。決。去。壅。蔽。猶。虞。不。及。司。道。大。員。職。任。繁。重。日。行。公。牘。已。費。擗。擋。又。深。居。官。府。屬。吏。已。罕。見。其。面。奔。走。給。使。令。者。門。役。耳。書。差。耳。會。有。不。便。且。至。無。所。控。訴。而。又。使。之。持。籌。握。算。與。商。民。爭。錙。銖。之。利。其。勢。誠。有。不。便。是。自。塞。其。利。源。也。所。傷。政。體。亦。寔。甚。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異。前。代。州。縣。皆。

有庫儲。如南漕一欸。皆存留州縣備用者也。一切主之自官。百姓納課稅。供使役。官民常多隔閡。國朝州縣多資紳民之力。卽列入祀典壇廟。亦多歸民修理。官民之氣常通。是以深仁厚澤洽於人心。亦由民氣易以上達故也。釐捐引用士紳。本劉士安成法。良亦國家風會使然。歷觀前代史冊。軍興用煩。爲籌餉之計。設法徵求。多立名目。其法較今釐捐爲煩。而所取亦未必加豐。乃至焦頭爛額。轉徙逃亡。怨咨載道。蓋州縣之橫徵差役之苛求。壅蔽深而侵牟者多也。釐捐之興三十餘年。大亂已平。相仍不廢。誠由各省有留防之軍。有協撥之餉。不能不資取給。寔亦其用法簡便。民商習而安焉。不如前代之擾亂。不可以終日也。設局用一委員。日與商民相見。稽覈既周。交納尤便。所以能去壅滯。良由此也。奈何恠一委員之薪食。假手書役。以益其壅滯。爲此纖嗇之計乎。無已。則并各局裁撤之。不能利國而猶足以便民。以各保其私利。若仍存釐捐督銷之名。而盡去其寔。決知所收遠不能逮今日。徒使商民困於書役。流離耗敝。相與怨咨。以從前代之裨政。其失計也甚矣。至於鹽務之有督銷。尤與釐捐迥異。釐捐局用有常。而收數贏絀不齊。少一支銷。即多一解欸。鹽務專以所銷引數爲程。國課在其中。局用雜欸。



亦在其中。取之商人所得之贏餘。隨所銷額引繳納。多銷一引。即多得一引之經費。少銷一引。亦祇能計引完課。不能以所收之經費填補額課。也是以釐捐督銷局用同取之。商民而督銷局用。尤與國家經制毫不相涉。必裁去局員。誰與任督銷之責者。徒爲商人省此經費。商人固不願受也。曾文正公初議招商舉行票引。嵩燾時爲運司。上言鹽務以引地爲綱領。軍興以來。兩湖引地。由川粵各私占踞。從何收復。今當先爲收復口岸之計。如各府縣城及各市鎮商賈匯集之所。必有銷鹽市肆。多或數十百處。少亦十餘處。督使銷行引鹽。此易辦而知也。但使口岸不能屯積私鹽。即票引可期暢行。而引地自復。惟須所在一官督之。文正公復書極以謂然。惟云收復口岸四字。未能見之公牘。當仿其意行之。此督銷局之名所由起也。經設立督銷局皆行引鹽。無局者皆私鹽也。始終不能外收復口岸一語。而所設局苦少。嵩燾屢言之。督銷局總辦。並以開局經費爲慮。不敢多設。通計湖南分局不過十餘。湖北江西各設三四局而已。竊謂司農經國計者。正當責成督銷。不惜小費。加意經理。何以專爲商人惜。此經費以取坐困。今但責以裁局員減薪水。抑不知此經費果國家經制乎。抑出自銷行額引之商人乎。

鹽務國家大利。當細心體察。挈其要領。鼓舞商人爲之。見小惜費。經營一家生計。且猶不足。而可以言國家大計乎。嵩燾任運司。一月時引票。尙未舉行。即各場竈。並利行。私稍與清理。一月收及三十餘萬。加於盛時額課。故凡國家所恃以理財者。急求擇人而已。未聞朝出一令。夕發一議。束縛辦事者之手。足而能稍有裨益者也。嵩燾自以無才。不敢過求仕宦。去歲一病數月。精力日頹。於人事無所介意。而自初通藉。已歷四朝。身在江湖。而常繫心君國之重。欲以此意上陳。以非職分所及。不敢自貢其愚。同時在事諸君子。又未宜以一隅之見。妄有干瀆。特私以質之閣下。樞府如孫許兩公。及翁尙書。潘尙書。曾侍郎。皆知言者。乞以此說詳陳之。以希萬一之有幹旋補救。其諸在下持議論者。尤不可不使知此義也。

致黎純齋

奉別十年。中間再一通問。雲天曠隔。懷想百端。傾寫無由。閣下兩次持節海東。遺經傳記。搜求古本。討論宏富。大雅閎達。好古多能。莫與倫比。而亦見古藉之流傳。荒棄之中土。而存留海外。足資稽攷。蓋有司失其官。而學在四夷。已早發宣尼之歎。伯言目論之。

士。烏足知之。近所輯刻幾何。幸求惠賜刊本。發皇耳目。通使各國十五六年。誠無多裨益。而搢紳士大夫。紛呶陰嚙。漸以醒寤。議論日平。外人亦日弛其猜防要挾之術。以通情好。此其轉移無形之中。今人不能盡喻也。而獨閣下表章載籍。頌揚贊美。隘於觀聽。比績量功。冠絕一時。嘗論陰陽消長之機。否泰治亂。交互乘除。自古爲然。方始命使。時迫於外人之求請。非國家本懷也。而寔中外交涉機之所自開。嵩燾疏庸迂拙。無所知識。而自西洋肇亂廣南。攷求其本末。證以古今事局。又益寢饋三代及周秦以來流極變通之勢。常若有所省悟。下視漢唐二千餘年。苟能推知利病得失之所在。以求安國庇民。必其於聖賢言論。與其所以存心有合者也。其亂也。反是。故自未通籍以前。即自信能知洋務。以語諸人。動見詆毀。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自唐以前。史冊所錄。皆諫止用兵。無言戰者。南宋諸君子。獎成此一段議論。侈口揚目。禍人家國。懵然莫知其非。追思搆釁之初。宣宗憂勤惕厲。所以戒諭在事諸臣。眞所謂聖人之量也。當時諸臣。無能體會。其後天津之役。盈廷譁然。以戰爲名。文宗獨以戰爲非。宜嵩燾時官京師。獲讀諭旨。尤服聖人之仁。竊意其時樞府大臣。稍能諳知洋務。安坐綏定之。有餘而非文。

宗深謀遠識。處以靜鎮。一時在廷。虛憍之氣。延禍生民。尙不知所究竟。此又千百年讀史者所不能明。而小臣於所目擊。稍辨知之。故於開端奉使西洋。頗謂朝廷用人爲不虛。區區才力亦尙能堪之。而於其時力舉一劉錫鴻。充當隨員。樞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傳會京師。議論以嵩燾爲的。自負能攘斥夷狄。深文周內。以相齟齬。不獨區區一生願力無所施用。乃使仰天歎。發憤嘔血。志氣爲之銷靡。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自古平陂倚伏之幾。相乘迭見。誠有然者。而未若劉錫鴻發之暴而施之悖。謬至於此也。出使者今人所薄視。自以不屑爲者也。而亦竟有假之以爲名。以投時好。正恐道光以前之人心尙未有此。使當時在廷諸公稍悉洋務。能如今日。則劉錫鴻之言尙不足以惑衆。使閣下閱歷之深。見理之明。能如今日。亦必有以匡正之。使不至增長其頑悖。於此又見天人感應之機。所伏至微。所發至烈。而在廷紛擾之辨爭。波動風靡。其初峻拒之。其後又眩亂顛倒而爭趨之。僂從僂違。反覆變幻。以此處中外之交。終知無有會同。翕伏之望也。抑又聞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厲天下之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氣血。而使之馴而後不疑於所行。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爲君子爲小人。與

其有知無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之者亦愈橫是以君子聞惡聲至則避之避之者所以靜生人之氣而存養此心之太和也嵩燾不敢一一與人辨則惟有卷懷以退安身以崇德以求沒齒無聞焉已耳去秋與傅相論鐵路事宜傅相以爲知言而謂所見正亦如此京師皆以是蔽遏傅相此又以見任事之難而大臣爲國謀經遠計攻擊之與鋪張附和之一皆失其本旨而其議論混淆是非倒亂終使所事無一能成如今日鐵路虛糜已甚亦豈能有成功之望哉天下之事眩惑於議論而終以耗國病民蓋常有之得一二辦事之才誠不易矣辦事而又能解事之尤難也

### 與友人論仿行西法

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致富強固自有在審知彼我情勢之異而又有其可以通行者使緩急輕重之理先得於吾心而後可與考求西法卽以湖南礦產言之所在皆民業無官山湘水以西由湘潭湘鄉以達衡寶徑西至沅靖湘水以東由醴攸以達郴桂煤鐵各礦無地無之礦戶多於西洋以數十倍計恰無以是

致富者。亦有虛糜數百千緡。不得礦產。或阻水而止。天地自然之利。百姓皆能經營。不必官爲督率。若徑由官開採。則將強奪民業。煩擾百端。百姓豈能順從。而在官者之煩費。又不知所紀。極爲利無幾。而所損耗必愈多。若仍督民爲之。則亦百姓之利而已。國家何恃以爲富強之基乎。中國與西洋情勢相距絕遠。不能悉數。請一言其畧。凡礦產愈深愈佳。西洋開礦。常至四五十丈。必藉機器以濟人力之窮。其用無他。用以吸水。用以轉運而已。開礦取土。皆人力也。是以機器有利無弊。用機器愈精。則資人力愈多。此中國之人。相與蔽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中國言地學者。最重山脈。爭執甚堅。而人心之伎刻。百出不窮。士紳有勢力。則伎忌加甚。故凡礦戶自治其私。亦皆習而安之。一聞有集股開辦。萬目睽睽。必不能容。悉力傾之而後已。以保全山脈爲言。亦律法所必禁也。士紳既假律法以相難。在工執役者。又相與乘勢。侵冒耗散。滋多。一經委員主辦。視爲公家之利。恣意侵蝕。益無所惜。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猜忌。誣罔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人情習於故常。而震於所創見。西洋亦然。而但有能開利源。國家必力助成之。委曲使人共喻。人亦不疑其專利也。獲利既厚。輸稅國家亦常豐。中國不然。其初盡

力阻撓而官不問。及稍得利。羣起而爭爲之。互相侵奪。官亦不問。西洋用以裕民富國。中國爲之。徒滋百姓之矯誣。以壞亂風俗。此又中國之人相爲臆揣。冥行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西洋爲利如礦務。專主一事。則專任之。舟車行遠。及開設匯行。若古之交子務會子務。自國家下及民商。通任之公司。其初各以其力。視都會所在。行之一二百里。推行漸廣。道路漸通。力不足以相攝也。乃置公司領之。國家亦時有所收受。或補所未備。公司通計其資本。相與品息。卽國家錢幣製造出入。一由公司總其成。交互維持。不相疑忌。無書吏之句稽。無工役之侵牟。此又中國之人相爲眩惑。猜疑深言。極論而莫能喻者也。凡此中外情勢之異。由來久遠。以成風俗。未易強同。而其間有必應引其端而資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備亂。可以通遠。近之氣而又行之。甚易。歷久而必無弊。則輪船電報是也。往時紳民相與阻難。近十餘年。阻難專在官。然竊見在官來往上下。必以輪船。湘人仕外者亦然。而獨嚴禁紳民製造。然則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國適與相反。所以仿行西法。以求富強者。未知果何義也。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常數百年不一見。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樂於趨公。以成國家。磐

固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初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則西洋與中國同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亦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爲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數百年來。開通海道。盡諸島國之利。括取之。其基已厚矣。而治礦務日益精。五金出產之利。製備器具日益豐。又剋爲汽輪舟車。馳行數萬里。以利轉運。覩天下之利。以爲利。故能富也。中國舟車之利。不出其域中。而又禁百姓使不得有興造。用其錙銖搜取之財力。強開鐵路於塵沙數千里。無可築基之地。以通南北數府縣之氣。未知其利果安在也。其煩費過多。開通道路過遠。終必不能望有成功。且勿論矣。





# 三星使書牘卷二

曾惠敏書牘共五十三首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七條戊寅十二月十九日

一紀澤此番所歷海程。與筠仙丈微有不同。筠翁係搭附英國公司輪船。徑至英國。紀澤則搭附法國公司輪船。至法國馬賽登陸。英船經檳榔嶼而不至西貢。法船泊西貢而不過檳榔嶼。計自上海展輪。至本月初八日行抵馬賽。凡四十日。共海程三萬一千七百餘里。其間停泊之埠九處。曰香港。曰西貢。曰新加坡。曰錫蘭島之巴德峽。曰錫蘭島之格崙坡。曰亞丁。曰蘇威士。曰波耳寨。曰拿波里。惟香港西貢新加坡三處。耽閣稍久。得與該處總督。及各國領事等官。往還接待。其餘各埠。停泊不過數時。未及與之酬酢。途次僅於七洲洋遇颶風。地中海遇逆風。顛頓難支。同船嘔吐狼籍。不能飲食。紀澤能食不嘔。然亦困臥難於起坐。如是者兩處。共三晝夜。此外則波平如鏡。畧與江船相等。臘八到馬賽後。卽遣隨行文武先來巴黎。紀澤挈眷於十一日西正登火輪車。次日

已正馳入法都。十七點鐘而行二千餘里。此爲快車。他車不盡然也。沿途日記。俟兩國觀禮畢後。再行鈔寄。

一紀澤初意。因由法國經過。恐未經接印。不便呈遞國書。故函請筠翁至巴黎交卸。在馬賽接筠翁一函。謂外國公例。以遞國書之日。認爲公使接印與否。彼邦並不過問。若未遞國書。雖業經接印。一切公牘。仍與前使往來。並不照會新任。紀澤一到巴黎。筠翁即將法股事件交卸清楚。十五日同拜外部尙書瓦定敦。筠翁即於十六日回英。紀澤於十八日未正謁法國伯理璽天德。呈遞國書。計拜各國公使。各署官長。非十日不能了妥。面訂新正二日前赴倫敦。初四接印。再將英股事件交代清楚。至於起支薪俸日期。准貴衙門奏定章程。以到國之日爲始。敝處隨行員弁。應於十二月初九日起支。紀澤於十二月十二日起支。筠翁則須截至明年交卸英股事件之日。乃可停支薪俸。以兼使兩國。兩次交卸。故有此番周折也。

一紀澤曾經奏請於英法兩國。各置二等參贊一員。此次隨同出洋之二等參贊陳遠濟。三等參贊劉翰清。均擬派駐英國。留駐法國之二等參贊。擬以隨同筠翁前來之三

等參贊黎庶昌充補。此意曾與堂憲面商。已蒙允諾。商之筠丈。亦頗謂然。除附片具奏。并另備公牘咨達冰案外。仍乞於堂憲前先爲回明。至該參贊薪俸。應自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該員奉委齎送國書底稿。知照外部之日起。按照二等參贊薪俸開支。其原支英國三等參贊薪俸。卽行停止。

一查出使章程。隨帶人員。以三年爲期。年滿奏獎。如有堪留用者。應由接辦大臣酌留。至筠翁隨帶各員弁。現今未屆年滿。除姚彥嘉自願乞歸。不便相強。其餘均在外兩年。辦公尙無貽誤。現擬一體留用。俟年滿之後。再行斟酌去留。

一採辦官書分儲使館一節。曾與堂憲商定。始意都中購書較易。擬全數在京置買。後因價值過昂。僅於外省所無者擇要購辦。抵滬後。卽行文江甯江蘇湖北浙江調所刊局刻官書。均經各局陸續委員解來。此外更在粵東添購重刊之宏編鉅冊。而價值不甚昂者十數種。以之分存兩國。卽已粗具規模。足以備查攷而壯觀瞻矣。在滬派人至粵購買。紀澤過香港時。未據解來。擬託筠翁過粵時代爲經理。成此一篲之功。粵中購書用費。當歸入一年期滿報銷冊中。

一隨帶人員。及舊班願留各員。分駐兩國。英股事務較繁。按照筠翁奏定章程。派參贊二員。繙譯四員。隨員四人。法股則參贊一員。繙譯二員。隨員二人。醫官一員。較駐英者稍減。但取足資辦公。原不必定求足額。

一電報便捷可喜。然每發一次。自歐洲達於上海。字僅廿餘。而耗費六七十金。抑亦甚不合算。查西人發報。皆有成句編號者。費省而詞達。真是良法。亟須仿照辦理。紀澤擬於公務之暇。率同松生。造編一書。將成語分門編輯。列號備查。書成則舊用之電信新法。等書可廢。亦可收費省詞達之效。就中地名一層。擬用英國字母。以北京口音取字。繙譯書成之後。便可於公牘私函通行。不悖從前各國使臣所繙經各處地名。皆以方言土音取字書之。其勢不能畫一。有許多不便處也。

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 己卯正月初九日

一巴黎使館三層。共二十餘間。歲租將近六千金。人數少於倫敦。尙能容榻。倫敦使館三層。共十二間。歲租三千餘金。雖數人共居一室。亦且不够。現在隨從人員。在館外另租一屋。按禮拜清付租銀。將來費必不貲。若改租大房一所。租價亦必加倍。計所費皆

與巴黎相等。其一切鋪陳器具。在西人視爲中等。其實已極華麗。一有損壞。卽須賠償。又不肯除去器具專租房屋。且不僅損壞者索賠。初定議時。卽令公估估計房屋器具新舊共有幾分成色。值銀若干。退租時乃須重估。若顏色稍舊。成色不足。亦須照賠。總之處處盤算租者。以遂其欲。客臘嚴寒。巴黎使館花木有凍死者。房東并其未萎者一體索賠。開價至數百金之多。至今尙未議妥。似此情形。不過十年房租。卽可自置一宅。以每年賠償之款。作爲歲修。應亦寬裕。且自置使館。除飯廳客廳不得不稍事華美。以壯觀瞻。其餘居室之內。一切器具。自可概從樸實。卽有損壞。易于添補。現在出使之舉。已成定局。似應立爲久遠之規。省經費而崇體制。莫先于此。前在京時曾言及之。堂憲似頗謂然。惟驟謀建置。經費頗鉅。未審是否易於籌畫。敬乞回明堂憲。示一準則。一處使館約在某數之內。卽可置購。過某數則毋庸議。庶紀澤心有把握。得以從容詢訪。遇有機會。或者可得便宜。若俟臨時再行函商。捷足者已先得矣。或姑置一館。而一處從緩。亦無不可。

一、上海設立文報局。筠翁之意。欲令各國歸併一局。以圖節省經費。誠爲良法。然各國

出使大臣意見難齊。各欲得親信之人。以司其事。亦屬恆情。是其勢萬不能強合也。紀澤前復何子峨一緘。鈔稿呈閱。并乞代呈堂憲。要之此事紀澤不執成見。只求文報無阻。不論局之分合。然以勢揆之。必由貴衙門作主。方能定議。不然道旁築舍。終難有成也。

一筠翁所携員弁。合紀澤所挈新班。乍看一似人浮於事。然愚意以爲茲時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以歷練人才爲第一要義。繙譯有用之書。錄報緊要之事。次之若持迂腐之議。不以未雨綢繆爲然。則使臣亦在可裁之列矣。

巴黎致總署總辦已卯五月十五日

五月朔肅泐一函。計可如時上塵青覽。巴西招工之事。細訪總未明晰。以臆揣之。其待客工亦不甚公平。殆與祕魯古巴等處大同小異也。該使適來詢問覆音。故於接奉電音之後。即輕描淡寫。照覆一文。錄稿呈覽。據紀澤愚蒙之見。如其公使果到中國。不必明言拒其換約。而不宜遽許其招工。如中國不願添此交涉。則拒其招工。亦卽所以疏而遠之。蓋巴西注重在招工一著也。或另設一二難題。使其廢然思返。亦無不可。惟閩

粵、津、滬、各口。似宜密諭。關道接待其船。其使不可不以禮貌。蓋巴西爲美洲最大之國。近來政治蒸蒸日上。英法諸國亦皆敬而重之。中國可疏之而不可侮之也。法國近年養兵太多。入款不敵出款。是以橫征暴斂。處處皆然。蓋其通商貿易之術。長駕遠馭之局。不逮英國。專恃賦稅以濟國用。故以聚斂爲能事。相習成風。不能變也。西貢口稅繁重。收不如數。則以苛虐之政求之。其勢斷非中國一領事所能挽回。又該處既屬法國轄境。中國公使領事斷無輕發言論。干與其賦稅政務之理。領事不能爭之於總督。公使亦不能議之於外部也。惟設領事亦有微益三端。該處爲歐亞衝道。中國流寓之民。既逾三十萬人。又有政煩賦重之苦。派一領事以保護之。雖於事未必有濟。然以示英德諸國。謂我中朝於該處貧苦之民。念茲在茲。未嘗棄之如遺也。一也。生聚日多。主客雜處。詞訟爭論。時時有之。除賦稅一端外。其餘零雜之務。得一領事坐鎮。亦可保護商民。免受許多欺凌。二也。法人之虐吾民。以該處流寓偏遠。無所控訴。故得任意而魚肉之。領事目擊情形。文報常通。則殘忍之行。稍有忌憚。三也。鄙意西貢設領事。僅有微益三端。而於口稅之大弊。卻不能有所補救。至所舉堪充領事之人。前函亦已道及。如令

紀澤派人。惟有將駐法之參贊黎牧庶昌撥充斯選。以其深通西洋民情風俗。且秉性和平。不至僨事也。溫宗彥晤談二次。美材也。似嫌畧有鋒芒。餘數子皆未謀面。不敢妄置可否。烏石山案。昨辦一牘照會沙侯。初稿本擬申論教案之迭出。由於教師之無忌憚。由於屢次得志。每出一案。既懲罪犯。又獲賠款。查西洋各國皆無治罪賠償兩端並舉之例。欲預陳一議。此後中國再遇教案。亦不得再議賠償云云。繼思如此立言。轉恐掛一漏萬。故暫具牘照應前案。而牘尾預著數語。以爲日後商議張本。去歲聞堂憲面談。本衙門曾有照會各國教案章程八條。不審其後覆文若何。是否須趁此時向英法外部再爲申說。原文及覆文。此間均無底案。應否鈔錄寄示。乞代回堂憲酌奪施行。倫敦致總署總辦已卯七月十二日

六月二十八日寄上一函。想塵台覽。台灣輪船洋藥一案。昨於七月初五日照會英國外部。另牘咨呈稽核。沙侯來文所稱律例大臣意見。蓋係託詞。實則仍係沙侯一人之意。并未商之律例大臣。是以此次答文。并不提律例大臣名目。俟接覆文。再行奉聞。以愚意揣之。此案爭辯猶未有艾也。粵商李梗光等籲求設立領事。昨准丹崖來文。歷述



摩、利、駭、島、原、起。及、商、販、出、產。意、在、請、設、領、事、以、資、彈、壓。查、阿、非、利、加、洲、歸、美、國、管、轄、之、地、頗、多。流、寓、華、民、亦、必、不、少。若、處、處、皆、請、添、設、領、事、不、惟、經、費、難、籌。亦、且、無、事、生、擾。英、國、屬、境。皆、有、豪、吏、健、將、以、鎮、壓、之。吾、華、領、事、不、能、干、預、政、務。木、強、負、氣、者、將、啟、口、舌、之、爭。柔、懦、無、能、者。適、招、輕、侮、之、漸。有、損、無、益。不、如、已、也。前、據、溫、宗、彥、來、稟。欲、於、葛、羅、巴、島、添、設、領、事。紀、澤、即、以、此、意、答、之。且、小、洲、孤、嶼。與、新、加、坡、西、貢、等、處。地、當、衝、道。流、寓、十、數、萬、人。數、十、萬、人、者。情、形、究、竟、有、間。

倫敦致總署總辦已卯九月初十日

初四日接奉堂憲六月杪鈞諭。並奉寄紀澤前奏法國鑄錢局批摺一封。敬悉種種。臺灣輪船洋藥一案。業經疊次爭論。已成兩不能讓之勢。沙侯此次來文。於貨物字樣。與中國解說不同。堅持前說。但末後有可商議之語。吾輩亦當趁此轉圜。寬其罰款。以了既往。明議章程。以防將來。沙侯既履行公牘。又引律例大臣之說。以立言。斷不肯忽然認錯情也。勢也。然在中國斷無力爭許久。忽然鬆口之理。鄙意此案之參差。中國謂搜獲洋藥如此之多。即係貨物與貨單不符。宜照條約以罰船主。英人謂洋藥從艙面搜

獲。與尋常搭客所帶私貨混入行李者無異。祇能將該貨充公。不能更罰船主。此所以彼此爭辯相持不下也。查各國輪船之例。搭客之行李及船上所用之器物飲食。本不得謂之貨物。蓋輪船裝載貨物。每以底層爲貨艙。中層爲客艙。船面爲面艙。台灣輪船私帶洋葯。係於中層艙中搜獲。是以星領事傳署使及外部沙侯等。皆謂船主不得任咎。意以爲非底層大艙所載。不得謂之卡耳果。卡耳果者。譯言商販之貨也。旣不得謂之卡耳果。則與三十七款所載漏報捏投應罰船主者無涉。此英人之意也。吾華現有可以立言者。輪船載貨。雖常在底艙。然亦有分載於中層艙中。與客艙相屬者。或避潮濕霉壞。或因貨多溢出。故分載此層。英人亦有名目。謂之卡頻卡耳果。卡頻者。譯言艙間也。卡頻卡耳果。卻與尋常搭客所帶私貨情形不同。而條約中未及分別細載。此後卽擬據此立言。核妥洋文。再與商論。惟事關海關稅務章程。紀澤處不便遙揣形勢。遽議條規。現具一牘。照會赫總稅司。於輪船中層客艙內之另艙。查出走私貨物。所謂卡頻卡耳果者。應如何設法杜絕之處。妥議專條。稟商堂憲。轉行敝處。以便照會沙侯。紀澤一面與稅務司金登幹。律師赫乾滋等。詳細商酌。以期以前之論。兩無勝負。嗣後之

事有所遵循。愚見於照會沙侯之時。不必言添改條約。但海關偶有無所依據之事。欲得外部一牘。以防日後之流弊。而輔條約字句之所未載耳。

巴黎致總署總辦已卯十月二十二日

頃於十七日接奉堂憲八月十九日鈞諭。敬承壹是。絲捐之事。紀澤於晤外部各侍郎時。作爲閑談。畧叙原委。而於晤瓦定敦時。卻仍不敢驟然提及。其故有三。此事本係法、昌、洋行。無理取鬧。白羅呢。據稟行文。明知中國斷不允許。又不便自鬆前說。故以詢問外部之詞終焉。若由紀澤先向外部論及。恐轉致揚已息之波。一也。瓦尙書深沈而多疑。紀澤若明與辨論。渠必應曰。此事相隔太遠。本部不能深知其詳。俟寄函駐華公使。令其查明見覆云云。其實未必致函。但疑此事必係中國執理不甚圓足。故命駐法公使設計支吾。是吾以堂堂正正之事。而反使人妄生疑惑。二也。法外部斷無干預中國稅餉捐釐之權。若吾中國本可自主。而忽以商之他人。是爲示之以弱。將使英法人從此生出無數覬覦之心。三也。紀澤來歐一年。確見西洋彼此交接之道。如此等事。直可付之不理。卽有答函。不過曰吾國定章如此。不能因貴大臣之言遽然更變。深用歉然。

云云而已。前此南洋咨復。以海塘爲詞。已與西洋公牘稍異。西洋諸外部。如遇此事。渠等并不言明。作何用費。但告以實係公捐。公用并非經手之人私收。捐項云爾。蓋指明用作某事。猶恐將來某事或有改章之時。復致嘵瀆。故常以圖圖之詞。悍然而拒絕之。所以豫斷糾纏也。吾華亦宜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巴黎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已卯十二月初五日

一。巴西公使喀拉多。副使穆達。繙譯官法國人微席葉。均經會晤數次。大約今臘明正啓行赴華。乘坐本國兵船。巡游海上。由印度洋直達香港。計明春二三月間可抵上海。承堂憲錄示咨南北洋文稿。定由外間議約。紀澤恐其到中國後。聽信旁人唆聳。不肯輕易就我範圍。是以先期告知。俾臨時不致多費唇舌。茲將往來兩函譯呈台覽。抑紀澤尙有管見。不可不陳。備堂憲採擇者。頃接李相來函。言巴西之能否善待華工。固未可知。要以不與立約。最爲省事。若必纏擾不休。亦維堅拒招工。庶議約之時。或稍就我範圍云云。是該使到華之後。卽議約之事。亦將稍示回翔。以昭鄭重。愚意則以爲招工二字。宜毅然拒之。議約二字。宜慨然許之。蓋紀澤近日細訪巴西情形。其遣使赴華。竟

是君臣同心。上一志使臣奉其國家之命。赴重洋數萬里。興高采烈。前赴中華。若已至津門。而拒其立約。則其羞辱實甚。斷無不咆咻纏擾之理。倘必俟其纏擾。然後許以立約。竊恐其於招工二字。亦將纏擾不休矣。巴西與中國夙無往來。使臣初次前往。尙有敬畏之心。文牘語言。恂恂恭謹。似宜推誠待之。俾他國公使領事。無從煽播其間。則將來易於控馭。中國與各國交涉。少一處即省一處之煩惱。李相所以言能不立約。最爲省事。職此之故。然紀澤既無蘇張隨陸之才。不能於英法之間。游說而阻止之。該使既抵津門。距京咫尺。即不宜更存拒絕之心。拒絕之則不僅使臣之恥。乃係巴西通國之恥。而西洋各國。又將羣起而嘲笑之。挑生事端。所關匪輕。故紀澤不敢不剴切言之。不敢以爲非分內之事。而漠然視之也。

一新加坡英輔政司文阻領事給牌一案。冬月初九日。始據胡領事呈報。當即照案議駁。已於前月廿一日咨呈冰案。堂憲垂詢。作何歸結一節。紀澤愚見。欲俟胡領事將英國在別埠設立領事發給英商船牌之例。鈔錄章程呈送。以後紀澤可據之以與外部爭論。衙門中亦可據之以與威使辯駁。所謂援彼之矛。陷彼之盾。在我持理既正。即可。

堅定不移。如胡領事所抄章程。實與現在辦理情形不同。自當飭該領事相機轉圜。以省口舌。刻下威使如向衙門爭論。似可以業已咨詢出使大臣。未據答覆之語搪塞之也。

一鈔示朝鮮釋放教士崔鎮勝一案。雖經完結。然紀澤復具一牘。照會法外部。請其轉達教王外部。另牘咨呈督核。貴衙門了此一案。而有三利存焉。高麗爲中國屬邦。令之行而禁之止。足以見聖朝懷柔之德。卽可以杜絕他國覬覦之心。異日不至復有琉球之事。其利一也。法人好爭勝。彩佛來西尼新任外部。紀澤取此順成好和之案。具第一次照會以悅之。其利二也。將來再有此等案件。吾更有所藉口。其利三也。

巴黎致總署總辦庚辰正月十六日

春正四日手肅一緘。不審速到否。印度種煙之事。全歸英官經理。獲利旣厚。惟恐稍失便宜。但下院議紳多不以官辦爲然。中國議鴉片釐稅之案。無論如何堅執。英之達官。祇能以言語糾纏。斷無因此肇衅之理。蓋英國用籌餉權在下院。議紳紀澤屢向該紳等閑談。探測輿論。必不肯因印度煙事致失兩國之和。遇有不利於吾華之處。署中儘

可放心爭辯也。

巴黎致總署總辦庚辰正月二十四日

二十三日接正月初三日電示。知紀澤奉派使俄。將崇大臣所定約章。再行商議。展誦之下。惶懼失措。地翁謙和委婉。善結主國之歡。然且不能訂一公平之約。紀澤才不如地翁而承其後。且須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事之難成。已可逆觀。覆車有轍。欲避何由。刻下函牘未至。不可得詳。不審係由本任兼派赴俄議事。抑係改派出使俄邦。而英法另有使臣接手。又不審地翁所定約章。條條均須修改。抑僅摘商一二十大端。須俟奉到明文。乃可詳晰奉商。查此事有大難處一端。紀澤身當此任。較他人尤難者一端。民間戶婚田土。市肆貿易。立一合同。寫一券據。猶須令受損者先行畫押允許。受益者再行畫押乃可成事。况兩大國立一條約。豈可冒昧從事。專顧一邊。地翁所定之約。明係中國吃虧。乃不先行奏進。靜候俞旨。而遽請俄皇畫押。未免過於性急。然俄皇亦大國之帝王也。臨朝簽字。批准條約。本國臣民遠近鄰友。莫不周知。一旦將已押未行之約。廢而不用。從新商議。渠若允我辱孰甚焉。此大難處之一端也。英

俄。兩。大。相。競。猜。疑。日。滋。中。俄。交。涉。事。件。稍。有。不。順。俄。人。則。曰。此。英。國。之。所。唆。聳。也。紀。澤。適。以。駐。英。使。者。前。赴。俄。都。凡。有。商。議。之。件。主。國。皆。將。惶。惑。以。爲。必。有。先。入。之。言。此。紀。澤。身。當。此。任。較。他。人。尤。難。之。一。端。也。現。在。巴。黎。酬。應。正。繁。紀。澤。擬。於。仲。春。初。旬。設。筵。宴。茶。會。一。請。法。都。官。紳。報。其。禮。意。然。後。移。駐。倫。敦。一。了。應。酬。即。可。於。議。紳。閒。談。之。際。察。探。消。息。蓋。英。俄。相。忌。既。深。相。知。最。稔。采。聽。既。多。或。可。觸。機。稍。得。策。畫。惟。中。俄。并。未。決。裂。兩。國。交。涉。之。務。斷。不。與。英。國。官。場。明。商。此。中。求。利。避。損。之。處。紀。澤。自。當。格。外。謹。慎。求。代。回。堂。憲。可。紓。廛。懷。專。使。兼。使。事。局。未。定。隨。從。之。官。亦。須。俟。接。奉。函。牘。後。乃。可。分。派。俄。都。交。涉。公。事。純。用。法。文。日。來。稅。務。司。雷。洛。施。告。假。回。法。紀。澤。擬。邀。之。相。助。尙。未。與。商。乞。衙。門。中。先。告。赫。總。稅。司。爲。感。

倫敦致丁雨生中丞

庚辰二月十五日

二。月。八。日。接。誦。臘。八。日。手。書。具。審。兩。肅。蕪。櫛。已。塵。青。覽。日。本。垂。涎。台。灣。果。從。琉。球。入。手。公。之。言。中。天。下。之。不。幸。也。猶。冀。廊。廟。之。上。及。早。籌。之。無。令。彼。族。狡。計。遂。得。盡。逞。所。謂。亡。羊。補。牢。尙。不。爲。遲。吾。華。清。流。士。大。夫。高。論。唐。虞。商。周。糟。粕。之。遺。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



其弊不獨無益。實足貽誤。事機挫壯。健之軀。以成羸。疴之疾。此其咎不全在讀書酸子。亦當事者憚於締構。怯於肩任。有以釀之。紀澤自履歐洲。目覩遠人政教之有緒。富強之有本。艷羨之極。憤滿隨之。然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幾人祇能向深山窮谷中。一唱三嘆焉耳。連旬心緒尤惡。緣正月二十三日得譯署電報。謂崇地山所訂約章。中外臣工。並謂窒礙難行。派紀澤使俄。再行商議。夫全權大臣。與一國帝王面訂之件。忽欲翻異。施之至弱極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順從。況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詘者乎。刻下函牘未至。不知其詳。不審所任之事。是否猶可措手。紀澤所懼者。入其境而見輕。直無術以自列於公使之班。無論商議事件之齟齬也。總署有總署意見。京官有京官意見。左帥有左帥意見。俄人有俄人意見。紀澤縱有畫策於無可著棋之局。覓一劫路。其奈意見紛歧。道旁築室。助成者鮮。而促毀者多。蓋不蹈地山覆轍不止也。地山固太怯弱。又牽於私家之事。回華太急。近於專擅。與言路以口實。然全權大臣處事。一有不當。即重譴醜詆。無所不至。嗣後使臣在外者。更何能開口議事。此亦言事者。祇觀一面。不顧後難之過也。紀澤有兩事與時賢所論相反者。或論重懲使臣。所以

明告俄人。以使者之所訂。非華人之本意。則改之較易。愚見則以爲懲使愈重。則辱俄愈甚。改約愈難。將有求而故激。怒之。所求其能獲耶。或論俄多內亂。其君臣不暇與我爲難。愚見則以爲俄之內亂。緣地瘠民貧。無業亡命者衆也。俄之君臣常喜邊陲有事。藉征戰之役。以消納思亂之民。左相以前事得手。遂欲輕爲戎首。蓋亦一隅之見。未嘗統籌全局耳。總之毀約亦非譯署本意。特爲言路所迫。而紀澤適承其累耳。

巴黎致譯署總辦再啓 庚辰二月十五日

再密啓者。俄約業經全權大臣與俄皇面訂。忽欲翻異。施之至弱至小之國。猶未肯帖然順從。況以俄之強大。理所不能折。勢所不能詘。紀澤之往。直無法自列於公使之班。無論商議事件之齟齬也。竊嘗思之。經旬僅得一策。查泰西各大國。遇有爭持不決之案。兩雄並競。將成戰鬥之局。而有一國不欲成爭殺之禍者。可請他國從中評斷。事理所請之國。宜弱小不宜強大。恐其存乘間漁利之心也。宜遠不宜近。恐其於事勢有所牽涉也。旣請小國評斷。則兩大國皆當唯命是從。雖以英國之強。而於北花旗爭辯。英船阿拉巴馬幫助南花旗一案。聽命於比利時國。出英金二百萬磅。合花千萬元而無難色。

此近事之證也。中國與俄爭辯伊犁一案。無論俄人如何不公。如何欺騙。然使臣既已請其國君書押矣。再遣使者數輩。亦斷不能挽回。徒助波瀾。徒添痕跡而已。計不如由中國發議。請一西洋小國評定是非。剖斷交易。使因此而原約稍有更改。固屬甚佳。即使小國所斷。仍如原約無所更改。則我之曲從。爲以全公義於天下。非詘于勢也。各國將羣起而頌之。即英國亦不能因我之讓利於俄。而有所覬覦矣。凡有一國請他國評斷。而一國不受評斷者。則不受之國爲顯悖公論。各國將羣起而非之。俄人必不出此紀澤所慮者。中國不發此論。而俄人先發之耳。所請之小國。如得素與吾華無約者。瑞如士之更佳。俄人更無所藉口也。小國之國君亦非能自判曲直而定交易也。必將延請有名律師。據公法以論理。巡視伊犁以察局勢。然後判斷焉。律師之費不貲。中俄當任之。然較之用兵之費所省爲不少矣。此策雖平平。然實俄人之所甚畏。本日已發密電以聞。茲仍詳陳端緒。伏候堂憲採擇。如以爲可。則求一面知照使臣。請某國評斷伊犁一案。一面通飭曉諭官紳士庶。無許事成之後。再有異議。如堂憲不以此策爲然。則請格外秘密。勿令俄人先我而爲之也。

倫敦復譯署各堂庚辰三月十五日

讀正月初八日鈞諭。并鈔示各件。荷蒙指示詳明。慰勉周至。感激莫名。竊思俄國之佔據伊犁。而許我以交還者。非有怯於中華之勢。亦非迫於公義。務爲名高也。當時蓋直有輕藐吾華之心。不料西北平回之師。遂能如此得手。是以慨然有交還之語。及至我師大功告成。索踐前諾。則又藉此以爲進趨地步。索之愈急。則要挾愈多。卒之還我者。不過一隅。而巖險襟帶之區。仍復據爲己有。復於通商章程。佔我無窮厚利。又多留罅隙。以作後圖。其計亦誠巧矣。俄羅斯爲西洋著名。雜霸之國。正與戰國時嬴秦無異。狡獪多端。上下一致。處心積慮。圖佔便宜。崇前大臣所訂之約。當時即使他人處其地位。亦未必遂能勝之。但崇大臣急於求歸。過於欲速。所許似太容易。此吾華士大夫所以不平也。若無崇大臣一段公案。則使者今日於商務界務償款三事。原可徐徐爭論。務求辯勝方休。取舍之權。未嘗不操之在我。既有前訂之約。今欲悉舉而更張之。而別無以飽其欲。不惟未易就我範圍。抑且難於發端。立論一思。有以飽之。則益於彼者。未有不損於我。竊以爲損益之間。惟當權其輕重。俄人於伊犁全境。不肯悉還。其措詞必非

強我以割地也。必仍藉兵費以立言。曰五百萬魯布兒。未足以盡償兵費。故於伊犁境內割留某處某處。以土地准折資財也。又曰五百萬魯布兒。未足以盡償兵費。故於通商政務推廣某事某事。以商販之利准折資財也。此事縱辦得順遂。大約界務稍有更改。則兵費不能不加。商務係俄人所最重者。必不能全行駁改。若能勸其歸於另案辦理。即屬萬幸。然此案若不兼議商務。則兵費又不能不加。紀澤雖尙未赴彼都。然以愚意揣之。斷無駁改全約而不加兵費之理。刻下急務。誠如鈞諭所云。能將原定約章專條置諸不論不議。是爲最妙。惟竊思第二步辦法。與第一步辦法。乃係相因相成一氣。聯貫之事。蓋俄人固不肯默然輕廢前約。而不更議新約也。即使俄人肯將已議之約作爲罷論。而在我也亦有難罷之勢。何也。第一步辦法。將原定約章專條置諸不論不議。是索還伊犁。亦當置諸不論不議也。中國屯重兵於伊犁邊境。既不能進。又不能退。界址未定。何以自固。何以持久。此係軍國大政。雖非使者所能與聞。然爭辯之際。若於本國主見毫無依據。將何由自伸其氣。而暢其說乎。或仍索伊犁全境。而可以酌加兵費。或暫不索伊犁。而以伊犁更換東境舊挖某地。以難之。皆是立言之法。要之使者已至。

既言舊約之不公不妥。則約章必須如何乃爲公平妥當之處。勢必連類談及。斷無含糊中立之勢。故曰第二步辦法與第一步辦法乃係相因相成一氣聯貫之事也。至於俄人接待情形誠難逆料。然主憂臣辱夫復何辭。倘彼竟不認作公使。是爲決意失和。雖百端將就終歸無益。戰守之備在廷者自有嘉謨。紀澤何敢妄議。然竊揣西陲一帶左相手握重兵。取伊犁或猶可期。得手海疆各口北南洋大臣亦當能先事綢繆。且係通商總匯。彼或有所顧忌而不敢遽逞。惟迤北萬餘里處處毗連。而尤以東三省爲重。或者謂俄國鐵道未出歐洲。轉運東方殊非易易。且民心不靖。未必能兩道入寇。而紀澤則正恐其盡赦犯法亡命之徒。使其擾我邊境。擄掠卽以充賞。則人自爲戰。而無轉餉之勞。其鋒固未易當也。竊以爲宜即滿洲之士卒。參以近年來立功各軍之營制。得其人而練之。俾成勁旅。以備不虞。似不僅一時邊徼之謀。或且爲萬世根本之計。願俄人不欲失和。仍能以禮接待使者。則可相其機宜。取得寸則寸之效。事體如此重大。自當隨時奏聞請旨。並緘達尊處。伏求指示。前者奔馳兩國。已覺兢惕不遑。今乃兼使三大邦。塌蹶情形更可想見。然刻下未敢卸肩者。誠以俄國情形未可預知。愈急必將愈。

蹙留英法以爲急來緩受之基。於公事不無裨益。蓋公使離境所關極重。若俄人待客疎慢。紀澤可藉英法公事時去時來。紆與委蛇。則雖駐俄都而不受欺侮。雖離境而不著痕跡。操縱在我。則機局較爲靈動耳。如將來俄國不能離身。英國不能兼顧。卽當奏請簡派正使以專責成。至於參贊署理一節。西洋凡於公使他適之時。卽待參贊以署使之禮。誠如鈞諭所云。參贊辦事有旨與否。無甚出入也。若請旨派署。轉露痕跡。誠恐英法或疑我有彼此輕重之分。必致又費唇舌。未審鈞意以爲如何。前由稅務司匯到使俄經費銀五萬兩。業經收到。然已抽提少許。撥充英法使費之用矣。本月杪英國官場進退定局。中國使署又當請一茶會以答此邦士紳之意。一俟國書頒到。卽當起程赴俄。屆時再當電聞以慰厯系。

倫敦致總署總辦庚辰三月十五日

頃閱鈔示各件。內所稱崇前大臣寄到伊犁分界圖說。此間尙未得見。其圖說既從俄國兵部圖譯出。部位當無甚差謬。可否頒寄以備稽考。又堂憲電答地山星使言分界宜照舊圖紅線。亦未審係指何項舊圖而言。按西域地名譯言各別。最易混淆。稱謂不

同。即不難指鹿爲馬。惟憑精本輿圖。畫以界限。尙覺稍有把握。查左相函稱。伊犁大城。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俄圖則伊犁稍偏於西。紀澤徧查俄英德奧各本輿圖。伊犁皆較阿克蘇偏東一度左右。中國輿圖則陽湖李氏及鄂刻兩本均偏東三度。有奇。並無伊犁西偏及或與阿克蘇南北相望之說。喀什噶爾則各圖皆在烏什西南。并無混列於西之說。未審左相據何圖爲準。而云然也。又謂俄圖不若中圖之確。緣其不能做照中國。以南北極出地爲準。而又不明地學準望之法。所以方位時有誤會。云云。愚意西人繪中國輿圖。畧其所詳。而詳其所畧。誠所不免。至於方位遠近。山之枝幹。水之曲折。則西人之精詳。實非華圖所及。蓋測北極出地之高下。所以定緯度之南北。而經度不與焉。經度所以分東西。則非晝測日。午夜測中星。而細推其差度。不可得而定也。至其循人行路徑。測其曲折。概以三角法推之。千里萬里。無或差忒。蓋大小總成三角形。同一比例。卽所謂準望之法也。中國測望之法。所憑者僅一指南鍼。不知電極之南北。并非天元之眞南北。又不講求里差歲差之理。竊以爲輿地之學。西精於中。不啻倍蓰。左相當代偉人。奈何猶未化此成見。俄人甚欲藉伊犁以開衅。而奪我緊要海口。似不可不



早慮及堂憲賜函，提及全權便宜行事字樣。紀澤前接電報，所夙夜惴慄者，正恐膺此虛名。蓋西洋通例，亦無全權公使。遂可獨行獨斷之說。仍須事事商承本國公議。故頭等二等名目雖不同，而實際本無異也。惟訂一新約，國主必先問全權字樣。紀澤自揣實無遂訂新約之才。即使俄人將來就我範圍，亦擬請其遣使入華，然後訂約。非紀澤敢於規避也。俄人專尚譎詐。縱使許我廢棄舊約，商定新章。又安保其臨定議之時，不有翻覆。既定議之後，不有翻覆乎。權位稍輕，則責任亦輕。或猶紀澤之一幸也。

倫敦致總署總辦 庚辰三月二十九日

俄約分界通商二事。吾華均屬吃虧。然就二者之中，亦須權其輕重。查西洋各國訂約之例，分爲二種。一曰長守不渝之約。一曰隨時修改之約。長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兩全。此有所益，則彼有所損。是以訂約之際，其慎其難。隨時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損益，不可逆觀。或開辦，乃見端倪。或久辦，乃分利弊。或兩有所益，或互有損益。或偏有所損，或兩有所損。是以訂約之時，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俄約經崇前大臣商訂。雖吾華顯受虧損。然如覆水瀉地，勢難全收。朝廷既不欲

輕開釁端。而遣使保全和局。從容商議。則亦須開一轉圜之路。俾彼邦不至惱羞變怒。乃爲佳耳。若分界通商。條條皆須爭回。無論紀澤無此才力。即使主議諸公。自持旄節。恐未必得手。應心無論吾華獨力。鎮禦不足以懾之。即西洋各國合從以助我。猶不足以銷俄人之倔強也。竊謂分界既爲永定之局。自宜以百折不回之力。爭之通商。既屬按期修改之約。似宜權宜允許。而采用李相立法用人之說。以補救之。紀澤接奉寄諭。啓程時復奏。擬以此意入告。敢先以奉聞。

倫敦致總署總辦庚辰四月十九日

三月二十九日肅泐一函。舉左都事秉隆充新加坡領事。附論俄事二紙。計可如期達覽。使俄國書敕書。已於四月初五日由輪船公司交來。弟初擬恭奉國書。即星速啓程赴俄。嗣於三月二十六日。接奉堂憲二月三日鈞函。擬將約章各條。分別可准不可准。及應商三端。酌議辦法。奏請聖明裁定。再行函寄。囑紀澤預爲布置。整理行裝。及一切事宜。屆時再赴彼都云云。紀澤是以展緩行期。靜候函牘。近來英國朝會甚多。官紳酬應亦頗忙繁。而衙門所寄奏定條約准駁之章。至今尙未遞到。不審月杪能接收否。屆

時倫敦緊要應酬。恰已完畢。便可趕緊前去矣。頃具奏敬陳管見一摺。卽係前函密商之意。語雖稍嫌質直。然事關大局。不忍不言。固知局外諸公。必有大相詬病者。然亦不遑恤也。紀澤之奏。稍蒙聖明採擇。續議約章。准駁之條。與已寄來者。微有變通。乞先以電報賜示。或所議未遑。亦懇由電告知。若紀澤所議本與現寄之議章不甚相悖。則無須商榷矣。

倫敦致總署總辦庚辰五月十八日

法人之謀。據安南。俄與倭之覬覦。高麗。幸因意見不齊。議論不一。譬諸築室。道謀不潰。於成。西洋新報。雖常有驚人之語。捉影捕風。未足據信。惟蘊蓄久者。其發必烈。異日事端之起。慮有突如其來之勢。使人猝不及防。琉球卽前車之鑒也。我朝綏馭屬國。平時無所取利。遇有事故。則不惜內地之力。安輯而保字之。此如天如日之德。所以度越前古也。顧自西洋通商以來。吾華交涉強鄰之務。逐漸增多。屬邦附庸之被侵侮者。尤爲常有之事。我國家旣守寬仁博大之成法。於朝貢效順之國。未嘗奪其自主之權。彼之軍國內政。從不牽掣而遙制之。至於救災恤患。又復無可詭譎。揆之事勢。可謂千古之

至難者矣。英人、或謂中國宜諷高麗通使於英。合華英之力以保護朝鮮。則東海可以長靖者。英人忌俄特甚。惟恐其得志於東海。此說蓋自便其私。非真爲吾華謀也。然通使之說。或有微益於我。或俄倭之事未露。而英人反先致損於我。或高麗通使於英。於華事兩無損益。計堂憲必已深思而熟籌之。安南之事。紀澤過法都時。擬即據外間風聞。一探佛來西尼聲口。西洋各國公使。常有據謠傳未定之說。豫詢外部者。紀澤當相機措詞。格外加慎。不令生出風波而已。俄人日派兵船東行。雖係恫喝之計。然求尊處切囑邊庭大帥。宜嚴戒士卒。毋許挑生衅端。兩國戰事未成。若和局幸得保全。則俄人派船添兵修鐵路設電線諸務。皆其私設之備。私耗之費也。西塞一與交綏。即使旋發旋收。彼必將所用諸款。盡欲取償於我。紀澤之所晝夜憂慮者。竊恐使者方議事於俄廷。而邊軍前敵已挑釁於疆場。一矢一石。可生出無窮之患。諸公在都。聞見較確。細察此層果可慮否。

巴黎致總署總辦庚辰二月十二日

初九日肅泐一函。附錄與格相俄使先後面談節畧。計可如期達覽。奉堂憲四月初六

日鈞函敬聆一一。現在巴黎靜候衙門覆電。計五六日間當可就道赴俄。到俄立據之說。此間亦有所聞。竊以爲此層雖係入境首先相難之一端。然似尙可用正論折之。蓋使臣無論頭等二等。均無可以故違其國家之意而專擅自便者。訂約必候批准。自是天經地義。彼族如面詰紀澤事權如何。當以直捷之詞明告之。曰。從前倭布兩位大臣有何等事權。在中國辦事。吾現今事權亦正與之相同。使者所力爭之處。中國國家容或有酌予通融之時。至於國家所堅執未允之說。則使者絲毫不能通融。但可據貴國國家之意轉詢朝廷耳。如此立言。似尙光明正大。若其糾纏不已。卽可以此意具函復之。卽名之爲立據。亦無礙也。西洋狀師不甚可靠。赫德謂其遷地弗良。亦係實情。兩生中丞所謂延訂狀師者。蓋觀烏石山案之成效也。愚見以爲中國通商各口。遇有華洋交涉案件。各執一辭。爭論不休。自可延請狀師。按照西律評斷曲直。今俄事約章業經奏奉諭旨。交王大臣閱看覆核意見相同。名正言順。無須藉助於狀師。且事體如此重大。俄人如此倔強。亦非一狀師之言所能折服。凡兩國爭論。各不相下。西洋有另請一國之君延請狀師。援據公法。從中評斷者。紀澤曾以此說電達衙門。旋奉覆電以爲不

可。紀澤更熟思之。亦覺難於妥協。蓋狀師者古之法家。公法者出於刑律。雖有無數專家編輯成書。然弱國恃以自保。而強國時犯焉。中國自有成法。與西洋各國刑律不同。而睦鄰綏遠之道。亦未必與公法處處符合。今日據公法以責人。則他日西洋各國凡有可以取利於吾華者。皆曲援公法之說。以相瀆擾。勢將辯難蜂起。步步荆棘。是日。前未必真獲公法律師之益。而日後之流弊。有不可勝言者。俄人若詘於公論。猶講情理。則衙門所恃之理。本屬公平正直。足以折之而有餘。如其肆意要求。全不論理。則雖請他國之君。專延律師評斷。彼亦將悍然不顧我之私延律師。何能爲力。何能措詞。事有弊而無利。似不如其已也。出使經費。前與金登幹論及。由電匯撥。虧折太多。不若改用匯票。此間所收經費。既未存店生息。則無須屯集鉅款。不如按季或按月匯撥。庶上海之湊解較易。使署之儲備無虞。此紀澤愚蒙之見。商之金登幹而未訂定。故未及奉聞者也。本年經費。已蒙衙門飭撥整數。前議可作緩圖。下屆飭撥經費之法。可否求衙門就近與赫德妥商。或仍照舊章。聚總電匯。或改用匯票。按月或按季解寄。均候裁奪。鄙意電匯止可於需款甚急之時。偶一行之。至於源源接濟之款。不值如此暗耗多金。

滬關劉道，則以爲票匯不如電匯之穩。其言亦不爲無見耳。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庚辰七月初四日

紀澤到俄第三日。即遣馬格里往見駐俄英使德佛楞。德云：中國使者初到。外部吉爾斯等。必以厲色相待。無須介意。久之總可轉圜。俄人所注重者。邊界、要案、數件。必須速辦。以平其心。而顯中國和好之意。一也。崇罪、必須赦免。且須斟酌措詞。如云：姑赦、斬罪。仍俟新使辦事得手。乃予真赦。則俄之怒更不可解。二也。先派頭等公使。俄人常以夸人。今派二等公使。較爲減色。三也。此皆吉爾斯親對余言。既未囑余祕之。余故可以告君。以余觀之。末一條。不關緊要。前二條。則甚吃重。歸告曾侯。其留意安排應答之語可也。日意格見駐俄法使商西言。不如英使之詳。而說崇星使事。則亦懇切。紀澤於是連發三電。二十八摘報英法使語。二十九摘報外部情況。月朔求速辦邊塞各案。想堂憲見電。必斟酌賜覆。半月內外。可以全到。屆時若值開端論事。紀澤稍有把握矣。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庚辰七月二十四日

本月初四日肅函。附錄與俄外部吉爾斯等問答節略。計可呈覽。外部此、次、催、詢、修、改、

各事。其勢若迫不及待。紀澤本擬將尊處議改各案。和盤托出。繼思發端伊始。似以渾括大意爲宜。觀其口氣如何。再爲逐條分晰。庶操縱在我。不虞扞格。特囑日意格慶常參議法文節畧六款。并就洋譯漢。各繕具一分。於十九日送去。其中有照原議駁改者。如第一款。伊犁須交還全境。第二款。塔喀兩界仍照舊址。第四款。領事祇添嘉峪關一處。第六款。關外各處不宜概行免稅。是也。有照原議允准者。如第三款之嘉峪通商。尼科行走。第四款嘉峪設領事。哈古巴指定一處留貨。是也。以上准駁關繫最大。確不可易。故立言不嫌其決絕。有原議未曾議及。而此次必須添叙者。前約割留伊犁西邊及帖克斯川一帶。俄人本以安插伊犁遷籍之民爲詞。此次索還伊犁全境。俄必復申前說。是以援照第四款。俄民遷回之意。豫與商議安插之法。以塞其口。至本屬俄民與伊犁遷籍之民辦法。如應稍示區別。當俟商訂條目時再行細議。有照原議駁而措詞小異者。如塔喀兩界雖曰照舊。倘實有不便。宜各派員勘定。而仍抱定彼此互讓立論。以示持平。第四款領事雖祇許嘉峪關一處。而更參以日後商務繁多。再商添設。使之不至絕望。其實彼之分界祇圖趁時要挾。若彼此大臣臨境商訂。是將難商一事作爲。



另案辦理。操縱仍在我矣。領事非通商口岸，不准設。再商之說亦屬空談。不過語氣委婉。聞者易受。有原議准駁兩歧。仍遵駁意而措詞稍活者。如添約十四條。哈巴古等城指定一處。照張家口辦理。與十二條關外西路各城貿易均不納稅。兩議似屬不符。蓋三城地方均係關外西路。既曰不納稅矣。何又謂照張家口辦理乎。日前已發電奉詢。未接復示。不敢擅斷。謹遵駁意第六款內言明關外各處貿易不納稅。勢難全准。云云。渾涵其詞。預留日後轉圜地步。有原議駁改。而此次暫未吐露者。如第三條之伊民已入俄籍。不准入界爲商。一層俄之難允。姑不具論。彼既稱俄民矣。則曾爲伊民與否。邊界官何從詰之。是徒添爭辯。而似無益於實際也。此數語能刪固妙。否則仍當電商求允。十條之由台站行走發寄物件一節。電詢候復。姑從緩議。第一條之領事官與地方官互用。信函考法。文本作公文。并非信函字樣。擬商令照各國通例辦理。章程二條之天山南北貿易不聲明。照被逃之法辦理。并罰貨入官字樣。八條之貨主不知情。分別罰辦各語。統俟將來真得逐條訂約時。再行隨時商辦。始覺輕而易舉。故於節略末段載明其餘小處。應俟大端商有頭緒。再議。有照原議駁改而辦法稍異者。如第三條伊

犁、居民、遷籍於交收伊犁以前。詢明特恐俄人從中唆聳，必致紛紛求去。多生枝節。故改爲交收伊犁以後。且收地以得民爲重。似不必拘以年限。迫之使去。第四條伊犁俄人產業。概行給價入官。屆時恐有煩重難行之病。特添叙售於中國之民。或發給公平價值入官。其未售以前。仍照中國人民納稅。以免其恃符滋弊。有原議通融允許。而此次仍未露出者。第四條俄人爲產業所累。不能遷回。應歸中國管轄。作爲中國人民。此條有傷領事官之權利。不惟俄人難允。西洋各國皆將爭之。查西洋各國多有不許他國民人在其國置產者。是以此次照會將原議通融允許留管產業一層刪去。俄人雖亦將爭之。然吾之執理甚長。可以徧告西洋各國。而無慚也。有未照原議明駁。而隱寓駁意者。凡設領事處。始有行棧。旣無領事。則行棧之不許設。自不待言。日後定約時。再爲添叙。似不嫌突。嘉峪關旣爲通商口岸。則西安漢中。便屬內地。節畧第六款。以過界當照各國總例辦理。一語限制之。非特彼欲往西漢等處。須在該關正子並交之後。方可照舊約領單前往。卽章程第七條。由張家口赴內地銷售一節。亦必不能行。此外原議所駁專條。行船至伯都訥一節。張侍讀謂舊約旣載中俄兩國行船。明爲專指共管。

之地而言。論約洵爲得閒。紀澤以爲虛言其理。猶不若寔徵其地。試問松花江左岸。何嘗爲俄國屬地。是愛琿定約時。明明將混同江。誤稱爲松花江也。顧在我欲辨其訛。而解之。使悟在彼。正樂其訛。而佯爲不知。聞往歲伯都訥之議。布策尙以爲未足。蓋以舊約松花江行船。本無限制。崇星使訂立專條。尙聲明起首開辦字樣。爲日後推廣張本。經此番議駁。後直將愛琿舊約之訛。一律更正。從前猶可不服攔阻。此後尙復何所覲覩。因此齟齬。恐他事亦相持不下。鄙意擬留爲後圖。倘伊犁全交。他事亦尙順手。則可告以此事。應由兩國派員。至彼勘明屬地江名。再商辦法。此次約內。暫置勿論。以省爭執。又兩國奉行約章。總以蓋印畫押之件爲憑。查愛琿定約時。祇有滿文蒙文俄文。而并無漢文。不知刻本漢文。係從何文譯出。若以刊行俄文論之。詢之繙譯教習夏干。據稱文內祇有松噶里。俄人呼江爲松呼花爲噶里。准俄國行船字樣。寔并無松花江左岸爲俄人屬地。及准許中俄兩國行船字樣。紀澤又不知刻本俄文。是否眞照原定之俄文繕寫。此地寔無從懸揣。現在我若援刻本漢文爲証。彼即援刻本俄文爲憑。各執一詞。萬難定議。因思愛琿定約時。在咸豐八年。其原定之滿蒙俄各文正本。必存理藩院。可否由尊處。

行、取、原、本、文、字。各行、照、譯、漢、文、一、分、互、相、核、對。是、否、原、文、錯、誤。抑、係、被、人、捏、造。不、難、水、落、石、出。至、准、給、之、盧、布、爾、五、百、萬、元。所、以、不、提、者。以、備、彼、詰、問、伯、都、訥、議、駁、何、以、不、早、提、及、時。即、將、專、條、二、事。一、允、一、駁。援、以、相、抵。總、之、在、我、無、論、如、何、打、算。究、屬、一、面、辦、法。事、之、可、商、與、否。必、須、俟、其、覆、文、到、日。方、有、把、握。此、邦、純、尙、譎、詐。畢、竟、無、從、捉、摸。而、紀、澤、之、無、識、無、才。亦、可、概、見、矣。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庚辰十二月十五日

來俄遂已半載。賓主詰難數十萬言。前此都是虛擲景光。枉勞唇舌。布策陰柔狡很。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熱神通。紀澤於理喻情動操術兩窮之時。輒赴外部一申吾說。而外部尙書格爾斯。既隨扈遠在黑海。署尙書熟梅尼。於大端必須稟承俄皇格相之詔令。小事不如布策之精熟。以是爭辯雖繁。漫無實際。朝允商改。夕復游移。紀澤於事亟時。幸未輕與放鬆。事緩亦無須急。然加緊。故自抵俄至今。尙無前後語言不符之弊。公務雖極磨難。而未至遽遭輕侮者。獨賴此耳。邇來俄皇回都。頗不欲以眈眈之故。驟隳兩國數百年之交好。以和平了結。責成格相。連旬商議。乃稍稍就我範圍。伊犁雖未全

還。然得伊南、烏宗、烏山、帖克斯、川、莫薩、山口、諸要隘。則伊犁、拱宸、諸城。足以自守。且與喀什、噶爾、之阿克蘇、諸城。得以通行。無阻矣。塔爾巴哈台之界。雖未允。竟照明將軍之約。然兩國各派大臣。於明崇兩界之中。酌量勘定。則不失爲得半之道。且既以清辦哈薩克事。爲名。如分界大臣。因應得法。似亦可以藉清邊患。爲一勞永逸計也。喀什、噶爾。照現管之界。派員勘定。則出入利害。權在勘定之員。紀澤未履該處。與其據一紙之圖說。定山川之名。異日不免生出阻難。似猶不如暫不遙斷。一以聽之。分界大臣。爲得計也。商務則天山南北兩路。貿易均不納稅。改爲暫不納稅。他日尙有指望。領事除嘉峪關外。僅許添設吐爾番一員。嘉峪關通商至關而止。俄貨雖照天津約。有運入內地之利。而貨幫牲畜人衆。不至有暢行內地。奪我商利。暨驚動平民之弊。松花江行船事。徑廢。專條置之不議。凡此數大端。皆與衙門疊電所囑相符。業將前接外部照會節畧條款。於冬月二十七日。摘叙電陳。乞奏示遵。并於本月初二日。照錄全稿。咨呈冰案。計奉覆電約在二十前後。如別無添爭之件。則上元前後。可以定約畫押。俄商至嘉峪關。貨幫不復闌入之說。格相布策。雖已滿口應諾。而不肯寫入條約章程之中。紀澤尙不甚

放心。寫約時。當再與一爭。至松花江之事。愚意本欲許至三姓。且說定入界百里。照章納稅。既可免一二年間復生爭論。且使東邊商務不致復吃暗中侵入全失稅利之虧。廷議動言中國不重商政。不圖稅利。故總以徑廢專條爲主。紀澤又何敢自逞私臆。而擅爲通融乎。惟有恪遵衙門電示辦理而已。至崇約中有小事須更改。及字句未妥協者。繕寫約章定議之時。當再與布策委婉商之。能改與否。事未可必。要之須就有益於我無損於俄者立言。乃不得謂之添爭之件。庶幾易於藏事耳。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 辛巳正月二十一日

客臘既望。肅泐一函。計可如期塵覽。改訂俄約章程條款。自大端各條奉電旨俞允之後。弟趁俄皇允寫新約之機。更與格相布使逐日商辦。格相甚爽直。然諸事未曾細意推敲。不能不倚恃布使。布使陰重不洩。其所不願。則又諉之格相。以是斷斷久而未定。直至初九日始將漢法文商妥。又候外部定製紙張。本日始行送來。刻下分繕正副約章各冊。從官甚爲忙迫。頗有因勞致疾者。近有電報調駐英之蕭隨員來俄。幫同繕寫。庶可不致遲誤。所有臘底正初續行爭得各條。已於十一日電達署中矣。日本具奏繕

譯等員遵照部議查明請獎一摺。另牘咨呈冰案。并備奏事處咨文一件。印花一紙。到京時。懇費清神。代備安摺如式封固轉遞爲禱。

森比德堡致總署總辦辛巳正月二十八日

本月二十一日。肅泐一函。計可如時到京。改訂俄國條約章程。專條。卡倫繕單。寫正本一冊。及業經蓋印畫押之副本一冊。并遵電旨。派令筱村觀察齎至京師。呈請衙門進呈御覽。筱村至滬。或須憩息數日。謹先將條約章程卡倫單專條分繕清摺四扣。逐條簽註。先行馳遞。敬候裁奪。本日具奏改訂條約章程一摺。恭繳電旨全權。駐俄駐法二等參贊官。均留署任。一片。另牘鈔稿。咨呈冰案。并循例備咨文印花。到京時。懇費清神。代備安摺如式封固轉遞爲禱。又密陳辦事艱難一摺。名爲密疏。卽未便由公牘咨呈。已自備安摺封固。并備奏事處咨文。懇煩諸兄一同代爲轉遞。另鈔密疏稿附呈察閱。倫敦致總署總辦論事三條辛巳七月初一日

一香港設立領事。倘能辦到。誠如堂憲所云。於香港華民實多裨益。現擬趁交犯一案。就便發端。商之格相。至於將來設立之時。儘可由粵中大吏派委節制。呼應較靈。其經

費是否於使英項下開支。聽候衙門裁奪。如仍用出使經費。宜在粵中就近劃扣。不必由英轉匯。致多周折也。

一澳門情形。誠如振帥原函所云。與香港之付爲英屬者不同。未便設立領事。但振帥欲令駐港領事兼辦一層。愚意亦尙不謂然。蓋葡人之於澳門。雖儼然據爲己有。然微不足於中者。則以租住之名尙存耳。聞前此立而未換之約。葡人開列多款。其本意專在澳門設立領事一條。賴當時洞燭其奸。未經允准。若忽令駐港領事兼理。彼遂將借香港領事之名。引爲澳門領事之據。蓋西洋視兼辦人員。與本任毫無區別也。查澳門本有縣丞等官。特以職任較卑。遂同虛設。似不妨倣上海租界之例。設立官職較崇之委員。并令督同縣丞辦理交涉事件。庶幾可圖補救。此層係紀澤懸擬之策。是否有弊。亦不可知。總之駐港領事兼管澳事。竊以爲斷不可行耳。

一洋藥稅釐並徵一案。查西洋稅則。本係各國自主之權。又凡不急之物。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莫不倍徵其稅。此英稅之所以於煙酒兩項獨重也。洋藥爲害之烈。我華以重稅困之。本屬名正言順。威使自知理絀。故日肆延宕。然我能示以一定數。自百折不



回。彼亦無。如。我。何。李相來函言能爭至百金即足。刻下威使八十之數。既狡展回翔而不肯墮。則吾華百金準數。亦自不宜遽然說出。紀澤擬抱定各堂問答節略所說百一十金之數。堅持不改。此事係印度部尙書專政。而其樞紐又全在印度總督。外部既無權以主持之。即斷不肯與紀澤誠心商議。且彼撇開原議大臣。而忽就我範圍。揆之情勢。亦無此辦法。然紀澤於晤談時。自當細察情形。相機立論。將吾華加稅所以禁烟之意。痛快說出也。其洋貨免釐及新希蘭兩案。亦當與之談及。新希蘭之案。顯係專據一面之詞。但事已如此。恐不能更有妥善辦法。爲七人伸冤雪恨矣。

巴犁再致總署總辦辛巳閏七月初四日

前論法與越南之事。稱紅江爲瀾滄江之下游。頃與松生談及。松生言瀾滄直抵西貢而後入海。則紅江由東京入海者。必非瀾滄。其說大是。弟此次未携漢字輿圖來俄。俄署又無圖籍可查。憶雲南元江普洱諸水匯流以入於海者。下游似名富良江。未知是否江之名稱。雖無關於事實。然恐衙門見弟函指瀾滄爲紅江。生出疑團。趕作茲函。以明弟之誤記。懇代回堂憲。并語同事諸君爲感。

巴犁致總署總辦辛巳八月初一日

紀澤自俄回法。路經德國愛森地境。便道至克虜伯礮局。一觀製造。每入一廠。燒紅金鐵之塊。大如室屋。積而成山。銷鎔金鐵之汁。流如泉瀾。潑而成淵。蒸燦片時。汗流眼赤。出則寒風砭骨。密雨侵膚。如是屢炙屢凍。加以勞乏孱軀。不禁遂致病困。二十一日到巴犁。強自掙扎。至外部與桑迪里一談越南之事。歸而委頓床榻。數日不能坐立。昨日乃稍痊可。猶未屏醫藥也。法之圖越。蓄謀已久。斷非口舌所能挽救。吾華海防水師。漸有起色。如撥派數艘。移近南服。使敵有所顧忌。或可不至於剝膚噬臍之悔。法人內懾於德。又丟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斷不敢與我輕開釁端。吾華自翻改俄約之後。聲威較前日增。似是一好機會。此事全恃南北洋閩粵諸公齊心協力奮發。有爲紀澤未曾聽得。各省準主意。真消息。措詞總難得勢。茲將問答節略鈔寄台覽。照會屢繕屢改。至今未畢。事端重大。法文字句之間。不敢不格外審慎。而才識之薄劣。亦可於此徵矣。

巴犁致總署總辦辛巳八月初八日

本月朔率泐數行。計達台覽。初六日晤尙書桑迪里。談論頗久。直告之曰。中國視安南。

較之琉球。尤爲緊要。琉球尙有海洋之隔。所以力爭而保護之者。憫其小弱而慘遭滅亡。天朝以大義責日本。即以行吾字小之仁而已。非有形勢利害之說。存乎其間也。安南則邊界毗接。痛癢相關。中國保護該國之心。直與保護內地省分無異。中法和好多年。商務茂盛。彼此親切。萬不可因此事生出意見。桑云。法國但願越南遵守甲戌之約。并非多求進步。紀澤答以此等大事。辦至結局。往往有非始謀時所能逆料者。法國此時并非多求進步。中國亦能諒之。但恐日後爲事勢所迫。有不能不謀進步之一日。是以中國預爲言明。法越甲戌之約。中國本不能認。若法國之志。僅欲與越南通商。不求進步。則越南私立之約。中國猶可勉強優容。不欲阻法國已有之權利。致損法國之顏面也。如法國得寸思尺。使中國爲難。則是辜負中國保全友誼之苦心矣。桑力言法必格外留心。不與中國爲難。數日後即當具牘照覆申明此意等語。且俟照會到日。再行奉聞。

巴黎致總署總辦籌越事七條 辛巳十月二十四日

法人覬覦越南已久。越南危亡。非中國之福。中國不宜稍存畛域之心。越南不宜自外

生成之德。必須聲氣相通。謀猷不紊。乃得輔車唇齒之益。紀澤思致書越南國王。既恐體制不妥。卑亢失宜。又因未得堂憲指授機宜。或致措詞失當。茲將鄙意所及。臚陳於後。是否可由衙門飭諭該國王之處。求密回堂憲。斟酌行之。

一越南除例遣貢使之外。宜專派精通漢文明白事體大員。長住京師。聽候分示。轉報該國。

一越南係中國屬國。例不得擅遣使臣。駐紮他邦。然該國如派一精通漢文明白事體之員。帶同法文繙譯官一人。前來西洋。作爲敝處隨員。亦可常探西洋消息。報其國家。一法人自以法越前立之約。語弊甚多。官紳私議。常欲脅之以兵。另立一約。即其近來辦理丟尼斯國事務之成法也。乞諭越南。切不可與法人輕立新約。

一法人常以約中許在紅江開埠通商。而至今尙未舉辦。以爲口寔。按法越之約。中國可以不認越南。不能不認。宜勸越南。慨然將紅江開埠通商。而不可引法國條約爲言。可明告西洋各國。言現遵中國之命。將紅江開設通商埠頭。允與西洋各國貿易。各國得此消息。既服中國之能調停。又見我與越南情無隔閡。可省無數窺伺之心。

一法人常以紅江多盜爲言。無論盜之真僞。越南宜以除盜自任。力不足則求助於中國。查法越之約。越南有事。越王乞法人助以兵力。法人不得推諉。然并未言越南不得乞助於他國。亦未言不得乞助於中國。亦未言越南未經乞助法國。法即可徑派兵助之也。一法越條約。西洋各國并未認之。如別國人在越南爭論。歸法國駐紮大臣審判。及別國人在越南犯事。解歸法國西貢地方辦理。此各國斷不能允者。一條不允則全約如廢也。

一越南宜嚴束士民。勿予法人以口寔。致成開衅之由。殺人焚屋等事。皆無益而有害者也。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壬午九月二十一日

捧誦另箋。詢及洋務之要端。謂必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然後辦理。不至孟浪。至哉言乎。茲三語者。即是普天下辦洋務之圭臬。南鍼再貢。千言萬句。亦不能出此範圍矣。承藉餘蔭。渥被皇仁。初登仕版。即越數萬里而遠使敵廷。自問備員而已。實不得謂之通知洋務。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爲稍能補苴前約之綻漏。

不復苛責。來書亦引爲弟功。過垂獎借。讀之益增媿耳。又遽許弟爲識途之馬而下問焉。愈覺皇然無以爲對。去歲答王祭酒二函。管蠡之見。頗書一二。錄稿奉上。不審有當尊意否。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亘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爲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匈奴。西域吐蕃。回紇。若尙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挈大耳。彼諸邦者。咸自命爲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獠獯獥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禮義教化。雖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則雖僻在數萬里外之國。亦不能徑行而無滯。弟愚以爲。辦洋務。并非別有奧窔。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力所詘。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即許。不可許者終始不移。庶交涉之際。稍有把握。夫彼此風俗。旣異。刑律亦殊。兩國官紳。辯論情理。誠未必纖悉必合。然在位者。若肯細詢彼風俗刑律。所以致異之源。亦不難詳論。婉商折衷。一是也。各省難辦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撤去邀譽於紳民。陽遵條約。暗

拒。教。士。之。成。見。專。論。其。事。之。有。理。無。理。不。問。其。人。之。是。教。非。教。則。棘。手。之。事。亦。當。漸。少。惟。西。人。之。赴。華。者。較。少。安。分。守。禮。之。徒。工。商。教。士。之。嗜。利。者。無。足。論。已。即。洋。官。亦。往。往。昌。言。於。衆。曰。處。東。方。之。人。不。厭。譎。僞。去。詐。用。誠。難。以。成。事。編。爲。口。訣。轉。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陳。迹。足。以。召。侮。而。來。訕。者。思。之。喟。然。初。出。洋。時。寫。日。記。寄。譯。署。不。知。滬。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奉。一。冊。以。供。一。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

巴黎稟復九叔父壬午十月初四日

捧讀七月十六二十八八月初八三次賜諭。敬審精神勝常。全眷清吉。至深慶慰。法人屠甫夷。卽姪前此寄呈鈔案全冊去臘復奏摺中所述之商人堵布益也。當時運銅虧本。實有其事。法人之圖越。該商與其黨實慫恿之。蓋法爲民主之國。商民勢大。政府權輕。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願行。一商一民。足以搖惑衆心而脅制之。此近年法國政府之所以屢次換人也。姪之難處亦在乎此。蓋一傳衆咻。一暴十寒。而能有成者鮮矣。前宰相佛來西尼。因姪屢次爭辯。又見吾華備兵派艦。并

非、徒、託、空、言。是、以、其、氣、甚、餒。已、將、拖、宕、事。不、復、興、辦。未、幾、而、法、人、嫌、其、異、懦。遂、易、他、相。異、懦、雖、非、專、指、越、事。然、今、相、杜、克、來。鑒、於、佛、相、之、覆、轍。事、事、改、從、剛、勁、勇、往、一、路。越、南、之、患、仍、未、已、也。杜、相、於、姪、面、談、則、含、糊、答、應。於、姪、文、牘、則、延、閣、不、覆。計、此、事、殊、非、口、舌、所、能、奏、功。奈、何。余、佐、卿、乃、不、永、年。可、憐、可、惜。聞、松、生、病、痢、久、不、愈。亦、殊、可、憂。吾、湘、近、年、屢、喪、有、才、之、少、年。不、獨、吾、家、家、運、不、佳。即、省、運、亦、減、色。姪、初、九、日、擬、赴、倫、敦。若、外、部、與、威、使、一、時、不、能、議、及、鴉、片、稅、事。則、小、住、旬、許。仍、當、回、法、耳。

倫敦復李丹崖星使壬午十月十七日

頃、奉、十、三、日、惠、函。敬、承、一、一。鎮、遠、鐵、艦、出、塢。紀、澤、以、來、英、之、故。未、克、躬、襄、典、儀。深、爲、悵、歎。囑、遣、叅、贊、隨、員、隨、侍、台、旌。極、所、欣、願。唯、湘、浦、商、農、均、已、來、英。康、侯、不、能、離、法。是、參、贊、均、難、分、身。弟、擬、派、繙、譯、官、聯、興、子、振。隨、員、謝、先、任、智、卿。屆、時、前、往。以、副、德、意。但、不、審、以、何、日、趕、到、尊、署。乃、爲、合、宜。乞、示、知。如、蒙、囑、琴、齋、參、使。率、書、數、語。就、近、告、之。康、侯、尤、省、轉、折。

倫敦致劉康侯太守同日



中國鐵甲船告成。兄處相隔咫尺。不能不遣人前往。茲將復丹崖星使函稿寄弟一閱。望告知子振智卿。如丹崖有函約定確期。即可如期赴德也。

巴黎致總署總辦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本月初九日由法赴英。疊詣外部。晤尙書伯爵葛蘭斐爾。侍郎龐斯弗德。又威安瑪公使亦來使署晤談數次。紀澤於洋藥稅釐並徵之說。時時隱約涉及。尙未作爲公事正言。辨論茲將是晚所談節略譯漢錄呈台閱。第二卡後釐金抽多抽少。任中國官自主。英人更不過問。較之威使索我卡單釐章者。稍似近情。但微窺其意。英廷既不問內地釐金。則海關除正稅之外。祇能略加釐稅。而厥數不能過多。究竟在我必須加至若干。乞衙門於接閱紀澤此函後。再賜一電。確切見示。刻下英國議院已散。葛相回鄉。大約西歷年內無可商議。紀澤已於昨日回駐巴黎。靜候英廷消息。且候衙門電示。如兩月之內。即有商議之局。紀澤當摘此函要語由電請示耳。

巴黎致總署總辦壬午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月望接奉堂憲九月二十日鈞函。并鈔示增訂各口稅務司副稅務司寶星等第。及

指示丹崖所詢三端。自當遵照作爲定章。并遵諭函達李星使。以備西人問答。繙譯法文寶星章程。現由巴黎書局排印八百本。除由紀澤分送英法俄各國外部。暨駐美德日本各出使大臣外。其餘大批四百本。由繙譯官聯興乞假回京之便。齎呈衙門察收。以備通行。吉林交涉三案。於俄官賄縱匪犯之事。已按照原文摘叙一牘。照會俄國外部。俟譯就法文後。再行咨呈鑒核。其俄官酷虐華民一案。紀澤原擬具牘辯論。然查西洋各國章程。凡民寄居某國。卽歸某國律法刑章辦理。至其與中國日本及與各回部相交。則西人犯法。必由領事官按西法懲辦。不歸地方官管轄。此係交涉之變例。爲歐美兩洲各國之所無。檢查續增條約第八款。雖有各辦各國之人一語。然上文指明領事官與地方官云云。則仍係在中國地方犯事。可知各條約中似未載有華人寄居俄國屬地者。彼此各辦各民之條。然則西人在華犯事。歸領事官懲辦。而華民在西國屬地犯事者。不能歸華官懲辦。俄國亦與英法德各國相同也。吳京卿文稱卽其俱用俄國律。不用中國律。是儼然以華民之在俄界者。卽爲俄國之民。情節關係最重等語。誠爲至論。然各國齊心。藉條約爲言。以與中國爲難。明知其未爲公允。然其勢似難驟改。

紀澤懷此疑團。是以遲回未遽具牘。不審衙門中曾否據吳京卿所陳照會布使。該使答覆如何。統求賜示。若敝處必須具牘辯論。俟奉衙門示覆。再行照會該國外部。至於剖驗一層。係不常有之事。查西洋定章。凡因疾身故。無論富紳男婦。必由死者家屬赴巡捕衙門報明。飭派官醫來驗。詢明延何人診治。驗明醫方。飭傳原醫具結存案。然後殮埋。其必須剖驗者。蓋謀害受傷及服毒等案。未曾延醫診治者也。至剖驗死者以考究病源。非死者遺囑捐捨其體。非與屍親議明。則斷無強剖之理。

巴黎復重伯壬午十二月二十二日

陳姑丈來。帶到手書及近作詩稿。甚慰遠懷。姪之穎敏。得諸天授。學吾詩。乃是取法乎下。宜取漢魏唐宋名作。研誦而步趨之。方可有成。勉旃。吾意欲汝兄弟奉母居鄉。四叔祖父亦深韙之。既一時未能見從。望吾姪專從。斂抑韜晦。上用功。則居城與居鄉。尚非必爭之條。慎擇交游。愛惜物力。勿使少年盛氣。勿管他人閒事。良言盡此。四語。惟姪姿稟過人。必能領悟也。姑丈談及省城諸友。有愛汝聰明者。亦有譏汝狂者。夫狂與聰明實相表裡。狂非惡字也。但須分清界限。自恥不若人。而孜孜求進。凡古今有聲有光之

事。皆。視。爲。吾。所。能。爲。無。私。毫。畏。難。之。心。者。狂。也。自。恃。人。莫。已。若。而。悻。悻。自。好。好。諛。惡。直。隱。善。揚。惡。責。人。則。嚴。自。責。則。恕。此。之。謂。妄。非。眞。狂。也。姪。必。不。至。蹈。此。諸。弊。因。論。狂。字。而。分。疏。之。

巴黎復郭筠仙丈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

松生來帶交十月十日手書。敬承一一。泰和之變。聞潭廡亦有耗失。念甚。該店爲公務牽率。非存心倒騙者比。從容騰挪。當仍有恢復之望。法人陰懷吞併。越南之心。陽藉通商。紅江爲詞。若吾華將開通富良通商各國之舉。毅然引爲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權。延各國之譽。而奪法人之口。實且猛虎臨門。拒之不可。投一羊以鬥衆虎。未必非策之中者。紀澤持此論久矣。大疏批却導窾。數陳剴切。敬佩敬佩。不審果呈遞奉旨否。佐卿短命。殊非意料所及。丈意欲紀澤爲其家購置薄產。誼無可諉。惟此時置產之事。尙無安局。不願先寄金去隨時破費耳。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癸未五月初八日

再啓者。奉誦雅什。所以垂望於紀澤者良殷。且欣且惴。貴邦久列屏翰。誼若一家。紀澤

恭膺簡命。出使遐方。凡此交涉之端。皆紀澤應盡之職。雖然。今日之事。有非可僅以口舌爲功者。願爲貴國王一詳陳之。法蘭西之心。存覬覦也。匪伊朝夕。謀國之臣。經商之客。未嘗一日忘之。然而猶遲遲。至於今日者。則以其國內而君民兩黨交訐。外與德意奧三國不和。時虞強鄰之窺伺。勞師襲遠。力有未遑。近乃存行險僥倖之心。希冀毋庸多費兵餉。可底於成。商人以是聳其執政。執政以是愚其議紳。然而一二有識之士。未嘗不於議院顯斥其非。無如利令智昏。實繁有徒。故欲罷而未能也。此時而出以含容。彼俗必且益肆其志。雖使者之唇焦舌敝。恐未易言挽回。惟有經武整軍。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彼或心懷震疊。潛遏亂萌。然後由使者與之和平商議。庶幾其有濟耳。且夫兵者。實事也。虛聲恫喝。益長其驕。所宜外示和平。內存准備。使彼暗窺事勢。相喻於不言。則不必血刃。而其氣自沮矣。近聞貴國王頗欲與各國通商。此誠釜底抽薪之計。所宜實力推行。抑紀澤更有慮者。此次法使東行。必携帶約章。強請貴國王畫諾。一經應允。後患何可勝言。惟當正辭拒絕。明告以須稟命天朝。此事關係匪輕。務宜再三審慎。聞貴邦使臣已達天津。廟堂之上。必有經畫。靜以俟之可也。

倫敦復左中堂癸未五月二十九日

四月二十一日在俄國木司姑城。奉讀二月二十五日賜書。敬承一一。電綫之事。誤在與北公司訂議時。待之過優。優於北而刻於東。是爲厚俄而薄英。策旣未善。理亦欠圓。紀澤爭之。非左袒東司也。欲藉東司之來。稍收北司之權利耳。至烟稅與電綫。本判然兩事。絕不爲謀。烟稅印度部主之。電綫外部主之。百兩之議。印度部尙書與印度總督堅持不允。外部徇紀澤之請。而與印度部力爭。而後允我。此紀澤密探而知者。李相前函志在百兩。譯署函亦有百一十兩。如不可得。百兩不可再少之語。是英廷現許之數。已爲合龍。然紀澤尙未宣露。希冀體中堂之意。尙可增多。察印度部聲口頗不易爭。威使以耄昏勒休於此事。無復商搆之權。紀澤於內地免釐。未議免折箱零賣之稅。若威使有權。此層亦辦不到。夫洋藥內地抽釐。輕重之權在我。今議畫一併徵。數雖較增。然變爲板滯之局。異日有無流弊。未易豫言。姪欲留折商零賣抽稅一層。以補苴於萬一。亦不知將來辦理果能有寔際否。李相與法相特力古議越南之事。聞尙未有頭緒。此案每下愈況。始終誤於三字。曰柔。曰忍。曰讓。吾華早示剛嚴。則法人必不敢輕於舉發。

既屢下越城。而有倖心。又自喪其良將。而有怒心。則法人雖欲縮手。而不能。吾華兵力不足禦敵。既無把握。則雖欲不讓。而不得。紀澤不見禮於敵廷久矣。一腔憤血。何處可洒。刻下無他技能。惟向英法紳民及新報館。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張我之聲威。冀以搖惑法紳。傾其執政。政府如換新人。商事或當稍易。所謂無聊之極思也。無才稍弭此患。而望藉敵廷之內訌。以乘機了事。又豈能有把握者。

巴黎致總署總辦癸未六月十七日

四月初四日倚裝奉寄一函。初五日馳往俄國。致賀俄君升冕。往返奔馳四旬之久。所有關係三國緊要公事。均隨時由電奉聞。緊要新報。亦隨時加封寄遞。計可如期上塵青覽。越南之事。自法使特力古與李相商議無成。李相赴津之後。情形又稍不同。惟紀澤之不見禮於法廷。則依然如故。中國意見既已疊次向彼陳明。近日未接衙門電諭。並無新授要語。前往商論。沙梅拉庫前往議院。詆毀紀澤言語過肆。若紀澤無事往商。而猶循平日拜謁之虛文。則可謂頑鈍無恥。辱身即以辱國。且忍辱往晤。仍不見答。是於公事無益。徒示弱耳。公使示弱。則敵情益驕。執政益有詞以欺議院。近旬紀澤所以

未往外部。職此之故。本擬前往英倫。專辦洋藥稅釐併徵之案。又恐南徼軍事。或有瞬息之變。勢須趕緊前來。故尙遲回未去。懸揣事勢。刻下河內一帶。江水盛漲。仲秋以前。法軍殆無能爲。紀澤俟接一確音。即可暫赴英耳。賤軀前患怔忡。在木司姑調治稍愈。五月杪又復大發。近日每晨起輒咯血數口。血雖不多。頗形委頓。方事之殷。不敢乞假。然自愧無養氣之功。誠恐法人再加凌辱。則病必增劇。而不可救藥矣。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癸未六月十七日

敬再啓者。法國勒當新報館。與政府沆瀣一氣者也。該報館所刻東京輿圖。紀澤購得兩種。一種大而詳。然南至清化省而止。北圻尙未全畫。一種小而密。南至越都富春省而止。越南境域仍未全畫。合兩種而參觀之。於彼間形勢及法人意嚮。可以得其梗概矣。謹將大而詳之一種。就紀澤所知之華字地名。以紅筆寫出省會。較之中國安南人所畫之圖。部位方向河道似稍明確。寄呈六分。請以四分存署。以備擇要分寄及查考指授之方。其二分乞分寄北洋大臣察收。至小而密之一種。僅可備參觀。故未多寄。

巴黎復郭

飴孫  
豐飴

兩甥癸未七月初九日



自甥母去世以來。屢欲致書一詢兩甥景况。每一興念。感觸萬端。無從說起。輒復韜筆而止。頃得順甥手書。如獲珍寶。喜極而悲。又聞甥體氣日益壯實。尤慰所懷。甥母阨窮半生。齎志而沒。幸有佳兒如吾甥者。見天道之尤可徵也。來函不獨文筆清暢。而論事亦秩然有理。窺豹一斑。異日必爲有體有用之材。繩祖武而慰先靈。事當不遠。企予望之。世家子弟。穎敏過人者。易蹈二病。曰傲。曰惰。然亦惟其穎敏者爲能戒此二字。甥年雖幼。識解已如成人。二字在所必無。阿舅遠在數萬里之外。無以爲贈。則仍舉謙勤二字。以相勗勉。庶幾粹然美質。不至爲甘言泛譽者所累耳。余血氣漸衰。眠食尙好。寓中長幼次第順平。公務不甚如意。法蘭西欲吞併越南。蓄謀已久。余爲未雨之綢繆。亦四年於茲矣。始也樞廷譯署諸公。暨合肥相國。均於鄙說不甚措意。事已發動。而後圖之。未免遲晚。其間李相又爲法使寶星所騙。遂致不可收拾。現已成相持之勢。能否免成戰禍。竟未可知。余終日焦灼。百事頽廢。甥索我書。書本不佳。此時尤乏興趣。稍緩當有所寄。望將賢昆仲別號寫來。以便書欸。令祖大人尊前久未上書。率爾操觚。不得端緒。望於上侍時爲我恭候起居。外寄電報一冊。近年辦法越一案。略具線索於其中。請轉

呈賜閱此冊極須慎密。切不可輕畀外人。一二好友觀之猶可。傳鈔則斷不可。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 甲申正月二十三日

敬再啓者。法越之事。雖強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卽彼國前車之鑒也。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霸東方。我若爲彼所懾。遽如其願。豈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卽了也。各國之垂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況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

倫敦復邵筱村同日

再惠函及致康侯之書。論越事。切中肯綮。謂吾華處處落後。尤爲洞見癥結。三年以前。兄卽深抱杞憂。屢次嘵嘵。計當時賢士大夫。必嗤笑紀澤如莊生。所謂見卵而求時夜。

見彈而求鶡炙者。豈知事到臨時。乃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爲主和之黨。紀澤爲主戰之黨。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隱微。夫主戰與主和語雖不同。意豈有異。若早探主戰之言。斷不至有戰禍。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之戰禍。乃難免矣。兄曾告譯署言法之財力不能發兵二萬人東行。今法土客兵在越者已有萬五千人。論者必謂兄言之不驗。不知陸續增添以解騎虎之厄。與一鼓作氣同時調發者情形本甚不同。拮据借債。竭蹶增兵。法人已甚悔此舉。而其勢已不可中止。歸使吾華早示夏日之威。俾知炎酷之下。必不可以釀酒者。則斷不至費米耗麴。以成今日之酷也。兄知事勢日迫。然仍欲和平了事。故北甯之有官兵許久。不敢明言。最後譯署通咨之牘。雷厲風行。兄乃電詢北甯有官兵可否。明告法國。譯署復電囑明告之。且囑添山西字樣。此可見譯署之主剛更甚於紀澤矣。惟山西既破。不聞朝旨命撤使署。使各國疑譯署通咨之牘。紀澤明告官兵所駐之牘不足據信。又使法人疑攻北甯與攻山西無異。此則愚見不同之處。然亦不敢自是也。

倫敦復李香巖甲申二月二十三日

新春兩奉手書。知客歲所寄函件。遞達無誤。法越一案。弟雖屢進。曲突徙薪之策。然內審國勢。外度敵情。寔未敢徼倖生事。存孤注一擲之心。傳聞異詞。乃有李、主、和、曾、主、戰、之說。夫紀、澤、所、謂、備、戰、者。特欲吾華寔籌戰備。示以形勢。令彼族知難而退。即使終歸無濟。而法人辦理此事。尙有寸寸節節阻難之勢。則他國之生心於吾華屬國屬地者。不至接踵而起。此區區之苦衷也。至於不欲啓釁之心。未始不與合肥同也。惜備戰稍遲。法人增兵畧地。獲利已多。譬諸騎虎。勢難復下。吾華以懼戰過甚。反釀成不得戰之勢。此可爲太息者也。索觀錫印函牘。年來以議論之不見信。空談之無補。三緘吾口。力戒多言。豫論因應。人皆視爲妄誕。事到臨頭。又知追咎之無益。不如其默也。前寄電稿。略具辦事之線索。茲將續印者寄上。他無所有。非祕亦非嬾也。

倫敦稟九叔父

甲申閏五月二十三日

自巴黎來英。意興惡劣。手顛難於作字。久未寄稟。他事之廢弛。更可知矣。吾華兵力不足。議和亦是正辦。惟所議之和約。姪愚未敢以爲是耳。姪去年所爭於法廷者。誠難如願而償。法廷所許於姪者。何難令其如言而踐。吾華聞法不索兵費。遂將全越讓之。且

云、中國、南、界、亦、由、法、人、保、護。後、患、何、可、勝、言。夫、兵、費、之、說、本、不、合、理。我、若、不、認、此、理。法、人、可、於、新、報、中、稍、露、其、意。而、不、敢、具、牘、明、索。緣、各、國、之、所、不、韙、也。今、既、於、條、約、中、明、認、其、理。於、是、生、出、諒、山、一、波。復、有、索、兵、費、之、議、焉。受、騙、至、此。可、勝、浩、歎。姪、於、公、事。則、一、腔、憤、血。寢、饋、難、安。至、於、私、情。則、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姪、留、巴、黎。而、吾、華、訂、此、條、約。姪、亦、無、可、如、何。而、數、年、豪、氣。一、朝、喪、盡、矣。將、姪、調、開。乃、訂、此、約。姪、之、志、願、雖、未、遂。姪、之、體、面、仍、存。中、國、議、論、則、不、可、知。若、西、洋、各、國。則、尙、無、議、姪、者。此、李、相、之、見、愛、處、也。

倫敦再復許竹筠星使甲申九月二十一日

再鐵艦之未回華。未始非福。吾華所少者。駕駛之將。訓練之兵。鐵艦運到。勢不能不抽他艦之熟手。令學駕駛。則新舊艦皆用生手。名爲添艦。而寔減也。且利器所駐。敵所專注。勢不能不撥他艦他兵以守之。如緊要之城。而有疎失。國體攸關。故鐵艦之未去。承辦者稍受其累。而非吾華之不幸也。我兄奉查驗之旨。責任甚重。能於陳季同金楷里之外。別有我兄携帶心腹之人。深通船礮之奧。窺否。陳金二人。弟未嘗確知有何劣蹟。然查事之人。不宜用辦事之人。高明所洞鑒。無埃弟之鬮縷也。查船以出洋駕駛爲要。

未知德國守局外之例。有所阻難否。如不出海。似宜將目前未能驗試情形。先行電奏。若僅於海口駐泊之處點驗一次。似未可遽允接管。叨在夙契。遂貢芻言。務乞秘之。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乙酉七月初四日

敬再啓者。洋藥稅釐併徵一案。延宕累年。訖未就緒。紀澤接辦。又將二載。今春始爭得一、百、一、十、兩之數。遵旨於六月初七日與英廷畫押定議。七月初一日拜發。正摺將條約專條奏請批准。其中措辭均爲以後宣露地步。故用公牘鈔稿咨達典籤。另具密摺詳叙歷年商議辦理情形。謹鈔底稿附函密呈。台鑒。不另具牘。此案昔年左相疏請每箱加稅百五十兩。當時若撇開威妥瑪聯絡禁烟會紳與英廷晝夜磨難。縱不能得百五十兩。然尙可不止百一十兩。既鬆口而復爭。則卽此百一十兩亦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矣。閩粵各口洋藥釐金有九十餘兩八十餘兩者。此約訂後較前轉爲減收。未免棘手。然統大局言之。總以畫一併徵嚴防偷漏爲是。丈謂何如。紀澤七年遠役。媿無寸功。虎尾春冰。日增恐懼。幸前月十六接譯署電示。朝廷已簡放劉芝田方伯爲出使英俄大臣。接紀澤之任。年內必可釋茲重負。內渡臚輪。道出珠江。或可藉聆教益。何幸如之。

倫敦致李傅相乙酉七月初七日

現准英國印度部尙書佉乞爾繕具節畧一通。由該部侍郎柏勒恩遞交紀澤節略。中係論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之事。英國朝廷卽欲遣使由印度前赴西藏。係天朝屬地。是以先行遣派印度督署參贊官兼印度樞密院使馬科蕾作爲特辦此事之公使。徑赴京師與衙門商議。以表英廷之睦誼。明認中國之主權。馬公使擬於卽日啓程東去。仰慕德輝。擬先至天津晉謁崇階。再行赴京議事。伏望中堂推誠款接。並求於譯署代爲先容。不勝感荷。

倫敦再致李傅相乙酉七月初九日

初七日肅奉一函。計呈鈞覽。英人欲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之事。其經始在百餘年前。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先與英國印度總督瓦楞黑師丁之使者博格爾言曰。英廷還我布丹之地。謝謝。又遣足下來此。議使印度與我藏中通商。甚善。然此事非我所能自主。今請足下回印度。由水路赴廣東。候命。我當面奏大皇帝。求召足下入京。共議商務。云云。其後班禪入奏。有旨召英使入京。會班禪額爾德尼出痘沒。

於京。英使博格爾染瘴沒於粵。是以未及起議。而當時駐藏大臣頗咎班禪不應交通英使。迨印度復遣使坦訥爾入藏。藏待之遂不甚親密矣。英人記載如此。當非全無所據。今英廷復興前議。印度部尙書法乞爾志在必行。議遣使復由印度入藏。然因兩藏爲中華屬地。故先遣使馬科蓄入京商議。馬科蓄爲印度總督之參贊。兼充印度樞密院使者也。竊思西洋各大國近者專以侵奪中華屬國爲事。而以非眞屬國爲詞。蓋中國之於屬國不問其國內之政。不問其境外之交。本與西洋各國之待屬國迥然不同。西藏與蒙古同乃中國之屬地。非屬國也。然我之管轄西藏較之西洋之約束屬國者猶爲寬焉。西洋於該處亦祇稱中華屬國而已。視內地省分固爲有閒。我不於此時總攬大權。明示天下。則將來稱屬地爲屬國者將復稱屬國爲非眞屬國。又有侵奪之虞矣。英人不萌侵奪之念。但以通商爲請。在我似宜慨然允之。且欣然助之。經營商務。商務眞旺。則軍務難興。此天下之通理也。我之主權旣著。邊界益明。關樞日饒。屏籬永固。興利也。而除害之道在焉。馬科蓄之奉使專議印度西藏通商一事。與駐紮公使不同。故未齎國書。然英人視爲公使。我卽宜以公使之禮待之。俟其到京。與訂通商條



約、大、端、一、二、段。而議定各遣使臣赴藏觀察彼處情形。訂立通商章程。仍由中朝批准。大端細目分兩次辦理。自可益臻妥善。至將來是否應援粵海關監督與督撫平行之例。設立駐藏監督與駐藏大臣平行。携帶稅務司洋員赴彼設關斟酌海關收稅之例。變通行之。是則樞廷譯署自有權衡。非紀澤所敢妄爲擬議也。

倫敦復許星使乙酉八月二十日

奉十八日手書。并合同船圖。敬承敬謝。即當與英廠評商立草合同。槐特諾布爾送來英文說帖二分。一論濟遠之弊。一說新船之式。似有見解。而所云濟遠受礮。則穹甲雖無傷。而全船可沈。及掩口礮臺。礮子能入而不能出。傷人必多。又論船底太輕。較他船而易覆。各層殊有關係。我兄能與伏廠再商否。伏廠有說相駁辯否。李相來函。祇重數層。礮不可小於八九寸口徑。甲不可薄於十二寸。如用薄鋼面甲不可薄於十寸速率不可少於十五海里。吃水不可深於十八尺。此數層者。據英廠說帖所論。新船均有過之無不及者。然則除此以外。遂任吾輩與船廠酌而議之。倘伏廠不能議改。英製德製有不能一律之處。弟處兄處有無不便。乞兄審思見覆。

倫敦復許星使乙酉八月二十七日

奉讀二十四日手書。敬聆一一。論濟遠說帖。已囑李參贊封呈。想入覽後可資參酌。槐

特新艦說帖。則約定必須合同畫押後。

乃可鈔寄尊處。蓋恐弟不請該廠造船。

而僅剽取其法也。弟已見其圖。確合穹

甲之義。來函以此事為範圍。故詳細陳

明。合同二三日可訂。訂後即鈔新船說帖奉覽。合同亦可速鈔。經手費事。感荷教益。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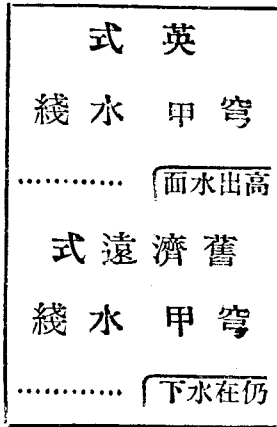
即照辦。洋藥一案。照譯署之囑。索取憑據。恐辦不到。且亦未便。西洋文牘之例。說一事。

而久不覆文。即算應允。覆而僅言收到。不置辯論。亦算應允。覆言收到。而云俟本國商



酌。便成未了。此案德斷不肯不覆。候聞法人覆語耳。據愚昧之見。似不須催。仍乞卓裁。

倫敦復許星使乙酉九月十三日

奉讀初十日手書。夢將德海部司員的脫里西。論阿模士莊新船利弊。詳晰開示。感荷



舊濟遠穹甲較水  
更現伏廠已改  
高然是全甲同升  
較英之專升中穹  
者不同耳

無涯。艙口鐵甲。即日當與阿廠商酌。雖阿廠前言鐵艦快船。截然二物。斷不能製一船而兼擅其勝。然艙口有鐵甲。究可以稍殺礮子之力。似勝於無。惟濟遠用小幅鐵甲。銜聯鑲嵌。則有之。反不如無。求益而反損。何也。無鐵甲與用大幅鐵甲。則礮子之來。僅穿一圓洞。而過耳。船不受重傷。圓洞亦易堵塞。若用小幅鐵甲。則礮子之來。將推甲幅以俱入。受傷既多。堵塞亦難。故曰用小幅鐵甲。反不如不用之。爲愈也。弟與阿廠商酌。如可添用艙口鐵甲。卽擬釘用大幅甲。雖甲價小幅五大幅七。用大幅未免稍貴。亦所不計。伏廠所訂水綫甲。上八寸。下六寸。其式作  槐特不以爲然。云宜用陸續減薄之  乃能得力。望高明酌之。至礮臺甲。弟前已與阿廠論及。據稱此項臺甲。祇是礮座之殼耳。英之大鐵艦。其桅座殼亦如此式。阿歷散德里亞之戰。桅座被礮子穿孔甚多。而桅穩如故。礮之重遠不如桅。故礮座不必用重厚之鐵甲。不知其說可採否。仍俟酌奪。

倫敦復許星使乙酉九月十九日

奉讀十六日手書。敬聆一一。謹將應復之條。臚陳如左。一電旨命造鋼面快船。此船本

有兩式。要之皆是快船。非兼鐵艦也。一式爲紀澤所訂英船。以全穹甲爲主。礮子之來。以穹甲之斜坡滑力拒之。則寸厚之鋼。堅如數寸。以斜受之力。幾如橫力也。力斜一力橫一式爲提出穹甲之中段。傳之於外。以爲水綫帶甲。卽德製也。若用穹甲。以蓋全船。復加腰甲。以謀堅固。無論價值太昂。幾至加倍。甚不合算。且船身加重。吃水加深。而速率減少。是以不能兼擅鐵艦快船之勝。徒以鐵艦快船二者之長。兩無所當耳。弟已將英船不宜傳腰甲之說。電達譯署李相。倘意見不合。仍擬爭之。德製提穹甲中段。以傳於外。大局迥不相同。則不能不攷究甲之厚薄甲幅之大小矣。

一英之大幅甲。高七尺。長隨意。以汽機攤甲寬窄有限。長可無窮也。

一英船夾層底。中空二英尺有半。卽三十英寸也。

一弟細思德海部司員的脫里克之說。似於英製未甚了了。所云艙口無甲一層。查德製艙口。其勢如且字。緣從前穹甲甚低。不得不爲此式。英製艙口。其勢如八字。是穹甲之上。更出穹甲。未見其險也。且穹甲斜坡之外。均係磚煤。又多隔層。煤拒礮。有六寸鐵板之力。艙口在中。不甚險矣。



此磚

一礮臺座之甲無用。前函已言之矣。又有一層須奉聞者。濟遠礮下旋轉之機括。高出水面。無甲誠危。英製藏旋礮機於穹甲之下。其出水者僅雙柱耳。一柱壞則另柱可用。兩柱齊壞。仍可以人力旋之。敵人注意擊柱。雖泊船不動。難命中也。

一承寄船圖二幅。此四艘者。弟已詳加查攷。均重於濟遠。大於濟遠。價既遠昂。速率亦少。似難取則。茲將四船大致開列於後。

沙能 壓水五千百噸 濟遠僅二千三百噸 吃水二十二英尺 價二十八萬一千磅 速率十

二海里零三之一

尼耳孫 壓水七千四百七十三噸 吃水二十四尺 價三十四萬一千磅 速

率十四海里 馬力六千六百紀澤訂製英船小甚然馬力亦五千五百

廓鄰烏德 壓水九千一百五十噸 馬力七千 價五十五萬五千磅

音關利裕司 壓水七千三百噸 馬力八千 速率十六海里 價四十萬磅

敬再啟者。囑擬照會致德外部論洋藥事。謹具英文稿。并譯漢文送呈。以備採擇。英文譯漢。字句常苦贅滯。然與西人交。以西文爲主。漢文欠條暢。祇好聽之。我兄改稿遞送。

後。仍乞發漢文稿及英文或德文稿見示。弟已將此事商英外部。請其囑駐德英使贊成此事。并允錄尊處致德外部之文。示沙力斯伯理侯也。

倫敦復李傅相乙酉九月二十七日

八月十七接奉鈞函。因船事未定。久稽裁復。購造快船一案。英前海部察船官李德。攷驗船圖。工賞極貴。七八月間。彭訥畢即來電所稱巴那貝者。猶在海部察船官之任。遵英國議院新例。亦不能爲我察船。紀澤熟思。惟與阿模士莊訂議造船。則其匠師槐特。可以爲我攷察。槐特新授海部察船官。未到任之前。猶在該廠。與之商議。即與請英海部攷訂無異。初時慮及阿模士莊生意極旺。恐將索價過昂。適紀澤所派隨員謝先任。王世綬。前赴英國各海口船廠諮訪船式者。恰到紐卡塞爾。因囑其將中國購船之事。試商程式價值。既欲集思廣益。亦欲故令阿廠聞之。庶該廠恐貿易爲他人所奪。估價稍爲公平。旋據謝王二員稟稱。造船之法。必須會集而成。各廠商匠。皆公舉倫敦之穆次雷。及紐卡塞爾之花沙二處。但該二廠專製火爐機器。其造船殼及礮。則推阿模士莊爲最良云云。紀澤遂決意向該廠訂製矣。竊思朝廷不恤巨帑。續購利器。似不妨參

攷盡善。精益求精。因與竹筠往復函商。屢接渠信云。先後與伏耳鏗廠商改濟遠之未善處。如煤櫃小機艙偏窄等弊。并擬將船中腰改用水綫立甲之式。又將穹甲升高。平甲以下之艙拓深。及船內一切布置。共改十數處。電請中堂酌斷。均奉復電。允其照改。紀澤則本未歷練造船之事。亦未親見濟遠製造始末。無由知其利弊。前承電示。囑將濟遠圖式。交英海部員。及有名大廠。詳細攷訂。紀澤即於前月將譯出之原合同。及竹筠所議更改之處。交阿廠總辦諾布爾及匠師槐特領去。領取之時。槐特言須細加閱視。乃具說帖。諾布爾則言有一大端可望圖而知者。掩口之圓礮臺。徒致上重。全無益處。此層礮臺斷不能防開花子。開花子入內掩口。則力更凶。礮臺中之人。必致全數糜碎。是不惟無益。且有害也。不如化掩口之礮臺。爲遮人之擋板。以護放礮之人。將礮臺所用之鐵。添於船甲。則上重之弊既改。而礮臺內之人。又不至因掩口而更受危險云云。紀澤比以諾布爾之言。函商竹筠。請其與伏廠攷證。旋接渠復函。言舊式掩口礮臺製欠利便。本已疑之。觀英廠所言。厥理至確。當與伏廠商議改造。并寄來伏廠新訂草合同及改畫原圖。紀澤亦即與英廠評商。旋准諾布爾槐特送來英文說帖二分。一論

濟遠之弊。一從新船之式。所論濟遠受礮。則穹甲雖無傷。而全船可沉。以其穹甲低於水綫故也。掩口礮臺。礮子能入而不能出。傷人必多。說帖中亦及之。又論船底太輕。較他船爲易覆云云。觀所貶濟遠各層。均有關係。而其新船之式。則於中堂來示。礮不可小於八九寸徑口。速率不可少於十五海里。吃水不可深於十八尺。此數層者。據說帖所論。均有過之無不及者。紀澤遂決意用其新式定造。所謂新式者。即英國通行之快船也。英海部論鐵艦。貴堅。快船。貴速。幾有離之。雙美。合之。兩傷之。概紀澤所訂二艦。全仿英國真正快船之式。已立合同。交價三分之一。動功起造矣。九月初九。忽接譯署電示。奉旨聞濟遠快船不甚合式。應暫緩照式定造。著於著名各大廠詳加攷察。何式最善。電奏候旨遵行。紀澤於初十日。將業經定造。不能更改。并此二船已除去濟遠之病。數端。電復譯署。乞其代奏。嗣於十一日。接中堂來電云。譯署以隨員之函進呈。奉旨飭暫緩造。十二日。又接譯署電示。奉旨曾紀澤電奏現定之船。新式最佳。須訪查確明。如業經試用有效。即著仿造云云。紀澤思此二船之式。英雖通用。然除穹甲之外。無甲。恐將來不明此理者。議此二船無甲。遂於十七日。復詳電譯署。申明快船加厚甲則鈍。加



薄甲則不如無甲。乞代奏請旨。十九日接譯署復電云。奉旨已將紀澤電奏交中堂詳酌議奏。紀澤深以英海部不添甲之論爲然。是日電上中堂。謂以不改爲妙。二十日接電云。穹甲以護機艙。高出水面。則兩旁水綫上下。易被礮穿傷機。擬添水綫甲十寸八寸。蓋慮誠爲周至。然新船係以穹甲之斜坡滑力拒礮。甲邊斜處。正當水綫上下。斜甲四寸之鋼。堅於豎甲十寸。且穹甲斜處上有分間艙盛煤。堅亦如六寸甲。可護機艙。不至受傷。加甲價既過昂。且恐吃水加深。速率亦減。二十一日謹即電復。二十二日又承電示。慮水線下一尺礮子能穿。而詢穿甲斜至水線下尺許否。又云。隔堵盛煤禦礮。煤盡則無蔽。且慮礮子入則煤易焚。鈞論又極精詳。查新船穹甲邊低於水線四尺。船頭高處穹甲邊。猶低於水線三尺。非僅尺許而已。邊艙之煤。非行程極遠。不至動用。礮子入煤。其焚甚緩。易於用水澆息。而戰船上。以水潑子。以楔塞孔。又屬尋常練習之役。此數層似皆可以無慮。二十三日謹又電復。二十八日又承寄示譯署電。知紀澤與中堂往返電商一切。已蒙代奏。奉旨既據該大臣等詳細商定。即著電知曾紀澤依式定造。此事責成曾紀澤認真辦理。務期適用。無得虛糜帑銀。至干戾咎云云。仰見朝廷慎

重利器之至意。紀澤敢不殫精竭慮。以期不誤軍國。謹即遵旨令阿廠照造。不敢疎忽。要之英船以全穹甲爲主。與德製提出穹甲之中段。傅之於外。以爲水線帶甲者迥然不同。製法既殊。得力亦異。不能強之合一。非中堂深明英國快船之作用。不能力主以成此舉。此軍國之至幸。非特紀澤私衷感佩已也。英國海部官既不准他國攷察船圖。卽不肯爲人驗工。紀澤前慮監工無人。意欲另請西員駐廠監工。竹筠謂西員功過兩無所任。仍不能專責成。無益於事。其言甚爲有理。今旣派定閩生來洋分駐各廠。則仍由該生照章驗工。驗料不合者立與剔換。較爲得力。閩生未到之前。則暫派謝先任王世綬二員監驗也。礮由克虜伯製。而礮架仍由英製。緣架下機括甚多。與船之脈絡相聯故也。擬令阿廠與德廠互相關照。燐銅魚雷亦遵來函由德廠製造。刻下尙未議及。裙綱不難購辦。且聞西洋凡駐泊之戰船。無論船係何式。均可隨時懸裙綱。此層尙須攷求。肅復。

## 三星使書牘卷三

薛中丞書牘共四十五首

上李伯相論西人傳教書 已巳 以下文編

春間接讀賜函。過蒙眷注。獎誨勤拳。頃聞黔蜀教民之案。洋人以未得所欲。嘖有煩言。復駛兵船。溯江西上。冀遂其虛聲恫喝之謀。逃聽傳聞。敢陳警說。曩者洋人不靖。因我粵寇之難。抵巇搗虛。震驚京師。當是時。洋人以全力爭傳教。傳教不行。則約不成。約不成。則兵不退。與時變通。以釋近患。非得已也。勢也和議既成。驟難無故而變。約且邇年。內寇未盡除。海防未盡修。故含詬。捐忿。彌縫瑕釁。非得已也。亦勢也。勢之所在。明者知不可違。則姑從容。鎮以徐爲之圖。而不必斥言其害。然而十數年來。布於海內。其法於各州郡。先立教堂。招誘愚民。濟之財而餌之以藥。其人輒變天性。背人倫。惟傳教之師是從。其始也。一二至愚極貧之民。歆其微利而趨之耳。既而羣不逞之徒。倚爲藏身之窟。肆其姦頑。有司不敢致詰。其賢者勉而致詰。動湏關白。教主教主。惟其徒是庇。而

又。何。理。之。得。伸。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虐。而。無。所。訴。一。入。教。則。恣。睢。而。莫。之。能。治。於。是。相。隨。入。教。而。不。辭。甚。者。剖。家。財。之。大。半。輸。之。教。主。無。難。色。是。其。始。莠。民。趨。之。繼。且。迫。平。民。而。附。之。矣。其。始。民。赴。洋。人。之。利。繼。且。傾。所。有。而。納。洋。人。矣。浸。淫。蔓。延。日。久。益。熾。其。閒。疆。直。守。正。不。惑。之。民。恃。氣。積。憤。強。與。之。抗。而。虛。憐。樂。禍。者。亦。或。藉。以。生。事。於。是。教。堂。之。設。閉。境。堅。拒。者。有。之。率。衆。攻。毀。者。有。之。仇。殺。教。民。兼。及。教。士。者。有。之。一。夫。攘。臂。羣。口。讜。闕。官。不。能。禁。斯。時。欲。右。民。而。抑。教。則。洋。人。持。約。而。責。其。後。恐。因。此。召。兵。而。誤。大。局。且。啓。內。民。玩。法。之。漸。其。或。扶。教。而。懲。民。則。民。誰。不。氣。沮。心。懾。以。從。洋。人。之。教。是。毆。吾。民。以。歸。敵。也。中。外。牽。率。進。退。交。蹙。則。不。得。不。調。停。客。主。之。間。爲。之。治。其。獄。償。其。室。委。曲。經。營。煩。辯。費。財。僅。乃。無。事。事。未。畢。而。各。省。攻。教。之。獄。復。紛。然。起。矣。中。國。之。釁。何。時。而。弭。雖。然。多。事。猶。中。國。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盡。變。於。夷。也。竊。恐。數。十。年。後。耳。目。濡。染。漸。不。之。怪。則。附。之。者。日。益。多。彼。洋。人。歛。中。國。之。財。昭。中。國。之。民。即。率。中。國。之。民。啓。中。國。之。變。膠。固。盤。結。踞。我。堂。奧。矚。瑕。伺。會。森。迅。雲。合。以。起。而。洋。人。糾。羣。國。以。制。其。弊。雖。有。聖。人。不。能。爲。之。謀。矣。英。法。諸。國。之。遠。關。疆。園。蠶。食。西。土。大。率。用。此。術。耳。議。者。或。曰。吾。自。修。吾。政。教。而。

正吾民心。則彼教當不振以去。此誠探本之論矣。然譬諸治疾。或治其本。或治其標。標不治。有旋傷其本者矣。昔者堯舜之世。民心無不正。而風俗至純美也。然猶有執左道。挾幻術。以蠱其民者。則堯舜必執而戮之。夫堯舜不恃其風俗之純美。而謂民之無可蠱也。苟有一人之盪於教。則堯舜不能保天下民之不受其蠱。而足以傷純美之教化。夫是故不得不以刑法佐教化之窮。今天下人心遠不逮堯舜之世。而異教之蠱吾民。與入教之民之撓吾政者。非特於法不能禁。又當從而保護之。勢將盡化天下爲姦民。而良民無以自立。本之不治。孰甚於此邪。然則爲今之計。宜如何。曰。尼洋人之傳教。則變速而禍小。徇之畏之。則變遲而禍大。與其坐而待莫大之變。何如先事而制其小變。且洋人之心。雖我徇之畏之。固未嘗不思變也。抑又聞之。日本朝鮮諸國。嘗禁傳教。而甚洋人矣。洋人悉銳壓其境而不能螫也。豈中國之人才兵力。不如諸小國哉。然所以許其傳教者。則以向之屢困於洋人也。夫向之屢困於洋人。非中國人才兵力之不逮。其弊由於不審敵情。而和戰無定議。承平久而人不知兵。厥後賢才勃興。兵威至盛。雖堅拒洋人之傳教。不難。然悉力以角內寇。而未暇與洋人校也。故彼得縱橫肆侮。以至

今日。今內寇將略平矣。誠令豫講戰守。廣儲人才。察諸國之可與者。厚約結之。以携其交而披其黨。一旦有事。則閉關絕市。扼其牟利之源。然後確持定謀。據險逆擊。未覩洋人之必得志也。夫苟操是數者。則洋人雖欲爲變。固不足爲中國病。且適以自速其病。夫苟探是數者。則洋人一有桀諤。暴其罪狀而擊之可也。否則重與之議約。許其通商而罷其傳教可也。否則嚴立條約。俾吾有司得致法于教民可也。不然則坐受其困矣。伏惟中堂規置六合。弛張不測。淵深閎廓之謨。想已早定於胸中。非鄙儒所敢擬議。客冬金陵侍坐。竊聞談及洋人事。英氣偉辯。感發愚衷。至今耿耿。故因覩洋人之縱恣。而敢縱論及之。惟希亮察不宣。

此余十六年前所作。蓋專論理不論勢者。理勝則言之短長高下皆宜。而文自不可

磨滅。故錄存之。自識

上李伯相論赫德不宜總司海防書 已卯

頃見總理衙門來書。將以赫德總司南北洋海防。添購快船蚊船。分駐大連灣南關兩處。由南北洋各派監司大員。與赫德所選洋將。會同督操。詳譯總理衙門之意。豈不以

中國創辦水師。久無成效。而倭人發難。擅廢琉球。外侮日迫。亟圖借才異國。迅速集事。殆有不得已之苦衷。然成竊見其患未見其益也。夫赫德之爲人。陰鷲而專利。怙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彼旣總司江海各關稅務利柄。在其掌握。已有尾大不掉之勢。若復授爲總海防司。則中國兵權餉權皆入赫德一人之手。且以南北洋大臣之尊。尙且畫分界域。而赫德獨綜其全。南北洋所派監司大員。僅獲列銜會辦。而赫德獨筦其政。彼將朝建一議。暮陳一策。以眩總理衙門。旣藉總理衙門之權。牽制南北洋。復藉南北洋海防之權。牽制總理衙門。南北洋不能難也。總理衙門不敢違也。數年之後。恐赫德不復如今日之可馭矣。或謂赫德以治兵爲榮。非以攬權爲事。即以權論。亦不過十餘號礮船耳。夫奚足爲重輕。噫。何以言之。易也。中國創辦海防。以全力經營者。原祇此十餘號礮船。乃舉以畀之赫德。彼得是爲嚆矢。漸拓規模。中外魁柄潛移於不覺。此履霜堅冰之漸。不可不慎也。或又謂借才異國。古有明效。何獨於赫德而慮之。不知赫德長於理財。本不以知兵名。中國初振武備。所倚惟一赫德。恐爲東西洋各國所竊笑。如欲延攬洋將。以供任使。宜致書出使大臣。訪求專門名家。

而又能受南北洋調遣者。酌量訂募。庶免太阿倒持之患。其獲效亦必勝用赫德甚遠。福成昨讀中堂復總理衙門一書。未嘗無長慮卻顧之意。特以既有成議。不欲顯與立異耳。竊謂中堂自任以天下之重。天下安危所繫。不得不剴切言之。總理衙門亦斷無不從之理。與其使赫德掣肘於異日。而釀無窮之患。不如使赫德缺望於一時。而葆固有之權。此中得失。不待智者而決也。又繹中堂核定赫德所擬章程。凡海防司所領糧餉軍火。應先移文監司大員。由監司大員轉稟南北洋大臣給發。似稍足限制其權矣。然其定章。又謂用人支餉造械諸事。惟赫德一人主之。雖南北洋不得侵越。則所云核轉一節。實無予奪增減之權。不過奉行赫德文書而已。事權倒置。孰甚於此。若謂總理衙門已與定議。不能中止。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遙制。須令親赴海濱。專司練兵。其總稅務司一職。則別舉人代之。赫德戀貪利權。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則其議不罷而罷矣。且蚊船徒能株守一口。快船僅備兩號。聲勢亦孤。赫德所謂海防。本不過敷衍之局。今欲聲威雄壯。戰守咸宜。非購鐵甲船。不可。從前南北洋謀創水師。所以久無成功者。良由中外視爲緩圖。餉不裕而權不壹也。今若以畀赫德之權。畀南北洋供赫德之餉。



供、南、北、洋、添、製、船、械、廣、羅、將、材、精、心、訓、練、提、倡、風、氣、將、何、功、之、不、可、成、是、在、中、堂、力、任、之、與、總、理、衙、門、密、商、之、而、已、福、成、因、斯、事、利、害、較、鉅、輒、敢、據、其、千、慮、一、得、之、愚、惟、恕、其、狂、瞽、而、採、擇、焉、大、局、幸、甚、六、月、二、十、三、日。

伯相既得是書。躊躇旬日。始撮舉書中要語。函達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以專司練兵。開去總稅務司一缺之說。告赫德。赫德果不願行。遂罷此議。已卯八月議。

上張尙書論援護朝鮮機宜書 壬午

昨讀大疏。圓暢修潔。布置井井。而見機之明決。籌辦之迅速。亦爲中外意料所不及。私衷企佩。匪可言喻。退而就事理之曲折。反覆思之。此舉以順討逆。以強制弱。必可迅速成功。所慮者。日本兵船先到耳。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素饒謀畧。秩望較崇。有便宜行事之權。今年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中國不使與聞。彼已深懷忌恨。萬一此次乘朝鮮內亂。逞其狡謀。以與中國爲難。甚屬可虞。不能不豫爲之防也。然猶可冀幸者。日本海道彎環紆曲。井上馨由東京起程。非十餘日不達朝鮮。不若中國兵船由煙臺東駛之捷也。儻倭艘與華輪後先偕到。或雖先到數日。而稍有觀望。未及肆毒。猶可措手。中國宜。

於此時。颺馳電發。爲朝鮮速定內變。內變定而日本無能爲矣。今聞揚威超勇威遠三船已同時起碇。似宜速告吳軍門。不必俟南洋兵船之會集。可先率一二營東渡。直指朝鮮都城。其餘泰安湄雲登瀛洲澄慶等船。及招商局船之運陸兵者。陸續進發。一則迅赴事機。取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則使日本朝鮮見我軍絡繹不絕。莫測其多寡之數。此兵法所謂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也。夫朝鮮之亂已逾半月矣。近日消息尙無所聞。若彼但幽其王。奪其柄。未敢顯拒王師。王師旣到。宜爲書聲明專討亂黨。違命敗釁之罪。檄召李昰應赴兵船問狀。彼如挺身來前。或歸罪他人。或飾辭狡辯。宜一概勿理。不動聲色。暫予羈留。先以威遠一船載送來華。致之京師聽候朝命。其大隊官兵暫駐朝鮮。爲之捕誅亂黨。不數日而大事可立定。此善之至善者也。若李昰應伏匿不出。亦不顯然抗拒。宜以代禦外侮爲名。引兵疾入王京。擇地駐營。然後爲之捕治亂黨。嚴究主使。仍遣人開導。昰應諭以出則貸其重戾。不出則罪及親族。彼懾於兵威。不敢不出。則選精卒衛送兵船。運赴中國。若彼畏罪出奔。而亂黨不時出沒。官軍一到。彼勢自衰。可卽擒誅餘黨。檄數應昰罪狀。布告遠近。俾所在郡縣執之以獻。敢有藏匿者罪之。抑

或竟挾王出走。國都無主。宜以大軍代守王京。分兵邀絕要路。稍以精兵驅其後。馳檄解散其脅從。亦許是應束身歸命。待以不死。敢有傷損及王者罪不赦。若此。則彼勢孤。黨散。亦必自敗。無足深慮也。抑或彼竟肆然罔忌。矯朝鮮王之命。驅煽徒黨。授兵登陴。力與我抗。朝鮮之民。久已不覩兵革。一聞雄師壓境。火器精利。莫不氣餒心怯。揆彼輿情。必莫肯爲之用也。是宜嚴兵城外。作欲攻圍之勢。仍檄諭闔城官民。示以爲破賊除害。不忍玉石俱焚之意。責以擒獻罪人。卽一切勿有所問。不出三日。內變必作。蓋順逆之理。強弱之勢。固如此也。若夫罪人旣得。或未及致之中國。而亂黨有劫奪之意。不能不便宜從事。則臨以天朝之威。重以康穆太妃之命。賜之死可也。雖國王不能爲請也。或罪人旣在兵船。而倭人有邀截之意。則慮之不可不周。定計宜密。措注宜速。鼓輪疾駛。徑入大沽可也。雖其黨未必及謀也。然福成所總。過慮者則恐日本兵船先到。而井上馨以狡毒之計行之也。蓋日本之睥睨朝鮮。非一日矣。若井上馨遽以兵船入其國都。或翦除亂黨。而并廢其王。或與李是應相合而行廢立之事。或執是應送東京。藉以市德於朝鮮。此三者皆非中國之利也。夫使其翦除亂黨。而并廢王也。日本必立其。

素所親厚者爲王。留兵久駐。號稱保護。漸收權利。爲蠶食鯨吞之計。然彼大勢未定。而中國兵船。倏至。亦非其意計所及。中國宜乘此時。據理力爭。必使前王復辟。而後已。彼見衆心不附。公論不與。而中國兵力。又較盛也。必有所怯。而徐示轉圜。倘中國持之稍緩。則事機一失。後悔難追矣。如其與亂黨合而行。廢立之事也。則其意將厚其毒。而取之中國。中國宜專以討亂爲辭。直逼朝鮮。若日本出而排解。告以中國屬藩之事。不願他國與聞。朝鮮官民。見我勢壯氣盛。必有應之於內者。如其執是應於東也。日本必待大其辭。夸示諸國。以謂朝鮮朝貢中國二百餘年。未獲纖毫之助。此次削平內難。必張日本爲之出兵。顯以形中國之短。隱以責朝鮮之報。非多索口岸。卽更立新約。此中國所病也。然猶幸我軍隨後卽到。可以有辭。宜致謝日本曰。朝鮮係中國屬邦。貴國篤念交誼。代平其亂。感謝弗諼。然貴軍勞苦可念。搜除亂黨之事。當由中國任之。如此則稍杜倭人之口矣。凡此數端。皆隨其機而應之。庶稍化後著爲先著。萬一倭軍雖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觀釁。或專理論使館被燬之事。必尙相持未決。中國宜遣使以溫語撫綏。倭人許以平亂之後。諸事可代爲清理。仍出其不意。引軍疾入王京。旣踞上游。則百

務可代朝鮮主持矣。日本館人被殺，必索抵償，自不妨以捕斬亂黨爲抵償人命之用。所謂一舉兩得者也。大抵數千里外，軍情敵勢，瞬息千變，原非可預爲揣測。然相機利導之方，大旨固不離其宗。倘於函致吳軍門時，授以機宜，或有裨益，是否有當，伏惟裁擇。六月二十九日。

光緒八年六月初九日，朝鮮內亂，日本使館被燬。倭使花房義質奔還其國。十七日，日本議遣尙書井上馨督兵船駛往朝鮮，制府張公接閱電信，謀之幕僚，欲函請總理衙門奏明請旨發兵往援。余謂輾轉籌商，往反之間，已五六日。若倭兵先到朝鮮，彼且虜其王而踞其都，如琉球故事，事機得失，間不容髮。請發超勇、揚威、威遠三兵船，即日東駛，仍函商總理衙門，續發陸軍前往，制府頗以爲然。遣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帶超勇等三艘，以二十五日起碇，又預調南洋及招商局輪以備運送。陸兵於是丁汝昌等以二十七日辰刻抵朝鮮之仁川口，而倭軍於是日未刻有一艘先到，僅遲半日耳。見我兵船已先在，爲之奪氣，遂不敢動。倭官與丁軍門等以禮相見。二十八日，日本續到三艘，共水陸兵一千數百名。花房義質兵五百人駐王京。

朝鮮議約。開列多款。百端要挾。適總理衙門亦奏明派提督吳公長慶率淮軍六營繼往。余遂於二十九日是書制府。韙之。寄致軍前。酌度遵辦。我軍以七月初八日抵朝鮮之南陽府。吳軍門接到此議。閱之大喜。與丁提督馬道密商。意見相同。決計遵行。是時倭使與朝鮮大員。連日會議。相持未決。頗肆咆哮。朝鮮偵知我大軍將到。拒之益堅。倭使於初十日挈其衆悻悻出王京。示將決裂也。馬道馳詣倭船。告以同心討亂之意。而吳軍門遽於十二日親率大軍疾馳至王京。倭使不虞我軍之突入也。又自覺兵少而勢孤也。深悔出京之失計。然已無可奈何。遂與朝鮮成約。尋盟而退。惟李是應尙盤踞王宮。亂黨數千。日夜營造兵器。內外勾結。禍且不測。吳丁馬三君密定機宜。十七日已刻共入王京。往拜李是應。以禮周旋。申刻是應來營答拜。與之筆談。延至日暮。以計遣其從者丁汝昌親率小隊以肩輿擁李是應就道。冒雨夜馳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陽海口。即上登瀛洲兵輪。鼓輪疾駛。解送天津。吳軍門親督所部。宵攻亂黨。盡殲其渠。朝鮮之亂乃定。

此事樞紐全在赴機迅捷。時則余友黎君蕤齋爲出使大臣駐日本。值得確音。急遞

密電。制府得與僚吏熟籌。預爲之備。罔誤機宜。余於是役。頗盛稱。蒞齋爲首功。惜乎

制府奏事匆促。未及特筆爲之表章。然其功自不可掩也。又識

答張幼樵副都御史書 癸未

昨奉惠書。敬聆一一。法易政府。寶海撤回。滬上已得電信。此事竟不出去。冬拙議第三條所慮之中。蓋法人決計吞越。而仍藉辭欲踐甲戌舊約。固由新易政府。然核計。法廷定議。濟師已在滇軍撤退之後。滇軍之退。尙在寶海來議之先。洋人電報數萬里外。瞬息相通。彼既窺吾隱情。自無不圖進取之理。當寶海來議之初。未始非乘其政府之意。迨知吾志不在遠畧。則悔其從前之失計。遂并寶海撤之。以爲翻改前議地。洋人辦事之狡狠。往往如此。似尙不在政府之易與不易也。今籌所以應之之方。則較之往年。更爲棘手。往者以勦辦土匪爲名。隱作疑兵。彼尙莫測吾計。今此意已早爲所窺。若再進兵。其勢必至開釁。夫以疲窳積弱。萬不可扶之。越南尙又不甚歸心。中國而中國。至殫全力。以殉之。固爲非計。然使坐視越南之滅。逡巡而不爲之計。且不自爲計。今歲越亡而明年滇粵告警矣。又事之至可憂者也。竊嘗於萬難設法之中。勉籌應敵。大抵不外

三策。今者法人之告我曰。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欲責越南踐甲戌舊約耳。夫越南本屬中國。而私與法盟。有擅許法人通商滇境之約。彼又始終未告中國也。爲今之計。莫如仍令滇粵諸軍分紮北圻諸省。作欲進趨東京之勢。且告法人曰。中國欲討越南。擅立私約之罪耳。非與法爲難也。其於越南則明責其罪。而陰示以保護之意。分導越官。歷聘英德諸國。以布疑陣。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法雖濟師。不過千人以外。而中國勁旅一萬數千。彼且勢孤氣餒。號令不能行於北圻諸省。終無以遂其吞併之謀。與通商之志。久之必仍遣使設辭轉圜。然後見風收帆。相機應付。或仍與寶海所議無甚懸殊。而後止。此上策也。滇粵各軍分守富良江以北各省。聯絡民團。收用劉永福等。以張聲勢。仍明告法人。以滇境通商。非中法條約所有。斷不能允。萬一越南爲法所滅。中國即畫江而守。猶得披越地三分之一。而法人戀於滇境之通商。必仍與中國講解。而後罷。此中策也。斂兵入關。聊固吾圉。雖云嚴申儆備。徒示怯弱而已。雖以餉械稍資。劉永福無異掩耳盜鈴而已。究之越南終爲所滅。永福終爲所併。而滇粵邊境亦日以多事。此下策也。以上三策。行之雖稍判難易。而後效則顯然易明。若用上中二策。則爲之將帥



者。須審於剛柔緩急之機。其申明紀律。奮揚聲威。宜仿虞詡增竈之謀。其堅守不戰。應變識時。宜仿司馬仲達受巾之智。此中籌度。似非易易也。往者伊犁之役。中國調兵設防。決計翻案。而俄約未受。大損琉球。割島分隸。一事幾爲日本所給。迨中外合力設法。轉移而利益均霑。一條不至。爲倭人所倖得。凡有此兩舉。而中國之經理洋務。大有轉機。越南安危。視乎中國措注之得失。實爲中外交涉之一大關鍵。然得失愈巨。措注愈難。今欲與強敵相持。挽回全局。則所以伐交伐謀而善其後者。固有無窮曲折。其一切機宜。尙非筆墨所能罄也。初春尙寒。惟爲道自愛不宣。

上閩尙書書 癸未

秋間接奉賜書。憂世之心。溢於言表。伏惟起居曼福。儀型百寮。拚祝無量。承示戶部歲費支絀。勢實岌岌。竊嘗深惟其故。固由外患漸逼。種種費用。日益浩繁。而漏卮之最大者。則在於養兵。漢唐以前。臨事調發。無事歸農。尙少養兵之費。故其時國計常裕。自府兵廢而兵農始分。數十百萬之衆。坐而待食。故宋明以後。國用恆絀。甚至括財加賦。而事益不可爲。本朝經制之。兵。旗。綠。各。營。歲。餉。用。銀。約。二。千。萬。兩。幾。去。歲。入。之。半。然。綠。營。

之、不、可、用。乾隆以來。聖諭蓋屢及之。厥後楚淮諸軍。勦滅內寇。皆以勇營著績。近雖節次裁汰。留防之勇。尙需歲餉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仍難去。是養兵費加倍矣。邇者西洋種族紛至沓來。恃其船堅礮利。日肆侵侮。中國欲圖自強。於是不得不修礮臺。購火器。不得不設船政。與機器局。不得不練水師。造鐵甲船。不得不遣使分駐各國。以結外援。而調敵情。綜計歲費亦不下一千數百萬兩。而綠營勇營餉仍難去。是養兵費又加倍矣。夫漢唐以前所無之費。宋明以來有其一而已。足以自困。宋明以來所有一倍之費。今則化爲三。而尙未知底止。此固管蕭所不能謀。陶猗所不能支者也。且今之釐金洋稅。合計歲入三千萬兩以外。實爲昔年所無。幸稍補苴闕乏。然無事時所出仍浮於所入。有事更無論矣。誠以此時適遘開關以來未有之奇局。東西洋各國。方日務製器通商開礦。其嗜財如性命。用財如泥沙。及至用兵。雖糜餉數千萬億而不惜。中國綢繆武備。斷不能如各國之耗費。然爲事機所迫。竟有欲罷不能之勢。今於三大宗之中。如去綠營。則數百年之舊制。似難驟改。如去勇營。則所留實多百戰之餘。今皆分扼要隘。彈壓土寇。撤之則更虞單弱。各省所稱無可裁減。似非盡虛辭搪覆也。至於扞禦外

侮。則築礮臺。練水師。治火器。最爲當務之急。所費尤難減省。然則今之時勢。誠如鈞諭所云。萬分無計者矣。顧福成於窮極。思變之時。審度事理。必不得已。或者裁減綠營乎。昔胡文忠公有言。凡染宦場。與綠營習氣者。文武兩途。萬無可用。只宜屏棄。蓋以二百餘年之流弊。積重難返。雖欲整理而無由也。夫勇營固不能無。竄弱之弊。然或易一將而壁壘更新。或募一旅而旌旗變色。非若綠營之不能振作。綠營既決。然無用。則是空養游惰。六十萬人。坐耗歲餉二千萬兩。將何以堪。爲今之計。惟有淘汰綠營。而於勇營及海防諸務。亦仍精心綜覈。綜覈之法。祇可視督撫爲何如人。而可否之。督撫有如曾文正。胡文忠。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照行。可也。督撫有如英。西。林。文。質。夫。諸公者。所請雖一概痛駁。可也。至各省綠營。近來發餉。有八九成者。雖尙未能盡裁。若再普減兵額。二成。每歲可省餉三百萬兩。普減三成。每歲可省四百數十萬兩。以十年計之。則四千餘萬矣。得此一項。擡節尙可稍紓財力。若謂經制之兵。減之恐冒不韙。則前哲所論。與時勢所趨。確有明證。專賴有大識大力。卓然不惑於流俗者。起而變通之。庶以匡維全局。今又適值鈞座兼掌兵部。此固難得之機也。或又謂綠營過單。則護餉解犯捕盜諸差。

恐難應手。不如僅減二三成。於諸差尙可無誤。且有勇營駐紮之處。不妨責令分任其勞。其汰之之法。但令各省於營兵之老死者。緣事革退者。勿復募補。則兩三年內。必可減去三成矣。營兵既減。營中將弁舊額。亦須酌裁。以昭核實。或稍撥補勇營與海防諸營之缺。至於添練輪船水師之處。其原設艇船水師。亦少實用。可漸裁也。夫沿海各省。原設水師。承平時久。已多廢弛。或專恃洋煙、妓博、各種規費、以餬口。或船已朽爛、無存將弁、尙按期支領、修船、造船、經費。視爲本署入款。此等有名無實之費。似宜設法查驗。大加裁減。稍撥補輪船水師之餉。他若長江內河舢板水師。爲扼守江河汊港之用。曩歲肅清江面。深得其力。此則當仍舊貫者也。因鈞諭殷殷垂詢。輒敢發其狂瞽之論。未知可備采擇否。冬深驟寒。惟爲道爲民珍重不宣。十一月廿七日。

代李伯相答彭孝廉書

丙子

頃接惠函。就諗文祺休暢。榮問日新爲頌。煙臺一役。議結滇案。暫以釋外憾而戢戎心。然此事錯誤在前。鄙人勉強了結。殊未慊心。過蒙揄獎。祇增慙慙。來書援引古今。推究形勢。謂中國之洪荒。以聖人制度文物闢之。外國之洪荒。以火輪舟車機器電報之類。

關之。崇論宏議。於中外大局。洞若觀火。足破拘墟之見。嘗謂自有天地以來。所以彌綸於不敝者。道與器二者而已。開關之初。生民渾噩。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所爭鬪。聖人者起於是有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其風氣所趨。不能不然者。道也。而道之所寓者。器也。數千年來。土宇日闢。智巧日生。吳楚秦越。昔之所稱戎蠻者。今皆爲中原腹地。匈奴突厥。昔之常作邊患者。今卽是蒙古。外藩而天復使泰西諸國。研精器以通我中華。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洞鐵之槍礮。蓋中國所尙者。道爲重。而西人所精者。器爲多。然道之中。未嘗無器。器之至者。亦通乎道。設令炎帝軒轅復生乎。今世。其不能不從事於舟車槍礮機器者。亦自然之勢也。今之議者。動引古聖。啜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勿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爲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旣爲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合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同當自中土結之。實爲遠識。至論其效。卽

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因。執。事。畱。心。世。務。故。畧。書。一。二。

代李伯相復鮑爵軍門書乙亥以下別集

闊別相思。時縈寤轂。前聞寵膺特召。馳企正深。頃接客歲。冬月惠書。就諭養望。東山起居篤祐。曷任抃頌。承示東人啓釁。患在癰疥。西人窺伺。患在腹心。所籌制勝持久之方。碩畫鴻謨。洞悉時勢。至以爲佩。刻下日本業已行成。收師而退。雖受我中國撫恤之費。而得不償失。自悔失計。當不復萌故智。尊意以中國帆楫之力。不逮輪船遠甚。宜令商賈軍民。自造輪船。駛往外洋貿易。一有緩急。可倚爲用。洵係當今急務。惟輪船一號。需費總在十萬兩內外。商民獨造則力有不支。合辦則勢難歸一。加以中國工匠未嫻製造之法。以故商民自造輪船者。竟寂寂無聞。前經奏定在上海設立招商局。俾商民租僱輪船。藉資貿易。選明幹之員。經理其事。數年以來。頗著其效。商民措貲願合股者。源源而來。倘由此規模日擴。或可開風氣而收利權。至西洋火器。愈出愈巧。中國各廠所造。斷不能與之相敵。現惟有隨時購買存儲。以防不測之虞。募工仿造。以爲經久之計。將來仍須多選巧匠。俾往遊外國各廠。察其製造之精意。轉相傳習。其能自出心裁者。

尤須設法鼓舞庶可精進不窮總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富才力聰明之勝甲於地球諸國原自大可有爲無如彼則法簡令行我則拘文牽義彼則合縱連橫我則孤立無助幾幾乎有積弱難支之勢今誠中外上下戮力同心於儲才裕餉選將練兵製器造船之道一一講求如越句踐之臥薪嘗膽諸葛武侯之廣益集思一面擇泰西諸國可交者隱與聯絡結爲外援俟一二年後確有把握然後舉一最無禮之國揭其罪狀布告同盟用全力而撻伐之一敗再敗之後彼必傾國復來是時宜持重養威百審一發使之連戰連敗則彼國內空虛商窮民困必將罪其始謀之大臣廢其啓釁之國主從此議和議戰可以惟我所爲若彼駐京與各口洋人一旦兵交自宜各自引去此乃泰西常例無庸我之驅逐至謂一勝之後即可使中西劃分爲二終古不相交涉勢恐萬萬不能蓋宇宙大勢合者不可復分春秋之時吳楚秦蜀皆稱蠻夷今已爲中原腹地漢唐之際匈奴突厥皆爲邊患今即是蒙古外藩刻下中外情形殆已不能閉關獨治亦在制馭得其道耳因台端惓惓時務籌維深遠故畧道鄙懷用相質證

代李伯相復邵荻舟觀察書 乙亥

頃接惠函。猥承飾序。緱戡曷任。就論蓋績日隆。蕃釐雲蔚。至爲抃頌。承示中外大局。兢兢以通商爲至慮。以防海爲急務。具見深籌時變。懲前毖後之意。刻下雲南一案。漸有端倪。威使在都。曉曉瀆辯。多所要求。鄙人與總署再四函商。擇其稍無害者許之。其不可行者。一意拒絕。至滇邊通商一事。已允。俟案結後。勘辦方今。中國疆圉遼闊。防不勝防。而泰西諸國。航海東來。實爲數千年未有之創局。其勢斷不能深閉固拒。且自古互市之政。雖兩國用兵。而有所不廢。中國數十年來。節次與西人立約通商。更未便一朝爽約。總之中國能自強。雖斥塞通商而彌見懷柔之盛。中國未能自強。雖閉關獨治而益多。机捏之虞。在通盤籌畫而已。至於自強之道。半係氣運主之。是在中外上下戮力同心。破除積習。發憤有爲。士大夫戒虛務實。戒無用而求有用。風氣旣闢。賢才日興。斯不難操鞭笞。入荒之具。殆非一朝一夕。一手足之力也。來示又謂前此洋人招粵勇爲前驅。至議和則又多索兵費。是則以我之財。招我之勇。爲我之敵。言之令人慨歎。泰西風俗。凡遇出師。餉項甚鉅。昨聞英國議院。以往年構釁中國。耗費極重。得不償失。是以躊躇審顧。未敢遽爾決裂。窺其微意。亦以中國營勇與軍械。漸非從前可比。所以持重而



不輕發。於此知練兵簡器之效。不可不益事講求者也。

代李伯相復劉峴莊制軍書 乙亥

四月初四日接奉二月二十九日惠函。並鈔示雷瓊道稟批一件。蓋籌碩畫。措注周詳。循誦再三。良殷企佩。博稅司現擬瓊州海口開辦章程。雖大致與潮關相同。然一切事理。移步換形。當此規模草創。必須豫防弊竇。執事令與海關監督詳加斟酌。尤見審慎周妥。瓊州通商口岸。與停泊船隻之海口。將來劃定界限。不宜過寬。界限寬則流弊孔多。界限嚴則事端漸弭。似係確論。瓊州海口淺窄。艱於泊船。近聞洋人有謀在鋪前港泊船之說。檢查地圖。鋪前在瓊山文昌兩縣之間。去海岸數十里。可以避風。又與海口一水可通。較諸白沙夏門汪洋無際。其形勢之相去奚啻霄壤。難保洋人不意存覬覦。若將界限議定。此地既在界外。宜堅守條約原議。與之理論。彼亦無可置喙。遊歷一節。該領事既願於領照蓋印時。由該道查明艱險之區。轉告領事。阻止洋人前往。否則縱有疏虞。與地方官無涉。此層最爲緊要。若於議章之時。將前說重與申明。立爲定案。他日可隱消許多事變。卽一旦有事。亦不難折之以理。抽釐一節。將巡洋經費。量爲變通。

務令不完子稅之洋貨土貨。一律抽釐。既無損於商民。亦無礙於成案。實屬兩得之策。向來瓊州海口。每年出入貨物。不及一百萬兩。該處民貧財少。恐洋貨未必暢銷。卽英人亦本不甚注意。祇因上年粵海關拿獲瓊州卸貨輪船。罰充入官。遂憤激而爲此舉。前譚繹梅輝立過津。亦復明言不諱。與來示所述大畧相同。瓊州開埠之後。彼以一副領事往來。其間初無糜費。而我海關稅務不旺。勢難久支。彼於此時。即可任意走私。蓄謀殊爲狡獪。鄙意瓊關入款必少。刻值創議新章。一切局面。似宜從儉。庶幾稍可持久。不至墮彼術中。彼生意清淡。商船來者日少。又不能走私以圖厚利。久之或廢然而返。亦事之未可知者。惟宜戒諭官民。勿稍露阻撓之意。使彼有所藉口。台端疊次布置。籠絡紳商。既經勸慰於前。旋復彈壓於後。洵已批卻導窾。收效無形。該道所稟洋人租屋不易。自係實情。能勸令暫住輪船最善。刻下地方官部署。漸有端緒否。

代李伯相復盛杏蓀觀察書 乙亥

接五月二十七日惠書。就諭盡續日隆爲慰。馬利師履切興國諸山。先從馬鞍半壁興工。鑿孔一事。奏效不易。愈深愈難進步。鑿至極深之處。每日僅能進二三尺耳。馬鞍山

一孔。誤爲工匠鑿斜。復壅卸土石。今竭晝夜之力。提起土石。改正斜孔。固已煞費鉅工。至飭馬利師專志一處。俟馬鞍山稍爲得手。再在半壁山開工。以免紛歧貽誤。措注甚爲合宜。興濟煤礦。分列南北兩岸。所用機器。須備兩副。方足以資周轉。北岸非三百尺不能見層。與南岸地形低者迥乎不同。其應如何布置。必俟煤層鑿有眉目。方可開單核辦。理勢宜然。刻下民情不患不順。地產不患不富。煤質不患不佳。三者既皆確有把握。惟察看煤層最旺之區。如形家揣穴。不容毫髮錯誤。譽煤全賴鑿孔。而鑿孔又極艱難。洋人開煤礦。或深至一千五百餘尺。始遇第一層煤。則欲收效於異日。須持之以堅忍。要之以久遠。斷不可見小欲速。淺嘗中輟。洋法之成敗利鈍。全在所用洋人之本領。馬利師在日本開礦。未見功效。今觀其看山主意游移。決非煤師之上選。新泰與洋行推薦之語。未可據爲定評。現既與玉階商定屆滿六個月後。姑留接辦。俟有效驗。再行另訂合同。尙覺妥協。惟馬利師於鐵事未經辦過。則煤鐵兼諳之洋人。亟應僱覓。以便比較。本領分優。繼而定去留。且爲推廣採鐵地步。此項洋人既不易僱。執事擬卽赴滬籌商。但須旁詢博攷。斷不可憑洋行一二人之推獎。信爲實然。如出新聞紙。以頭等考

單爲憑。則外國煤鐵各師。聞風麇至。挑選較易爲力。雖半年後不妨靜俟。亦不必拘定英人。鄙人於各領事來見之時。便中當代爲詢訪。至謂畢德格等在敝處決不欺妄。亦未必然也。目前局費。擬藉土礦售煤彌補抵銷。要能敷用爲佳。入秋出煤暢旺。挹注自更舒展。客臘以前。商本墊用錢文。准即由官本撥還。以清界限。翁帥於開礦一事。未免過慮。然土法效速而利微。洋法效遲而利廣。方今國欲圖自強。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礦務爲一大宗。必就臺灣廣濟已成之局。先開風氣。萬一中止。則中國利源漸被洋人佔去。所關非細故也。

代李伯相復豐漢文將軍書 乙亥

頃接九月二十八日惠函。並鈔示摺片清單及圖說各件。蓋勤彌篤。擘畫周詳。曷勝企佩。大疏前請於練兵六千名外。添設西丹四十名。馬二千匹。歲餉及馬價軍械銀兩。准由各省協撥。急切固未能解齊。至江蘇釐金。近以出欸過多。極形支絀。即如本年部撥海防經費。尙未報解絲毫。江省馬價銀二萬四千餘兩。一時恐難照撥。尊意以緩不及事。騰挪正餉。先發西丹口糧。揀選精壯入伍。如此一轉移間。而操期早得舉行。餉需暫

不竭蹶。可云措注盡善。方今練兵籌餉。諸務練兵固難。籌餉尤難。而欲仰各省之協濟。則更難。來示諸須擯節不涉鋪張之說。實爲洞見本源。江省呼蘭廳本境雖無賊蹤。而鄰省馬賊金匪不時出沒。酌留防兵。自不可少。黑龍江副都統久未到任。奏請與墨爾根副都統對調。人地既屬相宜。防務更爲有裨。自是用人要着。又承示及蝦夷屯兵數里數清單。詳審明晰。幾有聚米畫沙之概。蝦夷全島在中國地圖。則謂之庫頁島。中外新聞紙。則謂之蝦夷。始屬中國。旋以荒寒棄之。後爲日本所踞。今聞讓給俄人。與之易地。俄人經營。該處煤礦甚旺。將成沃壤。實係黑龍江海口之門戶。查黑龍江全省。縣亘數千里。處處與強鄰毗連。卡倫之外。擊柝相聞。臥榻之旁。有人鼾睡。防範與羈縻二者均屬不易。台端飭屬嚴密布置。戒以勿見小利。勿介小嫌。又謂防範在我。羈縻在彼。卓識偉論。洵足弭釁於無形。江省馬隊操練久廢。技藝蕩然。近聞宣諭各旗。戒其奢心佚志。而勸以報國保家之義。數年之後。當可漸復舊規。自古絕大事業。本無一蹴可幾之理。皆由時時常存此心。歷久不懈。乃漸有成效。可睹耳。松花江北扼要設卡。與吉省聯絡聲勢。實係必不可緩之圖。條規亦甚周妥。至鄂倫春人極強悍。爲我所憚。及時

收羅。編隊給糧。既以備我緩急。卽不受彼牢籠。且或隱防俄人闖卡內竄之勢。尤見籌維深遠。動合機宜。總之黑龍江在東三省中。地形雖偏在一隅。實關北路之全局。俄國在西洋。諸國中大勢。卽趨重陸路。實爲中國之隱憂。茲仗閣下綢繆牖戶。實力整頓。不難循序漸進。日起有功。幸勿過執謙挹。良欣切盼。

代李伯相復馮卓如觀察書 乙亥

前月杪曾復一函。旋接十月二十七日惠書。具聆一是。比維蓋猷懋著。履祉綏愉爲頌。威使抵津面晤。卻未提及釐捐業於初一日啓程入都。前遞到尊議二則。其租界停捐一條。卽已鈔致總署。至雲南通商條說。謂宜援照日本之法。關稅則自爲主。持巡捕則自爲約。束遊歷則派人伴送。權貨物之輕重。盈虛以定。進出口之稅則。誠能如是。則有通商之利。無通商之害。誰曰非宜。惟中國各關章程久定。將來訂約之始。彼必援成例以相爭。如能妥籌布置。俾中國多占得一分地。步便多受一分之益。此事在滇中當事及總署臨時與該使熟議耳。英之國勢未遑遠畧。誠如來示所言。刻下俄德兩國。雄長歐洲。俄人攻服基發。又謀侵土耳其。則英國之藩籬將撤。德人恃強以割法地。則英國

之唇齒將寒。倘因滇事遽爾啟釁。非特曲有攸歸。或者兵連不解。則俄人將乘間以窺印度。德人亦蹈瑕以噬鄰封。英既內顧之不暇。其不肯遽敗和議以開兵端者。必然之勢也。威使逞其操縱離合之術。忽南忽北。忽剛忽柔。徘徊審顧。而若有所待。亦未始不由。於此。然使中國竟不爲之調停。彼將老羞變怒。迫而走險。以決勝於一戰。亦非所難。且中國各口戰守俱無足恃。彼已窺見底蘊。而論近日西南大局。俄人冀由伊犁以通甘。法人亦由越南以入滇。是彼三國於通商一事皆未嘗須臾或忘。一旦有變。彼必同心合謀。狼狽相倚。其黨固而其力厚。中國所以終難禁阻其通商者。職此之由。至租界停捐之議。前已由津海東海九江江漢諸關陸續詳陳梗概。除津東九江各關租界交涉尙少。江漢關租界內雖無釐卡。而李觀察來稟頗慮此議一定。華商以稅單爲護符。以租界爲遁藪。他日愈形擁擠。適啓彼族拓開租界之謀。與尊指大畧相同。蓋上海一口爲各口釐捐之大宗。租界又握釐捐之關鍵。來示謂因停捐而餉源立匱。未便稍爲通融。因停捐而租界遂不可問。尤未便稍爲通融。所見固甚遠大。至洋藥加稅一節。以洋藥之稅。抵華商之捐。便可毫無滲漏。集成巨款。自於餉需有益。惟彼必得有大便宜。

之事始肯議加。所謂大便宜者。何或添宜昌重慶口岸。或普減釐捐二者。斷不可行。則洋藥稅未必肯加也。尊議縷陳各條。於此事利害深切著明。可云暢所欲言。足佐總署辯難之端。而杜洋人狡譎之計。昨已照咨。以便折衷定議。總之滇邊通商。既不能阻。祇有妥訂章程以救之。租界免釐。既不能允。祇有酌添口岸以餌之。但該使欲添口岸在長江上游。總署擬准口岸在長江下游。則亦難遽定論耳。

代李伯相致劉制軍書 乙亥

頃接總署咨函。以瓊州通商。英使已派領事前往開辦。中國亦擬派博稅務司會同地方官商擬章程。申明酌核等語。查瓊州一口久載條約。各國所以遲遲未往者。蓋地近香港。南洋貿易。祇有此數。多分口岸。本無大利。而英人以其有礙香港商務。尤所未願。茲威使因雲南一案。方欲減釐金。添口岸。乃忽派領事駐瓊。其意當別有所在。凡應議之事。尤宜慎之於始。俾無罅漏可乘。鄙人離粵甚遠。未敢遙爲臆度。素諗盡籌碩畫。穩練精詳。屆時諒必選派幹員。會同該領事稅務司等妥爲籌議。至總署所殷殷致意者。約有數端。抽釐一節。雖已停止。不能不舉行於開港之後。以補洋商之子稅。內地稅一、



節。雖不過數百金。若稍示通融。則他口援以爲例。恐致掣動全局。是雖一無所入。亦不可放鬆。廈門泊船一節。須查勘該口。能另擇華船泊所。固妙。否則定以界限。稍杜商貨影射之弊。亦免船隻碰撞之虞。若其最難處置者。莫如洋人遊歷一節。查條約凡洋人在沿海百里內來往。無庸另給護照。今議海口以百里爲限。內地以五六十里爲限。倘各國問知內地爲黎界。恐如日本往臺灣故事。若照約給照。任其深入。恐如馬嘉里在雲南故事。勢屬兩難。且黎人不異生番。恐非地方官力量所能及。而洋人之逐利冒險。不顧性命。亦在意計之中。所以總署再四躊躇。尤用此爲兢兢鄙意。始基不慎。後悔無及。況黎人實同化外。彼族何嘗不知。特不爲揭出。此意惟守定照約辦理之一說。議明以百里六十里爲限。但言過此以外。山水惡劣。瘴癘薰蒸。官吏足跡所不到。斷然不能保護。無庸給照前往。始終堅韌。一成不變。後患似可少弭。抑或台端另有妙法。可以相機措注。仍望隨時示知爲荷。除將總署來文咨達冰案外。原函亦鈔呈台覽。

代李伯相復沈品蓮觀察書

乙亥  
廣饒九南道

接四月二十五日手書。具聆壹是。比維勛猷懋著爲頌。潯郡北岸江隄。年久將壞。經執

事捐廉修築。並於塘隄中央。改建石閘。非特民事所關。抑亦江防所繫。礮臺參用洋法。經費較鉅。工程亦較可恃。未便惜小費而忽遠圖。近來各口築臺。間有減省工料。暫節外觀者。一經時雨。漸見坍塌。以至貽笑外人。臺基孤露。并不能俯擊敵船。是有臺不如無臺。茲仗大力。堅持原議辦理。裨補時局。良非淺鮮。滬上鐵路。不過二十餘里。運貨搭客。尙無大利。洋人特以此爲嚆矢。俟一有定局。則各口援照成案。中國無以禁之。此事未能救阻於先。沈馬二君似均不得辭其責。然卓儒爲此一事。往復爭執。舌敝唇焦。可謂不遺餘力。惟洋人既儲材購地。劇費經營。斷不肯戛然自止。昨有中、國備價收回之議。亦未就緒。殊深焦悶。來示謂辦理洋務。如涉風濤。挨過一番。即算了一事。此係閱歷甘苦之語。洋務日繁。亦日見其難。即有大智慧大力量者。身處其間。亦必限於權力。撓於風氣。格於形勢。豈盡能設施如意。但世變如此。無論主持大局。與分辦一事。只可盡其職。所當爲。與力所能爲。人才多出一分。即於時事補救一分。尊意謂事變無窮。欲早退以全終始。此係獨善其身之所爲。似非留心匡濟者所宜出此也。

代李伯相復張海帆觀察書 乙亥

頃接惠函。猥承存注。承示屯田濟餉之策。具見通籌大局。志挽時艱。良以爲佩。屯田乃裕餉要術。所以濟轉運之不足。而紓民力於無窮。其功至溥且鉅。然自古以屯田著者。若魏武帝。諸葛武侯。鄧艾之倫。皆躬履其地。審度周詳。然後專精畢力於一事。蓋必擇可屯之地。值可爲之時。而又得人以治之也。若通行各省。一律興屯。督飭者。據爲美名。奉行者。視爲故事。恐利未睹。而弊已伏。其中今天下無主荒田。與有主之民田。犬牙相錯。並無數百頃。畛陌相連。可以整段開屯者。若侵耕民田。旣非政體。兵民雜處。又啓動端。而一切製器給種。開渠濬河。經費無從籌措。此兵屯未易遽行者也。農夫終歲勤動。僅獲餬口。與逐什一之利者。勞逸迥殊。彼商人。襦衣甘食。不習農事。招佃耕種。動多虧折。勢恐招之不來。此商屯未易遽行者也。由此而推。則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已可概見。此間大沽軍糧地一帶。舊有稻田四百餘頃。日久漸荒。現調防軍就近耕墾。安立章程。需費殊煩。而責效尙不能速。可見凡事言之甚易。行之實難耳。執事拳拳於經世之務。故特抒所懷。以相質證。未識以爲何如。

代李伯相復劉制軍書 乙亥

頃奉八月十三日惠函。並承示金山華民情形清摺。敬聆種切。中外通商條約。原有酌派領事前往各國駐紮之文。泰西遠隔重洋。如俄、法、德、奧等國。華商赴往貿易者。尙少。其餘如英、屬之新嘉坡、印度及南洋各島。美屬之舊金山及附近各島。實爲華民輻輳之區。刻下既議遣使一事。則領事之設。原所以護商民而張國體。揆時度勢。終難視爲緩圖。至金山一帶。華民最多。而埃及土人與英之愛倫人來謀生者。多懷憎嫉。屢下逐客之令。將至逞蠻用武。岌岌不可終日。粵民以有利可圖。仍復絡繹而去。其勢自難禁止。英使請總署另立章程。量予限制之說。並無是事。聞須俟華盛頓派員往查。再行定議。華人工作較洋人價值甚廉。雖爲土人所忌。未嘗無裨於彼國。誠能設立正副領事。與洋官妥爲商辦。即彼亦有所憑藉。以保護華人。荔秋京卿正在總署計議此事。不久當有定局。所需經費。以華人二十萬計之。若照外國領事收捐之例。儘可有贏無絀。惟中國在彼尙未設官。聞華人所納人口稅與領牌照公費等項。輸之美國者已屬不少。此時雖設領事。恩信未孚。驟難奪彼予此。又未便於美國所收之外。派捐過重。據荔秋云。捐費恐不足抵領事之用。至欲將金山之捐分潤古巴。更難如志。荔秋既兼美日秘。

三國星使將來於金山古巴秘魯數處均須議設領事其薪廉應照總署奏定新章至一切費用若涓滴必出自中國勢難爲繼應俟其起程過津時屬以詳察底細與洋員華商妥議章程設立收捐俾資貼補執事量宏胞與海外華民多係粵產自應隨時籌酌妥辦也。

代李伯相復馮觀察書 乙亥

前接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初一日兩次惠書知鐵路一事理論未定卽赴金陵會議旋接初九日來函并於公牘中示及訂約十條彼此畫押大致已臻妥協從此有歸結辦法免啟爭端欣慰無似吳淞鐵路中國與之爭執半年以來未能就緒細察洋人本意不過希冀中國見鐵路之利因羨慕而思效法遂可推廣於無窮彼又嗜利如命既以鉅本經營積歲未肯甘心賣斷又慮中國一經收買即便毀廢於彼體面有礙所以齟齬多端者職此之由惟中國買歸續辦價重利輕固不堪受此賠累且仍歸怡和洋行把持經理更乖體制偷移挪別處則尤糜鉅費而招鄰誦幼帥所慮各層均係老成持重之見至謂聽其自造雖未授以允准之據然事無歸束難免釀釁留此葛藤終爲後

患茲准其試行一年。量予轉圜。並議明不更動關章。不拓出界外。俟一年之後。價值付清。行止之權。操之自我。較爲無礙。體統但未條言。明買斷後。原僱洋匠。查明原訂合同。給付工價。或留或退。按照合同辦理。是買回後。勢在必行。似仍未可中止。然既云權操自我。洋商不得過問。屆時即可察其利弊。之有無。量爲定奪。若果無虧折。中國亦何妨自辦。價值邀公正商人查核定議。亦恐不免爭論。春間梅使曾經索價二十萬兩。原係約畧言之。續後有無增費。現開行一年之久。若照英國公使向例。又當核減。能否依此規模。與杏蓀會同英領事估一確數。及早定議。則一了百了矣。杏蓀離廠日久。聞須旋鄂。逸甫病已全愈。所有查核帳目及保護章程。自可妥與酌議也。

代李伯相復劉制軍書 丙子

前接五月十九六月初二兩次惠書。並鈔示函劄各件。敬聆壹是。因秘國愛使北來。聲稱赴總署理論。致稽裁答。招工一節。秘魯條約第六款所載。甚明。兩國民人或遊歷。或貿易。或隨時來往。或自願傭工。均得自由。此外別有招致之法。皆非所准。若在各口岸。勉強誘騙。卽應嚴行懲治。載運之船。一併按例罰辦。美國續約第五條。大旨畧同。茲事

既經嚴禁。乃秘魯復萌故技。客冬美領事林幹申請出示秘國資遣華工回粵各埠。工價甚高等語。彼已暗中布置。意在欺瞞煽誘。稍不檢點。便墮彀中。幸執事燭彼詭謀。據約駁覆。秘人亦自知違約。乃勾結美國同孚洋行。許以重利。又恐本國船隻被中國罰辦。乃用比、利、時、國、旗、號。又慮香港等處英官查禁甚嚴。乃私在省城外設館招工。每招一名。例有規費。獲利既厚。相與朋分。該領事出死力以相助。始則混指秘國招工爲照條約。繼則強稱華民供詞爲非信讞。又嗾美國兵船進泊省河。希圖挾制。又與愛使等闖入海關。將各華民帶回洋行。種種謬妄。實出情理之外。蓋秘人與同孚狼狽爲奸。一經執法禁阻。既失利藪。又多虧折。故不憚逞其伎倆。任意攪擾。冀必翻局而後已。執事再三駁辨。洵足關其口而奪之氣。飭各委員於洋船出口時設法稽查。並仿照舊章。查水脚以杜影射之弊。取保結以圖殺供之弊。又以照誘騙罰辦。該領事必多方狡展。枝節橫生。惟將被誘華人一律扣留。取具的保者。准其出洋。仍飭各處嚴行盤詰。不稍鬆勁。該洋行計無所施。廢然而返。具仰精心果力。確有把握。披卻導窾。操縱咸宜。傾佩曷既。查美國新修律例。嚴禁商人代他國招工。美商同孚顯違本國禁令。林領事等竟敢

徇情包庇。不顧本國法律聲名。稅務司葛德立。謂照萬國公法。應不與往來辦公。荔秋星使來信。亦謂英國兵頭等代爲不平。足見人心是非之公。荔秋又與愛使往復辯難。告以順赴香港。須詢問英國港督。愛使便亟擺手。囑勿復言。蓋英美諸大邦。於此事例。禁綦嚴。僻遠小國。事多曖昧。顧忌英人。其情可見。然彼此不惜巨款。串通奸民。巧爲嘗試。若漫無防範。勢將無所底止。鄙人前經致書總署。稱尊處辦理深合機宜。請其與美使隨時理論。至林領事謂該洋船因中國官阻礙生理。虧本甚鉅。欲向中國索償等情。違例作弊。耗折資本。自貽伊戚。尙復何尤。該領事無理糾纏。固應置之不理。愛使於七月下旬抵津。晤見兩次。盤旋作勢。宛轉商求。鄙人據約折之。彼見無隙可乘。遂卽入都。聞美署使何天爵尙欲爲同孚出頭。囑愛使赴京協力商謀。美使西華現回本國。難保不增飾一面之詞。聳動彼國朝廷。歸怨中國。現已函致荔秋。囑其將全案本末曲折。與彼外部剖辯明白。似亦釜底抽薪之法。荔秋前寄到伍廷芳條議。抵隙蹈瑕。無微不至。所議嚴查搭客章程。當不難漸絕後患。未知能照行否。

代李伯相復劉毅齋爵京堂書

丙子



頃接八月初九日惠函。就審勛猷懋著。綏輯邊陲。懷遠招攜。上孚宸眷。至爲企頌。承示喀葉兩城。分設總局。善後諸大政。均有端倪。歲事豐稔。布魯特野回。亦馴謹守法。具仰措注悉當。感召天和。出之水火。登之衽席。大雲所蔭。詎有涯涘。建立行省一節。已否粗具規模。共添道府州縣若干。所有屯營賦稅各事。諒必區畫井井。左侯相果於何時出奏。聞朝議頗有不以創設郡縣爲是者。究將何道之從也。白逆收其餘燼。遁逃俄境。屯種爲生。雖死灰不能復然。而巨憝究嫌漏網。俄人覆文。語多支離愉悅。意將視爲奇貨。刻下俄商來喀貿易者頗多。執事以白逆未獲。恐奸匪混入卡倫。難於查察。概未許其入境。措詞固甚有情理。亦冀俄員急欲通商。或可迅速歸我叛人。惟咸豐十年。北京和約第六條。原許喀什噶爾試行貿易。與伊犁塔各城一律辦理。並許在喀給地建房。以便俄商居住。俄之收養白逆。尙未顯居納叛之名。若竟絕其商務。則彼所謂中國交涉各件。未照條約辦理。愈覺坐實。倘彼老羞變怒。藉此爲久據伊犁祖護白逆之端。恐星使到彼多一口話。將來轉圜亦較難措手。俄人自恃強盛。於蠻不講理之時。間亦假託有理。我正當以理制馭。可冀其向道回心。麾下長才遠識。諒必能隨機應變。操縱咸宜也。

金將軍委員前往商辦。令彼歸地歸俘。許以重犒。彼但支吾延宕。恐無成議。崇地山宮保銜命出使。昨已由津赴滬。年內可抵俄都。彼國若敦睦誼。或不虛此行耶。台端宿恙稍發。復賦騎省之悲。加以慈闈倚閭盼望。李令伯陳情有表。霍粟姚憂國忘家。至爲系念。惟西事關繫甚鉅。朝廷倚畀方隆。恐難如願。尙祈加意珍攝。宏此遠謨。是所切盼。

代李伯相復沈毅成太史書 丙子

頻年契闊。馳系良深。頃接惠書。以直豫秦晉奇災。承示籌賑之方。發函伸報。灑灑數千言。具見畱心民瘼。碩畫匡時。至以爲佩。客歲南北荐饑。晉豫尤甚。災區之廣。饑民之多。實二百年來所僅見。而勸賑之檄。逮於十省。南洋諸島國。及東西兩洋。亦皆聞風籌款。集腋成裘。以效輸將。而全睦誼。各省大吏。蒿日時艱。盡心措注。業已無微不至。南中諸善士。又有廣刻鐵淚圖。及一命浮圖捐冊。呼號奔走。竭蹶經營。甚者設桶捐於市。零星湊集。以成善舉。仁厚之心。沖和之氣。洵足感召天庥。近來暘雨應時。豐亨有兆。未必非士大夫樂善之報。借用洋債一節。此法通行於外洋。鄙人往嘗以謂中國理財之源。與自強之術。百不如西人。惟所欠洋債未滿千萬。差勝於西洋諸國。蓋西洋風氣。每國家

有大事。必向商民籌借。又不足。則借之他國。而歲以其息歸之。積累既多。往往罄一國歲入之款。不足以供一歲之息銀。於是苛斂橫征。而內變迭作。雖謂國非其國。可也。近歲如土耳其之顛危。西班牙之貧弱。日本之困匱。大半皆爲國債所累。乃中外籌賑籌餉者。動輒以洋債爲妙計。快一時。取攜之便。而忘日久盤剝之害。鄙意殊不謂然。蓋中國之財。自足以供中國之用。試思西洋未通以前。中國之用兵救荒。豈皆仰給於籌借。昔年累奉諭旨。嗣後不得陳請。殆有深謀遠慮。寓乎其間。况洋債常例。數至百萬以外。其息銀不過四釐六釐。中國向來借息亦僅八釐而止。自西征籌餉。借息多至一分二釐。於是洋人遇中國借款。必昂其息。不肯少讓。今即欲借洋債。必先奏明請旨。然後商之領事。稅司。轉屬洋商。往返稽遲。必待秋冬以後。方能集款。於賑事亦已無濟。自可作爲罷論。總之一尺之時雨。勝於千萬之洋債。此間及晉豫各屬。甘霖疊霑。極貧之民。可以備耕得食。轉瞬秋稼登場。司牧者設法撫綏。子遺之民。或不盡爲溝中之瘠。分業酌捐三策。第一條與昔之鋪捐落地捐相似。來示所謂地方官吏。最難取信商民。責成州縣。流弊甚多。已能洞見本原。第二條鹽斤加價。兩浙既有賑捐現章。揚州生監公呈。亦

請加江甘儀鹽價。爲數無多。衆擎易舉。惟川楚酌加賣價。袁司寇曾有條陳。兩省皆已議駁。此等善舉。該商情殷施濟。儘可酌量書捐。若一律按引加派。近於抑勒。勢不能行。第三條捐通商進出口之貨。除洋藥洋貨。牽涉洋人。未易辦理。至浙江之絲捐。江鄂之茶捐。皆已於賑務畧加扶助。但未能大有裨益耳。賑捐減成核獎。其例旣已通行。將屆一年截止之期。未便再議更張。因執事眷念時務。殷殷不倦。畧抒鄙懷。以相質証。未識以爲然否。

代李伯相復何子峨星使書 丙子

連接六月十八七月二十七日惠書。具聆壹是。泰西郵政。皆官爲經理。自電信外。文書信函。及民間私信。一概由局收發。旣無私拆遺失之虞。又無遲延繁難之弊。事權歸一。是以郵稅歲入甚鉅。中國創辦驛站。民局不能偏廢。所費較多。推廣及遠。或有羨餘。此間僅由各關稅務司仿照西法。於京師天津牛莊煙台上海五處。先爲試辦。較信局價賞少減。如其有利無弊。即可漸次推廣。妥議章程。或歸地方官經理。或由總署派員總其成。計規模。揆定。須在數年以後。承譯示日本郵局定章。具仰畱心西法。窮究精微。曷

任佩慰。其文義稍嫌繁冗。已交局核議採用。經營伊始。既與驛站民局並行。章法似須簡要耳。琉球一案。總署屬令駐倭球使遞稟發端。較爲直捷。中山王咨文。既有恭順之心。彈丸小國。逼處強鄰。譬如赤子。遠離父母。突遭虎狼之警。強暴之侵。其號諱哀籲。求庇字下。情殊可憫。執事以發端之後。必邀各國公使評論。曲直乃有歸宿。因與英美兩國使臣極意聯絡。又查琉球曾與美法荷三國立約。約中即用我年號。歷朔。因告美使。以日本阻貢。情節直視舊約。爲廢紙。以激怒美使。又召球官屬其稟求美使代爲設法。此所謂題前布置。乃文章自然之節奏。第美使不能自專。必須轉報其國。未知國會議院果允其越俎代謀否。往與歐洲各使閒談。每譏中土之有屬國。如朝鮮越南琉球。虛奉正朔。仍歸自治。謂爲大而無當。未若英法之既爲屬國。則設官代治。否則雖小國亦立約平而已。且琉球既與美法等立約。亦恐不願其永爲我屬。但既肯出頭勸爭。必能杜絕日人侵佔球國之謀。於大局甚有裨助。執事沈敏有爲。切中肯綮。諒能披卻導窾。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企盼曷既。

代李伯相致李丹崖署星使書 丙子

七月初旬曾復一函。諒達台覽。比諗榮膺寵命。持節德京。盡略宏猷。發攄益廣。廻翔歲月。卽卜真除。至以爲頌。台駕何日馳抵柏靈。雲生交代文卷各事。想已接收清楚。采辦軍火。及督查出洋武弁闡廠學生功課。未便遽易生手。敝處奏請仍由執事暫行兼管。曾劄剛通侯出使英法。冬初當卽啟程。更可互相考案。遇事籌商。以期兩有裨益。已鈔錄片稿咨明冰案矣。德使巴蘭德因修約一事。與總署議論不合。夏初悻悻返國。前屬台端畱心訪察。如有見聞。隨時示及。頃據滬道譯出新聞紙。德人近屆修約。因中國釐金一端。將糾合各國前來理論。舊約第三十二、三十三款。及通商章程第六款。並須更改。又津關德稅司。接得德國電信。謂巴使將油倒入火中。現在火燄甚高。各等語。巴使於洋貨抽釐原委。實未明晰。一味恃強逞蠻。無理取鬧。數年以來。總署往復辯論。奚啻管脣。唇焦。聞已將全案鈔致雲生。茲再爲閣下言其崖畧。查道光二十二年。江甯和約第十條內載。各貨納稅後。卽准由中國商人徧運天下。路過稅關。不得加重稅。則只可按估價。則例。每兩加稅不過幾分。分子上空一字。因子口課稅若干。未得確數也。斯時海內尙無釐金名目。當事又不知中國稅額較之地球各國。有輕至四五倍。七八倍者。

第與英人立約如此。厥後創辦釐捐。洋商之貨亦在各子口抽課。洋人嘖有煩言。咸豐八年英約二十八款。乃議定洋貨土貨。儘願一次納稅。免各子口征收紛繁。每百兩。征銀二兩五錢。給予半稅單。爲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據。維時洋商運洋貨以子口半稅。抵內地釐稅。比華商已大得便宜。迨咸豐十一年九月。總署與英國卜使訂定各口通共章程。內有不領稅單。應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之款。當時未曾知照。德國巴使堅執此節。遂謂德商不能照行。查德國立約在咸豐十一年七月。而換約則在同治元年十一月。間向例條約未互換者不能開辦。通商是咸豐十一年與英國定章。本無從知會。德國況布約第二十四款。叙明子口納稅。應查照各國通商稅則辦理。第四十款。日後稅則關口稅。無論何國施行改變。布德亦一體遵照。文義實甚明晰。各口通共章程。各國洋商遵行已久。巴使安得諉爲不知。亦豈能獨自立異。前時滇案事起。英國威使執意欲去各口岸洋貨釐金。總署及敝處與之再四駁辯。彼又以半稅單。既爲他口不另征之據。第一子口應在內地舊設常關處。所必須離海口數十里或百餘里。定爲子口界址。界內免再收洋貨釐捐。名爲照約立言。似稍近理。鄙人以各省釐捐多在通商口岸。百

貨。鱗。集。之。處。若。准。定。子。口。界。所。失。過。鉅。未。可。允。行。因。以。全。力。磋。磨。煙。台。條。約。始。允。免。定。口。界。僅。於。租。界。內。不。抽。洋。貨。釐。金。又。洋。貨。運。入。內。地。請。領。半。稅。單。照。議。由。總。署。核。定。畫。一。欸。式。不。分。華。商。洋。商。均。可。請。領。凡。所。以。整。頓。商。務。流。通。洋。貨。者。不。爲。不。至。茲。聞。英。國。朝。議。於。煙。台。條。欸。關。涉。釐。金。者。未。經。核。准。威。妥。瑪。冬。間。來。華。恐。其。尙。有。後。言。巴。使。若。果。復。來。必。將。狼。狽。一。氣。橫。生。波。瀾。矣。蓋。外。洋。朝。廷。未。悉。中。國。情。形。並。不。知。釐。金。爲。何。物。巴。使。雖。久。在。中。華。於。約。章。不。甚。貫。通。不。知。其。回。國。後。如。何。播。弄。然。中。國。於。釐。金。一。事。論。條。約。則。有。各。口。通。共。章。程。可。憑。論。事。勢。則。各。省。防。軍。京。餉。協。餉。均。恃。此。爲。大。宗。一。旦。入。欸。立。絀。必。益。貧。弱。不。振。固。當。殫。中。外。全。力。勉。與。爭。持。且。西。國。通。例。量。出。爲。入。一。歲。中。有。額。外。用。度。輒。加。派。於。各。稅。之。中。殆。與。中。國。抽。釐。名。異。實。同。中。國。洋。稅。僅。值。百。抽。五。而。外。洋。稅。例。英。國。則。值。百。抽。二。十。美。國。則。值。百。抽。四。十。甚。有。值。百。抽。百。者。設。令。中。國。酌。中。定。制。海。關。正。稅。仿。英。人。值。百。抽。二。十。之。例。則。一。切。餉。項。綽。有。餘。裕。儘。可。盡。去。內。地。釐。捐。奚。待。外。人。之。強。聒。今。中。國。洋。稅。因。昔。受。彼。欺。朦。旣。微。之。又。微。祇。此。釐。課。一。宗。稍。資。協。濟。而。所。抽。收。者。僅。係。未。完。半。稅。之。洋。貨。其。已。完。半。稅。領。有。單。照。概。予。免。收。洋。商。實。毫。無。虧。損。若。



必去我內地。釐捐莫若令洋商洋貨皆完半稅。領單則無釐可收。不言去而自去矣。儻彼不論有單無單。欲全去內地釐捐。我只可以添稅與之商辦。明知萬難。允從。然彼既以非理相擾。我亦不得不據理相折。况修約之事。本可據兩國所不便。互相商訂。洋稅之輕。乃中國不便之尤者也。巴使意在挑衅。必增飾一面之詞。聳動彼國君相。與我爲難。竊聞畢斯馬克主持外部。公忠明恕。遠邇交推。該國主暨各執政皆願結好中國。不欲無故興戎。似尙有情可通。有理可說。執事向與巴使之兄交誼甚篤。又與其各部大臣熟識。當能設法從中排解。望於接管卷宗內。檢查修約全案。將始終本末。徹底研究。然後與其外部妥爲商議。明白剖晰。使之豁然開悟。亦釜底抽薪之策。希隨時詳晰示之爲要。

代李伯相復出使日本大臣何子峨侍講書 戊寅

四月十三日泐復一函。具論俄日朝三國交涉之事。諒達台覽。頃接十二日惠書。承示日本阻貢一案。琉球使臣屢次哀籲。冀中國力加保護。藉支危局。情殊可憫。琉球自明初臣服中國。五百年來。無代不受封。無期不朝。貢舊章具在。班班可考。較之萬歷年間。

爲薩摩藩屬者。其年代先後已自不同。一旦恃強陵弱。欲舉附庸者而郡縣之。阻貢不已。旋改年號。改年不已。復欲鎖港。無理已極。琉人喁喁內嚮。思欲託庇宇下。沐我厚往薄來之利。兼收持危定傾之功。我中國自應善爲護持。俾海東片壤。稍延宗社。乃足昭字小之誼。且前時副島種臣既許中東兩屬之請。是彼未嘗不畏我牽制。中國若隱忍緘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將由琉球而及朝鮮。而及沿海各島。不如早遏其萌。使無覬覦。是今日日本阻貢之舉。中國之不能不與力爭者。理也。情也。然邇年以來。曾未認真議及者。蓋亦有故。琉球以黑子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於中國。而邇於日本。昔春秋時衛人滅邢。莒人滅鄆。以齊晉之強大。不能過問。蓋雖欲卹鄰救患。而地勢足以阻之。中國受琉球朝貢。本無大利。若受其貢而不能保其國。固爲諸國所輕。若專恃筆舌與之理論。而近今日本舉動。誠如來書所謂。無賴之橫。瘕狗之狂。恐未必就我範圍。若再以威力相角。爭小國區區之貢。務虛名而勤遠畧。非惟不暇。亦且無謂。鄙意以爲中國與之淡漠相遭。殆卽古人不服藥爲中醫之說。至謂言之即恐開邊釁。則未必。然日本餉項之絀。國債之繁。舊族廢藩之思。亂前此聞之稔矣。西鄉隆盛已伏其辜。彼君臣

鑒不戢自焚之禍。或者漸思守分。所購鐵甲船。聞甲有四寸。似非鐵皮五六分厚者可比。然核其軍額。頗屬單弱。中國兵力固自應之有餘。諒彼決不因一言不合。遽起波瀾。惟言之不聽。恐無大益耳。然琉球既祈懇不已。或不妨相機妥爲開導。仍候總署核示辦理。前晤森使有禮。亦曾詢及阻貢之事。彼乃佯爲不知。似由情理內屈。但使少有顧忌。俾叢爾辱邦。不遭吞噬。所獲已多。將來儻有辯論之時。自應援引修好條規。第一、第二、兩款。與相較難。并密請總署轉咨禮部。將琉球數百年朝貢成案。鈔備崖略。可以應答不窮。往年日本於臺灣朝鮮之役。始以巧言餌我。繼以虛聲疑我。其堅韌狡獪情狀。令人莫測其端。執事果於任事。與倭人交涉稍久。必能調彼情實。與爲推移。先事則審慎周詳。臨事則識力堅定。見可知難。隨時進退。諒必曲中機宜也。

代李伯相復何星使書 戊寅

頃接六月初五日惠書。具聆壹是。琉球一案。五月間接總署來函。詢以如何辦法。敝處覆函大旨。與答尊處相同。刻下計已發端辯論。是否畧有端緒。執事才識精敏。明知事無把握。而不憚以口舌從事。殊堪企佩。邇來總署閱事日深。遇有外洋紛爭之端。頗以

清靜無爲爲宗旨。即如前歲日本使臣森有禮銜命來華。告以將伐朝鮮。總署之意。謂我之兵力。既不能制服日本。保護朝鮮。又不能使朝鮮聽我之言。行成於日本。只可諉之。不問聽其爲鷓蚌之爭。鄙意則謂朝鮮久屬中國。設有挫失。後患實多。且日本既遣使來告。中情尙有顧忌。因與森使往復辯難。折以條約。諭以情理。告以朝鮮之貧瘠。無甚可欲。諷以強鄰之窺伺。俾圖自固。森使始俯首奪氣而去。厥後與朝鮮議和較速。未始不由於此。蓋總署專務持重。意在息事而弭釁。所謂不服藥爲中醫也。鄙人非不知時事之艱。然勢有相迫。往往欲罷不能。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二者義各有當。在擇而用之而已。朝鮮執政。敝處久欲與書。苦無郵便。其貢使入都。須在冬間。屆時當作函暢論形勢。切實開導也。

代李伯相復何星使書

戊寅

十一月中旬。裁復寸函。諒達台覽。頃接冬月初八日惠書。具聆壹是。朝鮮拯救英船。不分畛域。其濟州官長。復優待齎函前往之英官。或者風氣稍開。漸悟閉關獨治之非計。思結外交以張國勢耶。日本在東萊。府互市。每歲進口貨價。僅值三萬。想見地瘠民貧。

貿易不旺。雖多開口岸。無甚利益。然兩國結約之後。猜嫌未能盡釋。日人貪利無恥。虛  
僑喜事。無以見信於鄰邦。此次因關稅加征。遽發兵艦前往。意在恫喝。能否不至滋生  
事端。尙未可知。承示球案摘要一冊。琉球君臣於日本阻貢之後。前後上書十四次。哀  
籲之情。極爲迫切。日人自知理屈。竟不能畧置一詞。雖疊加批答。但以不得允准四字  
了之。其恃強逞蠻。已可概見。覆文雖未敢決絕。而所以阻貢之由。並無一字提及。徒以  
我政府未曾詰責。以刺探爲脅制。蓋森有禮。駐京兩年。於總署一切措注。意存輕藐。甲  
戌。台灣生番之役。丙子朝鮮之役。總署皆辭以非所預聞。彼料總署不願多事。謂畏其  
啓釁。必且知難而退耳。然揆諸時勢。與日本君相之本謀。斷斷不敢出此。就令出此。中  
國亦尙有以應之。其事理與西洋諸國大有徑庭。開釁一說。當可無慮。惟事非倉猝。可  
了。難保總署毫無疑慮也。執事擬俟總署行文後。再與理論。一面聯絡各使。以便從旁  
調處。較有收場。辦理甚爲妥協。副島種臣識略雄深。頗負夙望。前歲布衣來訪。與鄙人  
再見傾談。其意似欲中東兩國推誠相與。同禦俄患。彼前爲外務卿。曾許琉球以中東  
兩屬。一切照舊。尊意待其出山。徐議此事。或可重申前說。卽辦到前函所籌第二三層。

亦有結局。刻下從長計議。海外小邦。區區朝貢。本無益於國計。亦無關於國體。所尤兢兢者。欲昭字小之誼。免爲鄰國所輕視耳。然琉球往來中國。逾五百年。意尙戀戀不舍。且中國厚往薄來。彼朝貢實多沾潤。事定之後。琉球必籲請及之。殆無俟中國之措意矣。

代李伯相復何星使書 己卯

頃接惠書。具聆壹是。美使平安。接到國會行文。以彼國與中國立約。有不公、輕、藐、從、中、調、處、之、條、不、出、而、排、解。此文在格、統、領、歸、國、之、後。實已曲盡心力。美使既素蓄此意。今又接國會之文。自必力勸日本與中國妥結。否則兩國同請美國評斷。亦有收場。前月總署與六戶公使兩次晤談。先以派員會商與撤銷照會之事。往復辯論。始則虛言相抵。繼稍開誠相與。六戶言外之意。謂依格統領來函。宜有辦法。總署亦因丁雨帥持議。以撤銷照會爲是。遂具一稿照覆日本外務省。但言願照美統領函意辦理。用筆頗爲虛靈渾括。原稿想已咨達冰案。且看日本如何答覆。若稍就範圍。此事或易了結。若一味狡執。其意亦可概見。不得不速籌戰守之具。中國自臺灣退師以後。議論海防。

中外意見不合。築室道謀。徒成畫餅。以致日本伺隙思逞。今卽疏案議結。若不圖自強。則一波既平。難保不一波復起。是海軍期在必辦。不能因球事爲作輟也。美人素親日本。而廢滅人國。則西俗必不謂然。或能始終出力調停。固未可知。楊越翰刊布之報。此間未得譯人。尙難翻譯。日本加進口稅。免出口稅。一事上下合謀。經營已久。美約既許。其照行。英德二國似未必始終堅持。惟其全神所注。尤在奪中國之利。加抽糖稅。倍於西貨之羽呢。商人難以牟利。勢必裹足不前。每歲華貨少銷三百萬元。久之必爲所賸。削日就貧。困此於中國利害所關。實較爭地爲尤大。彼不咨商中國。意謂西人得允。不難強我以必行。用心亦殊可惡。然英德二國苟許分別酌改。中國亦礙難堅拒。將來相抵之法。惟有查倭貨之入華最多者。加抽進口稅。以償所損。彼斷不能自加其稅。而禁我以不增。應請執事就近考究。詳陳總署。以便豫爲籌度。屆時因應得宜。刻下姑聽英德與之相持。勿庸辯論。如彼驟欲開辦。不妨以彼先未照會。暫與枝梧。再行相機措注。可也。絲茶二宗。論中國之長計。亦必減稅而後可以暢銷。毋使日本印度意大利奪我之利。他日須因勢而利導之。方今各國協以謀我。其伺間蹈瑕者。如水銀瀉地。無孔不

入。眞令人應接不暇。可慮亦可悶也。

代李伯相復李星使書 庚辰

客歲冬月泐復寸函。諒達台覽。旋接惠書。具聆壹是。赫德沈毅而善用人。惟素性陰狠。藐視華人。前此總海防司之說。羣議以爲有利權。又執兵柄。恐總署不善駕馭。未免太阿倒持。害多利少。已密商作爲罷論。各國議停鐵甲。而議者自議。造者自造。可知制勝之具。關係大局。非空論所能遽廢。中國集有餉項。必須定購三隻。尊議中國設防之法。須以鐵甲爲坐鎮。以快船爲迎敵。以礮臺爲靠山。則進戰退守。蚊碰各船。膽氣旣壯。亦易命中。否則束手受困。洵係確論。刻下各海口間有礮臺。快船託赫德訂造。僅有二號。亦須明年方到。鐵甲因經費未齊。至今未辦。亟宜豫爲綢繆。北軍駐泊之地。以大連灣爲得勢。將來蘇浙閩粵總須分練兩軍。此時似以南關爲適中之地。若水軍駐此。而分哨廈門臺澎呼應較靈。但慮諸帥意見不一。未能遽定。各種守雷行雷電機電線津滬機器局略可仿造。而未甚精至。裙綱棉藥。有切於實用。而未能仿造者。亦須陸續購備。刷次考甫廠魚雷用法。并海部試演數表名目。尙祈鈔譯寄覽。方今整頓海防船械。



固屬緊要而欲求三年之艾收百獲之效尤以陶鑄人才爲本各省官吏紳士素未究心洋務驟與詢考事言大都格不相入如欲漸開風氣一創設武備院延請西國諳練兵官教習不爲功但苦無人倡此議耳各口岸洋商向歸領事管轄若此約不改則地方官無管轄洋人之權即內地無准洋人通商之理即以加稅相抵恐尤加數種未及舉行洋商已徧內地尊見以爲宜斬絕拒之告以不准內地買賣深協機宜諒彼亦無可置詞也伊犁之事經崇公與俄定議回華爲言路所劾已干嚴譴此事誤於遣使之時審擇未精崇公急於返旆壹意欲得地銷差而不顧其他迨已償事廷臣急於廢約欲重罪使臣而不顧其他值此人雜言龐措注固難盡善現奉明降諭旨將條約章程作爲罷論另派曾劾侯爲使俄大臣前往商辦俄人之能否就範固未可知萬一俄人置之不理則劾侯進退維谷有礙全局殊爲隱憂劾侯前赴俄國當過柏靈執事如與相晤望將應付布置之方妥爲籌商日本琉球之事經格統領雅意調停頗思了結此案惟東人狡獪異常偵知中俄約章未定雖有今春遣使來華之說似非真心了事而轉思尋釁者日本新聞紙頗見端倪赫德來信亦屢言之設不幸而俄與日本南北交

訂。益難處置。洋監督日意格所陳各節。頗覺中肯。丙子秋間。該監督會上條陳。所開船隻數目。稍有異同。統計購造鐵甲二艘。快船四艘。水雷艇二十隻。約合價銀四百六十餘萬兩。尙屬中國力所能辦。無如邇年以來。各省關以全力協濟西餉。額定海防經費。不過解十之一二。況部帑歸款分之。晉豫賑款又分之。而都中清議。動斥經理海防。爲糜費無益之舉。偶有興辦掣肘多端。今因俄日多事。而言戰言守者。紛然而起。不知所操何具。無怪日監督之激切而陳也。現除快船已訂購二艘外。閩廠雖有仿造快船之說。因費絀迄未舉行。練船亦已遣撤。尤爲可惜。敝處擬先於沽口設練船一號。以期選練水兵。淵源不竭。但尙無妥練教師。未卜能否有成。日監督又稱日本兵船。若紛至沓來。焚擾商船及海濱要地。非蚊船所能馳援。忠謨切論。深爲可佩。英法使每詢及倭事。互相關切。儻德君見面問及。不便含糊作答。應由執事自行函請總署。將大略情形。隨時電示。

代李伯相復徐鑄庵部郎書

庚辰

頃接惠函。以時事多艱。詳論措注之方。纒纒數千言。卓識閎議。切中竅要。傾佩良殷。都

中。自。去。臘。以。來。衆。議。盈。廷。大。抵。欲。整。理。邊。防。而。求。其。道。於。理。財。用。人。不。可。謂。非。當。務。之。急。業。奉。諭。旨。逐。漸。施。行。然。議。者。身。居。局。外。掇。拾。陳。言。未。必。練。達。事。理。往。往。舍。大。圖。小。舉。一。遺。十。其。行。之。而。善。者。或。可。損。益。參。半。若。其。中。或。有。名。無。實。或。窒。礙。難。行。或。變。本。加。厲。皆。所。不。免。鄙。人。忝。任。畿。疆。奉。行。朝。政。其。便。者。相。機。妥。辦。其。不。便。者。隨。時。申。請。乃。分。之。宜。承。示。求。才。一。節。咸。同。年。間。人。才。之。盛。皆。起。自。田。間。備。嘗。艱。苦。然。後。量。材。授。事。因。事。敘。勞。蓋。獲。效。而。後。用。非。用。之。以。課。效。今。時。異。勢。殊。禦。外。敵。與。勦。內。寇。難。易。迥。判。則。所。以。用。才。者。又。不。同。至。才。之。大。小。真。僞。全。視。乎。主。帥。之。造。就。洵。係。確。論。近。日。廷。臣。中。如。二。張。黃。寶。諸。君。皆。鯁。直。敢。言。雅。負。時。望。然。閱。歷。太。少。自。命。太。高。局。外。執。人。長。短。與。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驚。虛。名。而。鮮。實。際。尊。意。能。使。在。外。歷。練。所。成。當。未。可。限。量。實。爲。當。今。儲。才。切。要。之。圖。惟。此。中。機。括。不。在。疆。吏。而。在。朝。廷。若。僅。由。疆。吏。奏。調。予。以。差。委。則。非。諸。君。所。願。請。爲。幫。辦。則。人。之。意。見。豈。能。盡。同。彼。此。參。差。徒。滋。掣。肘。恐。有。如。明。代。巡。按。御。史。之。流。弊。儻。朝。廷。欲。陶。鑄。人。才。不。妨。使。諸。君。出。而。敷。歷。始。計。資。格。而。授。以。司。道。繼。課。成。績。而。任。以。封。圻。似。亦。實。事。求。是。之。一。法。張。幼。樵。已。奉。諱。在。籍。敝。處。現。訂。於。三。月。間。來。幕。襄。助。亦。冀。其。練。

習時事。他日可不僅託之空言。至地方紳士出佐治理者。往往瑕瑜參半。仍視疆吏之賢否。以爲用人之得失。尊議取才之法。專尙惻悞。無華實心。任事可謂要言不煩。理財一節。戶部之策。首重墾荒。果能處處得良有司。拊循勸導。未始無效。然兵燹以後。戶口大減。鄉農墾荒田一畝。耗費較鉅。往往畏難中止。今欲責令開墾。非特無此人。力亦無此物。力至於履丈升科。則擾累尤甚矣。又捐收兩淮票本。其意以從前票商獲利已鉅。雖按年加徵。並不爲苛。然每票每年運賣一次。獲利多者千金以外。少者僅數百金。鄙意所定上中下三則。若僅捐一次。各商或尙可勉力。若按年加徵。必至增價滯銷。私梟充斥。來示所謂加增之利不可得。而本有之利亦俱窮。非虛語也。淮南疲困已久。近聞稍有起色。此令一行。恐淮綱又將不振。殊屬可惜。清查州縣交代立法。不可過嚴。而要在必行。此間新立交代章程。行之數月。頗有成效。外省各項奏銷。皆先講定部費成數。然後造報。從無實用實銷。今復申明定例。嚴核奏銷。是益授部胥以訛索之柄。從此耗費益鉅。公帑益虧。流弊滋多。莫此爲甚。其通核關稅。整頓釐金。雖獲效未可必。尙屬應辦之事。停止工程。核實折價。每歲或可撙節若干。至減成養廉。及減平銀兩。卽令各省。

全數解部。每歲不過得二三十萬兩。從前倡議之人。本係不達大體。蓋各官必廉俸足敷。辦公乃能下不病民。上不病國。舊制所定廉俸。本非甚裕。今復減之。勢必剝取民財。暗虧國帑。所得甚微。所失甚大。此掩耳盜鈴。挖肉補瘡之術也。方今救時之策。以籌餉爲第一要義。但能提綱挈領。則權衡得失。當務其大者遠者。查國家定制。綠營兵額六十萬。餉需近二千萬。幾耗天下歲入之半。然勤平粵。捻回各寇。皆恃勇營。未見綠營稍立功績。而勇營之餉。不能不籌。是添一宗鉅款矣。自海防多故而築礮臺。造輪船。設機器局。是又添一宗鉅餉矣。今勇營雖已漸撤。而一旦有事。仍不能不藉勇營之力。海防又不可稍緩。是惟綠營可以大加裁汰。以國用如此之支絀。而每歲以二千萬之鉅款。耗入於無何有之鄉。天下烏得不貧。儻拘於舊章。不可輕改。而惟鯁鯁爲瑣屑之圖。亦復於事何裨。來示所謂查點各營。以現可應操者爲率。其餘概行斥革。洵可去無用之兵。以節有用之餉。但恐格於時論。不能推行耳。直隸各處練軍。現頗整肅可用。至所謂保陽軍。不過二百餘人。係劉蔭帥在任時所設。募集省城無賴。專供省城差操。非練軍也。若遂裁撤。必至游手滋事。局卡之經理釐金。州縣之徵收錢漕。似在委任得人。未便

限以成法。其餘各項領款。爲數無幾。而政體所關。似可無庸停止。執事研求時務。確有心得。與空談無實者不同。至謂中外大局。宜求一能發能收之策。勿爲清議所撓。此事措置未善。已一誤再誤。操縱之權。將在強鄰。能否就範。尙難逆料耳。

代李伯相復曾沅甫宮保書 辛巳

頃奉惠函。並鈔示越南國王先後來文。及照覆稿兩件。敬聆壹是。越南危迫無措。籲求中國援護。而於法人如何要挾。該國如何因應。一切情形。均未切實聲叙。總署以其盡屬空言。函請尊處駁復。查該國王初次來文。語多敷衍。第二次來文。所述中法兩國軍情。較爲詳晰。惟緊要關鍵。在法國求補約一事。中國恐其與法人私定約章。大有虧損。故必詳詢顛末。來文河內法兵尙未退出。法領事已回嘉定等語。似議約尙無定局也。此事誤於越南與法人前次立約。不告中國。致今日與法人理論。更形棘手。檢查甲戌年法越立約第二款云。大法國明知大南國係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故大法國自許幫助云云。是法人早伏狡謀。欲使中國不能與聞。而越人自墮其術中矣。第十一款云。大南國平定省施耐汛。與海陽省甯海汛。溯上洱河達大清國雲南省境。及河內。

鋪。應開許西洋並新世界諸國人通商貿易。另定商約云云。則法人之要求補約更非無因。越人擅稱自主。此等立約要事。並不商請中國。自致顛危。至今日而求援。揅固已無及。劫剛屢向法國外部商辦。彼並不明認越南爲中國屬邦。則越人自貽伊戚也。如此層詰責越南。該國王當無以自解。然今不患無拒絕之詞。而患無善全之策。設令竟被法人吞併。或立約限制收其政權。均有太損於中國。總署初慮據情入告。驟難處置。故暫囑駁復。以作宕筆。頃因法國駐京寶使。理論此事。或可趁勢轉圜。總署擬奏請簡派大臣與寶使會議妥辦。果能立一公平條約。扶持越南。由中法兩國永爲保護。則邊防商務。兩有裨益。關係良非淺鮮。屆時應如何措注。想總署必具函知照。至越人求給憑照往聘西洋諸國。可使漸開風氣。樹援大邦。未始非扶助之一法。在我亦屬不費之惠。日後似可允行耳。

代李伯相致總理衙門書 辛巳

昨接越南國王阮福昇七月初一日來文。大畧以前王奄逝。國人因值艱難。意在立長。推令權攝邦事。以待朝命。并稱繕具告哀表文。其委員循例應由廣西陸路入都。惟法

國尙踞北圻。恐爲所阻。擬懇稍予通融。准由海道進京叩陳等因。查越南爲中國屬邦。向以封貢二事爲重。定例該國貢使由鎮南關經廣西北上。中國冊使亦由此路行走。蓋承平無事之時。恪守舊章。一則杜藩邦之窺伺。俾有範圍。一則便州縣之供應。俾有程式也。惟時勢迭有變遷。事機不能執一。邇來法人侵逼越南。日就危蹙。中國亟思存此。外藩以固吾圉。是昔之慮其桀驁者。今且憂其孱弱。昔之意存裁抑者。今宜力爲扶持。蓋越南之河內南定海防。旣爲法人所踞。復逐漸取其廣安海陽等城。若越之貢使必令仍由原路入關。動多阻礙。或被法人邀截。且從前中國冊使。但至河內爲止。越南國王親往受封。自道光二十九年。該國以王少國疑。不敢輕離國都。爲請始變通成例。奉旨俾使臣前至富春成禮。富春即其順化都城也。今冊使若由陸路赴越。都法人所踞之河內。乃必由之路。勢必中梗。該國前王咨請廣西巡撫代奏。酌更貢道。豹岑中丞援成例以拒之。現該嗣王又申前請。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細繹該嗣王來文語意。恭順尙不敢以國王自居。必俟朝命冊封王位始定。值此事勢艱危。間不容髮。儻該嗣王早定位號。或者憑國寵靈。權力較厚。呼應較捷。得以撐持危局。中國於援越一事。旣因



與法和好。未便橫挑強敵。而越南君臣懇切求援。始終不懈。惟此封貢名目。尙屬不費之惠。亦稍慰其慕義之誠。況中國迭次與法人辨論。證明越南爲屬邦。各國亦深信無異。詞者賴有封貢一說。爲之標準。是昔日之封貢。尙覺無甚重輕。至今日。則封貢尤爲緊要關鍵。趁此越王自來。籲請正可相機應付。萬一因循不舉。法人轉指爲中國甘心讓越之明證。將益啓其鯨吞之志。查前日上海電局轉寄法越新約第一條。東京均歸法屬。彼所謂東京。蓋指北圻而言。不僅河內一處也。第三條紅江沿河歸法。設礮臺防守。果如所言。是法人所踞之地。一時斷難讓出。又李丹崖寄到法議院。六月初官報。法廷上下皆欲固守河內等處。以爲立足之地。其新派駐越使臣訓條。則誠其用全力設法。不令中國參與越事。并阻斷中越之交。此次若不酌改貢道。即封貢礙難舉行。從此中國與越南遂無往來聯絡之誼。即將來與法人理論。亦更無言可執。況該嗣王文意肫切。望早蒙册封恩禮。詔守藩封。以濟艱危。設令久延不變。則該國外患方殷。新王未定。難保不因孤弱而生內變。該嗣王求封不獲。又迫於強寇。更難保不因觖望而啟他圖。此當與時變通。審機急赴者也。窃謂越南貢使。如由海道徑詣廣東省城。再附招商

局輪船前赴天津入都。除該使行李及貢物准其查驗免稅外。如有附帶商貨。仍令照例納稅。尙於關章稅務無損。中國冊使。亦由廣東乘輪船徑赴順化都城。海程往來。不過旬餘。較陸路尤爲迅速。如此則封貢兩使。旣無阻隔之患。藉免跋涉之勞。陸路州縣。省供億之費。控馭機宜。收便捷之效。似一舉而數善備焉。越南陪臣范慎適阮述等。昨因前王薨逝。稟請回國受制。此同業經批允。咨明冰案。頃復據該陪臣等稟進見。謂該國仍令其在津靜候申訴。察看情形。甚爲迫切。擬請鈞處據情轉奏。或會同禮部核議。暫予通融。改由海道。俟法越事定。仍照舊例。屆時再相機繹辦。是否有當。尙祈卓裁核示。以便飭遵。謹將越南嗣王來文鈔呈察閱。

## 答伯兄書乙酉

二月初八日馬遞一函。諒早收到。頃接十一日手書。具聆壹是。此間與法開仗情形。大致已括於致傅相及王仲良兩電之中。仲春以後。法船在金塘洋面呆泊。每日或豎紅旗。以示欲戰之意。或對岸開數礮而已。此次防務得力。在法船初來之際。礮臺兵輪連擊壞其兩船。以後遂不敢駛近礮臺。遠泊十餘里外。仍思乘夜放魚雷入口。又用舢板。

撲岸。皆爲我軍所覺。屢次擊退。擊沉。又以開花大礮。對我礮臺。轟擊。每一彈。大至五百餘斤。其彈。或墜麥田。或墜海岸。及內河。皆不開花。此中。若有天意。間有一二打著礮臺者。嵌入泥土。亦不開花。蓋自容歲弟到任後。中丞委弟綜理海防營務處。獲與歐陽軍門。及楊錢兩統領。講求布置。而宗太守源瀚。杜司馬冠英。皆以通才好談時務。凡有陳說。弟無不酌擇行之。軍門統領均老於軍事。閱歷甚深。其所以綢繆防務者。不遺餘力。沿海兩岸。修築長牆。綿亘殆二三十里。衝要之口。埋伏地雷。每於山岡顯露之處。設立疑營。壁壘。森羅。旗幟。高堅。凡礮臺。皆換石爲土。取以柔制剛之妙。換明爲暗。務使虛實相間。敵不知吾礮。吾兵之所在。從前洋人搆釁。中國籌防。未盡得訣。堅瑕虛實。一望了然。彼以千里鏡。注視吾兵民所居。軍實所萃。貨物所屯。以開花礮攻之。一彈所炸。鮮不糜爛。故當之者無完壘。攫之者無堅城。今經營半年。而狡寇適至。彼但遙見一片長牆。旣無以辨吾孰堅孰瑕。孰虛孰實。或對高處疑營開礮。則虛無一人。徒耗藥彈。敵在海面。風潮顛簸。所放之礮。往往不能取準。如欲闖入口門。旣以水道不諳。恐困於險礁淺灘。又爲礮臺兵輪叢椿水雷所阻。且法人涉數萬里遠來。煤米藥彈。必不充足。彼一彈

之價。值數十金。若放礮而漫無把握。不啻以艱貴之物。浪擲諸無垠之海岸。正欲其墮。吾術中。亦恐法人覺而自止。弟早與軍門統領言之。今果不出所料。彼既不肯漫然放。礮。即放。礮。亦毫無所中。蓋炸彈一遇鐵石。立即開花。今皆遇水土。竟無一人損傷。我軍亦置之不理。但欲伺其近岸而擊之。彼終不敢駛近。自此遂不甚開戰矣。主於遷去天主教士以清間諜。客歲費兩月心力。然後辦到。今甯鎮定海。廓然無內顧之憂。所以能放手辦事。此層亦最得力。又如海口百餘丈之寬。釘樁沈船。周密無間。係弟督同杜冠英。始、終、經、理。今敵艦果不能駛入。而南洋三輪入口。後有所憑。依不致被轟於魚雷者。樁船力也。他若造甯鎮電線以捷軍報。豫以厚糈僱養善領港之洋人。以絕法船之嚮導。密聳英領事揚言保護定海。以杜法人之窺伺。由今思之。皆係必不可緩之要著。其他小事。隨時相機措注。更難縷述。弟自元宵以後。百務環集。寢饋爲廢。飛檄發電。筆不停揮。手腕欲脫。今始稍覺清暇。鄙意所尤快者。如滇、如粵、如閩、如直隸、如奉天、如臺灣。皆星使聯翩。會辦絡繹。宿將碁置。且由部撥大宗巨餉。然要不過勝負互見。甚者如屬江之敗績。惟浙防無督辦之大臣。亦未撥巨餉。僅由弟與健飛軍門承乏其間。健翁任

戰事而籌劃一切。則弟任之。位望最輕。用餉最省。而氣勢完固。有勝無敗。非特中法開戰後所僅見。實與洋人交涉後初次增光之事也。承詢邱鈔未見弟名。蓋因中丞匆匆叙戰。偶爾遺漏。然正與弟意暗合。夫爲其實而不居其名。最爲上乘。凡人求見姓名於奏報者。蓋爲希冀獎叙起見。弟之本心。惟兢兢以不能盡職防海爲懼。豈復稍計及於獎叙。中丞平日倚弟籌防。始終言聽計從。毫無掣肘。今或鑒及弟之不汲汲於表見。故不以其待諸將者待之。夫課其實用。而緩其虛名。不可謂中丞非真知我也。雖然。此事之梗概。請再爲兄詳陳之。大抵中丞叙戰之疏。悉本軍門統領報戰之文。軍門統領於此素不甚留意。一以屬之營中之文案。近來營中文案。大率貧窮餬口之士。本無識時務知文墨者。不過掇拾浮辭。潦草塞責而已。蓋論海防報戰之體。與勦粵捻寇時情形迥異。勦寇之役。重在臨陣決勝。故叙戰宜詳。海防之役。重在平時布置。故叙戰宜畧。今鎮海兩次擊敗法艦。若覈實甄叙。不過彼此各開幾礮。法艦受傷旋退。寥寥數語。足以括之。惟必將事前布置之曲折。擇要叙明。而所以致勝之由。不言自喻。正文不過淡淡著筆。則愈簡實而愈精神。彼營中辦文案者。固不足以語此。於弟布置各端。既一字不

及。即於軍門統領之布置各端。亦一字不及。突叙礮臺開礮一事。無以起發人意。使人閱之。轉覺其敷衍無聊。疑非事實。然則浙省以卓然非常之績。而出以黯然無光之文。固屬可惜。弟推本於營中文案之無好手。雖係實情。仍宜曲諒。以前敵倥偬之際。實不暇精心營度也。且務實不務名者。固不於此爭得失。因來書殷殷詢此。輒縱論及之。至當時弟不專具稟牘。以備中丞採擇者。嫌與諸將爭功也。方今和議已成。或不致再有翻異。鏡清砥平。可翹待矣。

論大東大北電報兩公司訂立合同書 庚寅致總理衙門

大東大北兩公司。報效官電。訂立合同一節。十一月十八日寄上一電。因查該公司之例。凡爲電報公事發電者。不給電費。爰將辦法詳敘電中。惟須俟該局閒暇時。始能發遞。聞逾半月後。甫經達到。旋接鈞署來電。謹悉壹是。已經電覆梗概。所擬合同第二款。內除中國電報局外。不准別國公司在中國海邊安設水綫等語。該公司初意欲作不准別公司在中國海邊安設水綫。而無別國字樣。則中國電局將來亦不能設自斷。無此辦法。理論數月。始改爲不准別國公司字樣。然合同全款。皆從此生根。北東公司所

得、利、益。祇、此、一、事。至、第、一、款、明、認、其、在、吳、淞、等、處、設、線。原、係、空、文。並、非、實、惠。蓋、彼、之、設、線。已、一、二、十、年、矣。勢、固、難、以、不、認、而、驟、撤、之。但、我、須、以、此、說、幹、旋。方、無、損、於、體、制。彼、亦、知、此、條、並、無、所、獲。而、彼、於、第、四、第、五、第、八、等、款。皆、予、我、以、絕、大、權、利。實、專、酬、第、二、款、之、益、耳。若、第、二、款、不、行。則、全、款、當、廢。功、敗、垂、成。殊、屬、可、惜。竊、意、北、東、公、司、前、函。謂、他、國、必、生、異、議。實、係、兩、公、司、爭、論、時、情、形。昔、年、大、北、來、華。先、設、海、線。大、東、起、而、相、爭。謂、英、使、威、妥、瑪、前、在、鈞、署、理、論、滇、案。曾、議、請、英、商、在、中、國、設、水、陸、電、線。當、時、曾、否、答、允。固、未、可、知。而、威、使、之、藉、端、挾、不、循、公、法。亦、與、近、來、各、國、情、形、不、同。福、成、近、到、外、洋。竊、觀、各、國、於、電、線、鐵、路、等、事。尤、以、自、主、之、權、爲、兢兢。斷、不、任、他、人、干、預。無、論、交、何、國、何、人、承、辦。准、其、自、爲、酌、度。友、邦、不、能、過、問。查、蒲、安、臣、所、定、中、美、續、約、第、八、款。亦、聲、明、電、線、鐵、路、均、係、內、治、之、法。美、國、並、無、干、預、之、權。光、緒、初、年。英、商、在、吳、淞、私、設、鐵、路。經、沈、文、肅、公、力、與、相、持。彼、遂、停、輟。者、殆、格、於、公、法、也。中、國、二、十、年、前。於、此、等、利、害。尙、未、深、諳。大、北、乘、隙、先、來、擅、自、設、線。當、時、亦、以、族、饒、舌、爲、疑、慮。並、未、從、嚴、禁、阻。以、致、大、東、相、繼、效、尤。并、託、威、使、原、議、以、爲、券。與、大、北、兩、不、相、讓。勢、難、堅、拒。今、大、東、早、經、設、線。則、於、威、使、前、議、一、層、業、已、安、

置、妥、帖。目下各國交涉。與前迥殊。均能循理。且不生要挾之端。更無異議。鄙意乘此閒暇。亟定規模。收回權利。最爲要著。從前合肥傅相。亦與大北訂立合同六條。惟於報效官電之外。尙無別項利益。且於合同字句。未及仔細推敲。因有不准別公司設線之說。彼時中國電局。適自造線。大東又來攙越。而大北乃趁此翻悔。不肯踐約。迄今未有歸宿。福成所深慮者。北東來華設線。而我未能禁阻。又不責其報效。若各國公司。援照前來。我將無辭以拒之。凡值用兵之時。電線尤關緊要。儻德奧法倭諸國。並遣公司來華設線。則中國爲各邦公共通電之地。門戶洞開。何所底止。卽如甲申年。孤拔接法廷密電。掩我不備。遂有馬江之失。其時爲法通電者。非大北卽大東。因我未訂合同。故彼並無所忌也。今之辦法。借北東兩公司之報效。而予以保護。兩公司爲名。而杜他線之來。各國公司。旣知有此合同。自不妄生覬覦。前電所云。英丹俄公使若來問此事。請以中國自主之權。回覆決絕者。蓋彼使不能與聞。明非國家交涉之事。則各國自不能援均霽之例。爲辭。因係我與該公司自訂合同。猶之在英購製機器。法不能以此相責。望在德采辦軍火。奧不能以此相瀆擾也。況北東旣爲我用。遇有他公司潛來設綫。彼必偵



探、密、報。我、可、豫、籌、設、法、禁、拒。非、若、昔、日、辦、理、之、棘、手。福、成、深、知、電、務、關、繫、緊、要。派、員、與、兩、公、司、理、論。舌、敝、唇、焦。已、有、八、閱、月、之、心、力。注、於、其、間。始、獲、漸、就、範、圍。即、現、擬、九、款。亦、經、句、斟、字、酌。與、彼、往、返、駁、論、者、五、六、次、矣。經、經、之、見。竊、謂、此、舉、俾、各、國、不、生、覬、覦。永、保、中、國、自、主、之、權。爲、第、一、義。有、事、時、受、我、監、察。不、爲、我、敵、國、通、電。爲、第、二、義。疏、通、中、外、消、息。辦、理、交、涉。隱、獲、裨、益。爲、第、三、義。中、外、各、署。每、歲、可、節、省、電、費、數、萬、金。猶、係、第、四、義。也。前、電、各、款。彼、此、磋、磨、既、久。大、致、已、無、甚、出、入。第、三、款、應、改、之、語。謹、遵、鈞、電。當、與、北、東、商、定。惟、中、國、電、局、與、兩、公、司、商、訂、各、項、章、程、一、句。仍、擬、作、爲、允、兩、公、司、與、中、國、電、局、自、行、商、訂、各、項、章、程。以、下、再、照、電、示、之、語、敘、入。則、電、局、已、獲、無、形、之、權、利。蓋、合、同、之、語。謂、電、局、應、商、之、公、司。則、權、在、公、司。若、云、允、公、司、商、之、電、局。則、權、在、電、局。查、兩、公、司、在、中、國。僅、有、海、綫、數、處。較、之、電、局、陸、綫、通、連、各、省。究、有、主、客、之、分。衆、寡、之、殊。察、其、隱、情。似、不、能、不、聯、絡、電、局。且、其、交、涉、之、事、甚、多。勢、固、不、能、不、與、商、也。福、成、已、於、臘、月、初、二、日、移、駐、巴、黎。而、大、東、總、辦、亦、有、事、外、出。仲、春、始、返、倫、敦。福、成、擬、於、回、英、時、再、與、商、訂、合、同。俟、議、妥、後、一、面、咨、報、候、核。一、面、奏、聞、請、旨。緣、前、此、大、北、合、同、六、條。北、洋、曾、有、奏、案。此、次、必、須、具、奏。

以示鄭重。乃足取信於洋人。俾無翻悔。而核定之權。仍在鈞署也。重洋遠隔。電價過昂。每致信息不靈。竊冀此局早定一日。卽早收一日。擡節之益。卽使趕速就緒。恐通行開辦。已在明年夏秋間矣。

致王制軍再啓 壬辰

捧讀另示。於滇緬邊界。攷覈源流。究極利病。形勢瞭然。想見盡畫籌邊。久操成算。鉅細無遺。曷任欽佩。又以英兵年來靜謐。並不游弋邊地。齒及敵處。詰問之功。會逢其適。過承獎譽。祇增慙惡。滇邊界務。已與外部爭論數月。尙無歸宿。外部頗知顧大局。畏公法。惟印度部蠻橫無理。壹意佔地貪得無厭。雖外部亦無如彼。何以致管禿唇焦。尙未就範。曾惠敏原議三端。固尙有做不到處。而不能不從此下手。以占先著。旋又思穆雷江以北之野人山地。爲通藏要路。尊示所云。英人最屬意者。實係洞見癥結之論。且昔董大策英兵不撤。事定之後。恐又誘脅騰越諸土司。俾爲兩屬。滇邊從此多事。不得不爲固圍百年之計。因復按照泰西公法。素分野人山地。以大金沙江爲界。如此則自穆雷江以北。大金沙江以東。皆爲我有。斬斷許多葛藤。滇西可無邊警。曾惠敏雖嘗有此意。

尙未引伸其說。大抵此一端可兼前索之三端而太過之。明知彼族尙難輕允。然所以必索此一端者。爲冀可稍得三端計也。所以必索彼三端者。爲免彼進侵滇界計也。苟非透進一層兩層。盤旋作勢。恐至著著落後。受制於人。現正相持未決。不憚以筆舌力爭。待到結束之時。或冀於三端中得其兩端。即可見風收帆。潞東揮人歸我。旣難控制。歸彼。又慮侵逼。若但留作甌脫。英人向不喜用此法。且恐名爲甌脫。仍漸被彼佔踞。窺我滇境。自不如徑定一辦法。堅明約束。較爲妥協。竊查揮人各地大半已歸屬暹羅。客歲英與暹羅定界。又稍割以畀暹。所存似已無幾。鄙意但欲於車里之洋圖謂孟連兩土司邊外酌量索地。庶可保護該兩土司。而揮地原各有土酋。仍可處以羈縻之列。不必收爲屬地。似亦不難控制耳。至大金沙江以東之野人山地。萬一果能索到。則自穆雷江以北。直至二十七八度之間。皆不過在沿邊數十里外。亦並非收爲屬地。不過羈縻勿絕。仍聽野人各自爲治。聞英兵駐昔董大寨者。僅二百名。因其地頗得勢。已足以資彈壓。中國素爲野人所歸嚮。乘彼怨恨英人之後。若遣能員諭以德意。必可翕然從風。仍選有節制之練勇一營。填紮昔董及沿江一二要地。則江東野人並皆安堵。并可保。

護華民。疏通商路。二十年後。野人漸化爲良民。似可建設州縣矣。若果得此一端。則前所索三端者。恐致減色。必難如願相償。然就利害重輕相較。自以舍彼獲此爲尤善。但印度部堅韌異常。有難必得之勢。或當仍以三端爲退步耳。

再密啓者。前歲福成與英廷商定。凡英之屬埠華民萃居之處。中國均可設立領事。與西洋各國領事一律看待。今新嘉坡已改爲總領事。其相近之檳榔嶼麻六甲等處。均歸兼轄。並可相機添設副領事。以期保護華民。又仰光一埠。即洋圖所謂南緬甸者。亦有華民數萬。客冬曾經函請總署添設領事。頃接署中總辦密函相告云。堂憲握槩者。亦知此事於華民頗有關係。但要務繁多。易致延擱。緬事爲台端與敝處之專責。似應函商執事。先請奏設仰光領事。並續請設新街等處領事。則兩地分疏。不謀而合等語。斯言頗有見地。尊意如以爲然。或奏明先設仰光領事。並請旨敕下敝處遴派妥員遵照定章。請英外部發給領事憑照。其新街領事。俟滇界大局議定之後。亦當及早聲請。新街領事。須兼莽達拉等處。可轄北緬甸全境華民。似於撫綏事宜。必有裨益。福成期滿交卸在邇。此信到時。已在三閱月後。台端如奏請設仰光領事。可否先電達梗概。俾

福成得據以電請總署之示。則事不致稽延矣。

答袁爽秋戶部書

戶部郎中袁昶時  
爲總理衙門總辦

辛卯 以下海外文編

奉二月十三日惠書。猥承盡注。初佩無涯。香港設領事一事。其用在緝逃犯。防漏稅。嚴海界。於廣東全局。大有裨益。鄙人不過窺英之願。敦睦誼。迎機而導。不敢以畏蕙遲疑。失國家之權利而已。本不足道。英人求在喀城設員。貴署堂上公函。初稱港員既允。喀員亦難終拒。此論固爲持平。且西陲逼近強隣。而喀什噶爾。惟俄獨設領事。俄領事不遜益驚。往往以條約所無之事。迫我疆吏。疆吏不諳洋務。甘飶其欺。英之游員過喀。城者代爲不平。輒以俄情密告疆吏。因是英欲設員。俄頗慕之。尊議得英牽制。亦可戢俄戎心。於籌邊大局。洞若觀火。實獲我心。前者港員機有可乘。未便逆料其別有所求。堅拒不受。乃貴署堂上某公。因出使時商設呂宋領事。三年不成。恐香港驟派領事。致形其短。意稍病之。遂因英使華爾身。以設喀城領事爲請。乘機力阻港事。疊接署中來電。輒謂喀員空駐。俄必生疑。一則曰難在應俄勢須兩罷。再則曰港喀相形利少害多。不佞若善白爲謀。不過聲請罷設港員。迎合署意。即可卸後來仔肩。免無數尤悔。豈不甚

便無如大局利害攸關。私衷實不忍漠視。從前中國不明外務所定條約。多受虧損。如各國領事在中國者。權勢甚張。獨不許中國在歐洲及南洋設立領事。是明明不以萬國公例待中國矣。間嘗與之切實理論。磋磨半年。且暹羅日本皆已設香港領事。而中國獨無之。英人亦自覺其不情。所以不能不允者。職是之故。將來即可爲援案。布告他國。張本亦可爲隱換受虧條約。張本今旣得而又棄之。轉覺難以措詞。若明言因喀事難在應俄而至。願罷港員。使英人謂我意在親俄。則必以忌俄而啓嫌。謂我意在畏俄。則必以輕我而變計。俄之見猜。固爲可慮。英之生隙。亦所宜防。港員旣罷。則此後更難再議。不佞所以甯違署意。不敢附和雷同者也。凡兩國交涉。遇本國關係利害之事。無論於彼國有無先施。皆可發端。亦無論曾否受彼國之先施。皆可相機迎拒。喀事發端在港事之前。原不因港事而起。港事因喀事而易成。則固有之。然使英果注意喀事。我雖罷設港員。彼亦未必終已。甚且如威妥瑪之故智。又別起一波以圖之者矣。況兩國交涉之利。爭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港員之設。不妨先飶其盛情。而喀事之允否。仍宜以我之利害爲衡。鄙意喀員足以牽制強俄。乘彼之以喀員爲請。又可借爲酬情之舉。則

港。喀。兩。利。中。國。兼。而。有。之。此。機。胡。可。失。也。俄。人。生。疑。一。說。尤。屬。昧。於。事。情。俄。果。欲。發。難。於。中。國。無。論。何。事。均。可。執。以。爲。辭。若。猶。循。照。公。法。條。約。則。許。他。國。設。一。領。事。與。俄。何。涉。此。音。一。播。中。國。外。交。之。事。俄。皆。得。而。制。之。是。殆。以。俄。之。屬。國。自。居。也。不。則。別。有。見。解。不。恤。國。計。民。生。利。害。者。也。執。事。洞。晰。中。外。情。勢。膽。識。兼。裕。前。讀。偉。議。皆。關。至。計。此。事。得。失。較。鉅。正。傑。人。志。士。發。抒。讜。論。之。時。職。所。當。爲。諒。必。獻。替。以。挽。全。局。企。盼。何。極。

復許竹簣大臣書

光祿寺卿許景澄時爲出使俄德荷奧四國大臣

壬辰

昨奉惠書。敬聆壹是。新疆檄撤帕米爾駐兵。惟留卡倫數處。俄廷意尙未慊。此事似不可聽彼窺言。請查詢所謂卡倫者。何時創設。如設在二、三年內。不妨爲總理衙門明言之。檄令疆吏暫撤。以待兩國會勘。萬一係數十年舊設之卡倫。卽此可爲我地之左證。似宜先與辨明。以留餘地。否則恐俄人得步進步。必欲我讓舊設之卡倫。設令他日疆吏據舊案以力爭。爲使臣者。必致進退維谷。此不可不慮者也。竊嘗以謂中外交涉。惟邊界要端。須由疆吏主持。總理衙門祇參酌其間。使臣不過傳達語言耳。何者。朝廷必據疆吏之言爲鐵案也。且使臣相隔遼遠。邊事無從懸揣。如非吾地而主進取。則爲

生事。本吾地。而主退讓。則爲蹙境。二者有一於此。皆足以干車戾往者。崇地山宮。保之獲咎。可爲殷鑒。當時亦祇求迅速了事。而不知有左侯相之訾警也。不才與執事遠役海外。同舟共濟。如故持高論。而使執事爲難者。有如蒼天。某生讒慝詐僞。造爲邪說。離間兩館。想明者必能洞見癥結。至帕米爾作爲三國局外之地一層。迭承總理衙門函電。與英國外部仔細商論。英人謂帕米爾人才物力不能自成一國。非瑞士比利時可比。萬一有如牛番邦人之事。三國中孰擔其責。孰理其事。從前歐洲多此等辦法。鮮有能善其後者。儻云公同商酌。則意見恐難相合。籌畫必致參差。即有一國力任其事。又將爲異日占踞之漸。此則措注更難者也。會議又謂鴻溝甌脫。均非其時。今日惟有任俄所爲。聽兩虎之白鬪。然恐風波一起。英未必竟與俄鬪。而受其敝者。先在中國。俄兵必長驅深入。盡占帕地。闕我回疆。儻欲先撤卡倫以順適其意。然後再與勸界熟玩。總理衙門來電似已考證確鑿。與合肥傳相函意大旨相同。疆吏想亦必持此議。所謂衆論不可違也。違之恐又蹈蹙境之嫌矣。總之俄人貪地無厭。祇有力持正論以折其氣。詳稽成案以塞其辨。彼既自知理屈。或者狡謀稍戢乎。鄙人欲求固圍息事。殆與執事



同心。然有不如。此不能固圉息事者。謬叨知愛。輒敢進其愚戇之論。儻勿見罪。幸甚幸甚。

上曾侯相書 乙丑 以下外編

竊惟天下之將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經緯之。而天似斬之。往往有二。宋明以來。大儒間出。恆不得居將相之位。以有爲於時。得位矣。或限於地。或受任未專且久。或丁舉世耳目之因循。而礙於更革。則亦稍稍補苴掇拾。而未暇爲百世深計。此非其人。不偉位不顯。而時爲之也。若夫天生瑰琦宏傑之人。而畀以至重之任。又有可因之時。則天以百世事業寄之也。不待言而決矣。國家承平餘二百年。自粵孽倡亂。荼毒徧海內。回苗幅捻諸寇。如蝟毛而起。節下以鄉兵數千。號召賢俊。爲天下倡。廓清南楚。奮兵而出。蕩鄂渚。摧江州。収奪失土數千里。遂受東征之命。水陸諸軍。夾江而下。規全皖形勢之地。以制賊死命。推轂羣師。選將分兵。則兩浙三吳。相次恢復。然後悉銳而拔金陵。梟元惡。掃除數百萬猖獗之豺虎。而滅其景跡。節下之勳。磊磊軒天地。海內抵掌高談之士。窺見標末。閉口不能誦說萬一。拘方鄙儒。豈復能仰測高深。擬議影響間哉。抑福成竊不自

揣。猶有望於節下者。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節下戡亂之業。視唐之汾陽王。明之新建伯。殆已至百里而又過之。若必如伊傅周召之政治。則適及乎百里之半。而當加意之時也。伊傅周召。固非福成所敢窺測。若三代下之能追蹤前哲者。莫如諸葛武侯。請設言武侯之事。假令當時滅吳盪魏。天下爲一。將爲一代。建不拔之業。必作人才。以培邦本也。審矣。必飭治道。以康兆民也。審矣。必將策富強。定經制。消反側。防外侮。正風俗。又無疑矣。武侯雖不得行其志。而其志之所當爲者。則可推也。即推而上之。爲伊傅周召。其所爲亦當如是也。今節下之功。旣遠出武侯上。而可爲之時。又十倍武侯。天子倚之。天下信之。節下建一議。行一政。則舉世將視爲轉移。又值變亂之後。百事興革。民心望治。往往更張。而不見其迹。設施而易蒙。其澤。是伊傅周召所僅能一遇之時。而又知節下平日所自期。斷不在伊傅周召下。故福成敢以其迂疎之說進焉。福成於學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歲時。強寇竊發嶺外。慨然欲爲經世寔學。以備國家一日之用。乃屏棄一切。而專力於是。始考之二千年成敗興壞之局。用兵戰陣變化曲折之機。旁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崖畧。九州阨塞山川險要之統紀。靡不切究。蓋窮其說者數

年而覺。要領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學。以收斂身心爲主。然後浩然若有得也。旣又知爲學之功。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而溯其源。不出六經四子之說。蓋術凡三變。而確然得所歸宿處。所懼知識褻味。師心獨學於窮鄉之中。固陋不足以應世。竊自思念。必得今世巨公如節下者。以爲依歸。而磨礪以事。始能略有成就。昔先人以文辭受知門下。爲縣令湖南。方稍欲建樹。不幸中道卽世。福成時隨長兄福辰在楚。適節下辱垂弔賻。恩誼之隆。非可言喻。旣而賊陷故鄉。奔馳東歸省母。相遇於江北之寶應。遂僑僻處居之。讀書奉親之外。妄畫滅賊方畧。思欲親詣行轅陳獻。輒以母老家貧。不能遠行而罷。邇者節下犁平醜類。而天下至急至切之務。與東南經久之規模。均惟節下是賴。蓋所謂其人其時三者。咸會其極者。失此不言。復誰與言之。今聞節下以勦擒寇北上。彼皆烏合救死之寇。以節下之威臨之。自當不日蕩定。但所云百世事業。不盡在此。故輒獻其前所欲云者。其北方利病。與勦捕機宜。數千里外。未敢懸度。至其梗概。畧具於治擒寇一篇。謹撮大端。列爲條目如左。曰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擒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雖其間草野臆度之言不乏。而論當今要務。似不外是言。

辭蕪拙。字跡麤劣。伏惟恕而察之。不勝惶悚冒昧之至。

養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三者兼用而不偏廢。隋唐以降。始專尙考試。然其間自巖穴顯者。猶或有之。又特設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今。制藝日重。得人之塗。一歸之甲乙科。其初文風渾樸。期於明理而止。故凡名賢碩德。與偉才異能之思。自表見於時者。亦往往由之以進。然自是不就考試之人。以事舉者。固屬寥寥。以德進者。更闕然無聞矣。近十數年來。潢池不靖。朝廷博求賢才。大臣舉薦。率不次擢用。於是智畧輻湊。虎臣輩出。四方瓌俊。雷動雲合。以贊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朝廷能破千載之成格。而節下以忠孝文武爲之倡。又復虛懷宏獎。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聞而興起。用以截亂夷。難而惟節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內漸以無事。英備無由自效。士之奮迅求試者。復相率而入於科舉。科舉行之既久。其法不能無敝。蓋學士大夫以制藝相切劘。餘五百年。至於今。陳文委積。勦說相仍。而真意漸泯。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夫以工拙不甚相遠之文。取決於有司。一時之愛憎。加以貪

常嗜瓊。意見各異。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務爲澆。劫。浮。匠。之。習。以。弋。科。第。魁。碩。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則。欲。救。科。舉。之。弊。而收。遺。逸。養。人。才。莫。如。徵。辟。與。科。舉。並。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計。之。其。見。收。於。科。第。者。十。之。二。其。見。收。於。軍。營。及。一。切。保。舉。者。十。之。三。其。沈。抑。迤。邐。而。不。獲。一。用。者。猶。十。之。五。節。下。誠。博。訪。而。慎。擇。之。若。德。行。純。懿。若。經。術。精。深。若。吏。治。明。嫻。若。邱。園。高。蹈。若。練。習。名。法。若。諳。曉。韜。鈴。若。幹。畧。過。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異。等。有。一。長。一。藝。堪。施。寔。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見。聞。所。及。或。素。有。時。望。者。薦。之。朝。復。奏。之。天。子。飭。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仿。國。初。舉。博。學。鴻。詞。例。召。試。大。廷。量。才。錄。用。然。後。著。爲。成。法。不。時。舉。行。如。是。則。賢。才。無。遺。逸。之。患。可。以。輔。科。舉。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且。漸。以。轉。移。夫。科。舉。雖。弊。其。法。固。難。變。革。也。若。但。云。振。文。風。新。士。習。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權。一。日。所。能。蔽。其。功。也。節。下。負。知。人。之。雅。鑒。昨。者。凶。豎。干。紀。既。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復。爲。國。家。扶。植。元。氣。以。振。聳。天。下。人。之。耳。目。當。必。有。度。越。千。古。者。蓋。斯。事。體。大。非。節。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舉。亦。無。復。有。能。勝。此。舉。者。矣。伏。惟。及。時。加。意。焉。平。時。所。作。選。舉。論。二。篇。謹。附。上。

## 廣墾田

江南衍沃稱天下。頃更喪亂。民死者不可勝數。其顛沛飢羸僅存之民。或無以爲耕。耕亦不穫。然則事勢至此。雖天時大和。災浸不作。而甘雨下注。常委爲滄海之波。民固且拱手待盡於溝壑之間。而莫之拯也。時事之可憂。孰甚於此。雖然。福成竊觀古人之良法美意。垂爲百世之利者。往往轉出於喪亂之餘。今沃野千里。曠棄不耕。誠因此時修明開墾之政。則所謂百世之利。可得而建也。開墾之政有二。曰民墾。民之有業而無力者。借以籽種牛具。資之耕其曠絕無人之處。宜益募他州之人願耕者。不計多寡。三年以後。升科給爲永業。則亦可以少充國賦。曰官墾。籍無主之田。官自募民耕之。定其租。視民間租。歲減什一二。數歲之後。當有成緒。且近世官吏仰食縣官。縣官所費。不訾而受者常病其薄。宜仿古祿田之法。以公田給州縣。代其俸廉。大縣以千五百畝爲則。小縣減三分之一。大率銀萬兩可墾田五千畝。明歲俾自耕。以其租易耕他處。三歲可得萬五千畝。若以十萬金爲之。則得十五萬畝。是百縣令之食也。若以二十萬金爲之。則祭祀役食等項。地方之費。歲省大半。每行省籌二十萬金。覈之經費。不爲多。而百世之利。

建焉。夫自古公田之法。往往不數十年而敝者。以官爲經理。不若民之自爲經理也。今以之代俸廉及充州縣公費。則州縣之重之。必不後於民之自爲經理也。節下哀憐百姓。招流亡。給籽種。一切條法。簡而易行。若福成之愚。豈能贊一辭哉。然而經費不足。是以開之不廣。請卽見聞所及。就其一二言之。似亦有宜加之意者。今蘇常松太各屬。每縣各有善後局。局數十百人。平居皆習爲奸利。至無行義之輩。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鄉黨親故。莫能相禁。以故歲糜鉅萬。報銷於上官。不啻以一爲五。道路嗟歎。以爲不如己。由此觀之。孰若悉罷此輩。以節浮費。而濟事寔哉。去歲不登。蘇松差愈。常屬惟錫金下種較多耳。然畝收僅數斗。田捐之令畝四百。差役費二百。民不得食。而州縣苛督。甚於錢漕。不知有以聞於節下者否。且錢六百。固一二畝種麥資也。麥熟後。資以種稻。亦一二畝。今獨以錫金言之。田捐爲五十萬畝。則其所失豈可量哉。伏惟推此類汰去之。則官民並墾之利。庶可得而議焉。

### 興屯政

自巨猾倡亂以來。當事者練兵募勇。奚翅數十百萬。其轉輸之費。籌濟之勞。幾於無孔。

不入。雖頃天下之力以供之。猶岌岌乎有不繼之勢。賴節下威力。數年之間。賊巢盡傾。兇渠授首。而前日調集之兵勇。得以稍稍撤散。然就今之大勢計之。殘寇猶竊餘生。反側時多未靖。則有不可盡撤之勢。孤子者既無家可歸。驍健者或挺而生變。又有不能盡撤之情。若聚而使之坐食。則長驕惰而濟事端。固非國家之利。況十餘年間。民力已竭。幸而稍獲休息。豈能復用其力以給軍食於無事之時。然則處今日而欲爲善全之策。不傷財。不累民。不弛備。并以開數百年富強之業者。蓋非講明屯政不可。夫屯政之有利無弊。自古然矣。三代井田之法廢。惟唐府兵得寓兵於農遺意。府兵變。而天下始有養兵之費。後惟明之衛所。頗合於唐之府兵。人各授田二十畝。納租六石。使之且耕且守。法至良也。洎乎中葉。邊將得請官田自便。且訓練不明。僅責以納租而止。於是軍之名。無軍之寔。而軍衛之法壞。今東南數省。戶口耗損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勢必不能徧墾。爲今之計。宜籍各省民田之無主者。官爲開墾。藉各省未散之勇丁。其願受田者。每丁給田數十畝。官爲相其便宜。理其經界。開其水利。給其牛種。三年之後。每歲納租數石。授爲永業。俟經費有餘。在在創築城堡。倣明衛所之制。爲設守備千總。



以訓練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每省特設一屯田總兵。而統轄於提督。如此則江淮數千里要害之地。布置聯絡。隱然有指臂之勢。一旦有警。人人各自爲守。無復嚮者潰逃。故習行之有效。則推之而閩浙。而湖廣。而山東河南。莫不循是行之。此制一定。國無轉運之費。而驟獲勝兵。民無供給之勞。而藉資扞禦。營伍不以屯聚而滋。他釁地方。不以備弱而召他虞。又以位置此無業之勇丁。而爲天下多墾數十百萬之田。則每歲增天下之穀。無慮數十百萬石。所入之租。兼足以贍國用。國家數百年富強之業。實基於此。至其經費之所出。則暫借釐金一歲。於以措理而有餘。方今兵事漸歲。而釐金未遽停者。正以勇丁未能盡散也。誠假一歲所入。以爲斯民建不世之利。一歲之後。勇丁各業其業。而釐金可以漸裁。此乃兩得之術。即明告四方而行之。奚不可者。或曰。今之勇丁。習於酣豢。儻募之而不應。則奈何。曰。凡事之集。難於其始。是在勸其爲倡者而已。勸之奈何。凡勇丁之始應募者。其授之田。必肥以廣。給之資與籽種。必厚以倍。俾勇丁慕耕種之利。勢將奔走而歸之。萬一勇丁應募者少。則相機漸散勇丁。而別募游民以授田。暇則以兵法部勒之。何患屯田之不廣歟。雖然。天下事莫亟於人才。更願於道府州縣。

中。無論在任候補。令各條陳屯務利病。取其言之洞中竅要。斟酌時宜者。召之面詢。得失。擇其才可用者。委其綜理屯務。又於行事之際。察其能否。而專其責成。則異才必出。而實政可興矣。

## 治捻寇

自來制寇之術。在任將。而治捻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捻。宜先任吏而後任將。當今之治捻。宜先任將而後任吏。方捻寇之初起也。不過饑窮烏合之徒。所至遮畧剽殺。過城寨不攻。遇大軍則走。斯時得一饒將。屬以勁兵。雖數十百萬之衆。立可摧散。然今日。散爲民。明日。復起爲捻矣。即擊其衆而盡滅之。而塗惡民之弄兵者。復接踵以起。蓋捻寇之難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東河南數省。吏治疲沓已久。民貧俗悍。習於爲非。善撫之。則皆民也。不善撫之。則皆捻也。故絕捻之源。首在吏治。昔龔遂守渤海。而莠民復業。張陵守廣陵。而劇盜乞降。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動。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臨之。迄於無功。以沒。傅鼐一同知耳。用鵬勦之法。卒以平苗。此其已事可見。故曰先任吏而後任將。今之治捻也。則不然。凡兇頑狡悍之民。獮殲畧盡。其漏網逋竄者。不過一二桀黠

之徒。爲之渠率。誑誘驅脇。以與王師遇。不幸使之一再得志。森忽慄悍。幾類流寇。語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今己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猶可圖也。圖之之機。宜檄直隸、山東、河南、督撫、堅壁清野。謹守封畧。各以其兵策應。節下以大軍蹙之。分遣諸將。或截擊。或迎擊。或斷其道。或擣其堅。或襲其輜重。或披其形勢。或攻其無備。或散其脅從。彼一二兇渠之首。旦夕可致。麾下復責各省之吏。捕餘孽。安反側。撫創痍。則擒寇之蹤跡。一舉盪盡。然後澄清吏治。永杜復起之漸。故曰。先任將而後任吏。雖然。論今之所以平擒者。豈更無當務之策乎哉。福成蓋嘗遙揣事機。而略舉其要。則有四。一曰。汰冗營。夫擒所以旋滅旋熾者。豈不以大軍乏犄角之援。各路鮮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絕。而邸帥以孤軍疲於奔命。豈不以冗營爲之累乎。何則。北方之號能戰者。張曜、陳國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諸軍。支餉非不廣也。覈其額。則十人不能三數人。又未必可用。委員以數百計。類多歌呼飲博。以待獎叙。其保舉之優。薪水之費。倍於他處。故凡遊河南者。率視爲牟榮利之捷徑。數年以來。未見其能殺一賊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諸軍。當自汰冗員、清浮額。始誠節此諸軍之餉。可益精兵一二萬。復選健將部勒之。則大軍多犄角之助。各路

奏堵截之效矣。一日用鐵騎嘗聞賊所憚者在南有水師在北惟鐵騎此寔地勢使然。曩者大軍在光固間。因山谷沮澤礙於馳騁以致失利。今賊已離其巢穴而突齊魯豫燕之境。此皆平原曠野非衝逐不爲功。宜廣調勁騎每與賊遇縱騎蹂之。賊雖衆可殲也。或曰然則賊避我而入山谷沮澤則奈何。曰以騎兵列守要道勿與之戰。數月以後彼食將盡於是廣設方畧誘其支黨俟其稍懈則步兵蹈瑕而入窮搗其巢而以騎兵擒斬其逋竄者。此必勝之術也。一曰離逆黨。今聞賊渠悍者併力拒我故其勢強。然彼非有骨肉之親也。非能一心協力而永無猜貳也。誠宜察賊渠之可降者遣間招之。非誠納其降也。特使內相疑忌腹心自潰。然後勢分力弱而不至爲大患。否則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併其衆。將不可復制矣。一曰招降附。夫賊中渠魁皆必死之寇。固決不肯就降。國家亦決無赦之之理。赦之亦必爲變。若其餘脅從耳。誑誤耳。急之則爲賊死。赦之則可以散其黨而孤其勢。此易見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懲其詐也。懲其降而復叛也。詐不詐。明者能辨之。其詐也。暫羈縻之。乘其懈擊之。雖殲之可也。其非詐也。則固納之矣。猶慮其叛也。歸其老弱。籍其強壯者分隸各營。用古者以一

隸五之法治之。其不從也。廉得其爲首者。誅之可也。此所謂以勦爲體。而以勦撫互施爲用者也。昔王陽明先生平江西賊。或先使人招撫。俟其往來。猶豫爭論不決之間。乘間急擊。或令人說其酋長詣營。至則徑置之獄。而興兵擊滅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餘患。今之以撫爲勦。亦當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遙爲臆度之辭。又所居僻遠。傳聞未必寔。恐今事勢已有變更者。福成姑就數月前之聞見。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採擇而用之幸甚。

### 澄吏治

欲舉天下創殘疲敝之民而致之休和曷先乎。曰先之州縣。今州縣有大弊二。曰捐班。廣也。門丁橫也。有大要一。曰考課行也。二弊不去。一要不審。雖伊葛不治。今之由捐例進者。推其本意。不過以官爲市而已。夫至以官爲市。則剝民以自奉。損國以肥己。固其所也。若曰姑試之職。律其有過。大吏按劾而罷之。是以土地人民爲墨吏嘗試之具也。縱使施用旋汰。而官終不得其人。其弊也與無官等。今之病之者。不得已而用考試以困之。又非正本清源之道也。彼以捐進庸陋固非其咎。若納其賞而考黜之。是欺天下。

以罔利也。考而仍用。謀國之道。不當用此具文也。是故與其考之於後。不若停之於前。或曰。然則當如國用不足何。曰。國用之不足。不在捐例之行。而在制用者之權。其出入。且今之捐例益廣。而國用益虧者。何也。天下多一貪污之吏。即多無窮失業之民。以致嘯聚而爲變。比其剪除。而糜餉已鉅萬矣。又或虧損公項。動以萬計。逾其所捐數倍。各省試用之員。往往人浮於缺。大吏曲爲調劑。輒授以無足重輕之事。其薪水之費。固已不貲。然則捐例雖若於國用有濟。寔乃贏於此。而絀於彼耳。稽之治道。旣如彼。籌之國計。又如此。是又何苦而不罷之哉。伏望奏減捐例。以爲停捐之漸。權定限制。捐雜職許寔任。捐正印止虛銜。雜職中能稱職者。亦許隨例升轉。其前已捐而在官者。亦嚴爲考察。而去留之。一二年後。軍務稍平。度支稍足。然後決然停止。若其濟國用之方。又在制祿田以代俸廉。每歲節俸廉以供縣官。計其所贏。當不減捐例所得。其說固略具於開墾之篇矣。或謂今之正途。大抵不曉世務。而操守不愈於捐班。甚或一蒞職任。亦有以受賕聞者。曰。是則然矣。前論徵辟與科舉並行。蓋欲以振興人才。轉移士習。未嘗無以救正途之敝也。安得以正途之敝。遂謂捐班不當止哉。若夫門丁之設。尤爲州。

縣。巨蠹。今州縣官一蒞任。則僮僕什伯爲羣。無不綸衣甘食。肆爲姦偷。其舉財賦獄訟而悉歸之者。名曰門丁。自丞尉雜職。皆仰鼻息而食。把持誕謾。玩其官於股掌之上。官或之死不悟。或自慰曰。彼權固重於我。雖智者無如何也。噫。是猶布荆棘於門。張網羅於要道。而私憂其出入之不便我也。試問羅網荆棘誰設之哉。推其設此。大端有二。其媮者不事事。則舉官事盡委之。可以安而尸厥職。其尤不肖者。倚爲姦利。外使張其爪牙。而內寔與爲首尾。一旦發露。則託門丁爲解而已。可以免於戾。積習相循。末流益甚。雖稍有智識者。亦狃於俗例而不敢廢。且每赴一缺。則上官之薦。紛然四至。彼屬吏安敢不遵。今胡不取各省之案牘閱之。凡州縣被民控愬者。大率多以門丁爲辭。則其橫可得而知也。宜嚴禁兩司以下。毋得以門丁爲薦。州縣毋得輒用。用而被控者。該丁以法論。官罷黜。著爲令。又嘗論之。漢郡縣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故能相倚。如左右手。今更之以書吏。吏習猾。官孤益無恃。似宜漸復古制。令州縣得辟士之賢者爲吏。優其禮。而以次升諸朝。即不能爲此。宜且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使爲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張

官置吏所以爲民。又安取此闒茸委瑣之輩與之共天下哉。二弊旣去。乃嚴考課。考課之行於州縣。始在慎其選。繼在養其廉。究在盡其才。三者備而後考課之法不勞而立。今州縣選補吏部拘之以資格。大府私之以愛憎。不能爲地擇人久矣。輒美巧滑工於趨避者。則舉世以爲明白公事。其翹然名能吏通省不一二數者。雖凡事勤敏。往往可觀。至於利源所在。征取無藝。亦不後於他人。尙安望其撫循民瘼。變化風俗哉。今宜先擇悃悃無華。有寔心及民者畀之縣。有幹略者次之。然其要在兩司得人。兩司得人。則州縣得人矣。雖然。州縣之俸廉。大者無過千兩。而所謂雜欸陋規。及幕友修脯。與一切辦公費。奚翅倍蓰。如是而欲其不妄取於民。不可得也。州縣無清廉之操。而欲其公且慎。明且勤。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如嚴飭司道以下。革陋規。除雜欸。限幕友修脯之制。其辦公費。令各縣籌經費之羨。漸置公田。俾長民者不拮据於財用。而州縣始有清廉之吏。然尤不可不盡其才也。今郡守權不敵漢縣令。縣令權不敵漢戶賊曹。縣令自笞杖以上。不能專決。動須關白上官。其究也。上下以空文相束。雖賢者亦奉法救過之不贍。而不肖者。反得以容其弊。又或以燕齊之人仕滇黔。甌閩之人仕秦隴。語言不諧。土



風。人。情。不。悉。子。身。萬。里。之。外。歎。息。而。思。歸。甚。者。疾。病。攻。之。尙。安。望。其。能。修。職。業。哉。比。其。稍。習。而。安。之。則。遷。調。而。去。矣。候。補。之。員。委。署。一。缺。常。者。一。年。暫。者。數。月。又。有。權。缺。之。肥。瘠。不。時。更。代。雖。授。實。缺。者。留。不。遣。而。故。使。無。缺。者。代。之。名。爲。調。劑。授。受。之。際。交。代。糾。結。難。清。黠。吏。因。緣。舞。弊。官。知。任。事。之。不。久。往。往。於。數。月。中。肆。爲。掎。克。以。蓄。數。歲。待。缺。之。費。上。下。苟。媮。豈。不。甚。哉。今。欲。整。飭。吏。治。莫。如。盡。州。縣。之。才。則。必。重。其。職。任。滌。去。煩。文。務。其。大。體。又。爲。奏。明。定。例。凡。五。品。以。下。任。外。任。者。越。省。無。過。三。千。里。任。實。缺。者。苟。無。大。故。必。滿。任。試。用。之。員。非。稔。其。才。勿。遣。遣。之。而。能。舉。其。職。勿。遽。撤。如。是。始。可。以。盡。其。才。矣。慎。其。選。養。其。廉。盡。其。才。三。者。無。一。闕。然。後。舉。當。今。要。務。責。之。任。其。所。爲。而。徐。考。其。成。卓。異。者。不。次。優。擢。以。風。厲。之。且。宜。仿。有。明。及。國。初。舊。制。內。轉。爲。御。史。及。部。曹。其。闕。茸。臧。污。者。懲。之。勿。貸。考。課。之。行。於。州。縣。者。如。此。而。又。無。捐。班。以。參。之。門。丁。以。蔽。之。則。賢。才。孰。不。勸。不。肖。孰。不。誠。吏。治。蒸蒸。百。廢。具。舉。凡。所。以。復。創。痍。爲。富。庶。化。彫。敝。爲。敦。樸。者。不。外。是。矣。

厚民生

國朝兵制。自京都滿蒙漢八旗及各行省要地屯駐旗營之外。則有綠營。分隸督撫河漕及水陸提鎮各標。爲額至六十餘萬人。約支俸餉二千萬兩。去天下歲入之半。遷流既久。積習益深。乾隆以後。日形窳敝。雖疊降明旨。飭所司寔力整頓。而地廣勢散。頗難著效。嘉慶年間。蕩平教匪。已大半仗川勇之力。咸豐初年。粵寇披猖。所至無不摧靡。節下深鑒綠營之不足恃。於是倡募鄉勇。以戚元敬氏東伍法部勒之。久之皆精練無敵。各行省亦漸仿效之。而湖南勇營之旌旗。幾徧海內。最後傳其規制。別募淮勇。而淮軍復興。用此誅鋤群孽。轉危爲安。然十餘年來。用鑲無算。所以能搆持全局。彌縫闕乏者。則東南數省。抽收百貨。釐金之功也。向使舍此一孔。其何以饋數十萬嗷嗷待食之軍。而遏方張之寇讎。然則天下當有事之時。國計之不能不藉資於釐金者。勢也。雖然。昔之創爲此法。不過濟變一時而已。若軍事稍紓。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氣也。今巨患削平。跳梁之寇。非復前日比。似可斟酌盈虛。先減釐金。漸減漸少。以至於盡裁。斬以濯痍。噓枯稍蘇。民困夫釐金每百分而取其一。征諸商者似不爲多。然以福成所親見者論之。即如江北淮陽等處。自江甯藩司所設釐局外。有漕捐。河捐。撫捐。糧臺捐。

及清淮籌防。各府籌防。各縣鎮團練之捐。收數混殺名目。詭奇三四百里間。卡局不下數十。是殆征其十三二也。而吏役之勒捐。司事之需索。不與焉。彼爲商者。工於牟利。則仍昂其價於貨物。而小民之生計日艱。且今日之能倚釐金爲巨饜者。以前日未始有釐金也。若上下既視爲定額。則將有必不可少之經費待之以濟。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卽爲徒設。一日復有猝然意外之變。將籌何款以應之。故減之。裁之。所以爲異日緩急計也。然今之所以決不能裁者何也。閩粵殘寇尙未殄滅。兼以群捻縱橫。苗回煽亂。凡諸勇營之得力者。方且徵調四出。奔命不遑。是饜項有不可減之勢。卽釐金有不能裁之勢。即使諸寇漸平。而彈壓土匪。鎮守邊陲。亦非勇營不可。然則釐金終不能去乎。竊謂勇營之所以不能撤者。以綠營之不足恃也。綠營不足恃。而兵額仍未稍減。坐糜二千萬金之歲餉。病民病國。莫此爲甚。乃計臣樞臣。未嘗籌及。疆吏言官。未有論列者。則或牽於舊制不可改之說。或嘗於中外之利弊也。節下拳拳於愛民憂國。旣已洞晰其原矣。似宜於此時建議。普減天下綠營十分之四。可省歲餉八百萬金。以養勇營。卽可先減天下釐金十分之六。蓋各省要害之地。旣有得力勇營填紮。疲弱

之兵。不防汰遣。所畱六成。以供守汛護餉解犯之用。可敷分布。汰兵如有可用。或撥歸屯田。或招入勇營。亦尙不至窮餓。一轉移間。而國用不耗。商民不困。蓋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大學生財之大道。易之所謂以美利利天下。書之所謂利用厚生。不外是也。抑或別有遠圖。必暫假釐金爲區畫。此乃與福成屯田之議相合。然當明定服制。布告四方。以一年二年爲度。截然不稍延緩。始無流弊。夫用釐金以興屯政。數年之後。屯田畢理。兵餉大減。而釐金固可盡裁也。與一利除一弊。二者交相爲用。又在斷而行之耳。

## 籌海防

方今中外之勢。古今之變。局也。推其所以啟之者。有天事。有人事。古者九州之內。各殊土而異宜。有隔數百里不相通者。然而天地之風氣。日久漸開。山川之徑塗。習行則便。自秦一天下。至漢而收滇粵。置河西。至唐而通回紇。定天竺。至元而服俄羅斯。取西域。恢拓可謂極廣。遼尋迄於今日。西洋諸國。航海通商。凡歐羅巴亞墨利加數十國之人。頡頏並至乎中國。而以英吉利俄羅斯佛蘭西米利堅四國爲最強。於是地球幾無不通之國。是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遏也。西人之始至也。非敢睥睨中國也。曩者

禁煙之役。既以發之驟而啟釁。釁作矣。彼猶懼天威之不測。未敢狡焉以逞也。忽而罷兵弛禁。且償其貨以驕之。繼而條戰條和。茫無成議。以致戰則喪師。和則辱國。於是中國之情。寔歷歷。在西人之目。索地索幣之師。紛然狎至。而粵寇乘之以起。泊乎庚申之歲。遂敢合從內向。直犯京師。既不獲已而講解以罷。而中外之大防裂矣。是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委之天命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者。宜有術以處之。然後不爲氣數所窮。事之在人者。必有術以挽之。然後不爲鄰敵所侮。竊嘗默審乎天時人事之交。其道歷久不敝者。要在知和之不可常恃。一日勿弛其防而已。防之之策。有體有用。言其體。則必修政。刑厚風俗。植賢才。變舊法。祛積弊。養民練兵。通商惠工。俾中興之治業。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故態。以螫我中國。言其用。則籌之不可不豫也。籌之豫而確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長有二。一則火器。猛利也。一則輪船。飛駛也。我之將士。聞是二者。輒有談虎色變之懼。數十年來。瞠目束手。甘受強敵之侵陵。而不能禦。不知西人貪利。彼之利器。可購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長。彼之技藝。可學而能也。爲今之計。宜籌專款。廣設巨廠。多購西洋製器之器。聘西人爲

教習。遴募巧匠。精習製造槍礮之法。特選勁隊。勤演施放槍礮之法。又仿俄人國子監。讀書之例。招後生之敏慧者。俾適各國。習其語言文字。攷其學問機器。其傑出者。旌以爵賞。兼仿造火輪船數十艘。平居則以運漕。移衛所各官及漕標之兵以隸之。旣以護運漕糧。寔以練習海道。暇則兼操戰法。若是則彼之所長。我皆奪而用之矣。世之議者。或憤中國積弱。以效法西人爲恥。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闢之靈機。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夫巫臣教吳以弱楚國。武靈胡服而滅中山。安知中國人之才力。不能駕而上之乎。若夫乘彼所短。則有合併之說。有分離之說。有牽制之說。何謂合併。曩者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我防粵則彼攻閩。我防浙則彼擾滬。比援師調集。而彼又直指天津矣。此中國所以憊也。熾千斤之炭於通衢。人皆望而畏之。分爲千百處。則一熄而無餘燄。苟扼其要。則每省所注意者。不過一三二口。又恐其力不厚。則以福建益廣東。以浙江益江蘇。以奉天山東益直隸。一切兵權餉權用人之權。皆畀之督師大臣。彼數萬里遠來。兵不衆而糧不繼。一不得勢。則心孤而氣餒矣。此分者合之之效也。何謂分離。夫英法俄美四國。勢均力敵。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終輯睦也。昔英吉利之初發難也。俄有可

聯之勢。美有效順之情。中國非但漢焉置之。抑且驅之激之。使協以謀我。聞英人之攻廣州。強摟法美二國。迨入大沽。則俄法美三國皆從。三國非有大憾於我也。蓋知我之無可助而寔可侮也。誠能於發難之始。察諸國之無惡意者。先陷以微利而退之。或竟密與聯結。俾爲我助。如是庶足披敵之黨。屆時必有顯爲排解者。有隱爲沮止者。此合者離之之效也。何謂牽制。今各國來者日益多。則各口之商務日益盛。倘一國有釁。則告各國以商務停止。當由啟釁之國償其利。又如英國有釁。則先以貿易之停止諭其商民。法國有釁。則先以教民之不能安處中國諭其教民。彼商民教民必不願也。而我仍默示懷柔。動其慕戀。如此則歸曲於敵。使之彼此怨尤。上下乖迕。其勢不順而謀必敗。此以各國牽制一國。以商民教民牽制彼國之效也。夫既奪其所長。又乘其所短。二者雖未足以盡海防之至計。而所可豫籌者。要不離乎此。若夫伐謀伐交之策。練兵練將之方。其措注於臨事者。本無定形。又非可豫爲揣度矣。

### 挽時變

自泰西諸國立約以來。大抵於中國有利有害。利則通有無以裕稅餉。得利器以勦強

寇。此中國之大益也。害則洋煙不禁。漸染日廣。傳教通行。許其保護。此中國之大損也。竊嘗較其輕重。要其始終。則所謂益者什一二。損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蓋洋煙盛則撓我養民之權。洋教行則撓我教民之權。教養無所施。而國不可爲國矣。此時局之變之尤可憂者也。雖然。和約一定。往往數十年不改。自非國勢日張。事機絕順。無從輕議更張。居今日而論洋煙洋教。苟不知時變而嚴絕之。勢所格也。若默揆時變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今天下自衣冠至於負販。見困於洋煙者。不啻五人而一。是舉天下之人而廢其五之一也。而民之趨之者尙無窮期。一染甘癮。終身難去。且嗜之者亦自不願去。洋人布此鴆毒於中國。弱人精力。蝕人神志。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然而持不禁之說者。曰恐擾民也。挑釁也。不知嚴禁吾民。乃中國自主之權。不必如曩者。焚煙之舉也。法寬而簡。則易行。不必如曩者。斬決之罪也。治其源者。在絕中國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來者益寡矣。且今中國之嗜洋煙者。非其性之本然。其弊在不知詬病。而視爲適俗便身之具也。則莫如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天下風氣之所成。恆在仕宦衣冠之地。欲民之改舊習而不先於其所慕效。未必有能改者也。



誠宜奏定條例。凡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嗜洋煙者。勒致仕。不效則永不起用。每屆京察及大計。書之於考。爲課殿最之準的。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不黜而舉發。坐其官以降級處分。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學官察之。犯者停考。能改者錄之。有司巡行閭里。見有設館誘人與嗜煙者。枷示於市。屢犯者屢枷示焉。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使之知至可賤惡者莫洋煙若也。況人情所憚。在妨其進取之路。而阻其衣食之源。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被濯而改其習。天下少一嗜煙之人。即多一有用之人。天下少一購煙之費。即少一販煙之利。彼洋人將爽然自退。即中國種罌粟之區。亦且漸化爲黍稷桑麻之地矣。抑又思洋煙之入口者。雖暫難明禁。不防援西國重權煙酒之例。酌加十倍稅釐。非特可濟餉。且使民憚其價之昂。則嗜之者漸減。是又不禁之禁也。至於洋人傳教。載在和約。中國既有保護之條矣。然彼所謂天主教者。慣以微利啗我愚氓。一入穀中。即爲之致死而不悔。教士動輒干預訟事。偏護教民。挾制州縣。而應之者或失之亢激。則彼駛兵船以肆恫喝。於是自疆吏以逮州縣。凡事牽涉教

堂者。莫不曲意遷就。苟求無事而止。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侮。而無所控告。一入教。則恣橫而莫之能制。自是趨之者如水赴壑矣。然福成欲稍稍遏傳教之饑者。非謂違約。乃行約也。約章謂安分傳教習教之人。不得刻待禁阻。是不安分者。理難保護矣。又謂如係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懲辦。是教民犯法。治之勿貸。非教士所能干與矣。今誠多選廉公有威明達大體之良有司。分布州縣。凡教民之倚勢犯法者。懲之。教士之妄干公事者。拒之。彼知入教不能求勝於平民。勢當稍沮。惟判斷公允。不違約。不刑。法宜有以折服其心。又當不動聲色。勿鼓愚民虛憍之氣。以激事變。但求政平訟理。且漸擴貧民生計。毋使爲饑寒所驅。則傳教者無權矣。若夫默抑教民進取之塗。似可稍參治嗜洋煙之法。而勿露其端倪。苟才智者不入其中。則天下事猶可爲也。夫洋教洋煙驟入中國者。氣運之變也。斟酌情勢。默寓挽回之術者。君相之柄也。伏惟節下出當大任。力救時艱。願及今日爲風俗人心計。爲中國貧弱憂。以此二事聞天子。密抒遠謨。通行各省。畫一辦理。寔萬世之福。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丁卯

辱惠書。以謂洋烟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既成風俗。亦自不必禁。斯言也。僕甚訝之。近有人傳足下亦染此者。僕以足下績學砥行。平日持議。與此相反。堅不之信。姑就來書之旨。一抒狂瞽之論。幸垂諒焉。大抵世風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古未聞烟可吸也。即早烟一物。至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乃閱百餘年。而有水煙矣。未幾而洋煙入中國矣。又未幾而中國膏腴之地。徧種罌粟矣。有南土西土廣土之名矣。曩者一二巨公。惄然憂世道之變。欲厲其禁。而大爲之防。未獲伸其志。而顛沛以去。遂使世俗之論。謂洋煙終不可禁。當路諸君子。苟求無事而止。不知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蠹生事之端。將有不可勝言者。禁之而得其術。則轉移甚捷。寔未嘗有一事。近世不惟決其防。又從而揚其波。以致洋藥之局。徧布城市。民之寶之。逾於穀帛。而其害將與宇宙相終始。且自古蠹民生敗風俗之事。曰飲曰博曰妓。此三者。朝悔而夕改之耳。惟洋煙之癮。能改者百無一二。其性又足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委頓。玩愒歲月。其下流無藉之貧民。因耗費不貲。往往寡廉鮮恥。以求足其欲。加以烟燄薰灼。日夜銷鑠。此心則其心體。因之以壞。五十年來。洋人布此鳩毒於中國。殺

人之身。復殺。人之心。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今天下之日趨於洋煙者。如水之源。源東向而無窮期也。此其故。由於上之不禁。上之不禁。則民不以爲詬病。而轉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然而持不禁之說者。且以爲海內之廣。勢不能人人而禁之。禁之不絕。適以擾民。不如毋禁。噫。此所謂慮趾之顛而不敢縱步焉者也。夫國家立一法。豈必遽效於旦夕間哉。盜賊之必誅也。殺人之必死也。此千古治天下之常法也。然非堯舜之世。則不能使天下無盜賊無殺人之人。然自古治天下者。不因之而廢其治盜賊與殺人之法也。而盜賊與殺人之人。卒以此而不比肩接跡於天下。然則洋煙之熄。亦在上之行其法耳。今計天下之財耗於洋煙者。每歲不下數千萬。以數千萬之銀。易無限之灰燼。此如漏卮之不可不塞也。然塞之之初。不必與洋人校。而當自中國始。邇年以來。烟之來自外洋者半。其出於中國者亦半。僕謂在上者宜飭州縣。嚴禁民不得種罌粟。違者責里長拔之。仍罰其田主與里長畝米各若干石。里長舉發而先拔者。卽以罰田主之米畀之。如是則民已難牟厚利。而轉有所失。而治其源者。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種者益寡。即來者亦寡矣。且今之。

人嗜洋烟者。非其本性。弊在。不相詬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也。是當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烟之盛。風氣皆由此而開。爲今之計。宜由大吏舉屬官之嗜煙者。劾令致任。每屆大計。書之於考。以爲用舍。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各學官察犯者停考。閭里中有嗜烟不戒者。里長籍其名於官。以不清白論。其尤無賴者。執之徇於市。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也。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法必煩苛。急迫以駭民耳。目勿禁可也。今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洗濯而去。其習其效。非可揆契致者哉。蓋今日洋煙之熾。在上之不禁耳。上之不禁。由下持不禁之議者多耳。僕不敏。不敢隨聲附和。足下儻有以教之。幸甚。

飭州縣禁種罌粟。邇來左文襄公。及相國朝邑閻公。多持此論。然其本原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則雖不禁而民自不種。若禁民嗜煙一層。尙無把握。而先禁種罌粟。是適爲洋藥驅除者也。轉不如暫弛此禁。猶可使財不外溢。觀於近年土藥日多。而印度洋藥箱之進口者漸減。中國銀之少漏入外洋者。每歲約千餘萬兩之多。蓋印

度近來多種茶葉。以奪華人之利。而洋人亦謂中國多種罌粟。以奪印人之利。是以中國總以禁絕民之嗜煙爲要義。若明知驟難禁絕。不得已而出此弛禁種罌粟之下策。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辛未九月自識

答友人書 乙亥

辱惠書。知吾兄近攻輿地之學。欲攷證塞外形勢山川地名沿革。勒爲一書。以蘄達之於用。甚盛甚盛。國朝諸老爲此學者。如嘉定錢大昕辛楣。錢塘龔自珍拱祚。平定張穆石舟。邵陽魏源默深。光澤何秋濤願船。皆各有纂述。邇者李員外鳳苞。方典簿愷。奉曾文正公命。方籌地球圖說。彼二子者。皆以絕人之資。覃精竭能。博稽古籍。復參以今所聞見。他日成書。必斐然可觀。足下志力勤敏。或可與二子驂靳爭先。幸努力爲之母怠。承詢近日洋務。雲南一案。漸有端倪。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京師斷斷相爭。百方恫喝。固已變詐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與枝梧。猶可以蕙厥事。不佞所總總。慮者滇事。雖歲而四方之釁。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犁。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興安嶺。綿亘二萬里。周匝三垂。蓄銳觀釁。法人蠶食越南。取其東京。以爲外府。撤我滇粵之

藩籬。英人由印度、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闕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豈圉如是之廣。而四面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凜然不可終日。烏虜中國不圖自強。何以善其後。夫今日中國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資格不能進也。士大夫敝敝焉爲無益之學。以耗其日力。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一聞非常之議。則群駭以爲狂。拘攣粉飾靡有所屈。而彼諸國則法簡令嚴。其決機趨事如鷲鳥之發。如是而外國日強。中國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爲也。今雖賢王勳臣。內外夾輔。僅能補苴撐持。一二十年後。吾輩恐未得高枕而臥也。來書又謂今之自強。不過募仿他人之強。誇耀他人之強。與自字義相反。允矣。然使因惡他人之強。而遂不顧自強。此又因噎廢食。諱疾忌醫之見也。今有數人並駕於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塵追逐。僅至乎中道。一人慕他人之我先。不屑碌碌隨人後。終不離故處一步。夫其僅至乎中道者。誠宜以不能爭先爲恥。然猶愈於跬步未移。而自以爲高者也。開闢之初。人與萬物偕生。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爭鬪。聖人者出。於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

矢之威。迄於今。造化之機日洩。而泰西諸國之人。研之愈精。於是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時勢之相推移。雖聖人莫之能違。夫今之不能不用機器。輪船。槍礮。猶神農氏之不能不制耒耜。黃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黃帝於耒耜。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耒耜。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嘗謂中國人民物產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強。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弊在不能刪成例以修政。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購駿馬。以聘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說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足下開敏善悟。嚮不錮於俗學者。故畧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衛不宣。

上李伯相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

丙子

昨聞梅輝立翻悔前言。毅然由煙臺南下。其得步進步狡獪亘測情狀。昭然若揭。竊思



自古兩國相持。必先審彼已情勢。情勢瞭然。而後應敵之方裕如矣。方今英之富強。固非中國所能敵。而論天時地勢。英必不願啓釁於中國者。何也。英雖主盟西土。非一日。然自俄德之交合。英人惴惴自顧。常有慮其吞噬歐洲之意。一旦有事中華。俄人必乘間長驅以闚印度。德人必與兵侵併旁近小國。以逼法蘭西。則英之唇齒亡矣。此固英之君臣所四顧躊躇者也。近聞土耳其國王。爲其臣民所廢。俄人意在用兵。而英人不敢漠視。香港兵船已有調歸之信。雖未必卽確。然其不輕用兵之意。則已有明徵。且威妥瑪在都商辦演案。始以八條所允。旣鑿其欲。未嘗不漸就範圍。其旣允而旋翻者。梅輝立之意。蓋謂中國非劫之以勢。不能大獲所欲。故唆威使於成議之際。拂衣徑出。必待我再四挽回。然後示我以勉強允之意。此正梅輝立之妙用也。今梅輝立已抵滬矣。度其來書。必故作決裂之語。以相恫喝。我之應之。不妨以距爲迎。先加駁斥。然後徐徐因勢利導。可以保其必不決裂而轉圜。必速設令再從而將順之。羈縻之。則彼又必幡然改轍。而大肆厥求矣。何也。彼之所欲。本無底止。彼之所謀。亦初無定衡。彼但知事窮勢迫而後言和。其和必無遺憾也。彼但知中國不見其兵船。所許必未到極至之地。

也是故。敵兵之來。不在所許之厚。不厚。即令所言必允。彼以爲可劫也。而兵至。轉速。必復大索於所許之外。迨無可許而至決裂。則何如斬其所許。猶有可加於兵至之後。且使彼無奢望而收拾轉易乎。竊謂此時威使如有要挾。宜折之以理。勿稍遷就。則議和或易爲功。且威使在華數十年。近將歸國。設因此兵連禍結。牽掣大局。彼將內爲國主所尤。外爲商人所怨。寔非其所深願。彼之本計。不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欲乘此時。迫脅中國。大得便利。以見好商人爲歸老之榮耳。其水師兵船遊弋各埠。呼召十數號。不難立集。彼挾其技倆。或欲一試而後快。固未可知。然則爲今之計。宜如何。曰。設備而已矣。洋人之往。以強弱爲是非。昔執事在上海。駕馭西洋兵將。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之風。以其時有淮軍五六萬人。戰勝攻取。先聲足以懾之也。同治九年天津之案。法國兵船數號來泊。法使羅淑亞意氣驟厲。急索天津守令之頭。迨聞執事率兵數萬。由陝東行。則驕氣爲之頓殺。故設防所以定和局也。或謂設防而觸其怒。不如示不設防。以速其和。不知自古兩國相持。備愈嚴。則和愈速。形格勢禁。理有必然。誠宜密速調兵。節節布置。俾人心固而聲援厚。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敵船一到。飭我軍嚴兵以待。斯

時議和。其絀伸損益之數。自與無備者迥不侔矣。謹將緊要事宜。開列於後。其中有宜急籌者。有豫擬而不妨緩行者。有姑存此說以鈐制敵人者。伏惟恕其愚陋而採擇焉。一勁旅宜調也。議者或謂洋兵精悍。中國之兵。十不當一。則調兵與不調同。不知調兵而謂必勝者非也。調兵而蓄銳。勿動。藉以張軍聲。固民志。彼之要挾。亦當稍減。此必然之理也。且洋兵恃其船礮。最利攻堅。若戰於曠野。豈能操必勝之券。昔英軍法軍助勦粵賊。屢挫衄而亡其將矣。淮軍以槍礮勦流寇。不甚得力。至用長牆圈制而始滅之。蓋野戰不專尙火攻也。今誠厚集兵力。自大沽接於津郡。自津郡接於通州。分段設營。萬一用武。則大沽之勢不孤。而迎敵之兵相續。彼涉海遠來。兵數不多。且無後繼。是已居可勝。不可挫之勢。聞我兵力既厚。則心孤而意怯矣。直隸自周盛傳一軍以外。各鎮練軍。抽調七成隊伍。可得五千人。此外河南宋慶一軍。勦捻勦回。百戰以成健旅。今聞有遣撤之議。惜小費而棄遠圖。甚非計也。亟宜咨請暫停遣撤。山西樹字六營。久經訓練。此二軍者。似須奏請諭旨。作爲河南山西所遣拱衛畿甸之師。其月餉仍由兩省源源運給。濟甯銘軍全部萬人。亦宜飛調北來。如此則兵力稍厚。不至爲狡寇所乘矣。一餉

項宜裕也。曩者西師遠邁。特發部帑二百萬兩。分作四批運解。所以重邊防。勵軍心也。今若京畿有警。則腹心之患。百倍新疆。似宜奏請朝廷權其輕重。暫緩批解。以觀形勢。如英事就緒。固當陸續解往。以符原議。否則宜移緩就急。以顧根本。揆諸左相公忠體國之心。當必謂然。又西征軍數。洋人莫測其衆寡。且知其久練戰事。萬一海疆有急。似可奏請明降諭旨。俾左相盡率所部。尅期東指。仍密屬按兵勿動。以待消息。洋人一聞此音。慮中國之無意於和也。則求成必速。而西軍不至掣動矣。此亦虛寔相濟之權。伐謀之先幾也。一密告各省設防也。夫京師者。天下之首。宜以全力護之。沿海沿江各行省者。天下之支體也。宜各自以其兵力守之。然以中國海疆之廣。洋人船礮之捷且利。又無鐵甲船鐵礮臺以禦之。其不能處處設守也明矣。今宜令各省酌量兵力。擇要設防。力所不逮者。准令官民遷避。讓以空城。彼航海遠來。人數無多。不敢深入腹地。所占不過一二城。又與吾民齟齬。動多疑懼。夫耗兵費以守空城。猶獲石田也。而各口貿易爲之停罷。則彼所損甚鉅。久必廢然退矣。昔年海疆有事。必欲處處設守。一城偶失。先自震驚。以至張皇失措。受制洋人。由不知此術故耳。一團練宜倡也。英人若僅以兵船

數號來泊。固無事於團練。萬一志在必戰。調兵不敷堵禦。則號召團勇。其急務矣。往者粵寇之變。各省團練。雖或奮績一時。終以潰散不振。而今謂其可用者何也。蓋粵寇人衆而勢盛。利攻散不利攻整。洋人兵少而器精。利攻堅不利攻散。彼團勇散居鄉里。攻不勝攻。以洋人之所嚮無前。而粵東三元里之役。大爲團練所困。殆不過以多制少。以散制整耳。咸豐三年。天津縣令謝子澄。號召團衆。與獵鳥槍手。摧折粵寇十萬之衆。此又團練可用之明證。誠令密爲布置。數萬之衆。一呼可集。可以廣張疑軍。出奇掩襲。亦救急之一大助也。一演案本末。宜布告各國使臣也。中國於馬嘉里一案。特發重臣。爲之輯兇。爲之議卹。可謂鄭重。至乃威使播弄。其間欲坐我以指使之名。中國若不亟自剖白。方且受英國君臣之怨。方且被各國商民之謗。方且爲地球萬國所不。右今宜歷叙演案顛末。揭明曲直之理。且威使自辦演案以來。始則多方禁阻。不許詳告。各使繼則百端要挾。不使及時議結。宜將此兩層反覆詳述。咨明各國駐京公使。請其秉公評論。仍密飭江海關馮道轉屬稅務司。徧刻各國各埠新聞紙中。作爲中國商民之言。彼都議院。非無公論。久必有據。理以譏威使者。如此則所費無幾。而轉移大局之機。已

在。其。中。或。謂。此。法。雖。善。恐。威。使。因。愧。生。怒。愈。激。事。端。不。知。洋。人。之。性。剛。則。吐。而。柔。則。茹。可。以。勢。禁。不。可。以。情。感。以。文。文。忠。公。之。斷。斷。好。辯。而。威。使。欽。服。至。今。氣。足。以。折。之。也。誠。能。道。其。隱。微。洞。中。肯。綮。彼。自。畏。其。國。人。之。譏。彈。英。之。君。臣。必。且。憬。然。而。自。悟。或。亦。釜。底。抽。薪。之。一。術。乎。一。商。務。一。條。宜。堅。持。也。威。使。所。索。八。條。英使威妥瑪所索八條一滇案前後事宜由總署奏明請旨宣示惋惜之意先

索觀摺底再會商人奏咨各省備發示諭張貼各府廳州縣一聽英使派員赴各處查看所張示諭以兩年為期一內地有關係英人身份案件由英使派員觀審一滇省與英緬邊界商務兩國派員妥議章程一五年為期由英派員駐寓重慶及雲南大理等府稽查通商事宜一補救通商大局一節原有另議其餘正子並交之議另具節畧聲明一欽派使臣赴英尅期啟行所有宣明惋惜之意之聖書該使先查看底文一償款由英使咨呈本國作主  
**惟商務尤關緊要尤其全力所注。**威妥瑪所索第六條補救通商大局一事凡沿海沿湖沿江並交惟宜昌一口尅期開作通商碼頭總稅務司赫德又遞威使所索第六條內另議要端共有六條一洋貨入內地華洋一律完子口稅領稅單一買洋貨時在本口內完子口稅概不重征一洋布在通商口岸通商省分概免抽釐一洋貨在通商口岸抽釐定不得過值百抽若干之章一出洋土貨華洋一律請報單入內地購辦一通商各口設官信局歸總稅務司管理一設鑄銀官局歸總稅務司管理  
其餘似皆非其本意。此次沸然出都。故作決裂之勢。蓋為洋貨免釐一事而發也。然彼不專就此事措辭者何也。彼欲侵我自主之權。於理既為不順。擅各國使臣應議之柄。於情又為不公。且與滇案毫無關涉。究屬節外生枝。威使其自知之矣。故忽允忽翻。以布其勢。旁敲側擊。以紓其途。其誣及疆臣。吠及樞府。怵我以所甚危也。其請覲見。請提滇案。逆料我

所不能行也。而要無非爲商務一端。作引而不發之機。欲使我自屈於無形甘心以釐稅全數相讓。彼乃安坐而享其利。吁。可謂黠矣。雖然釐稅一宗。全允所請。每歲所損於中國者。將及一千萬兩。淮軍西軍。必從此而撤。京餉協餉。必從此而虧。海防應辦諸務。必從此而廢。不數年而他案復興。彼乘我之無備。又議減洋稅矣。斯時財匱力弱。雖欲一戰不可得矣。是故商務之說。彼以全力爭。我當以全力拒。卽不得已而遂至用兵。用兵不勝。不過賠償兵費。兵費少者數百萬。多者千萬而止耳。千萬之款。取諸釐金。一歲所入而有餘。猶愈於不戰而自困也。且以每歲千萬之正款。可養勁兵十餘萬。誠如同治初年。勤辦粵寇之時。聚精會神。賢才競奮。則何敵不可克。何功不可成哉。議者又謂失之釐金。可稍取償於洋藥。洋藥乃無源之水也。釐稅所收者。百萬而民財之隱耗已數千萬矣。其可恃以爲利乎。今威使旣將八條作爲罷論。不妨舍此而別議。或酌添一二口岸。或另加可許者一二條。所損猶輕。倘彼必理前說。亦當告以中國關稅之輕。向爲地球各國所未之。有令宜增之。什二以昭中外之一體。以補釐稅之不足。否則飭各海關道別議辦法。必令相當乃已。庶中國利權猶保一二乎。一請覲見。請提滇案。並非

威使本意也。洋人所重者莫如利。商務一節。乃其全神所注。外此二者。蓋料我所不能行。而故以此相攙耳。我視之愈重。彼索之愈急。就令許之。中國尙無大害。洋人亦無大利。是許之而轉足以止之。或未可知。若其意在必行。則提案一節。可由刑部照原供審理。堅勿改移。至岑中丞提京之說。不妨告以大員並無過犯。但可驛召至京。與威使面質是非。萬無提訊之理。中國之例。雖無罪細民。不得妄加呵斥。豈獨大員爲然。至覲見一節。同治十二年成例具在。誠令盛設儀仗。懾以天威。彼自讐伏之不暇。似無損於體制。但未可輕易允許。或留爲倉猝轉圜之地。或藉以塞他事之要求。是在斟酌於輕重之間。權衡於臨事之頃耳。一俄德兩國宜速遣使臣也。今日歐洲形勢。俄德鴟張於東北。英法虎視於西南。俄軍方下基發。窺印度。逼土耳其。英人岌岌自顧。幾有僂焉不終日之勢。其不能耦俱無猜也久矣。明知泰西諸國種類雖殊。而交涉中華。則仍聯爲一氣。牢不可破。然速遣俄德之使。收外助則不足。布疑陣則有餘。何則。俄德乘英之多事。出兵而議其後。則印度必危。土耳其必亡。歐東小國必斂袂而朝於俄德。大非英人之利也。誠早發使二國。彼恐俄德與中國之交驟合而軋已也。則顧忌多。顧忌多必不敢



有事於東方矣。或謂值此中外多故。士大夫必不願行。不知以天下之大。時艱之棘。豈無忠義才略之士。思得當以報者乎。彼畏葸偷安者。置之可也。以上八條。聊就所見拉雜書之。妄蹈出位之愆。謹抒愚者之慮。是否有當一二。伏祈採擇。六月十九日

此書既上。適威妥瑪久駐煙臺。誓不北上。仍微露願與伯相定約之意。朝廷特命伯相馳往。以示牢籠。伯相奏調余隨行襄理。凡匝月而歲事一切相機措注。大畧與此書脗合者十之七八。蓋非必專用余言也。謀議之僉同。時勢之相迫。有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始知凡事皆有款要。當局者設施次第。雖稍有先後異同。固百變而不離其宗耳。自識

答某觀察書 辛巳

辱惠書。謂南洋論球案一摺。多中窾要。此大惑也。南洋痛駁北洋之摺。同議一事者無此體例。蓋朝廷但使議球案。非使并議北洋之摺也。其全疏逐段看去。近似有理。迨合前後文觀之。則自相矛盾者甚多。彼謂北洋支展之法。日人未必不知。知之必附俄與我爲難。是其意在速結球案也。既欲速結球案。必如總理衙門所議。以全予之而後可。

而彼又知改約不宜牽涉。既不改約。日人其聽我速結球案乎。此等兩歧空議。議如不議耳。無論半年以來。未見日人附俄與我爲難。且北洋之意。蓋因總理衙門允許在先。而改約寔不可行。南島寔不可收。又適值俄事未了。若必峻辭拒絕。恐於俄人之外。多樹一敵。故欲於此數月內。暫行支展之法。以羈縻之。舍此別無良策也。彼云北洋未將利害權衡輕重。則其意謂必許改約。必收南島矣。然其後段。又有中國如獲石田等語。其結束辦法。竟與北洋相同。既隱襲北洋辦法。而其前之痛加翻駁。更無謂矣。此由中無定見。任意立說。而忘其自相矛盾也。洋務瞬息千變。不可執一而論。當琉球初廢時。中國欲與日本理論。深以不得收場爲慮。蓋自揣無力用兵。又恐於顏面有損。故前歲託格蘭忒調停。無非爲收場起見。乃日人飾辭延宕。終無成議。此我不欲支展。而日人利於支展者也。旣而中國因俄事方殷。陳師鞠旅。有不憚用武之意。聲勢稍張。球案已閣置三年。卽暫不理論。亦無所損。况總理衙門又適有願收南島與許內地通商之議。若必速結。勢難驟改成約。無論球王不釋。球祀難復。徒爲日人分謗。而仍未見收場。且雖似有收場。而不如無收場遠甚。得此不毛之地。棄之不可。守之不易。此其自遣後累。

而永無收場。必更有甚於今日者。日人乘俄約未定。恫喝迫促。求鑿所欲。此我利於支展。而日人不願支展者也。今俄約既定。中國勢居上風。日本財匱兵寡。兵心不靖。其不敢啓釁於我。無智愚皆知之。萬一啓釁。而其強弱與俄相較。奚啻霄壤。中國亦尙足制之。況中國積習。一旦無事。則上下泄沓。成風。留此敵國外患。以爲修武備。購利器。儲人才之具。大局不爲無益。假令日人此時必欲改約。必令退出全球。然後以均霑一條與之。較之總理衙門原議。所得已多。非支展何以至此。若使不釋球王。不讓球地。則中國亦始終不許以改約。猶可保全內地之利。此其與徇總理衙門初議。自失內利。又冒不韙之名。守荒瘠之土。自致進退兩難。貽累無窮者。相去遠矣。總理衙門不知此義。故始終辦理未愜人意。南洋更不知此義。其詖辭邪說。最足搖惑人心。不得不辭而闢之。以當面談。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癸未

敬送旌麾。瞬逾一月。伏維禮祺康泰。永卜佳城。大事已終。渥膺眷倚。曷任企慕。昨聞越南事急。朝命督師往援。未審如何定議。竊思法越構釁。法使竄海。已有分界保護之議。

而法廷忽翻成約。決計濟師。我出使大臣來電。與寶海來言。皆謂一二宵小之謀。非其通國之公議。法廷亦不肯以全力圖越。苟知中國志在必爭。自當返而變計。此固理勢之必然者。儻中國竟置勿理。彼一二宵小。必自鳴得計。益肆鴟張。我雖不願決裂。務存退讓。彼且得步進步。終迫我以不得不決裂之勢。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讓。張我虛聲。俾彼之議院猶豫而不敢定謀。彼之紳商疑沮而不肯集餉。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然福成愚以爲當如前此鈞議。薦劉軍門銘傳率萬餘人前往。已足伐敵謀而壯聲威。中堂宜早還北洋。或暫駐南北洋適中扼要之地。調兵選將。兼籌全局。廟堂旣便於諮詢。各使亦可來會議較之。局於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遠矣。廷議或又以鈞座威望最隆。方畧最廣。呼應最靈。姑借此一行。以牽制法廷之議。冀如煙臺約事之速了。誠能一勞永逸。豈不甚善。惟旣圖大舉。後難爲繼。究係孤注。設彼未遽就範。則曠日持久。驟難轉圜。亦非長計。此事關係至鉅。似宜爲朝廷切寔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一得之愚。謹陳大畧如左。一請薦劉軍門銘傳爲督辦也。劉軍門在諸將中。韜畧優長。聲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無意出山。似宜密請朝廷。優以禮數。假以事權。馳往前敵。總統諸

軍相機援越。其智畧氣概。必可警服遠人。所有分駐南北洋之銘軍。皆其舊部。若南北洋各撥十數營。尙於防務無損。萬一有警。不防臨事補募。且我軍雖往救越。而法使駐京者自若也。法商在各埠通商者自若也。則並無決裂之形。南北洋各口。乃各國通商之公埠。法人必不遽圖侵犯。即有戰事。亦僅在越地而已。夫以劉軍門之才。與銘軍之習戰。且得滇粵官軍爲之援應。而法兵不過一二千。又在山險。箐密。崎嶇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諸衆寡之勢。未必彼勝我負。法人心孤氣餒。當可設辭講解。似不宜驟出於戰也。一規畫全局。不可惜鉅費也。中國徵兵遣將。本意寔不在戰。然一動大衆。則弁勇之運送有費。糧械之轉移有費。將士之犒賞與一切雜用有費。或者以虛糜帑項而惜之。不知所籌在天下大計得失之機。有不可以數計者。昔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戰艦。進泊黑海。而俄約以成。俄人議伊犁之約。多遣師船。屯駐海參威等處。迨和局既定。然後徐退。蓋凡兩國交涉。虛寔之機。互相爲用。欲求寔事之無損。不能不藉虛聲而欲播虛聲。仍當謀之寔事。以西人消息甚靈。虛聲固無倖獲之理也。且非特此也。方今各國皆擲數千萬億之鉅費。治火器。造鐵艦。習技巧。無稍顧惜。而究之寔有戰事者。或數

十年不一觀。然使因。其不用。而不爲。則其國必危。且弱。而其終也。轉不能出。乎戰。殆亦時勢使然。雖聖人不能違也。今如添調萬餘人援越。除正餉。因其原額。無庸重籌外。所有轉運犒賞及雜用各費。似可核定歲需若干。奏明由部撥款。毋使闕乏。若謂其本不出於戰。而多此一舉。稍存顧惜之意。恐所失不。僅什伯於此者已也。一兵輪船宜酌調也。此次中國出師。原不過廣張聲勢。而論聲勢之壯盛。兵輪一號。可抵陸軍一二營。兵輪雖遠涉重洋。用煤而外。尙無大費。若陸軍往返跋涉。其費不啻倍蓰。故多調陸軍。不若多調兵輪之費省而威壯也。雖中國兵輪尙單。各守其地。未能多調。然兵輪本貴。變動不居。涉歷風濤。以資操練。乃足化呆著爲活著。今由船政派往廉瓊洋面巡防者。既有濟安雲飛兩船。此外如北洋之揚威超勇威遠鎮海四船。似尙可抽調一二。江南之靖遠澄慶登瀛洲測海威靖馭遠六船。尙可抽調二三。浙江之元凱超武兩船。尙可抽調其一。福建之伏波振威藝新福星揚武五船。尙可抽調其二。如此則兵輪已近十號。再輔以廣東善後局之小兵輪。遴派水師統將前往督率。與吳軍門全美會同操防。梭巡粵越洋面。在各省偶爾借撥。斷不因暫少一二船而有損防務。而越事之藉其聲。

勢則可。與萬人之陸軍相等。亦且相輔並行。固事半功倍之策也。至定遠鉄甲船。本有三月來華之信。似宜電催。以免再有稽延。國家不惜鉅帑。購此利器。正須及時而用。不可失也。一宜籌定駐營之地。與進兵之路也。今援越之兵。除廣東雲南諸軍各由陸路出關外。如再派大枝勁旅。則陸路之艱阻。與海道之便捷。其勞逸相去。奚啻十倍。昔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由合浦緣海而進。大功以成。厥後水軍入交。皆用此道。誠以廉州北海一口。形勢穩便。海道順利。駛往越南各海口。皆不過一二日海程。必以此爲會師之地也。竊謂宜就廉州北海擇地駐軍。定爲老營。輔以水師。聲威益壯。然後相機進止。必有不戰屈人之威。至由海入越之塗。當以海防之桃山一口爲最扼要。然有法軍駐泊。恐啓豐端。此外則有安陽海口。塗山海口。多漁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皆係北圻要隘。處處可以登岸。是宜臨時審酌。非可豫爲遙度也。一強敵之隱情。宜審明也。方今法國議院分黨角勝。莫適爲主。其持議欲吞全越與意在適可而止者。衆寡之數。本無懸殊。特彼素料中國不尙遠畧。姑爲此舉以相嘗試。不過一二桀黠無賴。不顧大局者。主之。然通國上下隱謀。仍在養精蓄銳。報德之仇。備德之患。而不願敵。

其力於遠方。若須多用兵餉。或能發而不能收。則彼計所決不肯爲。且法國地居四戰。與英俄德意奧諸強國境壤相接。其水陸兵額雖多。各守要地。勢難撤調。卽調兵赴越。而遠涉重洋。四五萬里。其餉費必加十倍。近聞法廷定議濟師。以千五百人爲限。其餉以五百萬佛郎爲限。法非不富且強。而兵餉之數。僅能如此者。非惟勢有所格。亦見其上下之情。徘徊瞻顧。未肯爲孤注之一擲也。審乎此。則啓釁之事。斷無可慮矣。且法廷雖撤寶海。而又未派員來代。或者故留一活著。徐觀形勢。再定進止。固未可知。儻中國能出其不意。命將出師。自足間執法廷主議者之口。而隱戢其欲逞之心。彼議院因疑生阻。或且漸改成說。而千五百人可不盡來。卽從此躡武之議亦益絀。此其機括甚微。而轉移甚捷也。一中國如發軍援越。宜籌所以措辭也。今者法軍侵逼越南。自稱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不過欲使越人踐甲戌舊約耳。其言近似有理。中國欲正辭以折之。則近於挑釁。欲順受而聽之。則終非長計。是宜告法人曰。越南本中國屬邦。私與法盟。未告中國。又擅立虧損中國之約。故將進兵。問之。斷無與法爲難之意。此一說也。或正告法人曰。北圻諸省。中國頻年勞師旅。斬荆棘。冒霜露。所代爲戡定者。今越南不能自



理。以致土寇縱橫。中國不忍其民之塗炭。仍以兵力撫定其地。俟道路疏通。與各國徐議通商。自無不可。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審時度勢。參酌用之。而爲之。將帥者。尤貴有能戰之才。可戰之具。而不輕於一試。蓋中外文告。旣無與法開釁之辭。萬一偶有戰事。猶可以將士械鬪爲解。雖劇費口舌。似終無損兩國之好也。一導越南聯絡英德諸國也。近聞總理衙門欲仿朝鮮之事。導越南與各國立約通商。此雖要著。然已稍後而失其時。蓋越南之經營此事。如在二十年前。僅足比今日之朝鮮。朝鮮如再不與各國立約。俟至二十年後。亦當如今日之越南。固由時地不侔。難可執一而論。今法已踞越之南圻。取越之東京。剪越之南定。勢如破竹。危如累卵。中國即爲代約各國。各國知不得已而求之。未必喜出望外。而法人亦必多方阻難。或且市恩各國。以遂其包攬之私。是其事之難辦。當數倍於朝鮮。卽幸而有成。恐所議條約。必不能如朝鮮之多獲便利也。雖然。知其無大效而爲之。猶愈於不爲。且德爲法之仇敵。而英人注意滇邊通商。又忌法之得越者也。中國果能代爲介紹。俾英德各國與越南立約通商。則法人無所挾以欺動各國。或再導越南使臣。歷聘英德。隱動法人顧憚之心。卽遇各國有所評斷。亦必歸

曲於法。法人恐無益於寔。而有損於名。則其議院之謀自變矣。以上數端。皆就時勢所宜。稍抒臆說。至於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電商出使大臣以資辯論。安籌商務以操利柄而定和局。客冬已詳議之。蓋事勢至迫。措注愈艱。於此而欲求萬全。轉致終無一全。祇可權利害之重輕。而決擇行之耳。伏求中堂主持至計。勿稍顧慮。大局幸甚。恭敏禮祺。伏惟崇鑒。四月初十日

與張副都御史書 癸未

前布一函。諒登記室。近聞越南事急。合肥伯相奉督師援越之命。法廷於四月初旬遣使赴越。將逼勒越南王畫諾。以東京永歸法兵踞守。並聲明法有保守全越之權。越之政務稅務。均歸管轄。果爾。則越南亡矣。法使五月內必可到越。彼時再脇以兵威。越南孱弱。必懼而聽命。越既受盟於彼。中國更進退失據。祇可將援軍撤回。尙復何說之辭。愚計以爲此時伯相固宜暫駐滬上。以示可南。可北。可和。可戰。可進。可退之勢。而所調之銘軍。宜速集輪船。陸續運往廉州。迅於法使未到之先。往張聲援。則越南君臣之氣自壯。劉永福等之守益堅。既足牽制於無形。法使雖到。兇讎自可稍斂。或且徐示轉圜。

此越南存亡呼吸之機。不容頃刻緩者也。至此事之究竟辦法。與伯相顧慮大局之苦衷。請爲執事略陳之。蓋今日中國於法越之事。不外三端。曰退讓。曰決裂。曰先作氣欲戰。而以和爲歸宿之地。退讓一說。則謂法越甲戌舊約已閱十年。越人自入法人之轂中。中國豈能代爲翻悔。既恐橫挑強敵。致開大釁。惟有斂兵入關。置越南於不顧。然無論半途輟。示弱損威。大傷國體。從此各國生心。藩籬漸撤。琉球諸案。將不可復議。朝鮮諸國。將不可復保。臺灣各島。將不可復安。中外交涉各事。將不可復言矣。法人既得越南。覬我滇粵礦廠之饒。與通商之利。必且藉端生事。乘間侵占。或稱兵內犯。要以割地通商。斯時欲力圖自強。而事已不可爲矣。是退讓之說。雖苟求省事於一時。恐十數年後。大局不堪設想也。決裂一說。則以法人之無義布告各國。大舉援越。直趨東京。夫以勁旅數萬。與法兵千餘戰於越境。未必不勝。法人初意雖不欲啟釁。然事勢所迫。難保不以兵船分擾南北洋。爲牽制要挾之計。是中國代越受兵也。況戰艦火器。尙非其敵。難操勝算。此決裂之說。中外當事所以躊躇審顧。未肯輕於一擲也。至先示欲戰後歸於和之說。福成去冬議之已詳。今舍此亦別無良策。然必餌以通商而後。彼心稍慰。

否則彼所積年歆慕之事。卽我力拒之。彼知取越。然後可以通滇。通滇然後可乘機進。逼徐開商埠。是堅其滅越之志也。亦必許以分界。而後彼氣稍平。否則彼所力征經營之地。而我欲爭以口舌。俾引師而退。仍以越南專屬中國。必非法人之所甘心。是敗其窮兵之計也。竊思越南全境。除京圻有富春廣治廣南三省外。南圻僅存三省。其六省已爲法人所踞。惟北圻境壤。至有十六省之多。是北圻寔得越地四分之一。前者寶海分界保護之議。欲以富良江爲界。拙議復稍就其說而變通之。旋聞滇粵諸帥。必欲以北圻盡歸中國保護。僅以南圻三省歸法保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通商一事。曾侯之論。謂大有益於邊防。與拙議大旨相同。近年江海各口。多收洋稅。煙台條約所增口岸。未見流弊。皆其明驗。滇粵諸帥復力持不可。充是二者。則法人無可和之理。其勢必出於戰。然中外共知釁端。未可輕啓。不能不稍務持重。而法人乃行之以堅決。濟之以神速。和戰互用。誘脇越王。數月之間。法越必有成局。越旣屬法。中國卽不能過問。是其迹近於決裂。其究歸於退讓而已矣。竊窺伯相微指。蓋恐赴粵之後。滇粵諸軍。素非所轄。未必盡聽指揮。將欲與法講解。而通商分界二事。中外之見不合。卽法越之釁難弭。如

決裂之後。法兵窺我南北洋。而撤軍回援。固形狼狽。若業既大舉。仍歸退讓。則不如徑置勿理。暫免大損聲威。此伯相長慮。卻顧之苦衷也。福成愚以爲此時舍迅速進兵之外。別無良策。伯相則不妨暫駐滬上。以示居中策應之勢。至其歸宿。則通商分界之說。終不能廢。法人雖自翻前議。今并置此不講。而必欲盡取越南。或者故作進步。以爲異日講解之地。萬一彼再理前說。似不宜堅拒以絕法人之望。滇粵兩省。卽有異辭。似宜由朝廷裁定。或聽伯相主議。而後兩國之約可成也。大抵中外多事之際。統兵者每恥言和。奉使者每不欲戰。謀疆場者不輕開釁。任地方者不願通商。彼求各當其職。其道不相爲謀而相爲用。其說可以兼聽而難兩全。是在統籌全局者折衷而用之耳。又如滇督岑公。雖號知兵。然覈其前後奏議。旣稱劉永福盜賊之餘。斷不可用。又徇唐方伯之議。謂稍資永福以餉械。卽可保守越南。旣陳明滇軍不宜久戍越。又謂北圻斷不可割。必得全境而代爲保護。前後措辭不能相應。蓋由滇中僻遠。消息最遲。生平與洋人交涉不多。故於敵情研之未熟。以致胸無定見。則雖有籌度。未可據爲確論。是又在朝廷之發縱指示矣。時艱日棘。輒復發其狂瞽之論。春闈近甫歲事。蓋勞可念。惟順時珍

重不宣。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丙子

客臘裁復寸箋。稍據積懷。頃永平游太守轉送五月十五日惠翰。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復荷雅貺殷拳。拜登之餘。愧謝愧謝。敬審起居曼福。動靜多豫。內贊密勿。外敦鄰好。蓋勞可念。日本與貴國界在東表。前有邊境小忿。惘然有示武之意。嗣聞稍釋。嫌疑言歸於好。信使往還。息事靖民爲之一慰。僕忝領畿輔。與貴國疆宇相望。且思歷朝交誼之厚。解紛排難。乃分之宜。西洋英俄諸國。專務通商。地球以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彼亦明知貴國物產非豐。洋貨銷路不暢。而歐洲風氣。每以多開口岸。互相矜耀。或雖得請以去。旋因貿易無益。而遲遲不至者。亦間有之。此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置咸宜也。僕力小任重。春夏以來。雨澤愆期。頃已疊霈甘霖。三農徧慰。似可轉歉爲豐。附致非儀十六種。稍答盛儀。涼風浹至。順時節宣。書不盡意。

代李伯相再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戊寅

前由永平游太守轉送丁丑十月望日惠書。嘉貺益腆。感謝曷已。祇以郵程乏便。闕然未報。歲月如馳。寒煖忽更。比惟勛猷雲蔚。餐衛咸宜。撫綏群黎。慎固四封。盡勤碩畫。至爲企念。日本與貴國議約修好。將及三年。萊館互市。未見繁盛。商民錯處。能否相安。彼國自平秀吉以來。恃其詐力。囂然不靖。近者西鄉隆盛弄兵潢池。不戢自焚。彼君臣鑒於國小多難。或不敢復勤遠略。往歲中國駐倭公使何侍講。前赴東洋。僕以貴國之事。屬其畱意。體察隨時。調停旋接。何侍講來書。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貪得無厭。怒然如猛虎之在臥榻之旁。其於貴國。旣無惡意。似欲聯爲輔車。引爲唇齒。頗疑貴國不肯傾誠相待。僕揆度大勢。泰西英美各邦。相距尙遠。志在通商。無利人土地之心。俄跨有三洲土壤。寔與我東北邊界毗連。又時以蠶食鯨吞爲事。貴國與日本濱臨東海。俄國兵船遊弋。窺伺勢所難免。譬猶虞虢。虢備晉。韓魏畏秦。其端不始於今日也。前聞日本欲在貴國咸鏡道之元山津。開口通商。俄人陰阻其議。謂他日設有戰事。恐於日本商務有礙。英人請日本介紹通商。俄復沮之。若果屬寔。其意欲使貴國孤立無援。一旦發難。可以廓然無所牽制。識時之彥。用爲隱憂。昔蜀先主。虢亭之敗。怨吳甚深。而諸葛武侯。

生平措注以和。吳伐魏爲上策。唐德宗有宿憾於回紇。李鄴侯勸以釋忿。尋盟而吐蕃之勢頓衰。蓋命世英雄。蠲細故而擴遠圖。往往如此。邇聞俄國與土耳其和議已成。西事方蕺。將圖東略。執事老於謀國。徹桑迨陰之計。其在斯時乎。僕以東土屏障中原。又千里神交。氣誼相孚。不得不一摠肺腑之談。近今貴國廟謨若何。鄰交若何。固未能知其詳也。僕忝居高位。無裨時艱。所幸入夏以來。雨暘時若。此間及晉豫各屬。年穀順成。億兆生靈。有嘯枯回生之望。附呈菲儀十六種。聊答盛誼。關山夔阻。延企爲勞。惟順時自愛不宣。

代李伯相三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己卯

正月杪裁復寸函。旋於二月間接到客臘望日惠書。反覆於邦交一事。推究得失。剖析情勢。忠謨碩畫。傾佩無涯。比論頤養修齡。平章大政。保疆禦侮。措注咸宜。至爲企頌。承示日本與貴國交涉各節。倭人性情。桀驁貪狡。爲得步進步之計。貴國隨時應付。正自不易。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屢稱倭人倩爲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兩無虞詐。鄙人思自古交鄰之道。因應得其宜。則仇敵可爲外援。因應未得其宜。則外援可爲仇。



敵。倭人之言。雖未必由中。尙冀迎幾善導。杜彼爭端。永相輯睦。是以曾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疑。致令藉爲口寔也。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亟宜早爲之防。有不能不密陳梗概者。日本比年以來。宗尙西法。營造百端。自謂已得富強之術。然因此致庫藏空虛。國債纍纍。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台灣。尤所注意。琉球乃數百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劫廢其王。吞其疆土。其與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惟嘗代貴國審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慎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凡交涉事宜。恪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端。一旦有事。則彼曲我直。勝負攸分。第思貴國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卽令迅圖整頓。非旦夕所能見功。近聞日本派鳳翔日進兩戰艦。久駐釜山浦外。操演巨礮。不知何意。設有反覆。中國卽竭力相助。而道里遼遠。終恐緩不及事。尤可慮者。日本廣聘西人。教練水陸兵法。其船礮之堅利。雖萬不逮西人。恐貴國尙難與相敵。況日本諂事泰西諸國。未嘗不思藉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日本陰結。

英、法、美、諸邦。誘以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匈、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與其援救於事後。不如代籌於事前。夫論息事靖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慄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寔開關。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貴國旣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各國必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爲奇貨。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固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西人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去歲土耳其爲俄所伐。勢幾岌岌。迨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歛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矣。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強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等處。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通。若貴國

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量爲變通，不必別開口岸，但於日本通商之處，多萃數國商人，其所分者日本之貿易。於貴國無甚出入。若定其關稅，則餉項不無少裨。熟其商情，則軍火不難購辦。隨時派員分往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平日旣休戚相關，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儘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至悍然無忌。貴國亦宜於交接遠人之道，逐事講求。務使剛柔得中，操縱悉協。則所以鈐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卽所以備禦俄人之策，亦莫先於此矣。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國商務爲言。因思貴國政教禁令，悉由自主。此等大事，豈我輩所可干預。惟是中國與貴國誼同一家。又爲我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卽中國之憂也。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抒衷曲。望卽轉呈貴國王察核。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如以鄙言爲不謬，希先示覆大畧。我總理衙門亦久欲以此意相達。俟各使議及之時，或可相機措詞。徐示以轉圜之意。從前泰西各國，乘中國多故，併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旣久，掣肘頗多。想亦遠近所稔知。貴國若於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喜出

望外。自不至格外要求。如販賣鴉片煙傳教內地諸大弊。懸爲厲禁。彼必無辭。敝處如有所見。亦當隨時參酌一二。以盡忠告之義。總期於大局無所虧損。夫政貴因時。治期可久。知己知彼。利害宜權。用間用謀。兵家所尙。惟執事寔圖利之。緣迭奉來函。諄諄於交鄰保境之道。用敢不憚翮縷。密布腹心。復候起居。書不盡意。

